武俠世界

行屍走肉（天涯浪子傳奇故事）吳道子・著

失踪達廿年之廿三名各派上任掌門及武林名宿相繼再現江湖，這本該是個好消息；但事實却非如此，因爲他們不但變成身負魔功、刀槍不入之輩、且倒戈相向、殘害本門弟子。各大門派經緊急商議後，決定找天涯浪子幫忙……



第30年

19

$ 8.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是吳道子先生新作「行屍走肉」，天涯浪子萬天涯因爲王玉婷的死而變得頹廢，風度翩翩、瀟洒倜儻的他變成一個于思滿頰，衣裳襤褸的萬浪，可是當他從老叫化司空清口中得知廿多年前失踪的多名各派掌門及武林名宿相繼出現在江湖，而他們更殘害同門弟子，這震駭人心的消息，使萬浪振作起來，決心要把事實眞相找出來……故事情節曲折懸疑，橋段緊湊、新穎，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撰著的「七大世家戰楞嚴」，請各讀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9期
（總號15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行屍走肉

天涯浪子傳奇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委托丐幫　找尋浪子

萬籟俱寂的夜空中，傳來一少女之悲傷叫聲：「萬大哥，等等我，看在你兒子小涯的份上，求你等等我吧！」

話聲方落，已看見兩條黑影一先一後的向南方奔跑着，為首的乃是一個年華雙十之美艷少女，邊奔跑邊嚷着：「萬大哥……」

少女身後約數丈，跟隨着一個黑衣勁裝青年，年紀比少女約大上兩三歲，劍眉星目，英氣逼人。

「菁妹，不用追了，萬大哥早已跑得老遠，再也聽不到了。以妳我的輕功，那能追上萬大哥？」勁裝青年道。

美艷少女聞言，只得停下身形，嗚咽着道：「都是你不好，為甚麼要把王玉婷殺掉，要不萬大哥怎會跑掉？」

「菁妹，這是萬大哥同意的啊！他曾說過只要問清楚王玉婷，那天確實是她率領人手進襲柳葉山莊，把爹、娘殺死，便不反對我們為爹、娘報仇，妳也聽見萬大哥這麼說的！」

勁裝青年原來便是柳葉山莊之少莊主柳子安，那少女不消說便是他的妹子柳小菁了。

柳小菁嚷道：「大哥，你可曾從他們之對話中得知兩人之眞正關係嗎？你可知道那王玉婷腹中懷着萬大哥的骨肉嗎？」

柳子安吶吶地道：「我那時只惦記着為爹、娘報仇雪恨，那會留意着？」

柳小菁哭嚷着：「你不但殺了王玉婷，更變相殺了萬大哥的兒子，他定會把我們恨死了，否則他不會一言不發便跑掉的！天啊，教我如何是好？」

柳子安道：「菁妹，妳剛才提及過他的兒子小涯的名字，究竟是甚麼一回事？莫非妳也有了……」

柳小菁滿臉淚痕，默默點頭。

柳子安道：「菁妹，事至如今，哭也不是辦法，還是先到武夷山，把事情稟告師傅，看看有沒有辦法吧！」

柳小菁已是六神無主，只得點頭。

＊　＊　＊

數里外，一座破廟前之空地上，一個美女滿身鮮血的躺卧着。

她的小腹微隆，似是懷有數個月的身孕。

她的雙乳間，插着一柄長劍，一柄劍身刻着柳葉二字的長劍。

看樣子，她已死去多時。

長劍穿胸，能活着的機會簡直沒有。

可是，奇蹟竟然出現！

只見她緩緩地睜開眼，纖纖玉手避開插在胸上之劍鋒，從懷裏掏出兩顆葯丸，一顆放在口裏，咀嚼吞下；另一顆則捏碎，握在掌間。

片刻後，葯力已然運行，美女的蒼白臉色逐漸泛着淡紅，只見她拔出胸上長劍，撕去前胸一片衣服，便把握在掌心的葯往劍傷處敷下。

不久，她更緩緩的爬進破廟，找了一個略為潔淨之角落，以一個古怪姿勢側卧着，看樣子是運功療傷。

驀地，她長歎一聲，喃喃自語道：「不，我不能運功，這葯如此霸道，若再運功，定會把胎兒打掉……但若不運功，我這身武功，在葯力過後，便永遠沒法恢復，怎麼是好？」

她心裏天人交戰着，究竟是要保存武功，還是保存腹中骨肉。

終於，她掙扎着站起來，蹌踉地步出破廟；她終於了解到腹中骨肉，比甚麼東西都來得重要。

她究竟是誰？她便是柳子安、小菁兄妹所提及過的王玉婷，腹裏懷有天涯浪子萬天涯骨肉的王玉婷。

只是她的名字並不眞正喚作王玉婷，她的眞正的身份更沒有人知道。

眾人只知道她是朝廷暗探的統領，只知道她會率領手下，冒充珠珠門進攻柳葉山莊。

驀地，王玉婷的身後响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　＊　＊

轉眼間，兩年又過去了。

兩年前，不但專門針對反清團體如天地會、日月盟等組織之珠珠門被千里獨行、天涯浪子萬天涯聯同巧奪天工馮人杰及柳子安、柳小菁除掉，連帶曾經數度襲擊天地會分舵之清廷暗探亦停止活動，使各組織活躍非常。

因此，不少個別組織便密謀起義，借用大明朱三太子之名義作號召。

很可惜，起義的悉數被剿。而最令人惋惜的，便是大部份還不曾行動，清兵已經掩至，告密的竟全是普通村民。

而這兩年來，曾瓦解珠珠門之天涯浪子萬天涯竟不再在江湖出現。

萬天涯這人雖不大插手管閒事，但江湖中卻經常見他的踪影，偶也見他看不過眼，仗義打不平。可是，兩年來都不見踪影，便使人大為奇怪。

有「千里獨行、天涯浪跡」之稱的天涯浪子萬天涯究竟躲在那裏？

他現正在金陵城外一間破爛不堪的土地廟中，孤伶伶地烤着小鷄。

他的形象，和兩年前簡直判若兩人。

于思滿臉，且參差不齊，也不知多久沒刮過或修過。至於他身上那套是淺藍色的儒服，不但褪了色，更變得灰灰白白，且殘破不堪，添上不同顏色的補綴。

一向瀟洒倜儻的萬天涯，何時變成如此邊幅不修了？

還有十多天便過年了，每年這個時間，萬天涯心裏都有着無限感觸，尤其是最近這一兩年。

表面看來，一個浪子之生涯是何等無拘無束，是那麼的寫意！但有誰會體驗他現時舉目無親、無家可歸之心境？

他搖頭長歎一聲，伸手便待拿下

那燒得香噴噴之山鷄。驀地，他察覺到正有數名輕功修爲極高之人，向着破廟而來。

「唔，香極了！莫非有本幫弟兄在廟中？」廟外傳來一蒼勁聲音，聽語氣似是丐幫中人。

「幫主，此地分舵早已遷往城南，照說不應該有弟子留在這裏，想必是其他武林同道。」另一聲音道。

三名老叫化一前兩後的出現在萬天涯身前，仔細地打量着他之裝扮。

萬天涯略一抬頭，道：「不用看了，我雖衣衫襤褸，卻與貴幫扯不上半點關係。三位如不嫌棄，便坐下來喝杯酒吧。」

當中老叫化呵呵大笑，盤膝在火爐前坐下，道：「兄台既然如此說，老叫化也不客氣了，只是那山……」

誰知道萬天涯早已把山鷄撕成兩半，一半往嘴裏送，另一半卻拋向老叫化。

老叫化接過後，也不道謝，撕下鷄腿便把餘下的遞給身後兩個年紀略輕之叫化，並示意兩人也坐下

萬天涯續道：「鷄只有一隻，各位只好將就點。酒卻有兩罈，請自便！」

老叫化笑道：「無妨！無妨！當叫化的，最拿手便是偷鷄，保證手到鷄來。」他身後的兩名叫化，不待吩咐，便雙雙外出。

萬天涯聳聳肩，也不答話，只顧自吃自喝。老叫化久跑江湖，閱人無數，深知江湖中人脾氣古怪者不知凡幾，故對萬天涯之冷淡也見怪不怪，只一搖三擺的拿了一罈酒，拍開泥封便捧着整罈酒往嘴裏灌。

片刻後，兩名外出的叫化已提着數隻鷄回來，並早已拔掉毛，清洗乾淨，手法純熟地又着燒烤。

數分酒意下，老叫化道：「兄台，相逢也是有緣，老化子姓司空，單名清，兄台貴姓？」

萬天涯也非難於接近、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聞言微笑回答：「我姓萬」

司空清略爲一震，道：「兄台姓萬？莫非便是天涯……」隨即搖頭道：「不對，形象與傳聞截然不同。」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怎麼了？難道在下姓萬使你覺得特別嗎？這姓氏雖非大姓，卻也並非罕見啊。」

司空清搖頭道：「老叫化並非這個意思，只是錯認兄台乃老叫化到處找尋之一個人吧了，那人與兄台一樣，同是姓萬。」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要找萬天涯？」

司空清大喜道：「對了，老叫化便是要找萬天涯，萬兄可認識他嗎？」

萬天涯頷首道：「可以這麼說，司空幫主找萬天涯可有甚麼特別事嗎？」

司空清急道：「老叫化正是有一件重要之事找他幫忙，兄台可知在那兒可以找着他嗎？這事關係重大，如兄台知道萬天涯下落，請予賜告！」

萬天涯搖頭道：「司空幫主，恐怕你要失望了。不是在下不願告訴你，而是縱使幫主能找着萬天涯，也毫無用處。」

司空清忙問道：「爲甚麼會沒用？」

萬天涯道：「難道司空幫主不知道萬天涯素來不喜歡管閑事的嗎？甚麼行俠仗義，爲江湖除害那一套，對萬天涯來說，簡直全不能起任何作用。他之所作所爲，全憑一時之喜惡，絕不會幫你忙的。司空幫主，以在下愚見，你無須再浪費時間找他了，還是另尋高明吧！」

司空清搖頭道：「老叫化雖不曾見過天涯浪子，但我肯定他絕非兄台所說那般毫無血性。他之所以不理閑事，只不過是不屑管那些鷄毛蒜皮之江湖恩怨是非吧了，卻甚少見死不救。老叫化肯定他聽過事情始末及可能引起之禍害後，定會毫不考慮拔刀相助的！」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何對一個素未謀面之人有如此信心！」

司空清道：「老叫化雖不曾見過天涯浪子，但我的一個摯交卻與他有一面之緣。兩年多前，我這朋友曾找上萬天涯，請求他幫一個忙。」

萬天涯道：「萬天涯可曾答應？」

司空清道：「沒有！萬天涯當時一口便拒絕。」

萬天涯道：「那你還指望萬天涯幫忙？」

司空清道：「萬兄，你有所不知的了！當時他雖然一口拒絕，但只是表面的，因爲萬天涯其後不動聲色的替敝友把那件事情徹底解決了！」

萬天涯笑道：「這也不能證明萬天涯是爲了貴友而插手管閑事，也許他本身便與該事情有關呢！」

司空清道：「無論怎樣，老叫化也要把萬天涯找着，請他施予援手。」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請聽在下一言。實不相瞞，在下對萬天涯可說知之甚詳，他已決定絕不插手任何江湖恩怨，所以才在江湖中失去踪影。」

司空清爲之一呆，道：「萬兄，你這話當眞？萬天涯眞的退出江湖？爲甚麼？」

萬天涯道：「因爲他在兩年前，曾插手一宗事情上，卻使他受到重大打擊，所以他要退出江湖，眞眞正正的到處流浪！」

司空清大爲沮喪，道：「這如何是好？這……萬兄，可否告知萬天涯之行踪消息，老叫化無論如何，也要見一見他才心息。」

萬天涯道：「你眞的還要找萬天涯，那件事眞的如此重要？難道非萬天涯不可？」

司空清道：「萬兄，當今武林，人材凋零，除萬天涯之外，老叫化實在想不出還有誰能擔當此任！」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可否把該件事告訴在下，看在下能否效勞？」

司空清道：「萬兄，這……」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坦白告訴你一句，萬天涯之行跡，難以捉摸，便是找着，也是白費功夫。以在下愚見，天下間，除萬天涯外，應還有其他人可替幫主分憂的！」

司空清心中一動，道：「敢問萬兄台甫是……」

萬天涯道：「在下萬浪，與萬天涯關係非淺。」

司空清細心端詳眼前自稱萬浪之萬天涯良久，忖道：「莫非這萬浪是萬天涯之兄弟？」

萬天涯笑道：「司空幫主，不必考慮那麼多了，在下若做不到之事，萬天涯應也做不來。他只有一個條件比我優勝，那便是外表！」

司空清聞言，半信半疑，考慮着應否把事情告訴這喚作萬浪的人。

萬天涯續道：「在下本亦非好管閑事之人，只是心中不憤天下間竟有除萬天涯外，別人不能做到之事，這才毛遂自薦。既然司空幫主有爲難之處，那便算了！」說畢，便自顧自地喝酒，更拿了一隻剛烤好的鷄，撕着來吃。

司空清聽了，心裏爲之一愕，懷疑眼前這衣衫襤褸、邊幅不修却又大言不慚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把自己與堪稱天下第一高手之天涯浪子相提並論！

細看這自稱萬浪的人之外表，既無凌厲的眼神，亦無健碩之身形，額側太陽穴更是平平無奇，怎像一個武林高手？說他是個落泊書生倒還差不多。

司空清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萬浪，便是他奔波數月，到處尋找之天涯浪子萬天涯。

事實上，萬浪這名字早已給了他不少提示，只差沒說萬浪子那般明顯吧了。可惜司空清先入爲主，認爲萬天涯英挺瀟洒，氣度迫人，絕對不會像萬浪這般窩囊，因而失諸交臂。

司空清[illegible]良久後，輕歎一聲道：「萬兄，並非老叫化懷疑兄台之能力，而是事關重大，在沒弄清楚兄台身份來歷之前，老叫化實在不便相告。」

萬天涯聳聳肩，以衣袖略爲揩拭嘴角油漬，微笑道：「沒關係，萬某樂得清閑。坦白說，我剛才正罵着自己，爲何自尋煩惱呢！」一伸懶腰，站了起來，找着個略爲潔淨之角落，倒頭便睡，廟裏登時一片寂靜。

驀地間，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劃破沉寂的夜空，更傳來無數叱喝之聲。

司空清與兩名老叫化連忙站起，轉身面向廟門，萬天涯則毫無反應，仍尋其好夢。

片刻後，一個青衫中年人踣跟的跑了進來，滿身鮮血，看樣子受傷似是不輕。

司空清一見來者，頓即嚇得一跳，急忙上前相扶，道：「陳老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青衫中年人見了司空清和兩名丐幫高手，大喜在望，道：「司空幫主，小弟被鷹犬圍攻，傷了他們數人，逃到這裏。」

司空清急道：「陳老弟，你還能支持嗎？鷹犬有多少人？」

青衫中年人道：「小弟還可以勉强支持，[illegible]有大約七、八個鷹犬追踪着小弟！」

司空清道：「若只有七、八個，那便宰了他們！史長老、勞長老，請先替陳總舵主包紮傷口。」

兩名丐幫長老連忙掏出金創葯，替青衫中年人料理傷勢。

可惜傷口還不曾包紮妥當，敵人已然臨門。如青衫中年人所說，共是八個人，均是身穿勁裝，手持兵器。

其中一名手持雁翎刀之四旬大漢，看見廟中另有數名老叫化時，神情爲之一變，道：「我等有令在身，擒拿叛逆，閑雜人等，速離此處，否則視爲叛逆同黨！」

朝廷暗探一向作風，都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何時變得如此明理大方了？

很明顯地，他已認出廟內三個老叫化之身份，知道憑藉己方八人，未必能夠應付司空清等人，故一上場便把「叛逆同黨」之大帽子套向對方。

司空清目光一瞟身後，見青衫中年人之傷口仍沒包紮妥，便拖延着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混江蛟斐大人，怎麼一見面便向老叫化套大帽子了。要飯的間中也會偷偷鷄，絕不會造反。斐大人可不要亂說，要知道叛逆這罪名，足以抄家滅族，要飯的可吃不消。」

姓斐之中年人立即道：「司空清，那你們爲甚麼仍庇護姓陳這叛黨並替他裹傷？識相的便把陳永華交給我們！」

司空清裝着糊塗，道：「陳永華，誰是陳永華？」

姓斐之中年人大怒，喝道：「司空清，不要裝蒜了。要知道我們只是不願意多惹事端，並非害怕你們丐幫！你們可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

司空清仍在亂扯：「斐大人，這可是天大的寃枉，要飯的在廟裏喝酒吃鷄，這人滿身鮮血的衝進來，本着同是江湖人，應該互助互愛，這才替他裹傷，怎知他是陳永華，何永華？」

這時，兩名丐幫長老已替青衫中年人陳永華包紮妥當，雙雙傍着司空清。

睡夢中的萬天涯突然喃喃道：「夜長夢多，再不動手，敵人援兵趕來便麻煩！」

司空清心中一動，向身側兩名長老一打眼色，便率先撲向姓斐之中年

人。喝道：「斐斌，老夫早便要對付你們這些鷹犬，今日你送上門來，可說自投羅網。」

餘下兩名丐幫長老，見狀也同時撲向其他暗探，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以二對七厮殺着。

斐斌怒喝道：「大膽丐幫，竟敢串同叛黨，襲擊朝廷命官。」當下不敢怠慢，揮動手中雁翎刀，迎向司空清雙掌。

司空清忝爲丐幫幫主，身手自然不同凡响，一雙鐵掌，挾着無比勁風，籠罩斐斌各大要穴。

斐斌雖是大內暗探頭領，武功不弱，但與丐幫幫主相比，仍差了一截，登時被逼得守多攻少，手忙腳亂，大喝道：「立即召援兵來！」

其中一名暗探番子聞言，掄起鋼刀猛攻其中一名丐幫長老數招，便抽身跳出戰圈，從懷中掏出一枚竹哨，放在口裏便要運氣一吹。

誰知道一旁調息之陳永華已然撲至，當胸便一掌擊到。那番子性命要緊，怎顧得吹哨子？連忙舞起鋼刀，反削陳永華手腕。

陳永華雖然負傷不輕，但經敷葯包紮後，情況已穩定下來，對付一個身手只是普通的密探番子，仍是綽綽有餘。

只見他略爲閃身，已避開對手劈來之刀鋒，左手五指如鈎，便抓向刀背，左掌則一式「吞雲吐霧」，直取對方咽喉。口中大喝一聲：「撒手！」

那番子畢竟也非不堪一擊之輩，連忙抽刀變招，猛喝：「未必！」卻忘記了口中仍咬着竹哨。那哨子在他開口之際，「噹」的一聲墮在地上。

陳永華也不理會，趁番子抽刀回防，立即長身而上，右手化爪爲拳，結結實實的擊在對方腹部，跟着左腳一蹴，便踢在那番子胯下，兄聽見「噗！噗！」兩聲，那番子已然兩眼一翻，昏死過去。

陳永華解決那番子後，立即轉注司空清與斐斌之搏鬥情況，登時大爲放心。

原來斐斌這時已被司空清攻得毫無還手之力，一柄雁翎刀左招右架的，疲於抵擋司空清連綿不絕之攻勢。

司空清成名多年，一套「風雲十八掌」也不知擊敗多少武林人物，怎把區區一名密探頭領放在眼內，要不是分神留意其他戰況，早把斐斌擊倒掌下。

當司空清看見陳永華已無大礙，並將一名對手擊倒後，頓即精神大振，再也無後顧之憂，便連聲猛喝，手底一緊，「風起雲湧」、「風雲變色」及「叱咤風雲」三大絕招接連使出。

這三招乃司空清「風雲十八掌」中最具威力之招式，斐斌如何能抵擋，只聽見「砰、砰」兩聲，雙乳分別被擊中；蹬蹬蹬的連退數步，一股熱血已冲口而出，跌坐地上。

這時，陳永華亦已加入另一戰圈，與兩名丐幫長老攜手對付餘下六個斐斌帶來之手下。只十多個照面間，已把六人悉數解決。

陳永華處事愼重，拾回一柄鋼刀，在斐斌八人心臟部位補上一刀，再以化屍粉把八具屍體毀掉，方始向司空清致謝。

「司空幫主，幸好遇上你們，否則陳某定劫數難逃！」

「陳老弟，不要說那麼多了，附近應還有不少鷹犬，我們不宜在此久留。」

「幫主說的對！噢，對了，司空幫主，那位朋友是……」陳永華目光瞟向睡在一隅之萬天涯。

萬天涯知道若再裝睡，定會惹起陳永華多方揣測，遂一伸懶腰，坐了起來，道：「好睡！好睡！喝過好酒睡起來特別酣！」

陳永華注視着萬天涯良久，失聲道：「你是萬……」

「天涯」二字還沒出口，萬天涯已打斷他的話，道：「在下萬浪，閣下認識萬某？」

陳永華實在不敢相信，英俊倜儻的天涯浪子竟變成如斯形象，不但如此，竟連名字也捨棄不用，莫非他此舉另有用意？

「萬兄，在下陳永華，與萬兄曾有一面之緣，莫非萬兄忘記了？」陳永華試探着道。

「啊，原來是陳總舵主，請恕萬記性差，一時想不起來！」萬天涯道。

司空清插口道：「陳老弟，原來你認識這位萬兄，那便好極了，要飯的剛有一件事想不通，勞煩你替我出個主意！」跟着便把適才與萬天涯之一番對話扼要說出。

陳永華聽了，不明白萬天涯爲何不願意表露身份，但他並非愚蠢，也不揭穿，只道：「司空幫主，萬兄願意幫忙，何須再找天涯浪子？」轉向萬天涯拱手道：「萬兄，上次援手之恩，陳某尚不曾面謝，實在……」

萬天涯擺擺手，道：「過去的事已過去，陳兄請不要再提。司空幫主若改變心意的話，便請盡快把事情說出，否則那些鷹犬之同伴來到時便麻煩！」

司空清眼看陳永華對萬天涯如此推崇，也知道他來頭不小，忙道：「萬兄，適才要飯的不知……」

萬天涯擺擺手，道：「司空幫主，無謂的話不必說了，還是早點把事情說出來，看看萬某能否有效勞之處吧！」

司空清聞言，便把事件說出：「萬兄，二十年前，廿多名武林頂尖人物，相繼失踪，這廿多人中，包括有少林、武當、峨嵋等各大派之掌門人。至今，這批人仍然下落不明，毫無消息。這事想萬兄亦略有所聞。」

萬天涯何只略有所聞！兩年前，

他更從當時之大內暗探頭領王玉婷口中獲悉這廿多人早被她上一任的頭領所殺掉，只是他不曾向外間透露半句，故此消息仍無人知曉。

當下他頷首道：「萬某略知一二。」

司空清道：「這批人無故失踪之原因，當今武林中，知道詳情的只寥寥數人，而要飯的便是其中之一。當然，現今各大門派的掌門亦知箇中原因。」

萬天涯搖頭道：「司空幫主，請恕我直言，恐怕幫主所知的並非眞相。」

司空清大訝，道：「萬兄何出此言？」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二十年前，曾有一個自稱乃史督師可法義子秉副將分別造訪各派掌門及不少武林名宿，聲稱須訓練大批人手，作爲反清復明之用。司空幫主，你是否便是說這個呢？」

司空清實在不明白萬浪如何得知，不迭點頭道：「對了，要飯的當年便曾被史德威邀請前往洛陽，與其他門派之掌門商討反清大計細則。只是，要飯的當時因與陳老弟有默契，並答應協助他成立天地會，故婉拒了史德威。不久之後，便傳出各派掌門相繼失踪之消息，要飯的便立即前往各派一查，那知各派之繼任掌門均三緘其口，不肯透露半句消息。」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你當年所見之史德威是假的，乃是清廷暗探所假扮，據萬某所知，他們以種種手法把各派掌門及武林名宿騙到洛陽後，便加以囚禁，並逼取武功心法，後來更把這批高手悉數殺掉。」

司空清聞言大是詫異，道：「萬兄，請問這消息從何而來？」

萬天涯道：「這消息是從天涯浪子處得來的，絕對可靠。」

他當然不會說出這是兩年多前身爲大內暗探頭領之王玉婷親口所說。只是每當想起王玉婷，萬天涯便禁不住唏噓萬分。

兩年多前，珠珠門出現江湖時，王玉婷便探知一鱗半爪之消息，只是並不了解該門仇恨的乃是一羣前朝降臣及那些意圖替朱家奪回天下之反清復明組織，還道他們對清廷不利，便找上萬天涯，編造一個故事，騙萬天涯出手對付珠珠門，後來更率領手下冒充珠珠門，殺害天地會四名舵主，包括柳葉山莊莊主柳長風夫婦，一石二鳥，意圖引出天地會與珠珠門火併，坐收漁人之利，二來加深萬天涯對珠珠門不滿，全力對付。後來，珠珠門雖被萬天涯等人瓦解，眞相却也被萬天涯發現，王玉婷終被柳葉山莊少莊主柳子安所殺。最遺憾的是王玉婷被殺時，竟懷着萬天涯之骨肉。（詳情請參閱拙作第十五期出版之「玉珠風雲」）

萬天涯退出江湖，主要便是因爲此事。他親眼看見自己骨肉被殺，竟不能阻止，怎不使他悲痛欲絕？

這時，丐幫幫主司空清聽見竟是天涯浪子萬天涯所說，不禁大爲錯愕，道：「竟是萬天涯所說，那便不可思議了！」

化名萬浪之萬天涯道：「司空幫主，莫非有甚麼不對嗎？」

司空清道：「萬兄，從廿多名頂尖高手相繼失踪達廿年之事看來，當年之史德威極有可能如萬天涯所說，乃是清廷走狗所假份，而整件事亦是個騙局，意圖把武林精英一網打盡，並逼出武功心法，但是，這批人並沒有遇害，或是說最少有三個人不曾遇害。」

這時錯愕的却是萬天涯了：「司空幫主，何以有此說法？」

司空清道：「因爲失踪高手中，有三人曾在半年前出現，他們便是武當青松、峨嵋一恩及青城宋學文。出現之處分別是他們本身門派所在。」

萬天涯更是詫異，道：「他們各自回山了？他們可曾說出這二十年來去了那裏？做了些甚麼嗎？」

司空清嘆息道：「遺憾的是他們都不發一言，且傷了不少本身門派弟子，逃去無踪。」

萬天涯失聲道：「竟有如此一回事？他們的弟子，竟沒有人攔阻，任從三人逃去？」

司空清道：「萬兄，這三人到底都是上任掌門，各派高手攔截時，出手都有所忌憚，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三人之武功，比廿年前精進了許多，現任掌門人與之相比，相距極遠！」

萬天涯道：「萬某在江湖中倒不曾聽過這駭人消息，司空幫主是從何得知的？」

司空清道：「武當派在事故發生後，急忙找上少林，看看有否同樣情形。少林住持方丈宏光大師見事態嚴重，急忙通知其他門派往嵩山相討，才發覺峨嵋與青城亦有同樣事故發生。經商討後，他們斷定當年失踪之廿多名高手，並非如當年所說前往訓練人手作反清之用，乃是被人控制，反過來對付各大門派及其他武林人士。」

「司空幫主，當日你也曾出席會議嗎？」

「沒有，因爲當年我不曾失踪，故本幫不在邀請之列。他們是在會議之後才找上要飯的！因爲他們一致認爲，這次重現江湖之三名上任掌門，身手之高，當今武林中只有一個人能尅制，那便是萬天涯。」

「但是司空幫主和萬天涯毫無關連啊！」萬天涯大爲詫異，不明白七大門派怎會找上丐幫。

「七大派之掌門知道一旦那批失踪高手相繼出現，各門各派以及整個武林，都會遭遇浩劫，唯一辦法便是找天涯浪子，希望他能出手相助。可惜

當時萬天涯已失踪達年半有餘，沒法尋找，七大派沒法可施之下，便找上要飯的，希望本幫能協助尋找萬天涯之下落，只因本幫弟子遍佈天下，找尋萬天涯比他們容易得多！」

萬天涯眉頭爲之大皺，道：「當年失踪的高手，除了部份的確加盟珠珠門外，還餘下廿三名下落不明。若這廿三人都不曾死掉，且被別人控制，反過來對付武林各門派的話，確是空前浩劫。可是，萬某能做甚麼？以一敵廿三，簡直妄想，何況他們之身手如此高强！萬天涯不行，萬涙不行，萬甚麼也沒辦法。」

陳永華道：「萬兄，請你想想辦法吧，反清大業，必須依靠武林中人支持，若武林元氣大傷，也不知何時何日才……」

萬天涯道：「總舵主，可否不在萬某面前提反清復明這回事呢？」

陳永華心中一慄，急道：「對不起，陳某一時情急，忘記了！」

萬天涯道：「司空幫主，萬某盡力而爲吧！只是，萬某得聲明一句，萬某插手此事，只是爲了不憤世間有萬天涯能做到而別人不能做到之事，絕非爲了甚麼反清復明大業，更非爲了甚麼江湖武林，你可明白這點！」

只要萬涙答應出手助一臂之力，司空清怎會理會他是爲了甚麼，當下便道：「要飯的當然明白！」

萬天涯隨即道：「司空幫主，煩你通知各有關門派，尤其是武當、青城及峨嵋三派，說萬某可能不日內造訪，以便明瞭當日之情況。你應知各大門派之作風，萬某只是萬涙，並非萬天涯，如無事先照會，實難踏進他們門口半步，更違論查問消息！」

司空清忙道：「要飯的明天便着幫中弟子照辦！」

自此，萬天涯便以萬涙身份，重出江湖！

* * *

武當山，位於湖北省西北，山上有二十七峯，三十六巖及二十四澗，大小道觀數十間，其中三十三間特別壯麗宏偉，乃明成祖朱棣所建。

而數百年來，與嵩山少林分執武林牛耳的武當派，則建壇於武當山主峯天柱峯上清宮上。

這時，上清宮裏，衣着殘破，邊幅不修之萬涙正與武當現任掌門赤松道長於一密室中會面。

「萬施主，丐幫司空幫主已於日前差人通知敝派有關施主前來之事，想不到萬施主這麼快便到。」赤松道人語氣非常客氣，絕對不敢小覷眼前這衣衫襤褸，三十不足之年輕人。

際此嚴冬時份，山上寒風刺骨，這萬涙仍是薄衣一襲，絲毫不覺寒冷，若非內功已達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之境，怎能如此？

「道長，萬某來意，想你早已知悉？」萬涙平生不喜客套，單刀直入道。

赤松道人頷首道：「司空幫主在信中已略爲提及，施主援手之恩，敝派沒齒難忘。」

萬涙最討厭的便是這一套，忙道：「道長請勿再說這類話，萬某只不過與那萬天涯爭一日之短長吧了，絕非爲了其他，所以你也不用謝我！請問道長，當日青松道長出現時，道長可在場親眼目睹？」

「貧道當時不但親眼目睹，且曾與敝師兄交手。」

「道長肯定那人就是失踪達二十年之青松道長？」

「貧道肯定那是敝師兄，況且當時還有兩位師弟在場，他們都可以作證。」

「道長，請問你可曾留意當日出現之青松道長容貌與二十年時失踪前有何分別？」

「沒有！噢，貧道意思是敝師兄之容貌與二十年前簡直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道長的意思是相隔二十年，他的容貌一點兒也沒有變，甚至一點兒蒼老也沒有？」萬涙實在有點兒奇怪。

赤松道人聽了，登時如夢初醒般道：「噢，貧道倒忽略了這一點！眞是奇怪，敝師兄與廿年前的樣子確是一模一樣，絲毫不見任何老態！」

萬涙道：「道長，請恕萬某唐突問一句。令師兄青松道長所習之內功可有駐顏作用？」

赤松道人道：「道家武功，雖有個別派系之心法有駐顏功效，但均需內外雙修，陰陽並濟。本派門規着重清心寡慾，自祖師創派以來，從沒有任何弟子修練此種心法。至於敝師兄，平生不近女色，應不會修習此類武功。」

萬涙道：「既然青松道長不會修練此種武功，那麼他廿年容顏不變之事實便難以解釋，道長，請問當日你可曾留意令師兄臉上有否易容痕跡？」

赤松道人搖首道：「貧道當時並沒有細心觀察，但表面上卻看不見有任何可疑之處。」

萬涙道：「道長，令師兄當時是否使用貴派之武功招式？」

赤松道人道：「師兄使用的乃是本門獨有劍法『一字慧劍』，但威力卻强大得多！」

「他使的全是武當心法，並沒有夾雜其他門派武功？」

「沒有，絕對沒有其他門派之武功。」

「貴派一字慧劍，只傳掌門，外人絕無機會學得，照說當日之青松道長應是他本人無疑，但他怎會對貴派之弟子下殺手？」

「這點正是貧道不明白之處。」

「道長，當日之詳細情形究竟是怎樣的？」萬涙道。

「數月前的一晚，敝師兄突然出現

在上清宮外。值夜之弟子因不曾見過師兄，不知道他便是已失踪二十年之上任掌門，便出言發問，那知師兄一言不發，便拔劍攻擊，把巡夜之弟子擊倒，一路殺進觀裏，當貧道與兩位師弟聞訊趕到時，已有三十多名弟子傷在師兄劍下。貧道看見是師兄回來，登時大爲詫異，剛要出言招呼，那知他竟向貧道出手。貧道沒法，只得拔劍招架。可是貧道藝業，與師兄相距太遠，只十多招後，貧道便被師兄一劍刺傷，幸好兩位師弟及時與其他弟子擋着師兄，貧道才倖免於難。」

「道長，請問於廿年前，令師兄之武功是否便高出道長很多呢？」

赤松道人搖頭道：「廿年前，師兄之修爲只比貧道略勝一籌，兩百招內難以分出勝負。但在當晚，同是一套『一字慧劍』，威力却有天壤之別。」

「是否令師兄使來特別純熟關係？」

「不可以這麼說。貧道廿年來，對劍法一直都勤加練習，絕不比師兄生疏。只是他使來，卻有着一種奔放、洒脫之感覺。」

「道長，令師兄可曾說過甚麼話？」

「敝師兄由始至終，不曾說過一個字！」

「除此之外，令師兄可有其他異常之處？」萬涙續問道。

「貧道也不知應如何描述，只覺得師兄木無表情，冷冰冰的令人不寒而慄，尤其是他的眼，射出一種難以形容之古怪神采，使人不敢正視。」

「令師兄是被道長兩位師弟及門下弟子所擊退的嗎？」

「說來實在慚愧，兩位師弟與十多名門下弟子均不能抵擋師兄之凌厲劍勢，片刻間已被他傷了數人，貧道剛打算扶傷再戰之際，敝師兄卻突然身形一震，轉身往觀外跑，門下弟子阻攔不住，被他逃去無踪。」

「自那晚後，令師兄可曾再次出現？」

「沒有，再也沒見他露臉。」

「道長，謝謝你提供如此珍貴的資料，萬某定當盡力而爲，只是，萬某得先向道長說清楚一件事，以道長剛才所說，令師兄之武功如斯高明，萬某若一旦遇上，實沒把握生擒甚至取勝，屆時若有誤傷，尚希道長不要責怪。」

「萬施主，這個當然，貧道但望施主能盡力而爲！」

「既然道長如此說，萬某便可放手施爲，打擾道長甚久，萬某也該告辭！」萬涙說畢，向赤松道人略一拱手爲禮，便飄然離開上清宮。

離開武當山時，萬涙心裏不禁苦笑。

青松道人雖說對武當心法瞭如指掌，但在十多招內便擊傷堂堂一個武當掌門，那份身手的確不能忽視。

萬涙不會和任何一門派之掌門人交過手，但他知道要在十多招內擊敗他們，對他來說，並非難事。

但是，若那些失踪的掌門人和其他武林名宿都不曾遇害，且武功身手都和武當青松那般猛進以及受人控制着的話，他的對手最低限度便有廿三名。何況他還不曾把控制這些高手之人計算在內。

以一對廿三，甚至廿四……廿五……

萬涙實在不敢想像，單打獨鬥，他對自己極有信心，唯一可慮的是對方三五成羣地合攻，那時他便難於應付。

他現在想到的，是要找一件兵器。

他的皮鞭，雖然仍圍在腰間；但是，一旦用上這天涯涙子慣用的武器，豈不表示自己便是萬天涯？所以，非必要時，他絕不會動用皮鞭。

不用皮鞭，那麼用甚麼呢？

以萬涙之武功修爲，用刀、劍，甚至柳枝，分別都不大。不過，他肯定不會挑選刀或劍，不是因爲它們太普通，不屑使用；而是它們太礙眼，別人一看便留意到他是江湖中人。

於是，萬涙跑到附近之市鎭，買了一把油紙傘，既可擋風雨、遮烈日，又可作武器；一物數用，實用又不礙眼。

跟着，他找了一簡陋小食肆，要了一壺好酒，半隻鷄、一斤牛肉，邊吃邊思考如何入手調查。

廿年前失踪的高手中，已有三人露臉。

這二十年來，他們躱在那裏？

他們爲甚麼攻擊自己本身之門派？

若他們是身不由己，是誰在控制他們？如何控制他們？

若他們眞的受人控制，那麼控制他們之方法定是非同小可，否則他們不會對自己之門派也下毒手。

他們既然可以單獨行動，爲何不向現任掌門說出一切，謀求對策，或作出種種暗示？

爲甚麼王玉婷告訴他這批人早已遇害？

爲甚麼他們在數月前露臉一次後，便不再出現？爲甚麼當晚青松道人於擊敗赤松及其他人，再沒有敵手時便自動撤退？

問題一一從萬涙腦中閃過，他努力地思考着答案。

莫非這是清廷鷹犬之另一套把戲？

假設這是大內暗探之把戲，便解釋了其中兩個疑問。

王玉婷是滿州人，當然是維護朝廷，不把眞相告訴萬涙，只說他們已死掉，免萬涙繼續追查，破壞他們之計劃。

二十年前，巧奪天工馮人杰被擒後，獲一神秘人相救，該神秘人曾透露各大門派已被滲透。這解釋了青松等人爲何不敢向現任掌門說出眞相，因爲他們知道派中有奸細，但不清楚是誰。

但是，若這眞的是朝廷暗探之手段，青松等人當年既然願意拋棄掌門人身份，參加反清大業，定不是貪生怕死之輩，怎會爲了偷生或其他原因，替朝廷效力，加害本門弟子？

莫非他們神智不清，心靈被藥物或某種特殊手法所制，並不知道自己在幹着甚麼？

這是個頗爲接近之解釋。但是，一個人若心靈被藥物或攝魂大法之類的手法所制，目光通常都顯得呆滯，甚至行動也受到影响，變得較爲遲鈍。

據武當掌門赤松道人所說，當晚之青松道人雖然木無表情，卻不是目光呆滯，反之，雙目更露出攝人心弦之凶光。這絕對不是一個受藥物或催眠、攝魂大法所控制之人的特徵。

萬浪實在愈想愈胡塗，愈混亂。

要是王玉婷還沒死去，那多好，定能在她身上查出甚麼來，可是……

萬浪突然心中一動，王玉婷不是說過那批高手是她上任之暗探頭領所殺嗎？爲何不在這方面入手？何況還有現任之暗探頭領可堪追查！

萬浪決定要跑一趟北京。

北京雖是他的傷心地，但線索既然在那裏，他怎能不去？

當決定了下一步行動後，萬浪便停止思索，專心吃喝。

驀地，他眉頭略皺，他感覺到暗中正有人在監視着他，而且不只一個。

他不動聲色的繼續吃他的晚飯，暗中卻留意着監視他的人之行動。

監視着他的，共有兩人。萬浪目光銳利，只一瞥間便已看出那兩人只是二、三流人物，絕非廿三名失踪者中的任何一人。

換言之，縱使擒下這兩人，收穫也不大，只會打草驚蛇。

萬浪本打算吃過晚飯後便起程上京，現在既然對方送上門來，當然不會放過機會。

他放下一錠碎銀，便拿起油紙傘與包袱，在街上溜躂，順道找尋客棧渡宿。

那兩人在他身後十多丈跟踪着。

萬浪終於找着一間小客棧，一間與他現時衣着打扮相襯的客棧。

那掌柜的上下打量了萬浪一番，剛要開口，萬浪便拿出一兩銀子，道：「掌柜的，可有上房？」

那掌柜擔心的便是萬浪沒錢付賬，目下既然租金先付，登時哈腰道：「有，有，客官請隨我來！」

房間雖然設備簡陋，却也一塵不染，萬浪把傘和包袱都放在床上，和衣倒卧，靜候對方之行動。

他知道對方定會前來，一探他的虛實及企圖了解他之身份。

果然不出所料，半個時辰後，一枝小竹管輕輕穿過紙窗，噴出江湖宵小常用之迷魂香。

萬浪行走江湖多年，怎會被區區迷魂香所乘？只見他嘴角泛着笑容，闔起眼睛等候魚兒上釣。

約一盞茶時份後，兩個人從窗口跳進。

萬浪早已從腳步聲聽出來者便是不久前跟踪他那兩人。當兩人躡足到達床沿時，萬浪驀地躍起，閃電般點了兩人穴道。

「你們可吃着豹子膽了，竟敢打本大爺之主意！快說，你們跑進我房間來，有何企圖？」萬浪笑問道。

「大爺，這是誤會，我們只是摸錯房間吧了！」其中一人急道。

萬浪隨手一扯，已扯掉該人一隻耳朵，道：「哼，本大爺最不喜歡別人在我跟前扯謊，摸錯房間！那迷魂香又作何解釋？莫非你們有失眠症，必須在房間噴上迷魂香才能入睡？若再不從實招來，我把你倆四肢砍掉，扔在陰溝裡餵耗子！」

那人也顧不得疼痛，急道：「大爺請饒命，小的只不過一時糊塗，打算偷取少許銀兩吧了，絕無其他，求大爺高抬貴手，饒小的一命！」

萬浪差點兒便笑了出來，他這身襤褸打扮，竟也會被小偷看上，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他並沒有揭破，只冷冷地道：「眞的是偷銀兩那麼簡單，我看你們定是來暗殺我的吧！」

那人大驚，急道：「大爺，小的和大爺無怨無仇，怎會暗殺您啊？大爺，小的確是希望偷點銀兩而已，請大爺饒命。」

萬浪道：「哼，你們這些小賊，殺掉你們實在有辱了我。只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伸手把兩人之耳朵悉數扯脫，續道：「還不快滾，下趟若再犯我，定把你們的鳥也割掉！」把兩人之穴道解開後，扔出窗外。

如中邪術　捨命拚殺

兩個小賊急忙逃命，卻不知道萬浪這煞星已悄悄地像鬼魅般跟隨在身後。

原來萬浪把兩人扔着窗外後，便立即拿了包袱與油紙傘，不動聲色的跟着兩人。他的目的不明而知是希望這兩名小賊能帶領他往見一些比較高層的人物。

兩個小賊出了客棧，頭也不回便亡命往鎮外急奔。甫出鎮不遠，便已看見一條修長黑影在月色下屹立路中，紋風不動。

要不是這黑影之衣袖，下襬被夜風吹得飄動不停，萬浪實懷疑這是一尊石像。

淡淡月色下，萬浪留意到這人年約四旬，臉容嚴肅，目露懾人精光。

驀地寒光一閃，中年人已閃電拔出身後長劍，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電射而至。

只聽見兩聲慘叫，剛從萬浪手下拾回性命之兩名小賊已然身首異處，倒卧血泊中。

看見如斯淩厲之劍勢，萬浪登時想起一個名字，在失踪高手名單上的一個名字。

「雷霆劍客范泰和！你是范泰和？」萬浪冲口而出道。

中年人聽聞范泰和三字後，臉上仍是沒絲毫反應，一步一步的逼向萬浪，那駭人目光一刻也沒離開過萬浪身上。

似乎，現時在他心目中，只有一個字，那便是：「殺！」

那雷霆一擊已再度出手。那速度，那威勢，實在是萬浪平生首次遇上，比兩年前珠珠門門主女兒綺君那一劍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浪那敢怠慢，氣運全身，眞力貫注於油紙竹傘，欺身而上，使出一式出道以來從沒用過之絕招——「鬼哭神泣」。

砰然一聲，人影乍分。

萬浪蹬蹬蹬的連退數步，那件本已殘舊的衣服添了數個破口。

那中年人却被震飛數丈，冲口噴出一股血箭，倒卧地上。

出乎意料地，中年人竟能再次站起來，提着劍向萬浪逼近，似乎並沒受傷現象。

萬浪實在驚愕萬分，剛才他那一擊，結結實實的擊在中年人胸上，以他的修爲，一把油紙竹傘，與一把鐵傘，甚至鐵鎚並無分別。這中年人竟能承受一擊後若無其事地站起，實在不可思議。

萬浪急忙收束雜念，全神貫注對方來勢。

利那間，劍光已電射而至，那速度及勁力，比第一劍毫不遜色，那像是受傷之人。

萬浪掄起竹傘，仍是那一招「鬼哭神泣」迎上。

砰的一聲過後，後果仍是一樣。

中年人噴出一口鮮血後，仍可在片刻間站起，把萬浪弄得如墮五里霧中。

他那式「鬼哭神泣」，威力極大，却也非常消耗眞力，若再如此下去，定被對方弄致眞力殆盡。

萬浪再也不等待中年人逼近，主動的飄身而上，竹傘使出一式「笑指天南」，攻向對方頭部。

中年人竟毫不閃避，長劍反指萬浪，當胸襲至，竟是兩敗俱傷之打法。

萬浪登時嚇了一跳，連忙收招變式，採取遊鬥方式。對方既然能承受力道奇猛的兩擊而毫不受損，他怎會硬拚？

數十招過後，萬浪擊中對方不下七、八次之多，可是，每次均只能把中年人擊退數步，口中噴過鮮血後，都能毫無損傷的重新再戰，簡直像打不死般。

萬浪大感頭痛，想不出用甚麼辦法來對付這不怕死，亦打不死之中年人。只得施展絕妙身法，伺機進擊。

中年人之劍招，式式剛猛，奮不顧身，似有用不完之眞力，以及吐不盡之鮮血。

足足搏鬥了半個時辰，中年人之劍勢才開始稍弱。萬天涯這才輕吁一口氣，繼續利用高明美妙之輕巧身法與之遊鬥，並不時伺機在對方身上擊上一掌或一傘。

終於，中年人開始有力竭之現象，不但劍勢大不如前，被萬浪擊中之次數也愈來愈多，口中不停地噴着血。

驀地，但見中年人身軀輕微地顫抖了一下，向萬浪虛攻一招便意圖逃走。

萬浪好不容易才找着一個失踪名單上的人，怎會如此輕易便放過，連忙施展絕頂輕功，如大鵬鳥般飛起，在中年人身前攔着。

中年人沒法可施，便一劍疾刺過來。

萬浪知道中年人已差不多成強弩之末，也不閃避，揮傘一擋，隨即順勢欺身上前，食、中二指輕彈之下，兩縷指風已襲向中年人中滙乳根兩穴。

蹬蹬蹬，中年人連退數步，略爲一呆後，便掄起長劍再度撲向萬浪。

點穴手法用於中年人身上，竟然全無功效，萬浪只好苦笑，繼續纏着中年人遊鬥，希望能消耗他的體力，至眞力用盡時再想辦法把他擒下。

片刻間，又是十多個照面過去了，中年人竟然口中發出恐怖低哮，雙目閃爍着駭人青光，那模樣簡直可說令人毛骨悚然。

萬浪當下更加莫明所以，不知道中年人爲何有此變化，難道自己已把他激怒？

突然間，中年人竟把手中長劍拋掉，雙手緊按頭部，蹲在地上，狀似辛苦萬分。

萬浪被中年人這怪異舉動弄得一片糊塗，連忙停下來，靜立中年人身前一丈處，細觀其變。

這時中年人已進一步抱着頭，在地上打滾着，口中發出如猛獸之低嗥，更恐怖的是五官竟開始滲出血來。

萬浪雙眉緊皺，不知應該如何是好，他知道這是一些邪門心法散功前之現象，但這人身上穴道毫不受制，他能做些甚麼？

果然，不出片刻，中年人大吼一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似是死去。

萬浪不敢大意，運足護體眞氣，上前觀察中年人之狀況，一探脈搏，果然已然死去。

萬浪不禁搖頭嘆息，想不到一代武林名宿竟如斯慘死。隨即他更爲自己擔心，死了一個范泰和，還剩廿二個高手，若再給他遇上，應如何對付？

若其他廿二名高手都像范泰和，重擊、點穴等手法都不見效，那可難以對付了！

難道每次都要像對付范泰和般，以游鬥方法把他們活活累死，當然不能，他的任務並不是要把這些高手殺掉，而是揭露眞相，盡可能把他們救回。

而且，范泰和爲何會如此死去，尚是一個謎。萬浪實在不敢肯定他是否被自己活生生的累死，或是被痛擊過度引致走火入魔，散功而死。

驀地，萬浪想起范泰和產生變化前，曾有一陣輕微顫抖，然後意欲逃走，被他攔阻後不久才變得失常，目露青光及口中發出低吼。

莫非他自己已察覺到體內起了變化，所以急欲逃走。

當日，武當上任掌門青松夜闖武當時，不也是有此情形發生嗎？不同的只是他能順利逃走而范泰和不能吧了。

這是甚麼原因？范泰和與青松兩人急着逃走，是否因爲他們須定時服藥，若趕不及服藥便會引致散功？

若然他們必須定時服藥，爲何要在病發前行動？

合理之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他們有信心在病發前趕回某處服藥。換言之，那處地方定在附近。

他們爲何不隨身帶備那些藥物？理由很明顯，那些藥物乃是在別人手中，藉此控制他們。

萬浪隨即在那可能是范泰和的中年人和兩個小賊身上仔細搜索，發覺范泰和身上甚麼也沒有，甚至一錠碎銀也沒有，反而兩個小賊身上卻有十餘兩金葉。

他把金葉放回小賊懷裏，便施展輕功往范泰和剛才意欲逃遁之方向，一掠而去。

萬浪身形消失後不久，遠處之叢林中閃出兩條黑影，其中一人走到兩名小賊躺屍處蹲下，在他們懷中拿出萬浪放回原處之金葉，遞交另外一人，道：「壇主，爲甚麼不把二號召來對付這萬浪，現在十六號死了，我們怎向幫主交待？」

那壇主道：「周香主，召來二號也無補於事。這姓萬的武功高強，身手靈活，要對付他，縱使一號和二號聯手，也力有不逮，必須動用三名以上死士。何況，他似乎洞悉死士之弱點，用上纏字訣，使死士十六號精力消竭而亡。把二號召來只會多犧牲一個死士。」

周香主道：「壇主，幫主不是曾說過，經改良後，這些死士足可支持個多時辰以上的嗎？爲何十六號只半個時辰多些便不支？」

那壇主道：「你剛才沒見着嗎？十六號被那萬浪擊中了多少次？吐了多少血？換了你和我，吃他一擊便一命嗚呼了！死士們雖說刀槍不入，捱了那麼多記重擊以及損失那麼多血，不多不少也會受到影响，只是，武林中何時跑出一個如此厲害的高手來了？」

「壇主，這傢伙姓萬，莫非便是天涯浪子萬天涯那廝？聽說萬天涯這人武功出神入化，堪稱天下第一。你認爲會是他嗎？」

「我也曾如此推測，只是萬天涯瀟洒俊朗、風度翩翩，絕對不是如此模樣，何況萬天涯用的是一條軟鞭，並非竹傘，應不會是他！」

「但是外形是可以改的啊，也許萬天涯不願意惹起我們注意，故意改變形象呢！」想不到這周香主竟能想到這一點來。

「周香主，愛美是人之天性，尤其是那些英俊漂亮的男女，無不以自己之臉孔，風度自豪。這些人一旦需要易容改裝，也不會把本身形象破壞得蕩然無存，邊幅不修，衣衫襤褸，縱使他們願意，心裏都會自自然然的產生一種抗拒，扮起來會流露出一種不習慣之現象，絕對不會像這萬浪般自然，根本便不當作一回事。何況當日各大門派於嵩山相聚時，曾決議找天涯浪子來對付我們，若老叫化司空清已找着萬天涯，怎會不報告，只在密函中提及找着一個叫萬浪的人協助？」

「壇主，若這萬浪並非萬天涯，那麼是誰？」

「他眞正身份是誰並不重要，我們只須向幫主從實報告便成，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知道有一個强勁對手，想個辦法來對付他。」

「壇主，目前每個分壇只能分配兩名死士，而十六號已死去，只餘一個二號，我們怎能對付他？」

「無論如何也得想個辦法，否則讓他在這裏繼續追查下去的話，我們之任務便難以完成，甚至有可能被他找着我們或死上二號。唯今我們得先盡速報告幫主，並嚴密監視這萬浪之動態，若他眞的留在這裏的話，我們得向總壇請求援兵，多派數名死士前來！」

* * *

萬浪循着那中年人意欲逃走之方向搜索了差不多廿里方圓，也找不到任何可疑之處；他正想回客棧之際，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幽怨琴聲。夜闌人靜，何來琴聲？莫非這是召喚范泰和之暗號？

萬浪連忙細心聆聽，發覺琴聲乃來自遠處一小山中，便展開身法，循聲前往一探。

片刻間，萬浪已來到一間小庵堂

，幽怨琴聲正是從庵堂中傳出。

萬浪毫不猶豫，飄身越牆而進。後院中，月色下，一名長髮披肩，身穿純白衣裳的清麗脫俗美女，正盤膝坐在地上撫琴輕嘆。

萬浪一瞥美女容貌，不禁心頭一震，冲口而出道：「怎麼竟是妳？」

那美女驟然聽見男子聲音，也吃了一驚，連忙抬起頭，竟然是當年被萬天涯剷除之珠珠門之門主千金婉兒，亦即是易名棲身北京留香院之綺君。

綺君一看來人模樣，心裏爲之大震，道：「你……你不是萬公子嗎？」

萬浪雖然外貌大爲改變，且衣着截然不同，但他留給綺君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只消一看萬浪之眼神，她便認出眼前人便是那難以遺忘之天涯浪子萬天涯。

萬浪從墻頭一躍而下，道：「綺君姑娘，怎麼妳竟然會在這裏，令尊呢？」

綺君實在不敢相信英俊瀟洒的萬天涯竟會變成如斯模樣，道：「萬公子，家父自從那日後，便變成瘋瘋癲癲的，後來遇上一名老禪師，不但治癒家父之病，更開解了他心中之結。現在家父已隨着老禪師，出家去了！」

萬浪道：「令尊能放下心中積怨，實在可喜可賀。但姑娘爲何又……」

綺君道：「現在只餘賤妾孤伶伶的一個人，只好在此長伴青燈，渡過餘生。」

萬浪道：「姑娘眞的在這裏出家？」

綺君注視着萬浪，道：「萬公子，賤妾還有別的選擇嗎？」

萬浪大爲詫異，道：「爲甚麼沒有其他選擇？姑娘，妳年紀如此輕，武功不凡，現在令尊已有歸宿，毋須姑娘費心，爲何不趁此機會到處走走，而要在此虛渡一生？」

綺君道：「萬公子，綺君雖是女流之輩，但也並非出爾反爾之人，賤妾當年答應公子，解散珠珠門，陪伴家父退出江湖，怎可以違反諾言，跑到江湖來？另外，曾經滄海難爲水，賤妾亦不甘找個平凡之人下嫁，只會使賤妾痛苦一輩子，亦害了別人。所以，除出家之外，萬公子能替賤妾出一個更好主意嗎？」

萬浪道：「姑娘，請恕唐突，妳認爲萬某是蠻不講理之人嗎？」

綺君道：「萬公子說笑了，公子正氣凜然，深明大義，怎會是蠻不講理之人？」

萬浪道：「當年珠珠門殘殺無辜，姑娘認爲責任應在誰身上？」

綺君道：「賤妾應負上部份責任，因爲賤妾未能勸服家父打消那不合情理之報復念頭。而且，賤妾亦曾參予部份行動。」

萬浪道：「但是，妳只是身不由己，並非存心爲惡，實在不必要……」

綺君道：「萬公子，賤妾明白你之意思，只是，賤妾做過的事，不論是否身不由己，都必須負責。賤妾曾答應萬公子的諾言，亦一定要履行。」

萬浪實在不忍心看見綺君年紀輕輕的便在庵堂渡其餘生，白白浪費大好本領及青春，但綺君如此斬釘截鐵的把責任包攬到自己身上來，如何能爲她開脫？

「姑娘，妳認爲在此渡過餘生便能減輕心裏不安嗎？」

「萬公子，賤妾無論做甚麼，也不能使死去的人復活，怎能減輕罪孽？」

「既然如此，姑娘爲何不考慮替武林江湖做點事呢？說不定這可以令姑娘心中略爲舒服！」

「萬公子，這是沒用的，受害的是一批人，得益的則是另一批人，怎能補償？這絕不能減輕賤妾心中之罪孽感，何況賤妾曾答應公子不再在江湖露臉呢！」

「姑娘，假若萬某取消妳之限制呢？」

「萬公子，這是你對賤妾可憐嗎？這算得上是特赦嗎？」綺君淺笑道。

萬浪呆了一呆，忙道：「姑娘言重了，萬某只是覺得這會對姑娘和江湖都有好處吧了！」

綺君道：「萬公子，你不怕我再度爲害江湖，濫殺無辜？」

萬浪道：「萬某對姑娘有極大信心。」

綺君道：「謝謝公子對賤妾如此信任，只是，賤妾還是留在這裏比較好。」

費了這麼多唇舌，綺君還是要出家，萬浪實在不明白，忙道：「爲甚麼？爲甚麼姑娘要這樣折磨自己？難道妳認爲……」

綺君不待他說畢，已搶着回答：「萬公子，賤妾並非喜歡留在這裏，更不會認爲留在這裏會減輕家父和賤妾之罪孽。而是認爲江湖已沒有賤妾值得留戀之處，況且，賤妾孤伶伶一個人，漫無目的地在江湖到處遊蕩，實在沒有多大意思。」

萬浪道：「姑娘，妳便是爲了這個原因，寧願在此過一生？」

綺君道：「對了。」

萬浪道：「姑娘，換言之，若有一件實實際際的任務需要姑娘幫忙，姑娘便會重出江湖！」

綺君道：「這當然要萬公子同意才行！」

萬浪急道：「萬某當然同意。」

綺君笑道：「萬公子，你還不會知道是誰交付任務給賤妾，也不知道任務之性質，這麼快便同意了？難道你不怕家父要賤妾重組珠珠門嗎？」

萬浪苦笑道：「姑娘，請不要作弄……」

綺君道：「萬公子，實不相瞞，賤妾早已心如止水，天大的事也不能打動我留在此間之決心。但是，若眞的

有人誠心邀請賤妾幫忙的話，賤妾倒會考慮，當然這要看是誰來請求賤妾了！」

萬浪道：「姑娘，譬如萬某邀請姑娘幫忙呢？那妳可答應嗎？」他雖然絕頂聰明，但也不知不覺間中了圈套。

綺君道：「萬公子，你是套取賤妾口風嗎？賤妾不願意對譬如甚麼的問題作答。」

萬浪無法可施，只得道：「姑娘，是萬某邀請妳幫忙。」

綺君道：「萬公子，是眞的？你是誠心邀請賤妾幫忙，並非可憐賤妾，不忍賤妾年華虛渡，老死荒山？」

萬浪勢成騎虎，只好點頭：「萬某是絕對有誠意的，並無其它原因。」

綺君道：「既然如此，那賤妾便答應公子所求吧，只是，公子得先答允賤妾兩個條件，否則便作罷。」

萬浪忙道：「姑娘，是甚麼條件？若萬某能做到的，定必答允。」

綺君搖頭道：「不，公子必須肯定的答允，賤妾才把條件說出，否則屆時公子不答應的話，賤妾將無地自容。」

萬浪大感爲難，道：「姑娘，這敎萬某如何是好……」

綺君笑道：「萬公子，請相信賤妾，那兩個條件公子定能輕易辦到，而且只是兩件非常普通之事，絕對不會陷公子於不義。」

萬浪無奈，只得一咬下唇，道：「好吧，萬某答應妳。」

綺君露出勝利之微笑，道：「謝謝你，萬公子，謝謝你對賤妾如此信任。坦白說，公子對賤妾如此信任，實在令賤妾慚愧，因爲賤妾對自己也沒有信心，所以，賤妾之第一個條件，便是一定要有一個人經常在賤妾身側，管束着賤妾，提醒賤妾，不可再胡作妄爲，否則賤妾說不定會跑回這裏，甚至重組珠珠門，因爲剛才公子已表示過對賤妾解除禁制。」

萬浪還道是甚麼條件，當下便不假思索的道：「原來是這樣，那麼第二個條件呢？」

綺君道：「公子不要心急，賤妾第一個條件還沒說完呢！」

萬浪爲之眉頭緊蹙，不知綺君在要甚麼花樣。

綺君續道：「這個人一定要對賤妾有管束之能力，否則賤妾一旦改變心意，把他殺掉，那豈不是毫無作用？公子，你說是嗎？」

萬浪爲之一呆，那裏找一個這樣的人來？綺君之修爲，比自己只差少許，誰可以管束她？除非……

綺君又續道：「還有，這個人必須是賤妾所信任和敬佩的，否則……」

萬浪這時已知道自己經已自投羅網，苦笑道：「姑娘，不用說了，萬某毛遂自薦，可以了吧？」

綺君道：「公子既然自願擔當這吃力不討好之工作，當然好極了，只是卻太屈曲公子了！」

萬浪啼笑皆非，道：「那麼，姑娘之第二個條件又是甚麼？」

綺君道：「這條件非常簡單，只要公子脫掉這身破爛不堪之衣服，換上一套整齊點的，那便可以了。要知道賤妾雖非只重外表的人，但總有點看不慣。」

萬浪忙道：「只是換過衣服，沒有別的？」

綺君道：「公子，賤妾這個要求，雖然有點過份，但公子得明白，這也是爲了公子。賤妾實在不願看見公子之形象變得……」

萬浪忙搖手道：「姑娘請不要提了，萬某明天便找件像樣點的衣服，妳可滿意吧了。」

綺君甜笑道：「多謝公子。」

萬浪苦笑：「想不到萬某聰明一世，竟踩着妳的圈套。」

綺君笑道：「公子，若你坦白說出，不忍心看見賤妾芳華虛渡，老死此間，賤妾又怎能要脅公子？」

萬浪道：「幸好姑娘不曾把第二個條件併在第一個條件裏，更不會要求萬某把鬍子剃掉。」

綺君道：「賤妾又不是刻意爲難公子，爲甚麼要這樣做，至於你的鬍子嘛，倒使你另有一番性格，不剃也罷！」

萬浪道：「難道我這身衣服沒有性格嗎？爲甚麼又要換掉？」

綺君道：「奇裝異服怎能代表性格？尤其是你那殘舊破爛之衣服，只告訴別人你對自己的一切都漠不關心，對世間事心灰意冷，那只是一種頽廢的表現，並非性格。」

萬浪默默無言。

「萬公子，你有重大心事？」

萬浪搖首不答。

「萬公子，你不必欺騙賤妾了，若非受到重大打擊，你絕對不會變成這個樣子，想當年，你是何等洒脫，是何等令人傾心！」

「姑娘，不要再提過去的事了。目前，萬某的確有件棘手之事需要姑娘幫忙。」

「是眞的？眞的有事需要賤妾幫忙？賤妾還道是公子胡謅出來！」

「實不相瞞，這也是萬某剛想起來的，萬某便是爲此事跑到這裏來，誰知卻遇上姑娘！」萬浪當下便把詳情說出。

綺君心裏，登時泛起一異樣感受，事實上，她的確如剛才所表示般，心如止水，萬念俱灰，打算在這裏渡過一生。

但蒼天卻把萬浪送來，莫非這便是緣？

她於是把握機會，使萬浪踩進圈套。

「公子，賤妾在這裏差不多一年了，附近除了庵堂外，並無別的人家，而這庵堂裏，除了賤妾外，只有一個

老住持，絕對與那些人無關。公子似是找錯地方了。」

萬浪笑道：「想不到錯有錯着，給我找着個好助手！現在妳已知悉詳情，可害怕嗎？」

綺君笑道：「有你這天涯浪子在，賤妾怎會害怕？」

萬浪道：「如此甚佳，那我先告辭了！明天萬某再來接姑娘吧！」

綺君急道：「不用了，還是賤妾到鎭裏找公子吧。庵堂地方，實在不適宜公子出入。」說到這裏，不禁滿臉通紅。這個時刻，一雙男女在庵堂後院相聚，實在有點那個。

萬浪聽了，也爲之失笑，匆忙離去。

＊　＊　＊

天還沒亮，萬浪已察覺窗外有輕功極高之人窺探，急忙運功戒備。

隨即，一陣清香已隨風而至，來人已然穿窗而入。

萬浪張開眼睛一望，原來是綺君，正笑吟吟的注視着他，道：「公子果然耳目靈敏。」隨即想起兩年前曾在留香院偷聽萬浪與玉婷同遊巫山之事，登時臉上抹過一片紅霞。

萬浪道：「姑娘早，萬某昨晚回到客棧時才想起忘記告訴姑娘那一間客棧，剛打算早點起來往鎭外等候，想不到姑娘已到，姑娘如何能夠找到這裏來的？」邊說邊起床。

綺君笑道道：「公子，你這身裝扮，除了這小棧外，那還有其他客棧願意收容？他們不怕公子把別的客人趕跑才怪。」

萬浪啞然失笑，道：「萬某稍後便通知店小二，着他替我找兩套整齊衣服來。」

綺君道：「不用了，賤妾早已着他去辦，希望公子不會反對賤妾所選之顏色。」

萬浪笑道：「怎會呢，老實說，甚麼顏色都會比我現時所穿的七彩衣服來得好看！

「公子，昨晚你曾說那范泰和吃了你數十擊，仍是若無其事，除了口吐鮮血外，其他絲毫無損。會否是金鐘罩這一類外功？」

「應該不是，昨晚，我除了第一擊只用上五成眞力外，其他的都用上七、八成功力，天下間，不論甚麼內功、外功，都不能承受一擊，何況數十記？除非他練有我不知曉之邪術！」

「若眞是如此，那可難於應付。穴道不受制，兵器難傷，除了像公子那樣，把他活生生弄至力盡虛脫而亡，別無他法！」

「我曾想了整整一個晚上，只想出兩個也許能行得通之辦法。其一是找尋他們身上之弱點所在，這是假設他們練有我不清楚之邪門武功來想的，因爲大凡金鐘罩之類的武功，身上都有一處練不到之地方，要擊倒他們，除非功力比他們高出很多，否則一定要找出這特別脆弱之罩門所在，只要找着罩門輕輕一擊，便能置之於死地。」

「公子，這不失爲一好辦法，據賤妾所知，罩門所在，不外眼睛、脅下、肚臍以及一些偏僻小穴，應不難找出來。」

「找出罩門並非難事，大不了把他身上每寸地方都試上一試，但如此一來，豈不是要把他們殺光？這與我原意不符！」

「除了殺掉他們外，還有甚麼辦法啊！他們之穴道又不受制。」

「我之第二個辦法便是試從穴道入手，穴道乃人體血氣運行之中樞，不論修練何種武功心法，穴道都會存在，只是個別邪門武功可以把穴道位置遷移，或特別保護，只要能找出穴道之確實位置，加以重重一擊，應能奏效。」

「公子，但你昨天已嘗試過啊！」

「昨天，我只是以指風點穴，威力不足，而且不能集中於一點上，難以穿破他之防護，若把力道集中於一小點上，說不定可以突破。」

「公子之意思是利用針？」

「對了，針和劍尖，若有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效果應更大。」

「公子，賤妾的劍雖不算削鐵如泥，但亦鋒利非常，應可一試。」

「很好，那你便用劍一試，而我則用針。」萬浪道。

「公子，這裏只是個小鎭，並沒有兵器店，普通縫衣用的針能派上用場嗎？」

「不用張羅了，我身上有。」

綺君大爲詫異，道：「公子也用暗器？」

萬浪笑道：「我身上的並非拿來作暗器用之飛針，而是治傷用的金針，幼細而有韌力，應是比縫衣針實用。」

綺君道：「原來如此，公子，你身上帶有金針，莫非精通岐黃？」

萬浪笑道：「略通一二罷了，姑娘，我們還是出外吃些早點吧，稍後還須到處找尋那些人之下落哩！」

＊　＊　＊

綺君替萬浪挑選的，乃是文士服飾，一套淺藍，一套淡青。

萬浪早已習慣那套千瘡百孔、破爛不堪之衣服，一旦換上整齊簇新之儒服，反而有點不適應，顯得非常不自然。

綺君看見他那模樣，也不禁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道：「公子，你還是把鬍子也剃掉吧，一把參差不齊的鬍鬚，配上一件儒服，實在有點不倫不類。」

萬浪瞪了她一眼，道：「妳還要把我的鬍子剃掉？這怎可以？我寧可穿回那舊衣服了！」

綺君道：「萬公子，你眞的不願意恢復天涯浪子萬天涯的身份？」

提起這問題，萬浪便登時神色黯

然，道：「我們出外走一下，看看能否遇上可疑的人物。」對綺君之問題避而不答。

兩人逛了整整一天，半點線索也找不着，不但未能遇上名單上之失踪者，甚至武林人物也不曾碰上一個。

「公子，依賤妾看，那些人定是匿藏起來了，甚至逃跑了也說不定。」

「極有可能，那我們也沒必要留在這裏，明早便起程赴京吧。」

「公子，你認爲這是朝廷鷹犬弄的鬼？」

「我實在對這事毫無頭緒，只是那批高手最後是落在他們手上，只好從這方面入手調查，總比漫無目的地到處亂碰好得多。」

「公子到京師可有特殊原因嗎？」

「怎麼了，打算把我之底蘊查得一清二楚，好待他日重組珠珠門時，把他們逐一剷除嗎？」萬浪笑道。

綺君瞪了他一眼，道：「賤妾才不那般厤煩呢！公子，難道你不曾聽過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話嗎？」

萬浪大笑，道：「妳要先對付我這賊王？妳打算如何下手，可否說來聽聽？」

綺君道：「辦法可多着呢。可以下毒，也可以趁你熟睡時間捅你一刀，更可以佈下圈套讓你踩，自動上吊。既然你今後都在賤妾身側，何愁沒機會？」

萬浪嚇了一跳，道：「妳眞的今後都跟着我？」

綺君嬌笑道：「公子，不是賤妾要跟着你，而是公子要陪伴着賤妾。你昨天才答允賤妾的，怎麼這麼快便忘記了嗎？」

萬浪爲之一呆，急道：「我只答允經常管束和提醒妳，並沒說每一刻都陪着妳啊，況且，一旦這事情辦妥後，此約便無效。」

綺君聽了，幽幽地道：「賤妾也知道公子絕非心甘情願的了，既然如此，公子何必勉爲其難呢？倒不如讓賤妾回庵堂出家吧！」

對着絕頂聰明之綺君，萬浪簡直無法可施，只得投降：「是了，是我的不對，我今後每一刻都陪着妳，姑娘可滿意了吧。」

綺君這才露出笑容，道：「這可是你甘心情願的，賤妾可不曾強逼你啊！」

「是了，這是我自願的，更是我自取的，絕不是姑娘强逼我。」

「公子，事實上這對你好呢，難道你不害怕賤妾趁你不在時跑掉，胡作妄爲嗎？」

萬浪喃喃道：「若妳眞的偸偸溜掉，那可天下太平了。」

* * *

十多天後，萬浪與綺君已抵達北京。

一路上，風平浪靜，兩人並沒有遇上任何事故。但這十多天的旅程，對萬浪來說，可並不好受。

這當然是綺君給他無限煩惱。

綺君並非多方折磨着萬浪；相反地，她更是柔情似水，千依百順的，並對萬浪之起居飲食照顧得無微不至。

這便是萬浪煩惱之根由，最難消受美人恩，他寧可綺君想盡方法來折磨他。

他想起了懷着他孩子而死的王玉婷，更想起嬌俏可人的柳小菁。

他實在對不起柳小菁，雖然她的兄長柳子安殺死了王玉婷，殺死了他的骨肉，但這與柳小菁並沒有關係，他實在不應該一聲不响的跑掉，逃避現實。

但是，他能再和柳小菁在一起嗎？當然不可以，因爲他不能驅除腦海裏王玉婷慘死時的情況，勉强和柳小菁一起，只會令他變得瘋狂。現在，這綺君……

綺君的聲音驚醒了萬浪：「公子，你喜歡那一間客棧？」

萬浪道：「我們先到天橋底找大塊頭。」

綺君道：「大塊頭是誰？」

萬浪道：「大塊頭便是京師裏最有辦法之人。」

綺君道：「噢，賤妾知道是誰了，是張再飛。」

萬浪在天橋底找着一個小混混，道：「快把張大塊頭找來，我姓萬，在老地方等他。」

跟着，萬浪便與綺君來到慣住的客棧，要了兩間相連上房，等待着張再飛。

不多久，大塊頭已然來到，呆呆的注視着長着一把鬍子的萬浪及他身側之綺君。

「怎麼了，只兩年不見，便不認識我了嗎？」萬浪笑道。

「萬爺，果然是你，怎麼竟然長了鬍子？是眞的還是假的？」

「當然是眞的，難道只有你才可以長鬍子嗎？」

大塊頭瞟了綺君一眼，道：「難怪你失踪了這麼久，原來把艷蓋京華的綺君姑娘騙了，遠走高飛。」

綺君頓即紅透耳根，粉頸低垂。

萬浪也不解釋，輕喝道：「大塊頭，你何時才能改一改那德性？總是口沒遮攔的！」

大塊頭大笑，道：「可不是嗎，不過你這倒是做對了，說實在的，你早便該這樣做，天寒地凍時有老婆暖腳總比用內功來保溫强得多了！」

「不要胡說八道了，今次來京，須要你幫忙。」萬浪道。

「萬大爺，老實說，你有那趟來京是不找我厤煩的，上次你欠我的珠子尚不曾償還呢！」

一旁之綺君聽了，下意識地探手入懷，摸了那貼身珍藏之珠子一下。

兩年多前，萬天涯逛留香院時，曾送

給她一顆珠子。這顆珠子，她一直都珍藏着，並不時拿出來賞玩。

那顆珠子，雖然價值不輕，但也非罕世奇珍，本不值得如此珍藏。綺君珍惜的，並非珠子之本身價值，而是因爲這是天涯浪子萬天涯——一個傳奇人物所送給她的見面禮。

大塊頭看似粗莽，心思卻縝密異常，一看綺君之動作，已明白一切，笑道：「嫂子，妳還保留着那騙人的東西？這東西毫無價值，留來作甚？還是向他要別的吧，這傢伙收藏着不少價值連城的寶貝哩！」

一聲嫂子把綺君叫得粉臉通紅，也不知如何作答。

「大塊頭，不要再胡扯了，且聽我把事情始末道來。」萬浪當下便把司空清所交付的任務及近來的遭遇說出。

與綺君庵堂相遇那一幕，他當然沒說。

「死了的人復活，且變成打不死，眞是不可思議。萬大爺，你要我幹甚麼？」

「王玉婷的上一任是誰，現在那裏？」

「王玉婷的上一任？你是說密探頭子？」

「當然了，難道我會指婊子嗎？」

綺君曾在留香院逗留過一段日子，對婊子之字眼當然特別敏感，插口道：「萬大哥，你怎麼會說得這麼難聽的？」

大塊頭稱呼她做嫂子，她不知存心使大塊頭誤會還是另有用意，竟親熱地更改了對萬浪之稱呼。

一聲萬大哥，使萬浪心頭大震，因爲這麼多年來，只有小菁一個女子曾這麼親暱地稱呼他。

「對了，萬大爺，你怎麼這般胡塗的？不可以說婊子，應說姑娘，知道嗎？」大塊頭笑道。

萬浪也知自己失言，忙道：「姑娘，眞對不起！」

這個時候，姑娘兩字便特別顯得刺耳，綺君頓即杏眼圓睜微嗔道：「萬大哥，你還這樣說？」

萬浪這才想起姑娘這稱呼，經大塊頭剛才一說，已變成婊子的代號，故令綺君誤會，忙道：「姑……綺君，對不起 情急之下，他只好直呼綺君芳名。

綺君這才轉嗔爲喜，道：「萬大哥，今後可不准用姑娘這字眼取笑賤妾，否則賤妾便跑去當尼姑。」

大塊頭不知就裏，還道是兩口子在耍花槍，大笑道：「萬大爺，你也有今天了！」

萬浪瞪了他一眼，道：「瞎說甚麼！那傢伙究竟是誰？」

大塊頭忍着笑，道：「那傢伙是傅東湖，本是遏必隆之親信，當年遏必隆失勢，被康熙貶爲侍衛後，這姓傅的隨即也丢了官，下落不明。說起來已是數年前之事了。」

「傅東湖，這名字可陌生得很啊！」

「這姓傅的爲人陰沈，手段毒辣，平時甚少露臉，更不曾在江湖行走，你當然不曾聽過他的名字，據說他的身手可不簡單哩！」

「如何不簡單？」

「聽說當年曾有『一刀震八荒』之稱的柯兆平在他手下也接不了十招。」

「眞的這麼厲害？」萬浪道。

「不知道，只是道聽途說。」

「這姓傅的再也不曾在北京出現過？」

「不曾，簡直毫無踪影。」

「照說這種人，絕不會甘心就此消失，難道跑到江湖去了？」

「可能性極大，說不定這事便是他弄的鬼。」

「唉，要是玉婷仍在，那麼多好！最低限度也可知道一點有關這姓傅之下落。」每當提起玉婷，萬浪便唏噓萬分。

「噢，要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記問你。小子，你殺了玉婷？」

萬浪搖首不答。

「那晚，我替你把玉婷約往城外破廟後，便一直沒見她再出現，那些鷹犬不停地尋找她，在京師足足擾攘了半個月有多。你這小子不是殺了她，難道是把她收藏起來替你養孩子？」大塊頭毫無忌憚的道。

提起孩子，萬浪更是感觸萬分，煩燥的道：「大塊頭，說這麼多廢話作甚？現在是誰當密探頭領了？」

「又不是我提起的，這樣兒幹甚？我的萬大爺，接替玉婷的，乃是個喚作海明的旗人，年紀和你差不多，長着兩撇小鬍子，精明能幹。這傢伙本是大內侍衛統領，玉婷失踪後，兼領緹騎營。」張再飛道。

「在那兒可找着這傢伙？」

「這傢伙住在內城，但經常到處巡視，甚是好找。你要見他？」

「這傢伙應對傅東湖之下落略知一二的，大塊頭，你和他有甚麼交情？」

「這海明雖說負責京畿一帶治安兼率領天下暗探，但爲人卻沒有甚麼架子，對我們這些在京師裏混的江湖人倒是非常客氣。只是說到交情嘛，則攀不着半點兒，因爲這傢伙公事公辦，不收分文。」

「那你這兩年如何混過？」

「這兩年却也不太難過，只要不太過份，這傢伙總是隻眼開，隻眼閉，事實上，在他管轄下，那些侍衛，暗探都極爲安份，不敢胡來。」

萬浪道：「這人倒是個人材，大塊頭，可有辦法約他一晤。」

大塊頭道：「你要約他見面？萬大爺，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難道你要當面向他查問傅東湖之下落。」

萬浪道：「不必問那麼多了！你只管把他約出來便成，其餘的由我來處理。」

大塊頭無奈，只得道：「好吧，我盡力而爲。萬大爺，能否亮出你的招牌？」

萬浪道：「不可，只告訴他我姓萬便成，不要打出天涯浪子之名頭。」

大塊頭道：「還有別的事情沒有？如沒有別的事，我可要回去了！」

萬浪道：「暫時沒有了，你從速替我把海明約來一晤吧，地點可由他決定。」

* * *

出乎意料地，海明獲悉萬浪約他相晤後，也不問是甚麼事情，便一口答應。

地點在城外一清靜茶亭。

海明竟然單身赴約，一個侍衛也不會帶着，當他看見萬浪身側之綺君時，臉上登時閃過一陣奇怪之神情，但瞬即恢復原狀。

「海大人果然藝高人膽大，難道大人不怕萬某有加害之心？」萬浪拱手一禮笑道。

「海某有自知之明，若天涯浪子有加害海某之心，縱使把京畿一帶所有侍衛帶來，也是無補於事，何必呢？何況海某確知你我暫時雖非友，但決非敵人，萬大俠又怎會對海某不利？」海明還禮道，並示意萬浪與綺君一起坐下。

「大人認識萬某？」海明一口便道破萬浪之來歷身份，實使他奇怪萬分。

「萬大俠，外貌與衣着可以隨時更改，但一個人之氣度，是怎麼變也變不了的。」

「大人爲何如此肯定萬某並非敵人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海某接手以來，所針對的全是那些貪贓枉法，殘民以逞的官吏。對江湖中人，海某不但絲毫無犯，且禮待有加，萬大俠實無與海某爲敵之理。」

「難道大人不怕萬某是反清人士？」

「萬大俠說笑了，兩年多前，大俠不是曾表示有一半機會是滿人嗎？怎會參加造反行列？何況現在國泰民安，人人豐衣足食，大俠怎會作亂？」

萬浪大爲詫異，道：「大人，你怎知萬某……」

他還不曾說畢，海明已笑道：「有關大俠之事，海某是從天地會中聽回來的。事實上，朝廷早已掌握各叛黨之動態，只是聖上慈悲爲懷，不願擾民。只要他們不太過份，朝廷便不會干預，只密切注視。」

「但是陳永華……」

「陳永華雄才偉略，是例外。實不相瞞，朝廷針對的只是他一個人，並非天地會，否則天地會各地分舵，早已煙消雲散。」

萬浪聽了，實在震驚非常，各反清組織之一舉一動均在清廷監視之下，能有甚麼作爲？

海明已續道：「萬大俠相召，不知可有海某效勞之處？」

萬浪道：「不敢，萬某的確有事相煩。」

海明道：「萬大俠請說，只要海某能力做得到的，定義不容辭。」

萬浪想不到這海明竟如此容易說話，早已準備妥當的一番話頓即派不上用場。

「萬某希望能打聽一個人之下落。」

「是誰？」海明眼中登時露出難以形容之神采。

「是傅東湖，想大人應認識這人。」

海明眼中之神采頓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失望之色：「原來是傅東湖，海某還道是誰。萬大俠，傅東湖自去官後，便已離京他往，海某也不清楚他目前之下落。」

萬浪注視着海明臉上神色，道：「是眞的嗎？大人眞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萬大俠，傅東湖早和朝廷毫無關係，海某實沒有爲他隱藏行踪之理由。事實上，這數個月來，海某也在找他！」

「你也在找他？」

「一點也不錯。萬大俠，請恕海某多口問一句。大俠找尋傅東湖，可有甚麼事嗎？」

萬浪沈思片刻，終於道：「海大人，廿年前，廿三名武林頂尖高手相繼失踪，這事大人應略有所聞吧。」

「海某當然清楚，這是鰲拜與遏必隆當權時，傅東湖所爲。這廿三人於多年前已悉數遇害。」海明點頭道。

「大人可知這批高手並沒遇害，其中四人曾先後出現，並殘殺武當、峨嵋及青城等派門下。」

「這事海某也略有所聞，海某便是爲了這事找傅東湖，查問這廿三人是否眞的被他所殺。」

「大人對這事也有興趣？」

海明不禁苦笑，道：「海某並非對這事有興趣，而是已有十多名手下死在他們手上，行兇的是華山蒼松劍客謝松栢及流星鎚余振英，當年廿三名受害者其中兩人。」

萬浪道：「你的人也遭了毒手？萬某尚以爲是你們做的，所以才找大人一晤，陳述利害，先禮後兵。」

海明道：「萬大俠，海某早已聲明，朝廷絕不會騷擾安份守紀之人，又怎會找江湖中人麻煩，使他們對朝廷不滿？」

康熙英明能幹，採取懷柔政策，不得騷擾武林人士之說實不足爲怪。

「海大人，希望你不會欺騙萬某。」

「萬大俠，海某並非愚蠢之人，絕對不會爲此而替自己增添如大俠的敵人。」

「海大人，既然我們都是同一目標

，那便容易說話了。要查出這事之眞相，首先得清楚當年這廿三人是否眞的遇害，或是另有別情。」

「萬大俠，當年向這廿三名高手下手的時候，只有傅東湖與他的數名親信在場，而這數名親信亦已追隨傅東湖一同失踪，故無法得知實際情況。當他們把屍體運走時，負責看守的人的確看見這些人都是臉無血色，全身僵硬，氣息全無。」

「傅東湖親自押走屍體？人已死掉，何須他親自處理？」

「這便是令人起疑之處，所以海某才懷疑傅東湖與此事有關。」

「大人可有甚麼有關傅東湖下落之線索嗎？」萬浪道。

「沒有，不久前，海某曾爲此親自找尋傅東湖之師傅，誰知他也失踪了。」

「傅東湖的師傅？是誰？」

「他的師傅便是鬼谷子。」

「鬼谷子？這名字可陌生得很！」

「這鬼谷子已數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動，海某對他也所知不多，只有數面之緣，唯一可以告訴大俠的是他武功修爲極高。」

「這鬼谷子本在那裏？」

「鬼谷子本居住城外不遠之一所大宅中，當這事發生後，海某便立即前往該處，才發覺他已於數年前搬走，與傅東湖離京之時間相若。」

「不消說他們師徒定和此事有關。海大人，可否告訴萬某他們之模樣？」

「當然可以。」海明隨即便把鬼谷子及傅東湖兩人容貌詳細描述出來。

「海大人如此幫忙，萬某在此謝過，萬某就此告辭。」

「萬大俠，你不用向海某查詢另一個人之下落嗎？」

萬浪大爲詫異，道：「另一個人？誰？」

海明瞟了不曾說過半句話的綺君一眼，道：「噢，沒有誰，海某之意思只是問萬大俠須否查其他人之下落消息吧，並沒有特別意義！」

萬浪道：「原來如此，有勞海大人了，萬某之目的只在追查傅東湖，其他的不敢有勞大人。」向海明拱手道謝後，便與綺君雙雙離去。

回客棧途中，萬浪道：「眞奇怪，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這海明有點眼熟，但是，我肯定從前不曾見過他。如斯一個人物，我若見過的話，定會留下深刻印象的。」

「萬大哥，賤妾倒知道原因，你願意一聽嗎？」綺君笑道。

「妳知道原因？快說來聽聽！」

「因爲這海明與一個人之容貌極爲相似，而這個人卻是你念念不忘、日夕牽掛的。」

「他與我念念不忘的人相似？我牽掛着誰來了……啊，是玉婷，他的確與玉婷有幾分相似，莫非兩人有甚麼關係。」

「他們是兄妹。」

「兄妹！妳怎麼知道？」

「當年玉婷混進留香院時，賤妾便對她起疑，曾託人調查她的身份，所以知道。」綺君道。

「海明竟是玉婷之兄長！如此說來，他應知道我和玉婷之關係，但他爲何不向我查問玉婷之下落？」

「萬大哥，玉婷究竟在那裏？」

「死掉了！」萬浪傷感的道。

綺君也約略知道玉婷致死之原因，故並不追問，只道：「也許他已知道玉婷經已死去。」

「不，他應不會知道，否則他爲何還會在北京找了十多天。況且，玉婷之屍體若被發現的話，大塊頭消息靈通，應亦知曉。妳沒聽見他昨天還問我玉婷之下落嗎？」

「當時你如何處置玉婷之屍體了？」

萬浪搖搖頭，道：「當時我大爲激動，跑掉了。子安和小菁兩人不是殘酷之輩，應會看在我臉上，把她埋葬，絕不會讓她曝屍荒野的！」

他並不知道當晚柳家兄妹曾在他身後拚命地追着，沒空埋葬王玉婷，更不知道王玉婷根本便不會死去。

當時他心情紊亂，只顧急奔，對身後發生之事根本便不留意，對柳小菁之呼喚也聽如不聞。

綺君道：「若是如此，那便奇怪極了。那有妹子失蹤兩年，當兄長的竟然不聞不問。」

萬浪道：「也許他們兄妹之間的感情並不融洽呢！滿洲人與漢人之風俗習慣不同，兄弟姊妹間之親情並不太深厚，亂倫之事，時有所聞，我們也不必理會那麼多了，還是想想如何找尋鬼谷子和傅東湖吧！」

「人海茫茫，我們往那兒找這兩人？」

「我們先回去找大塊頭來問一問，看他對鬼谷子這人認識有多少，才詳細研究。」

「萬大哥，依賤妾認爲，倒不如從謝松栢和余振英兩人身上入手還簡單得多。」

「如何從這兩人身上入手？妳知道他們在那裏嗎？」

「海明剛才說，已有十多名手下遭這兩人殺害。以賤妾愚見，他們之目的定不會殺害十多名侍衛或暗探那麼簡單，定有其他圖謀。換言之，他們定會再度行動，我們只要在京師等待，應會碰上他們，屆時我們靜悄悄的跟踪着兩人，定有所收穫。」

「這也是辦法之一，但不知要等到何時何刻才能碰上。」

* * *

「鬼谷子？沒聽過這名字！」大塊頭張[illegible]搖頭道。

「大塊頭，聽說近來有不少侍衛及暗探被殺，可有這事？」萬浪問道。

「竟有這事，我可不會聽聞。咦，

慢着，這個多月來，倒眞的有不少侍衛不見露面。」

「會否被調離京或外出公幹了？」

「應該不會，若是有調派，其餘的侍衛不會噤若寒蟬的。早些時，我因爲發覺數個每天都到賭坊的侍衛不見踪影，便向其他侍衛查詢，那知他們都支吾其詞，避而不答，臉上更露出駭色。」

「這麼說來，海明所說應是眞的了。」

「海明說些甚麼？」

「他說有十多名手下遭那些失踪名單上的高手所殺，但不會說出詳情。」

「這並不奇，也許他不願意把事件張揚，令人心徬徨，故把消息壓着。你打算怎辦？」

「我打算在京追查。大塊頭，京師地方大，我和綺君難以兼顧，得痲煩你多派人手，在晚間監視各處，一旦看見任何異狀，立即通知我，可以嗎？」

「萬大爺，我有選擇權嗎？」

萬浪笑道：「當然可以，你可以選擇和你的兄弟一起或是和我們一起。還有，你可以選擇活動範圍。至於接不接這差事，很抱歉，你沒選擇餘地。」

大塊頭搖頭苦笑：「也不知是那生修來的福氣，竟讓我認識上你這傢伙！有異狀時如何通知你，你們兩口子是否每晚都躲在這裏卿卿我我？」

萬浪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每晚，我和綺君都會在內城附近監視，如果有發現，便到那裏找我吧。」

大塊頭道：「這才公平點，要是你倆在這裏溫存，我却在外間吃西北風……」

一個茶壺已迎面飛到，大塊頭連忙抱頭竄走。

「綺君，請不要見怪，這傢伙總是喜歡胡說八道。」

綺君低垂着頭，輕聲道：「萬大哥，賤妾怎會怪張大哥呢？」

「綺君，趁現在還有時間，妳還是休息一下吧。入黑後，我們還須到處奔走呢！」

* * *

連續數晚，均沒有事情發生。

這晚，萬浪與綺君如往日般埋伏在內城附近一屋頂上，密切注視附近之情況。

綺君緊挨在萬浪身旁，輕聲道：「萬大哥，你認爲那些人會進內城有所行動？」

陣陣處女幽香傳來，使萬浪心神蕩漾，略把身軀挪移，道：「我始終認爲那些人之目的不會是那些侍衛這般簡單，而京師裏，除了內城的人外，應無別的對象，我只是不明白他們爲何要如此，不但對各大門派下手，還來京師惹事。」

「萬大哥，你怎麼知道他們會從這兒進內城的？難道北門不可以嗎？」

「以他們之身手，任何一處皆可進內，我們只有兩人，怎能兼顧那麼多方面，只好隨意找個地方。事實上，我們之目的並非防守他們內進，只是等候內城中發生事故，趕往現場吧了，在那處守候也沒有關係。」

「但是，若我們看不見那些人進城，以他們之身手，殺掉數個王爺、貝勒，也不會驚動着人，我們又怎能知曉？」

「若他們之目的是暗殺宮裏的王爺、貝勒，我們也無能爲力。我們唯一希望是他們恃着打不死、明目張膽地公然大鬧一番。」

「萬大哥，賤妾眞的希望他們不出現！」綺君滿懷心事的道。

「綺君，妳害怕嗎？」萬浪大爲詫異。

「萬大哥，有你在身側，賤妾怎會害怕。只是這麼多年來，賤妾最快活的便是這個月，若他們不出現，那賤妾便可以和你在一起，到處尋找他們之踪影，那多麼好。」綺君終於道出心聲。

萬浪聽了，不禁心頭大震，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剛盤算着措詞之際，內城已响起無數叱喝聲。聽聲音來源，似是非常遙遠。

萬浪忙道：「似是他們來了，我們進去看一看！」一把拉着綺君纖纖玉手，猛吸一口眞氣，便飄身越過城牆。

兩人向着嘈吵聲傳來之方向急奔了片刻，叱喝與打鬥聲愈來愈大。

萬浪低嚷道：「是禁宮！」拖着綺君柔荑，盡展輕功，往紫禁城飛奔。

宮裏一片混亂，不少侍衛倒卧地上。

「是誰？停下來！」十多名禁衛軍衝了上來，意圖攔截萬浪與綺君。

萬浪也不理會，如一縷煙般從禁軍頭頂越過，直撲寢宮。

「萬大哥，你要救皇帝？」綺君急道。

「當然了，死掉一個康熙，明天還是會有一個滿洲皇帝，難道滿人便會就此退出關外嗎？但如此一來，陪葬的人便多了，也不知會有多少無辜的人被牽涉在內。」萬浪道。

「萬大哥，你說得對！」

片刻間，兩人已來到打鬥現場。

只見皇帝寢宮前之廣場上，百多名禁軍、侍衛圍着六名木無表情、眼露凶光的黑衣人厮殺着。

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無數禁軍、侍衛，大部份早已不能動彈，氣息全無。

寢宮之一隅，則有數十名侍衛、太監等把兩個人圍在中央，其中一人，正是侍衛統領海明，另一人則年約廿歲，氣宇軒昂，不消說便是當今皇帝康熙。

海明看見萬浪與綺君兩人竟在此刻現身，不禁心中急跳，也不知兩人來意究竟是……



綺君突然撕開上衣，使萬浪目瞪口呆。

「海大人，通知你的手下，不可硬拚，纏着他們便成！綺君，動手！」萬浪大喝道。人已撲向最接近康熙之黑衣人。

海明這才輕吁一口氣，揚聲道：「萬大俠，此恩此德，海某沒齒難忘！」

「廢話少說，你還是差人找柄鋒利尖銳的劍給我吧！」砰的一聲，萬浪已把黑衣人擊退數步，鮮血狂噴。

敵人有六名之多，萬浪實在沒時間拿出金針，慢慢試探對方之弱點。

海明身旁之康熙聽了，連忙把自己之防身佩劍交給海明，道：「海統領，快把朕之寶劍交給那壯士吧！」

海明急道：「聖上，這怎……」

康熙道：「還不快點接過？」

海明只得接過，拋向萬浪，道：「萬大俠，劍來了！」

萬浪頭也不回，只反手一抄，已把寶劍接着。一聲龍吟，寶劍已然出鞘。

「萬大哥，你的辦法不行啊，賤妾已刺了他數劍，毫無用處。」那邊廂，綺君大嚷着。

「綺君，遊鬥，盡量往眼睛招呼！」

只片刻間，已有十多名侍衛被黑衣人擊倒，幸好尚有不少侍衛在旁，連忙補上。

萬浪聽綺君說寶劍也毫無作用，唯恐損壞康熙之佩劍，只是頻頻用掌，把對手擊退。

驀地，他靈光一閃，揚聲道：「綺君，先把對手之劍削斷，減輕他之殺傷力！」

高手過招，甚少兵刃相交，更絕少恃自己長劍鋒利，往對手兵器招呼，萬浪與綺君簡直忘記了三、四流武林人物慣用之技倆。

萬浪話猶未畢，對手之長劍已當胸襲至，來勢追風逐電。萬浪無暇思索，天涯浪子震驚武林之絕招「可圈可點」已然使出。

只聽見「嗆啷」一聲，黑衣人之長劍已被絞成寸斷，隨即看見萬浪手中長劍閃電般刺在黑衣人中滙要穴上。

誰知黑衣人竟毫無損傷，只被震退兩步，反把萬浪震得虎口一痲，長劍幾乎脫手。

萬浪出道以來，那曾如此狼狽，一怒之下，眞力貫透劍尖，威力强勁之「鬼哭神號」招式已使出。

但見青虹暴閃，萬浪手中寶劍吐出五尺青光，電射黑衣人右眼。

一旁之海明冲口而出道：「劍氣！」

誰知黑衣人竟視若無睹，只略一側頭，避免眼睛中劍，似乎除眼睛外，其它部位均不需理會。

「嗤」的一聲，青虹竟穿過眉心，從後腦而出，一閃即沒。

黑衣人頓時身軀一陣顫抖，跟着

便趴噠一聲，倒在地上。

萬浪輕吁一口氣，撲向另一黑衣人。

有了對付黑衣人之辦法後，萬浪毫不費力的便把另一黑衣人輕易刺倒。

傳來了綺君之歡呼：「萬大哥，賤妾刺到一個了，果然是眼睛！」

不久，六名黑衣人已倒下了五名。

「海大人，請收回寶劍！」萬浪在對付第六名黑衣人時，竟把寶劍拋給海明，單憑一雙肉掌應戰。

海明爲之迷惑不解，向一旁觀戰之綺君道：「姑娘，萬大俠爲何捨劍不用？」

當年綺君寄身留香院時，海明長駐宮中，且他不喜留連風月場所，故不認識綺君。

「海大人，萬大俠希望能把這人累至筋疲力盡，不支退走，便可追踪往他們巢穴。」綺君目不轉睛的注視場中道。

「原來這樣，」海明隨即向皇帝哈腰道：「皇上，場面已受控制，應無大礙，還是請皇上回駕寢宮裏吧。」

康熙道：「既然已無危險，朕何須回寢宮？快拿椅來，朕要見識見識這萬壯士之蓋世武功。還有，多拿一張椅來賜給這女俠坐下。」

圍在一旁之太監聞言，連忙往拿椅子。

只餘一名對手，萬浪頓無心理負擔，便採取輕巧功夫與黑衣人纏鬥，首先以指法在對方各大小穴道不停地試探。

可是，差不多各大小穴道都試遍，毫無收效，黑衣人只是身形略挫，便再度撲向萬浪。

「海統領，這些究竟是甚麼人，爲何在這環境下仍不逃走？」康熙看見那黑衣人毫無突圍而逃之企圖，不禁大爲奇怪。

「回稟皇上，這些人應是心智盡失，潛意識裏只有一個目標，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海明連忙回答。

「這是邪術嗎？」

「回稟皇上，這應可算是邪術之一種，目前微臣正在追查着這事。」

「海統領，這萬壯士是你的手下嗎？」

「回稟皇上，萬大俠是玉婷的朋友，並非微臣手下。」海明跟着便在康熙身側耳語片刻。

皇帝不迭點頭，臉露笑容。

這時，場中已起了變化。

萬浪因點穴手法不奏效，便更改打法，從懷中拿出療傷用之金針，攻向對手穴道。

金針在貫注眞力後，雖能順利刺透黑衣人之皮膚，但黑衣人却毫不受損，反精神大振，出招威猛。

萬浪見狀，知弄巧反拙，急忙收起金針，改用重手法與對方硬拚，盡量消耗對手體力。

在他想像中，這黑衣人已劇鬥超過一時辰，眞力應差不多用盡，只要消磨上一個短時間，對方體內定會起變化，企圖逃走。

這黑衣人之反應與月前萬浪之對手范泰和簡直背道而馳，不但眞力不曾有消竭現象，反愈戰愈勇，每吐出一口鮮血，功力便增添數分。

萬浪嚇了一跳，腦海裏閃過一種極爲歹毒霸道之邪功，天魔解體大法。

這邪功實在不能算是武功，因爲練武本意乃健身强體，保護自己，而這天魔解體大法乃是自殘軀體，與敵俱亡的心法。

每吐出一口鮮血，便會激發體內潛力，一發不可收拾，直至力盡而亡。

萬浪所受到的壓力愈來愈大，對手威力之猛，已使他難以反擊，再也不能擊中對方，只憑奇妙身法，不停閃避。

黑衣人自動吐血之次數愈來愈密，把萬浪捲進眞氣漩渦中。

在這環境下，萬浪簡直沒法可施，普通人施展這天魔解體大法，對他來說並不足爲懼，只消在對方威力不曾形成前，給予致命一擊便可輕易解決。

只是，對付這黑衣人，任何攻擊均屬無效，除了擊中雙目，但眼睛目標這麼小，並非容易擊中，尤其是對方毫不理會其他部位，只刻意保護雙目。

萬浪這時開始後悔，爲何會捨劍不用。這個時候，縱使海明把長劍拋來，也會被强勁眞氣漩渦捲飛。

他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捱至對方體內眞氣澎漲至極點，不能負荷，自焚而亡，但屆時，處於漩渦裏的他能否抵擋對方自焚時湧出之壓力。

萬浪毫無信心，他的額頭已滲出冷汗。

驀地，他看見對方雙目已變成血紅，急忙運足護體神功，猛吸一口眞氣，竭盡全力抽身後退。

只聽見隆然一聲巨响，血肉橫飛。

一旁觀戰的人，身形被震得倒退數步。

場中，那還有黑衣人的踪影？

「萬大哥！」綺君花容失色地撲向場中。

萬浪倒卧地上，身上衣服破爛不堪，嘴角溢出鮮血，一動不動。

綺君悲痛欲絕，撲在萬浪身上，嗚咽着嚷道：「萬大哥……」

海明一瞥身側之康熙無恙後，也上前查看萬浪之情況。

却見萬浪緩緩睜開雙目，微笑道：「上天註定，萬浪不能穿漂亮整齊衣服的了。」

綺君睜大眼睛，道：「萬大哥，你

不會死？」

萬浪笑道：「只弄破妳送給我的新衣，便要詛咒我死了嗎？」

綺君掄起粉拳便往他胸上搥，佯嗔道：「人家擔心死了，你還要取笑我。」

萬浪道：「妳若再伏在我身上，可有很多人取笑妳的了！」

綺君這才想起身側還有不少人，登時滿臉通紅，扶着萬浪起來。

海明忙道：「萬大俠，不礙事吧！」

萬浪搖首道：「只內腑略受震盪，休息片刻便沒事的了，有勞大人關心。」

康熙亦已來到，關心地道：「萬壯士，你沒事吧！」

萬浪拱手一禮道：「草民沒事，謝皇上關心。」

康熙道：「萬壯士，辛苦你了。」

萬浪道：「皇上言重了，這是草民之責任。刺客已除，草民也該告退！」便要離去。

康熙道：「萬壯士，請留步。」

萬浪只得停步。

「萬壯士，你可有意爲朝廷效力嗎？」

萬浪急道：「草民一介江湖浪人，實不慣拘束，皇上美意，草民不敢接受。」

「朕也知難以留下像你這樣的江湖豪俠，既然你不願當官，朕便把這劍送給你，作爲朕之謝意，還有這玉戒指，上刻有朕之年號，壯士日後也許有點用處，也一併送給你吧。」

萬浪剛欲推辭，已看見海明不停地打眼色，示意他收下，只好道謝接過，與綺君離開禁宮。

一路上，綺君都緊緊的靠着萬浪恐怕他跑掉般。

驀地，萬浪想起一件事來，忙道：「綺君，妳剛才刺中着其中一人之眼睛，可知他的確死掉了嗎？」

綺君道：「萬大哥，我那劍卜的刺瞎那人左眼後，他便整個人都定下來，隨即如爛泥般倒下。我恐怕他不會死掉，再在他房上補了一劍，輕易地穿胸而過，怎有活命機會？你放心吧！」

經過不久之前伏身萬浪胸膛上痛哭那一幕後，綺君覺得自己與萬浪之間已無隔閡，登時稱呼也親暱起來。

「我不是擔心他不會死，只是覺得奇怪吧了。通常眼睛瞎了，並不致死，這些人的確奇怪，與別不同。」

「萬大哥，你身上的傷眞的不礙事？」

「我的傷勢很輕，現在已全部復原了，倒是那衣服有點可惜，只穿了十多天。」

「衣服破了有甚麼關係，我明兒便替你再買兩套更漂亮的，要是你出了甚麼意外，我也不要活了。」

「綺君，這又何必呢，萬某只是一介浪子，怎值得妳如此……」

說到這裏，兩人已回到客棧房中。

綺君聽了，一言不發的撲在床上，痛哭起來。

萬浪爲之眉頭大皺，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就此回自己房間的話，難保綺君一時想不開，做出傻事來。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得走到床沿，輕拍綺君香肩，道：「綺君，不要這樣吧，天下間比我條件好的，大有人在，妳這般美麗動人，定能找到一個如意郎君的。」

綺君嗚咽道：「我也知道你嫌棄我的了，誰叫我曾經濫殺無辜，更當了數個月婊子？」

萬浪爲之手足無措，急道：「綺君，我怎會嫌棄妳呢？只是……只是……」他的苦衷，實在不足爲外人道。

綺君反身撲進他懷裏，嗚咽道：「萬大哥，當初我第一眼看見你，便喜愛上你，只因父命難違，不敢不離京。萬大哥，沒有你，我實在活着也沒意義，所以我才跑去出家！」

「綺君，我實在不值得你愛的，妳可知道我已害了玉婷，也害了小菁？我實在不敢再……」

「我不理會那麼多，要是你不要我的話，我便一頭砸死在你眼前。」綺君緊緊的擁着萬浪道。

萬浪整個人都呆住，綺君父親性情偏激，若她受了乃父影响，一時想不開的話，眞的會做出傻事來。只好見一步行一步，輕輕摩挲綺君秀髮道：「綺君，千萬不要，這事慢一步再說吧，好不好？」

「不，我要你現在便答覆，否則不要再理會我！」綺君抬起頭來，滿臉淚痕的注視着萬浪。

萬浪能怎樣回答？

若他搖頭，後果堪虞。

點頭的話，他怎向柳小菁交代？他如何面對曾與他渡過無數溫馨晚上的小菁？

「萬大哥，你喜歡我嗎？」

「綺君，我當然喜歡妳了。」這的確是萬浪由衷之言。

「萬大哥，既然你喜歡我，那你還顧忌甚麼啊，萬大哥，我雖在留香院逗留了數個月，但我的身體仍是冰清玉潔的，從沒有任何男子觸摸過，除了你那次曾經……」邊說邊埋頭在萬浪懷裏。

萬浪嘆了一口氣道：「綺君，妳難道不明白，我和小菁已有……已有了夫婦關係。」

「這有甚麼關係啊，小菁妹妹那裏，日後我親自求她，想她一定會答應我的！」

萬浪正在猶豫之際，綺君已接下去道：「萬大哥，我知道你只是哄騙我，事實上你心裏是嫌棄我，不相信我

仍是……」

綺君一咬下唇，驟然離開萬浪懷抱，一把撕開胸襟，露出一對如玉筍般挺秀酥胸，拉着萬浪的手往雙峯便按。

萬浪登時嚇得手足無措，一怔間，雙手已按在那輕滑玉乳上。

「萬大哥，這裏只有你一個人觸摸過，今後也不會再有別的人可以這樣！萬大哥，它是你的，我整個人都是你的！」綺君閉上眼睛，享受着萬浪手掌傳過之溫馨。

在此環境下，萬浪簡直可說沒有選擇之餘地，他知道只要把心一横，抽手後退，綺君的自尊心便會蕩然無存，屆時後果如何，他實在不敢想像。

他心裏長嘆一聲，憐惜地愛撫着半裸之綺君。

「萬大哥，天涯哥，親親我，愛我……」

兩個身軀，慢慢的貼而爲一，毫無阻隔地相擁着。

* * *

綺君溫馴地偎倚在萬浪懷裏，滿足地道：「萬大哥，我覺得自己是世間上最幸福的人了！」

萬浪輕撫綺君秀髮，道：「綺君，妳不後悔？」

綺君不停地在萬浪赤裸的胸膛上輕吻着柔聲道：「萬大哥，我怎會後悔，有一件事，說出來你可不要笑我。」

萬浪道：「是甚麼事？」

綺君嬌羞萬分的道：「那晚你在留香院留宿時，我曾在你的房外偷聽，當時我妒忌得很，恨不得房裏的人便是我呢！」

萬浪笑道：「壞東西，當時要不是妳在房外偷聽，我怎會和玉婷幹那回事，我留下來，主要是查問玉婷爲何在留香院以及商討珠珠門的事，爲免妳起疑，特地做給妳看。」

綺君爲之一愕，道：「眞的，爲了不使我起疑，玉婷竟不惜犧牲最寶貴的貞操，眞使人難以置信！」

萬浪唏噓萬分，道：「可惜玉婷……」

綺君道：「萬大哥，你對玉婷很懷念嗎？每當提起她時，你總是感慨萬分的！」

萬浪道：「說實在的，我和玉婷一共才見過三次面，那一晚是第二次。最令我難以遺忘的便是最後一次，每當提及她時，我腦裏便泛起她死時之模樣，以及她臨終那一番話。」

綺君道：「當時她說了些什麼話？」

萬浪長嘆一聲，道：「她臨終時表示乃眞心愛我，只是後悔不該欺騙和利用我，最令我悲痛的是她當時已有了身孕，懷着我的孩子！」

綺君這才恍然大悟，道：「難怪你這般悲痛，原來她懷着你的骨肉，萬大哥，不用難過，我定會好好的替你補償，給你養上一羣孩子！」

萬浪道：「說起來，我實在愧對小菁，這事根本與她無關，我實在不該丟下她不理。」

綺君道：「那麼，辦妥事情後，我們一塊兒去找她吧。」

萬浪道：「綺君，我現在却擔心她不知能否接納妳和我一起。」

綺君道：「萬大哥，我倒有一個辦法！」

萬浪道：「甚麼辦法？」

綺君垂下頭，低聲道：「那便是你盡快使我有了你的骨肉，屆時小菁妹定不會那麼忍心，把我們拆散的。」

萬浪笑道：「這不失爲一個好辦法，既然如此，讓我們努力一點。」邊說邊把綺君壓在身下，埋首在她嬌軀上恣意狂吻。

「噢，萬大哥，你的鬍子，噢，癢死我了，你壞死了，哎唷……」

利用棺木　運載高手

春宵苦短，萬浪與綺君被鄰房之聲音驚醒時，已是天色大亮。

萬浪匆忽忙披上衣服，推窗而出，跑回自己房間一看究竟。

原來是大塊頭來了。

「我的萬大爺，你有錢也不是這樣亂花吧，明明一個房間便足夠，偏偏要兩個！」大塊頭咕嚕着道。

「大塊頭，這麼早便來吵醒我，有重要事嗎？」

「聽說你昨晚可威風八面哩，不但御賜尚方寶劍，還有御賜的玉戒指，可眞令我羨慕死了！」

「你不是爲了這個便大清早把我吵醒吧？」萬浪嚷道。

「當然不是，我吃了豹子膽也……」

這時，綺君已衣着齊整的飄身而進。

「嫂子早，這裏的蚊子大而兇，可好睡嗎？」大塊頭之笑容充滿了曖昧。

綺君登時紅透耳根，低聲道：「賤妾很好，謝謝你，張大哥！」

萬浪道：「大塊頭，少說廢話，究竟有甚麼要事？」

大塊頭道：「有兩名弟兄遭了毒手！」

萬浪道：「何時？」

大塊頭道：「應是一個時辰之前，他們昨晚是負責監守城西的，今早因不見他們回來覆命，便行往城西找尋，這才發覺兩人卧屍樹林中。其中一名弟兄臨終前在地上寫了『馬車四棺』四個字。現場還現有弟兄在看守着。」

萬浪道：「立即帶我前往看看！」

綺君道：「萬大哥，急也不急在一時，你還是先換過衣服吧。」

萬浪這才想起身上衣服已破爛不堪，忙道：「大塊頭，你且在外間稍候，我換過衣服便來！」

大塊頭出房後，綺君連忙從包袱裏取出另一套衣服，讓萬浪穿上。

兩人剛踏出房門，便看見侍衛兼暗探統領海明，率領着數名手下，抬着兩個大箱來到。

「海大人，有甚麼事嗎？」萬浪道。

「萬大俠，你早。海某只是奉旨給大俠帶來皇上之賞賜吧了！」

萬浪看見那兩箱東西，眉頭已是大皺，道：「海大人，這賞賜萬某實不敢再受了，勞煩大人代萬某向皇上致謝吧！」

「萬大俠，這是皇上一番心意，你還是收下吧，否則海某實難以交差。」

「海大人，萬某到處浪跡，攜帶着這些東西實在非常不便。」

「萬大俠，海某早已想到這點，所以擅自作主，替大俠找了一間小屋，留待大俠他日來京時落脚之用，部份皇上之賞賜亦已搬往該處，這兩箱東西比較貴重，故必須給大俠過目！」海明道。

「海大人，你已替萬某找了屋？」

「是的，因該屋尚未修葺妥當，故未能引領大俠前往一看，至於海某爲何便擅作主張，替大俠在京師置業，有機會時再與大俠詳細說明。現在請大俠先查收這兩箱物品！」

綺君搶道：「海大人，既然其他它的賞賜已送往那屋子，這兩箱東西萬大哥也不必過目了，乾脆勞煩大人一併送去吧，難道萬大哥會不信任大人嗎？」

海明道：「爲何萬大俠不看一看箱裏是甚麼東西呢？」

萬浪道：「海大人，實不相瞞，萬某現在必須趕往城西，那裏可能有寶貴線索。」

海明道：「是眞的嗎？海某可否與大俠同往？」

萬浪道：「當然可以，那我們現在便起程吧，大塊頭可能已等得不耐煩了。」

三人出了客棧，却不見大塊頭之踪影。

萬浪奇怪萬分之際，却見大塊頭匆匆趕回。

大塊頭與海明已認識，連忙與他打過招呼。

「你究竟跑到那裏去了？」萬浪埋怨道。

大塊頭一瞟綺君與海明，吶吶道：「沒有甚麼，只是人有三急吧了！」

* * *

大塊頭手下的屍體被發現之處，位於城西市郊不遠小叢林中，兩具屍體，一仰天，一俯伏，均是左胸心臟中劍，一劍畢命。

留字的，乃是俯伏地上那人臨終所爲，馬車四棺四個字歪歪斜斜的留在泥地上。

「看情形，他們定是發現馬車和棺材，被對方發覺行藏，致被殺害，只是，運棺他往，乃極爲普通之事，何須殺人滅口？」海明道。

「現時天下太平，又沒有饑荒，瘟疫等天災橫禍，怎會一死便是四個人，這其間定有蹊蹺。大塊頭，附近可有甚麼武林人物居住？」萬浪道。

「據我所知，附近應沒有甚麼武林中人居住。」大塊頭答道。

「萬大俠，鬼谷子的舊居便是在這裏不遠，難道那裏有古怪？」海明道。

「月前大人往找鬼谷子，可曾搜查該處？」萬浪問道。

「該處主人已換上一名退休京官，海某不曾打擾。」

「該處可能有古怪，海大人，可否帶萬某前往一查？」

「當然可以。」

海明帶着衆人沿着一條小路，來到一所小莊院。

莊門緊閉着，海明敲了很久，仍沒有反應，便與萬浪及綺君翻牆而進。

莊裏空無一人，只餘下一些傢具什物。

兩人在莊裏仔細搜查每一角落，希望能找出半點蛛絲馬跡。

綺君、大塊頭與海明之手下亦跑了進來，幫助搜索。

綺君突然大聲嚷道：「萬大哥，快來看看，後院有灰燼和乾蠟呢！」

萬浪等人聞聲，連忙跑往後院，見空地上果然有少量灰燼和數滴蠟跡。

萬浪遊目四週，道：「這裏沒有甚麼神位，爲何會有這些東西？」

大塊頭道：「也許他們在這裏拜祭蒼天也說不定。」

海明搖首道：「據海某所知，鬼谷子這人邪氣十足，很有可能在這裏設壇作法。」

萬浪的目光却被院裏一座奇形怪狀之假山吸引着，他曾與巧奪天工馮人杰相處一段日子，且從他那裏學曉不少機關設計，一眼便看出這座假山有點古怪。

他連忙吩咐各人退後，運足功力，一掌便拍向假山。

隆然一聲過後，整座假山被萬浪强勁的掌力震得粉碎，地上竟露出一個三尺丁方之入口。

綺君大嚷：「有地窖！」

萬浪道：「你們留在這裏，我進內看看！」把康熙所贈之寶劍拿在手裏，一躍而進。

地窖裏並沒有發霉氣味，足證經常有人進出，空氣也流暢。

萬浪從懷中掏出照明火，一晃亮着，沿着階梯而下。

階梯盡處，兩旁均有一道門。

萬浪運起護體神功，打開其中一道門內進，竟是一個極爲寬敞之密室。

密室地上，排列着六具半新不舊之棺木。

萬浪不敢大意，虛空一拍，把其

中一塊棺蓋震飛，毫無異狀後，方上前細看。

棺裏空無一物。

萬浪隨即把餘下五具棺木打開，均是內裏空空如也。

海明與綺君亦聞聲來到，看見只有六具空棺，也迷惑不已。

萬浪詳細檢查暗室，發覺並無其他可疑之處後，便與海明及綺君往另一暗室查看。

另一暗室面積則與剛才那間相距甚遠，只有一半大小。

室內只有無數木架，架上却沒有任何物品。只是整個暗室充溢着一股藥物之氣味，似是存放藥物之用。

三人仔細搜查暗室，不得要領後，便回到地面。

「六口空棺，究竟有何作用？另外那間密室收藏的又是甚麼藥？」萬浪喃喃道。

「看情形另外由馬車運走的四口棺木相信亦是從這裏出發的，不知那四口棺材裏放着甚麼，藥材？死屍？或是與這六口一樣，同是空無一物？」海明道。

「藥材又不是違禁品，何必藏在棺木裏偷運這般鬼鬼祟祟？」萬浪道。

「萬大哥，你看會不會是用來運送那些失踪名單上的人呢？」綺君道。

「名單上的人？」萬浪、海明齊聲道。

「對了，那些人均是各大派掌門、武林名宿之輩，知名度甚高，認識他們的人不少。而且近日來，江湖上不少人都在找尋他們之下落；若公然走動，定給人發現行藏，有甚麼辦法比用棺材運送來得安全呢？」綺君道。

「綺君，妳這推測極爲合理，那些棺木定是運送那些人的了，至於地窖裏那六口空棺，則是昨晚我們消滅那六個人的。」萬浪道。

「萬大俠，看情形定是如此了。這鬼谷子表面上已搬遷，但暗中卻仍然留在京師主持大局，而這裏便是他們之大本營。昨晚事敗後，他們恐怕我會追查到這裏來，所以匆忙撤退，却被張兄手下發覺，故遭殺人滅口。」

萬浪點頭道：「一定是這樣，至於室內所收藏之藥物及露天作法，可能便是驅使那批失踪高手行兇之藥物及邪術。」

綺君道：「萬大哥，我們可要追踪那輛馬車？」

萬浪道：「當然要追查下去，四口棺木和一大批藥物，馬車數量應不少於三輛，並不難追查，我們只須從剛才叢林旁之大道沿着車跡走便可以了，他們只早走一兩個時辰，應不會離開太遠。」

海明道：「萬大俠，你現在便跟踪那批人？」

萬浪道：「是的，海大人，那兩箱物品，勞煩大人代爲處置了。」

海明道：「萬大俠不看看箱中之物？」

萬浪道：「不用了，萬某向來對奇珍異寶都沒有多大興趣，倒是這東西比較實用。」邊說邊把手中寶劍揚了揚，插在身後。

「萬大俠，請問何時再來京師？」

「海大人，萬某向來行踪不定，實在不敢說何時再來。今次有緣認識海大人，萬某實榮幸之至，再來京師時定當拜訪大人。」

「萬大俠，下次來京時，一定要找海某一聚，因海某另有一事必須奉告。」

萬浪略爲詫異，道：「大人有事要告訴萬某？爲何大人不現在說出來，而要留待萬某下趟來京時才說呢？」

「萬大俠，這事說來並非有甚麼特別，只不過有一個人希望一睹大俠之風采吧了，大俠既有要事待辦，那便留待下次大俠來京時再安排吧，況且海某尚要帶大俠往新居呢！」

萬浪剛欲與綺君離去之際，大塊頭却一把拉着他往一旁。

「大塊頭，甚麼事這般神秘？」

「萬大爺，你可知剛才在客棧時，我跑到那裏去了？」

萬浪笑道：「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怎知你跑到那裏去了？你不是說去方便嗎？」

大塊頭道：「剛才海明和你的女友都在，不方便說出來，事實上我在追踪一個人。」

萬浪道：「竟有此事？是誰那般神秘，不可以在他們面前說出來？」

大塊頭道：「是玉婷！」

萬浪嚇了一跳，道：「怎麼？是玉婷！大塊頭，你沒看錯吧！」

大塊頭道：「雖然是匆匆一瞥，但我應該沒有看錯，只是身形比前較爲豐滿，衣着略有不同吧了。」

萬浪道：「那你可曾找着她？」

大塊頭搖頭道：「只一轉眼，她便失去踪影，怎麼找也找不着。剛想回去告訴你，海明已和你在一起了。」

萬浪道：「大塊頭，你定是眼花看錯了，告訴你吧，玉婷已經死了，是被柳子安殺死的，就是在你替我約她出來見面那一晚遇害的。只是，你不要洩漏這消息，否則麻煩多多。」

大塊頭呆了一呆，道：「她死了？你不是騙我吧？」

萬浪道：「我騙你作甚？」

大塊頭道：「玉婷死了？那我剛才看見的又是誰？難道眞的是我眼花，看錯了？或是她寃魂……」說到這裏，不禁打了過寒顫。

萬浪道：「不要想那麼多了，你定是眼花。大塊頭，多些保重自己，妻妾太多，並不是福氣。」

* * *

萬浪與綺君沿着路上之馬車軌跡，一路追踪。

途中，綺君道：「萬大哥，剛才大塊頭張大哥和你密談些甚麼，是否和

我有關？」

萬浪笑道：「當然有關，他說女人禍水，要我早點把妳撇掉，重過獨身生涯。」

綺君連忙停下腳步，顫聲道：「是眞的嗎？他竟然這麼說？那麼你怎麼表示？」

萬浪笑道：「當然不是眞的，他這傢伙妻妾一大羣，且樂此不疲，怎會要我反其道而行，他每次見着我時，都苦口婆心的勸我早點成家，結束浪子生涯。」

綺君撲進萬浪懷裏，嬌嗔道：「你這人壞死了，可把我嚇得一跳！」

萬浪輕拍她豐滿香臀一下，笑道：「妳爲甚麼對自己這般沒信心？妳這麼可愛，我怎捨得拋棄妳？」

綺君這才滿意，道：「萬大哥，那麼他神神秘秘的和你說些甚麼？」

萬浪笑道：「說出來實令人發笑，他竟說在客棧外碰上玉婷！」

綺君聽了，也爲之一呆，道：「這怎可能，玉婷不是早已死去嗎？」

萬浪道：「可不是嗎？我看大塊頭定是疲勞過度，弄得頭昏眼花，看錯了。」

綺君瞪了他一眼，道：「也許大塊頭並沒有看錯，玉婷眞的不曾死去哩！」

萬浪道：「這怎可能，我親眼看見……」他突然停下不說，只因他想起當年與巧奪天工馮人杰一起時，曾遇上數名練有古怪內功心法之高手，可以在任何嚴重傷勢之下，仍然能夠保存一口元氣，不會當場死掉。

他喃喃道：「難道玉婷眞的不曾死去？」

綺君道：「萬大哥，天下事無奇不有，親眼看見的也未必是事實，那廿三名高手不也是死而復活嗎？玉婷沒死實在不足爲怪。」

萬浪道：「要是玉婷還活着，那便好了！」他想起玉婷腹中之骨肉。

綺君道：「要是玉婷還活着，你可煩惱了，你如何處置她和小菁妹子，要知道玉婷是小菁妹子之殺父仇人啊。」

萬浪道：「要是她眞的活着，甚麼煩惱我也不在乎。」

綺君道：「萬大哥，那麼你還要我嗎？」

萬浪道：「怎麼不要，兩個老婆和三個老婆，其實都是那麼煩，並沒有甚麼分別。」

綺君佯嗔道：「我現在給了你很多煩惱嗎？」

萬浪連忙賠罪道：「不，不，是我說錯了，該罰。」

綺君噗嗤一笑道：「既然你已認錯，那便饒你一次吧。」

萬浪笑道：「趕路吧，再在這裏耽誤時間，別人早已跑到老遠了。」

綺君道：「萬大哥，找着他們時，是否好像昨晚般，把他們悉數殺掉。」

萬浪道：「這怎麼可以？要知道我們之目的並非把這廿三人殺掉。昨晚情況特殊，不得不下殺手。」

「如不殺掉他們，你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要知道他們若施展天魔解體大法，我可沒把握拾回性命。」

「我正爲此問題煩惱着，廿天前，這些人劇鬥一段時間後，便自動滅亡。但昨晚卻又截然不同，竟能施展天魔解體這邪功，眞不知日後遇上他們時會有甚麼新招數。」

「萬大哥，何須新招數，光是天魔解體大法便足夠我應付的了。」

「唯一辦法是在他們施展天魔解體大法之前把他們解決，否則一旦被他們捲進眞氣的漩渦，縱能閃避那萬鈞攻勢，最後在他們解體時，若被那壓力波及，不死也得重傷。」

「萬大哥，說來倒容易，那些人之弱點只在雙目，而他們又刻意防守着，能擊中之機會實在不多。要是機會還不曾出現，他們便施展天魔解體大法，那我該怎辦？」

「只有一個辦法，逃。盡快在對方眞氣漩渦形成前脫出圈子。千萬不要戀戰，當感到四周有壓力時才逃便已來不及，必須在對方吐出第三口鮮血前便要逃跑，知道嗎？」

綺君道：「這眞是個好辦法，只消他吐出第一口血，我便跑得遠遠的，靜靜的看着他自我毀滅，那可簡單得很呢。」

萬浪啞然失笑道：「那有這般簡單？要是這樣，天魔解體大法怎會令人聞之色變？這邪門心法絕非如傳聞所說那般一發不可收拾，在吐出第十口鮮血前仍可隨時收功，只不過施功者元氣大損吧了，受損之程度則視乎吐血之多寡而定。在吐出第十口時，施功者才進入癲瘋狀態，不能控制體內血氣運行，直至身體不能負荷那壓力，導至解體。倘若施功者本身已有相當修爲，在吐出第三至四口血時，威力已極爲浩大，對手實難以脫身。」

綺君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這樣的，我還道這邪功一開始便不能控制，直至滅亡。」

萬浪道：「綺君，妳可懂得發出劍氣？」

綺君道：「萬大哥，你眞會說笑，我距離那境界還差得遠呢！」

萬浪搖首道：「綺君，妳錯了，依我看，妳之修爲已差不多可達到這一階段，只是未能摸索其中要訣吧了，有空時待我助妳一臂之力。」

綺君大喜，道：「是眞的嗎？萬大哥，你可不要哄我高興啊！」

萬浪道：「當然是眞的，我怎會騙妳？是了，那些人妳有信心對付多少個？」

綺君道：「一個應沒問題，兩個嘛，則力有不逮了。」

萬浪道：「若有兩個合攻妳，妳可支撐多久？」

綺君想了想，答道：「應可支撐一兩百招的，若他們不施展那邪功的話。」

萬浪道：「如此甚佳，那我們加快一點脚步吧！」攜着綺君的手，絕塵而去。

* * *

從路人口中，萬浪獲悉約在一個時辰前，有數輛馬車急馳而過，至於馬車上載着甚麼，則沒有人能說出來。

「萬大哥，看情形馬車是密封的，但張大哥那位手下又怎能看清楚是四口棺木呢？難道他們曾潛近馬車窺看？」

萬浪搖頭道：「大塊頭的弟兄，身手只是普通，絕不敢這般冒險，潛近馬車窺探。他們定是在叢林中，被對手發現行藏，招致殺身之禍。何況當時馬車應在行駛當中，怎有機會讓他們走近？」

綺君道：「剛才我們曾問過不少過路的人，都說看不見車上載些甚麼！他們怎會看見是四口棺材。」

萬浪道：「這其中定有古怪，莫非……不好，這是個圈套！」

綺君瞠目道：「圈套？」

萬浪道：「對了，綺君，妳還記得那馬車四棺四個字之模樣嗎？」

綺君道：「當然記得，歪歪斜斜的，但非常清晰！」

萬浪道：「對了，而且筆力均勻，破綻便在這裏。雖然是寫在泥土上，但泥土早已乾涸，以一個臨終的人來說，實無可能每一筆都同樣深淺，最低限度最後那數筆應該毫無力度。換言之，這四個字是殺他的人所寫的。」

綺君嚇了一跳，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他們定是把我們引走，再度進襲禁宮，行刺皇帝。萬大哥，這如何是好？我們要不要趕回京師？」

萬浪搖搖頭，道：「依我推測，對方在京師的失踪高手，應只有六人，大內高手衆多，他們實在沒有理由不盡派人手行動。縱使我推測錯誤，那也沒有辦法，難道我們長期留在京師，保護皇帝嗎？」

綺君道：「萬大哥，你不是曾說過若皇帝被刺，會連累很多無辜之人嗎？」

萬浪道：「妳不用耽心，海明並非庸碌之輩，經過昨晚之教訓，他定已想出應對之策，否則他不求我留下，或替他想辦法才怪。」

綺君道：「那些人這麼厲害，海明和他的侍衛怎能應付？」

萬浪笑道：「綺君，妳忘記了禁軍中還有神機營火槍隊嗎？宮中高手林立，應付普通武林高手及其他事故綽綽有餘，故不會調派火槍隊在宮裏，只駐守在外圍。經昨晚這麼一搞，海明定會把這些神機營的火槍隊調往宮裏，協助保護皇帝之安全。那些怪人雖然厲害，畢竟也是血肉之軀，連我的劍氣也不能抵擋，怎能抵擋火槍？」

「但他們把我們引開，有何目的？」

「暫時我也想不出來，不過，這倒好，既然他們是有意讓我們跟踪，我們也毋須這般急着追下去，還是找個地方吃點東西，休息片刻，慢慢想一想他們究竟有何圖謀！」

「好啊，我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咕作响了。」綺君嚷道。

「既然妳肚子餓，那便加快腳步吧，距離最近的市鎮最少還有十多里路哩！」

十多里路程，以萬浪和綺君的輕功，頓飯時間便已到達。

兩人找了一間酒家，叫來酒菜，慢條斯理的吃喝着。

「萬大哥，稍後要不要找個人來問一問那些馬車之行踪。」綺君邊咬着雞腿邊說道。

「何必這般麻煩，如我推測不錯，定會有人告訴我們的，我們只管慢慢地吃，扮作把他們追丟了，放棄追踪便成。這樣，我們便可以証實他們是否有意引我們追踪。」

「既然如此，我們不若找個地方好好地休息片刻吧！昨晚簡直不曾好好地睡過，大清早便給大塊頭吵醒了，我實在有點兒累呢！」想起昨晚那旖旎情景，綺君不禁臉紅耳熱。

「這也是個好主意，說不定我們很快便有一場搏鬥，休息不足對眞力會大有影响的！」

飯後，兩人便找了間清靜客棧，略事休息。只是，兩人初戀情熱，自然溫存一番始相擁而眠。

也不知過了多久，萬浪與綺君才被一陣說話聲吵醒。

「馬老三，你可聽着三里坡之樊家發生了甚麼事嗎？」聽聲音似是客棧的小二。

「沒聽着啊，難道你聽着甚麼了？」

「聽說今早有四口棺木運進樊家呢，不知是誰死了呢？一死便是四個，莫要是甚麼瘟疫才好。」

「我說周福啊，你還是少管閑事爲上，這姓樊的一家，經常有古怪人物出入，說不定是甚麼江洋大盜，你要是亂說的話，當心明天起來時找不着頭顱！」

兩人腳步聲漸漸走遠。

聽了兩人之對話，萬浪與綺君兩人不禁相顧而笑。

「綺君，我說的沒錯吧，何必這麼麻煩到處找人查問？」萬浪笑道。

「這些人可眞神通廣大，連店小二也是他們的人。」綺君道。

「店小二也不一定是他們的手下。有錢能使鬼推磨，只消給他們一筆錢，便是要他們把祖宗十八代罵上，他們也願意，何況只是說一段對話？快點起來吧，我們得給這些人一些反應。」萬浪輕拍了綺君豐臀一記，笑

道。

「我們給這些人甚麼反應？」

「稍後妳便會知道。」

穿妥衣服後，萬浪便把那名叫周福的店小二召來。

「小二哥，麻煩你送上數款可口的小菜，我們在房間裏吃。還有，打兩斤上好女兒紅來。」

周福唯唯應諾，道：「客官，可還有別的吩咐嗎？」

萬浪掏出一錠碎銀，塞進周福手中，道：「這是賞給你喝酒的，小二哥，你可知這裏有一姓樊的人家嗎？」

周福一掂那錠銀，竟有二兩重，登時滿心歡喜，哈腰道：「客官，你指的是樊雄樊大爺？」

萬浪微笑道：「對了，便是樊雄樊大爺，不知他的家應該怎麼走？」

周福連忙道：「客官，樊家便在鎮外三里坡，出了鎮向西方沿着小路走，大約在一里處有一條橋，過了橋再走大約兩里便是三里坡，而三里坡最大的屋便是樊家，極是好找。」

萬浪道：「謝謝你，小二哥，勞煩你盡快把酒菜拿來，我們實在餓得很哩！」

小二周福連忙哈腰告退。

「萬大哥，我們眞的要一探樊家？」

「雖然這是個陷阱，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屆時我們小心一點便行。綺君，讓我來試試妳的內力到達那一階段。」

「萬大哥，怎麼試？」

萬浪站了起來，道：「簡單得很，妳只消用上全力，打我一掌便成！」

「用全力打你一掌？打在那裏？」

「當然是打在胸膛上，難道打在屁股上嗎？記着，一定要用上全力，我可不願再多捱一掌。」

「萬大哥，這怎麼可以？我會把你擊傷的。」綺君急道。

「沒有關係，妳傷不到我的。縱使傷着了，我也不會怪妳謀害親夫的！不要猶豫了，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好吧，萬大哥，你可要小心，我來了！」運足功力，一掌便當胸打向萬浪，結結實實的擊在萬浪胸膛上。

沒有預期之隆然巨响，也沒有骨頭碎裂之聲，綺君只覺得好像擊在敗革之上，足可開山裂石之掌力竟如泥牛入海。

萬浪只從容地向後退了三步，仍笑吟吟的站着，那有半點受傷的樣子？

「綺君，以妳現時之內力修爲，應可勉强施展劍氣，只是威力有限。現在我首先詳細給妳解說這心法之竅門，吃過晚飯後才助妳增長功力。」

「萬大哥，你不是騙我吧？內功也可以立即增長的？我曾聽師傅說過，那些甚麼佛門開頂大法只是騙人的玩意。」

「傻丫頭，開頂大法這玩意我不懂得，不敢置評。但我這方法卻非常有效，首次施用可幫助妳增加約兩成功力，其後再施用時，功效則不會那麼顯著，但每次都仍有相當的增長。」萬浪笑道。

「萬大哥，眞的那麼神奇？那麼你還不快點告訴我如何增强功力！」

萬浪笑道：「怎可以現在便來，店小二稍後便會送酒菜進來的了，妳還是趁這個時候聽我說出施展劍氣的要訣吧。現在，細心聽着……」

綺君全神貫注的聆聽着，她天資聰穎，萬浪把要訣說出後，也不用如何解說，她已能掌握箇中要點，蠢蠢欲試。

剛巧，店小二周福把酒菜送到。

飯後，綺君在店小二把殘羹碗筷拿走後，急不及待的便要一試劍氣之威力。

萬浪笑道：「我從沒見過像妳這般心急的人，剛吃過飯便練功，妳不怕肚子痛？」

綺君道：「我只是想試試能否運用劍氣吧了，又不是劇烈跳動，怎會肚子痛！」

萬浪道：「既然妳這麼心急，那便試一試吧。記着，眞力要貫注劍身，招出必須順其自然。」

綺君連忙拔劍在手，依照萬浪所授，使出一招「陽關三疊」。

很可惜，綺君劍尖雖能吐出青虹，但只有半尺多，且光芒不盛，混而不純。

「妳怎麼這般花心，把力度分散了，這樣何來威力可言？劍氣克敵，必須重點出擊，才能無堅不摧，切忌要虛招。再來，盡量使用簡單的招式。」萬浪打了她一記屁股道。

綺君連忙再試一招「乳燕投林」。

這趟，劍氣增長到一尺多，所吐青芒也甚爲耀眼。

「這還差不多，妳應該可以做得更好的，再試多一遍。」萬天涯道。

試了數遍後，綺君已掌握要訣，發出達兩尺多之劍氣。

「可以了，妳能有此成績，實在不錯！」

綺君獲愛郎稱讚，大爲高興，收劍入鞘後便撲進萬浪懷裏，低聲道：「萬大哥，謝謝你。」

那知萬浪竟順勢解去綺君身上衣服！

綺君瞠目道：「萬大哥，你現在要……」

萬浪點頭道：「是的，我們現在便開始，不過，妳一定要心無雜念，依我的話去做，那便受益不少。」

「萬大哥，這便是你所說的增加功力辦法？」綺君的眼睛瞪得像燈籠那般大。

「是的，這是道家所謂合藉雙修，陰陽並濟修練大法。」邊說邊把綺君脫個清光，輕放床上，跟着便……

* * *

「綺君，妳現在覺得如何？」萬浪輕撫偎倚在他胸膛上的綺君之秀髮，柔聲道。

「萬大哥，我現在覺得輕飄飄的，全身大穴舒暢，眞氣充沛，舒服極了！」綺君心裏甜膩膩的回答。

「這當然了，妳現時任督二脈已貫通，眞氣自然充沛，只要善加運用，可說用之不竭！」萬浪笑道。

「萬大哥，用這方法增長功力，是否有點兒那個？」

「妳是說邪門？」

綺君輕輕點頭。

「綺君，這得看你從甚麼角度來看了。大部份人，尤其是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士，總覺得他們自己之心法才是正統，其他的武功都不入流，對於那些另尋捷徑的練功心法，更視爲邪派。事實上，甚麼才是正派武功？正、邪之定義應是什麼？那是見仁見智了。」

「那麼萬大哥，你又如何區別正、邪？」

「對於人來說，正、邪實在甚難劃分，有誰敢保證畢生都不會做過不合情理之事？至於武功，以我的意見，無論採取甚麼方法修練，只要不是有違天理，害人利己，或依賴毒物，都可以說是正派。」

「那麼說來，我們用的方法應該可說是正統了？」

「可以這麼說，但是，若男女任何一方並不懂得此種心法，不懂得之一方便會大受傷害，眞元損失甚大，這時便不可以稱之爲合藉雙修。」

「那叫甚麼？」

「那叫採補，因爲是吸取對方眞元以增進自己功力，損人而利己，這便是天理所不容，換言之，這便是邪功。」

「原來這當中有如此高深學問。」

「說來很複雜，但道理很簡單，不論做事也好，練武也好，只要不違天理，無愧於心，那便是正派。」

「萬大哥，我明白了，最重要的是不要損人利己，必須無愧於心。」

「對了，現在我們休息片刻，稍後便往樊家一探。」

「萬大哥，現在已差不多四更了，還要稍後？」

「綺君，這是心理戰，對方早已獲悉我們定會前往，正在嚴陣以待的等着我們。我們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遲遲不現身，他們久等之下，便會迷惑非常，甚至變得煩燥以及鬆懈。屆時我們便給他們致命一擊，使他們陣脚大亂。」

「萬大哥，你之鬼主意眞多，難怪當年珠珠門慘遭擊敗了。」

* * *

萬浪與綺君來到三里坡樊家的時候，已是天色微亮。

這個時間，對一個通宵不眠、等候敵人來犯之人來說，可說是最難捱的一刻。

樊家裏，的確有不少人，包括樊家主人樊雄在內，都在嚴密防範着萬浪與綺君兩人來犯。這時，正疲乏萬分的，打算撤消戒備。

樊雄做夢也想不到萬浪與綺君會在天亮時才來。

萬浪與綺君兩人，毫不掩飾身形地翻牆而進。

樊雄見兩人堂而皇之的來到，也不禁爲之一愕，道：「閣下姓萬？」語氣雖含有無限敵意，卻也帶着數分客氣。

「區區正是萬浪。」

「姓萬的，樊某已恭候大駕多時了！」

「很抱歉，萬某瑣事困身，未能及早拜訪，致令尊駕久等了。」

「姓萬的，少說廢話，樊某與你有何仇怨，竟殺我六名手下。」

萬浪寒聲道：「你們之所作所爲，神人共憤，人人得而誅之。萬某不敢說替天行道，只是看不過眼，插手一管。」

樊雄仰天狂笑，道：「樊某所作所爲神人共憤！哈哈！樊某活了這麼多年，如此荒謬之話卻是首次聽見。姓萬的，你還有血性的嗎？把韃子趕走，還我大明河山，乃是我們每一個漢人之責任，你竟說我們神人共憤，人人得而誅之！」

萬浪雖被樊雄怒罵，仍毫不動容，只冷冷道：「憑你們之胡作胡爲，也能把滿人趕出關外？尊駕未免太妙想天開了，這只會連累更多人無辜受害。」

樊雄怒道：「要幹大事，便要有犧牲，若比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實在微不足道。」

萬浪嘆息道：「你們不顧一切的胡來，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樊雄道：「姓萬的，你勾結海明，殘害漢人，才是神人共憤。今天送上門來，可說天堂有路你不走了！弟兄們，擒下這兩條鷹犬！」

四周登時湧出數十名大漢，把萬浪與綺君兩人團團圍在中央。

萬浪低語綺君：「綺君，那些怪人還沒現身，不可妄用劍氣，耗費眞力。」

綺君嬌笑道：「萬大哥，這些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何須我動用劍氣？」

數十名手持不同兵器之大漢，蜂湧而上，各展絕招，向萬浪兩人身上招呼。

綺君急欲知道功力增長後，本身修爲究竟達到那一階段，見狀也不客氣，嬌叱一聲便撲進人羣，砍瓜切菜般劈倒七、八人，把餘下的大漢嚇得一窒，連忙後退。

萬浪根本也毋須動手。

驀地，他心中一動，忖道：「對方也並非首次和自己交手的了，爲何還

會差使這些不入流的人來送死，莫非其中有詐？」連忙吩咐綺君：「綺君，快回來。」

綺君殺得性起，剛要追殺上去，便聽見萬浪召喚，老大不願意的跑回萬浪身旁，呶起小嘴，道：「萬大哥，爲甚麼要阻止我啊？」

萬浪道：「綺君，這些人根本不成氣候，殺之不武。」轉向目瞪口呆之樊雄道：「以萬某看，你也無謂差這些人上來送死了，還是快點把餘下之十六人找出來吧！」

「十六人，我們何只餘下十六人？姓萬的，你倆身手不凡，樊某無話可說，可是，縱使你把我們悉數殺光，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會繼承我們之遺志！」樊雄怒道。

「樊雄，老實說，你根本就不配和我交手，還是把鬼谷子和傅東湖兩人找來吧！」萬浪寒聲道。

樊雄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道：「姓萬的，你究竟在說甚麼？誰是鬼谷子、傅東湖？」

萬浪留意到樊雄之神態並不似僞裝，忙道：「姓樊的，你當眞沒見過鬼谷子和傅東湖？」

「廢話，樊某根本便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樊雄怒道。

莫非鬼谷子與傅東湖乃是以另一身份出現？這實不足爲怪！

萬浪道：「姓樊的，老實告訴你，以你們這些人手與萬某相抗，不啻以卵擊石。你還是聰明點，把首腦之名字及下落說出，並供出餘下十六名高手之下落，萬某今天便放過你們！」

樊雄也不知萬浪爲何多次提及十六名高手，只道他是指其他地方之負責人，忙大怒道：「住嘴，姓萬的，本盟弟兄，豈是貪生怕死之輩？弟兄們，不怕死的便隨着樊某，和這雙走狗拚一拚！」

樊雄拔出腰間九環厚背金刀，瘋狂似的衝向萬浪。

「本盟」兩字使萬浪心頭爲之一震，急忙暴喝一聲：「住手！」

一聲如雷暴喝，把在場各人震得心神大震，紛紛不由自主地停住腳步。

萬浪隨即拔出康熙所贈長劍，運功一揮，登時吐出五尺多之寒芒，電射不遠處之一座小石山。

只聽見嗤的一聲，一座假山已被削爲兩截，斷口平滑如鏡。

在場各人那曾見過如此駭人武功？樊雄雖武功不弱，但也被萬浪這一手嚇得呆若木鷄，吶吶道：「這……劍……氣……」

萬浪跟着一聲大喝，把目定口呆之樊雄喚醒：「樊雄，你們究竟是那個組織的？是甚麼盟？快點說出來，否則自誤。」

樊雄瞪目道：「你眞的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萬浪道：「萬某若知道，何必要問。」

樊雄道：「你若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爲何會找上我們？」

綺君再也忍不住，插口道：「我們找上你？這分明是你們借那名叫周福的店小二和一個叫作馬老三的人之口把我們引來這裏的，還說我們自己找上你！」

樊雄整個人都呆着，嚷道：「那有這回事？我們何曾借周福和馬老三之口把你們引來了？簡直胡說！」

萬浪把事件始末飛快地想了一遍，道：「樊當家，這其中定有蹊蹺，爲免誤會加深，勞煩你派人把周福及馬老三找來質問，澄清事件之眞相！」

樊雄立即吩咐手下照辦。

萬浪跟着道：「樊當家，你們究竟隸屬甚麼組織？請你老實說出。」

樊雄搖首道：「你以爲樊某會說出來嗎？」

樊雄之固執，使萬浪爲之眉頭大皺，只得道：「樊當家，萬某只是不願意因誤會而做成更大慘劇，並沒有其他意思。老實說，萬某雖與海明有數面之緣，但僅屬私人交情。萬某絕非朝廷中人，更不會爲朝廷辦事。樊當家，坦白告訴你，萬某來此，主要是追查一宗武林公案，並非針對你們甚麼反清組織。」

樊雄仍然不透露本身身份，道：「姓萬的，你可以把我們全部殺光，但絕不能從樊某口中套出甚麼消息，不要浪費唇舌了！」

「那麼萬某再問你一句：你們可派遣六個高手行刺康熙？六個刀槍不入的高手！」

樊雄哈哈狂笑，道：「我那六名弟兄，在你眼中簡直不堪一擊，憑他們也能行刺那狗皇帝？眞是開玩笑。」

「如此說來，你不曾派遣那六人上京了？」萬浪一怔道。

「姓萬的，樊某六名弟兄是在附近被你所殺，何曾往京師行刺康熙？」樊雄怒道。

「樊當家，這當中定有誤會，萬某與同伴從北京追踪數輛馬車到此，根本便不會動過手，何曾在附近殺害樊當家之弟兄了？」

「他們不是你殺的？」

「當然不是，萬某根本便沒有騙你之必要，是誰告訴你是萬某下手的？」

這時，外出找周福及馬老三的人已回來，與他們同來的，尚有三個衣百結的老叫化，竟是丐幫幫主司空清及姓史和姓勞兩位長老。

司空清看見萬浪在場，訝然道：

「萬大俠，怎麼竟是你？」

萬浪道：「司空幫主，怎麼你也來了？」

司空清道：「老叫化接獲北京分舵飛鴿傳書，說有六個失踪高手大鬧禁宮，意圖行刺康熙，被大俠所殺，所以趕來一看。誰知道在這裏便碰上另月盟之弟兄，被他們拉着要求援手

想不到竟然是萬大俠。」

「司空幫主，他們是日月盟中人？」

「對了，樊兄便是負責人。萬大俠，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萬浪便把經過扼要地說出。

「萬大俠，這定是誤會，樊舵主怎會是控制那些失踪高手之人？」司空清道。

「萬某也覺得他不像，所以便打算問清楚，只是樊當家不相信萬某並非朝廷鷹犬，不予合作。」萬浪道。

「司空幫主，這也不能怪樊某，日前六個弟兄神秘被殺，貴幫一名弟兄前來通知，說是一男一女所爲，男的名叫萬浪，乃奉大內密探頭子海明之命前來，並說可能在這一兩日到來窺探。在這情況下，樊某怎能合作？」

「是本幫弟子告訴你這消息的？這怎可能？那弟子姓甚名誰？」司空清大爲詫異，因爲他早已通知各處弟子，予萬浪鼎力協助，怎會這樣？

「司空幫主，貴幫弟兄並沒有通姓名，匆匆把消息傳達後便離去，因本壇所在，除貴幫及天地會外，無人得知，樊某並沒查明該人之身份。」樊雄道。

「那人定是別人假冒的，事實上本幫弟子都知道萬大俠之眞正身份及任務，怎會誣說他是鷹犬？」司空清道。

樊雄對剛才外出的兩名弟子道：

「你們不會往找周福和馬老三嗎？」

兩人齊回答道：「回稟舵主，周福和老三兩人都遇害了，被棄屍郊野。」

萬浪嘆了一口氣道：「樊當家，我們都上當了，對方這一着的確狠毒，不但把萬某引往岐路，更使萬某與日月盟結怨，從而妨礙萬某日後追查他們。幸好及早發覺，不致釀成更大慘劇。」

樊雄道：「如此說來，敝盟那六位弟兄應是那批人所下之毒手。」

萬浪道：「既然這是一場誤會，萬某也告辭了。適才誤傷貴盟弟兄，萬某非常抱歉。」說畢，向樊雄拱手一禮便要離去。

司空清連忙也向樊雄略一拱手，便追上萬浪道：「萬大俠，請等等，要飯的還有事要請教大俠。」

萬浪道：「司空幫主，那麼我們另找一處地方詳談吧。」

* * *

有丐幫之人在場，當然不能在客棧或酒家詳談。

萬浪、綺君兩人與丐幫三人找了一所破廟，略爲打掃塵埃，便蓆地而坐。

「萬大俠，大鬧禁宮那六人是否便是名單上之失踪高手？」司空清道。

「應該沒錯。」萬浪跟着便把六人之容貌、特徵、使用之兵器及武功路數說出。

「果然是名單上的高手。」司空清道。

「除了他們六人外，約半個月前，萬某曾在武當山山腳附近，遇上范泰和。」

「萬大俠，他怎麼樣了？」

「死掉了，他是心火自焚致死的。」萬浪把當時情況說出。

司空清聽了，不禁唏噓萬分，道：「想不到七個曾名震一時的名宿，竟會落得如斯下場。」

萬浪道：「控制他們那些人之手段狠毒之處，實令人髮指，如不能獲悉他們爲何如此以及解救之方法，唯有悉數把他們殺光，免得他們到處爲害。」

老叫化司空清大爲焦急，道：「萬大俠，除了殺死他們之外，眞的沒法可想？也許我們可以嘗試把他們其中一人擒下，看看爲何會變成如此，從而尋求解救之方法。」

萬浪搖搖頭，道：「司空幫主，若可以這樣的話，萬某早已把那六人擒下，何必要殺死他們？你以爲萬某嗜殺成狂？那些人不畏點穴，不論指、掌、拳、腳、甚至刀劍加身都毫無作用，教我如何擒下他們？難道用飛索把他們縛着？」

「他們不畏點穴？」

「全無反應。」

「刀槍不入？」

「一點也沒錯。只有劍氣可以奏效。」

「這眞的是個問題，只是若把餘下十六人也一併殺死，實在有點……」司空清不敢說出殘忍兩字。

「司空幫主，最大的問題在於時不予我，若能慢慢地找出解救他們的辦法，那當然最好。可是當萬某半月前和范泰和交手時，他的耐戰力並不强，不足一個時辰便已發作，自我毀滅。短短廿日後，他們已變得不但耐戰力驚人，愈戰愈勇，且練有極爲霸道之天魔解體大法。若再給予時間他們，難保他們另有新之突破，屆時才想辦法消滅他們，萬某恐怕力有不逮。」

司空清沉思不語，良久方道：「萬大俠既然如此說，要飯的也不敢再有異議，只是希望萬大俠能盡力而爲，但願能使這些高手不致全數無辜死掉。」

萬浪想了想，道：「司空幫主，這樣吧，趁現在還不會找着他們，萬某便跑一趟福建，向一位前輩請教，看看這位前輩可有解決辦法。幫主則繼續找尋這些人之下落，若有消息時便盡快通知萬某，切忌妄自行動。」

司空清道：「這個當然了，但屆時如何能夠通知萬大俠呢？」

萬浪道：「貴幫弟子遍及天下，幫主只要把消息傳給各地分舵，然後到處留下暗號找萬某，萬某看見暗號時，自會與就近之貴幫分舵聯絡。」

司空清道：「此法甚佳，那麼暗號便定爲一個葫蘆上刻一個浪字，萬大

俠意下如何？」

萬浪道：「便這樣吧。還有，得勞煩司空幫主通知各有關門派，一旦遇上那些高手時，切勿與之力敵，可逃即逃。萬一不能逃走時，便盡量用暗器或兵器向那些人雙目攻擊，因爲眼睛是他們之唯一弱點。當然，若能施展劍氣向他們要害攻擊，那會更有效。」

萬浪最後那句話，說了等於沒說，老實說，江湖中，能施展劍氣傷敵的高手，又有幾人？

司空清道：「要飯的稍後便去辦，萬大俠可還有別的需要要飯的代勞嗎？」

萬浪道：「暫時沒有了，若有此需要時，萬某才找貴幫弟子通知幫主吧！司空幫主，萬某現必須兼程趕往福建，也不久留了，就此別過！」與綺君離開破廟南下。

一曲禪唱　制肘行屍

萬浪與綺君日前兼程的趕往福建，目的自是往武夷山找苦果大師，請教他那些失踪高手爲何會變成如此以及有何解救辦法。

一路上，葫蘆暗號都不會出現，直至兩人踏足福建境內，才出現第一個刻在樹上，寫有一個浪字的葫蘆。

萬浪與綺君連忙找着就近之丐幫分舵舵主一問。這才知道那些失踪高手又再度有所行動。名單上其中一人，少林上任掌門宏法大師夜闖少林寺，擊傷無數少林門下，最後被困於羅漢大陣中，苦鬥三個時辰後，用天魔解體法而亡。

而羅漢大陣一百零八名僧侶，死傷超過七十人。此役，少林門下，死去六十九人，傷者不計其數。

萬浪不禁搖頭嘆息，一代宗師，竟落得如斯下場。

「萬大哥，我們要不要往嵩山看一看？」綺君問道。

「現在往嵩山也無補於事，還是趕往找苦果大師才是道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那些高手爲何會變成如此以及解救之辦法，把他們殺死只是治標不治本，不能徹底解決。」

「萬大哥，爲何把這些失踪高手全部殺光也不能解決？」

「綺君，直至目前爲止，露臉的只是這些堪稱行屍走肉的人，幕後人是誰我們根本不知道，雖然說鬼谷子和傳東湖脫不了關係，但我們往那裏找他們？縱使我們能夠把這餘下十五人全數消滅，假以時日，很可能有另一批更厲害的跑出來，我們怎能應付？」

「萬大哥，你看苦果大師可有辦法嗎？」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若他也不知道的話，天下間再也找不着有辦法解決此事的人了！」

「小菁妹子會不會也在武夷山上？」

「子安已拜了苦果大師爲師，現時應仍在山裏學藝，至於小菁在不在，我便不得而知了，也許她在柳葉山莊也說不定。」

「萬大哥，若碰上着小菁妹子，我眞的不知道應如何向她開口。」

「妳和小菁說甚麼？」萬浪明知故問。

「當然是你我之間的事了，還有甚麼？」

「綺君，當日妳曾說過由妳親自向她懇求的啊，莫非妳現在反悔？」

「我又不會說不向她懇求，只是不知道如何開口吧了！」綺君嘟起小嘴道。

「放心吧，這事讓我來處理便成，可惜妳這裏還不會變化，否則定能如願以償。」萬浪輕拍着綺君腹部笑道。

「我們相好一個月還不到，那有這麼快便知道的？」綺君滿臉通紅地瞪了萬浪一眼。

* * *

苦果大師之破廟旁，除了巧奪天工馮人杰夫婦所居住之小屋外，竟然又多了一間建造得頗爲精緻之小屋。

小屋旁，一個美豔少女正在晾晒衣服。

萬浪一眼已看出這少女正是自己日夕不能遺忘之柳小菁，只是小菁之身材，比兩年前豐滿得多了。

萬浪不動聲色的跑到小菁身後，低喚着：「小菁。」

小菁登時一震，閃電地轉過身來。

她注視着身前滿臉于思的萬浪，不敢置信地低嚷：「萬大哥，眞的是你嗎？」

「是的，是我回來了！」萬浪張開雙臂。

小菁高興得把手中衣服扔在地上，撲進萬浪懷裏，一眶淚水奪目而出，嗚咽着道：「萬大哥你終於回來了，我還道你再也不要小菁了。」

「小菁，我實在對不起妳，我不該……」

「萬大哥，不要這樣說，只要你不恨我，只要你回來，我便心滿意足了。」

「其他的人呢，都跑到那裏去了？」

「大哥隨着大師往村裏診症，馮老哥去了採藥，馮大嫂則仍在洗衣服。」

「小菁，我帶了一個人來見妳，兩年前妳也見過她的。」

「是誰？」小菁聽說還有別人來了，連忙與萬浪分開。

當她看見綺君站在遠處時，不禁大爲詫異：「萬大哥，這不是綺君姑娘嗎？怎麼她竟和你走在一起了？」

「小菁，這說來話長，有機會時我才向妳細說吧！小菁，妳可願意接納綺君，讓她也和我們在一起？」

小菁聽了，登時呆住，良久後方

道：「萬大哥，你很愛她？」

萬浪點點頭。

「那麼我呢？你再也不愛我了嗎？」小菁的淚水再度如雨般掉下。

萬浪輕擁着小菁入懷，柔聲道：「傻丫頭，我怎會不愛妳呢？要是我不愛妳的話，我也不會來找妳了。這兩年多來，我一直都想念着妳！」

小菁抬起頭，問道：「萬大哥，這是眞的嗎？你眞的每天都想在念着我？」

萬浪道：「是眞的，我絕不會騙妳。」

小菁道：「萬大哥，要接納綺君姑娘也可以，但你得答應，今後不可以愛她比愛我還要多，否則我向大師和馮老哥告狀。」

萬浪見小菁不反對，大喜道：「這個當然，我絕不會令妳有屈曲的。現在，我招呼她過來見妳，好嗎？」

小菁點點頭，離開萬浪懷抱，並用衣袖揩抹臉上淚水。

這處之綺君看見萬浪臉露笑容的向她招手，知道小菁已經點頭答允，芳心大爲高興，連奔帶跑的走到小菁身前，道：「小菁姐姐，我實在對不起妳。」

小菁握着她的手道：「綺君姐姐，大家都是一家人了，還說這些話幹嗎？」

綺君激動地道：「小菁姐姐，妳如此大量，實在令綺君無地自容。」

小菁剛欲說話，小屋裏突然傳出一陣小孩啼哭聲。小菁連忙嚷道：「噢，小涯醒了！」返身便往屋裏跑。

萬浪聽了小涯二字，登時爲之一愕，隨即歡喜若狂，嚷道：「小涯！是我的兒子！」拉着綺君便衝進小屋。

小菁已抱着一個約兩歲大，胖胖白白的孩子過來，笑道：「萬大哥，我剛才高興得竟連小涯之事也忘了告訴你。小涯，快叫爹吧！」

小涯看見萬浪之模樣，竟嚇得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綺君笑道：「萬大哥，你的鬍子把小涯嚇着了！」

萬浪聽了，想也不想便用手往臉上不停地抹着，片刻間，兩年多不曾剃過之鬍子便化爲烏有。

小涯不懂事，還道萬浪在變戲法，登時破涕爲笑，咧開小嘴，那模樣端的可愛極了。

萬浪連忙從小菁懷抱中接過孩子，道：「乖孩子，想不到你這麼大了，爹沒用，這麼久都沒來看你。小菁，小涯有多大了？」

小菁道：「還有十多天便兩歲了。」

萬浪屈指一算，道：「這麼說來，當晚妳已經知道的了，爲甚麼不告訴我？」

小菁忙道：「當晚你跑得那麼快，我把喉嚨也叫破了，你都沒有聽着。」

「那妳可以早一點告訴我的啊！」

萬浪抱着孩子，吻過左頰，又吻右頰的吻個不停。

「當時沒有機會說嘛，何況又未經大夫証實，若然不是的話，那可羞得要死了！」小菁滿臉委屈地道。

事實上，小菁何嘗不後悔，要是她早點說出來，又怎麼無辜地受了兩年多苦，日夕盼望愛郎重回身邊？

萬浪看見小菁楚楚可憐之模樣，連忙騰出一隻手來，輕擁着小菁道：「是我不對，該罰！」

綺君也跑了過來，握着小菁的手道：「小菁姐，恭喜妳了！」

「謝謝妳，綺君姐。」

萬浪看見兩人如此融洽，心裏大爲高興，笑道：「從今天起，我得回復萬天涯之身份了，否則小涯豈不是沒有爹？」

綺君笑道：「萬大哥，沒有了那把鬍子，你怎還可以喚作萬浪？」

小菁瞪目道：「萬大哥，原來你連名字也改掉，怪不得馮老哥多次往江湖找你也找不到着。」

屋外，傳來馮大嫂之叫嚷：「小菁，怎麼把衣服也扔在地上了，妳不是有甚麼意外吧？」

小菁連忙跑出屋外，嚷道：「大嫂，萬大哥回來了！」

只見馮大嫂拖着一個比小涯略大的孩子走了進來，道：「萬二叔回來了？那眞是太好了！萬二叔，你可知道小菁爲了妳，日夕以淚洗臉呢！咦，這位是……」

小菁跑了進來，笑道：「大嫂，這是綺君，是我的好姐姐，也是萬大哥的妻子！」

馮大嫂雙目圓睜，道：「小菁，她是二叔的妻子？那麼妳……」

萬浪笑道：「大嫂，小菁當然也是我的妻子啊！我怎會貪新忘舊？」

那個時代，一個男人有三妻四妾，乃是司空見慣之事，馮大嫂心裏雖替小菁不值，但那敢多說半句，只得瞪了萬浪一眼道：「你們男人，總是這樣貪得無厭，不過，我得警告你，要是小菁有甚麼委屈的話，我可不放過你！」

萬浪活了這麼多年，被人如此警告卻還是破題兒第一次，只好苦笑道：「大嫂，有妳和馮老哥在，我怎敢欺負小菁？綺君，快來見過大嫂。」

綺君連忙怯生生的向馮大嫂施禮請安。

馮大嫂也不客氣，受過禮後，道：「綺君，大嫂也倚老賣老，這樣稱呼妳了。只是妳可要記着，必須與小菁和睦相處，不可爭風呷醋，知道嗎？」

綺君忙道：「綺君謹領大嫂敎誨。」

馮大嫂道：「看你們的樣子，應是不曾吃過飯，讓我來弄點東西給你們夫妻三人聚一聚吧！」

小菁忙道：「大嫂，讓我來弄吧！」

馮大嫂瞪了她一眼，道：「妳還愁今後沒機會下厨嗎？日夕盼望的等了兩年多，如今等着了，妳却跑去厨房，這算甚麼？」

小菁登時紅透耳根，垂下頭來。

綺君知情識趣，道：「大嫂，讓我來幫妳的忙吧，好不好？」

馮大嫂瞟了綺君一眼，滿意地道：「這也好，妳不若把小涯也抱過來，替我看管着這兩個小頑皮吧。」

綺君會意，從萬浪手中接過小涯，眨一眨眼睛，笑道：「萬大哥，你和小菁姐好好地聚一聚吧！」抱着小涯便跟隨馮大嫂跑出屋外，並把門帶上。

* * *

馮人杰、苦果大師及柳子安於傍晚時份先後回來。

馮人杰一看見萬浪，臉色便沉下來，拉着他往一旁，足足埋怨了半個時辰。

要不是苦果大師與柳子安回來，萬浪能這麼快便脫身才怪。

萬浪拜見過苦果大師後，微笑地對柳子安道：「子安，你的武功練成怎樣了？」

柳子安見萬浪對他不含恨意，頓即放下心頭大石，熱情地道：「萬大哥，小弟這兩年來，獲益良多，實拜大哥所賜，小弟也不知應該如何感謝大哥才是。」

萬浪笑道：「子安，這純粹是大師對你之賞識，與我有何關係？你可要好好地學習，別辜負大師對你之一番期望！」

苦果大師突向垂手站在一側之綺君道：「綺君，天涯這小子剛才告訴我，令尊跟隨着一個醫術極高之和尚出家去了，是嗎？」

綺君連忙恭敬地回答：「回稟大師，家父的確是跟隨一個名叫因果的老禪師出家學法，雲遊四海。」

苦果大師撫鬚微笑，道：「綺君令尊有此緣份，實在可喜可賀。妳可知道，因果禪師佛法無邊，乃當世第一奇人哩。」

萬浪插嘴道：「大師，你認識那因果老禪師？」

苦果大師道：「何止認識，因果禪師名義上是老衲師兄，實際上卻是老衲之師。屈指算來，師兄也該有百歲了，想不到仍到處奔波。比起師兄，老衲實在也太貪圖安逸了，終日只懂得在武夷山享清福。」

因果禪師竟是苦果大師是師兄。

苦果大師接下去道：「小子，你隨我來，人杰，你也進來吧！」

萬浪與馮人杰連忙跟着苦果大師進入破廟。

「小子，你這趟來武夷，可不是純爲找小菁那般簡單吧！」苦果大師對萬天涯性格，可說瞭若指掌。

剛才參見苦果大師時，因有柳子安在旁，萬浪不便說出並非專誠爲小菁而來，如今只有苦果大師及馮人杰在場，便一五一十的把來意說出。

「哼，你這小子可糊塗得要緊，要不是有這麼一宗事，也不知你何時才會回來接小菁！」馮人杰罵道。

「小子，你所說的鬼谷子，是否面容枯瘦，雙目深陷，身高不足五尺之人？」苦果大師道。

萬浪答道：「根據海明所說，那鬼谷子之模樣的確與大師所描述之人差不多。」

苦果大師道：「若眞是這人，那便難纏了！這鬼谷子不但武功修爲極高，尤精於左道旁門之學，若老衲推測沒錯，他定是把極高明之攝魂大法，藥物及邪術三者合而爲一，施在那些高手身上，使他們產生一種超然力量，不畏外物襲擊，要知道人若在忘我境界，很可能產生一種不可思議之力量。」

萬浪道：「大師，可有辦法對付嗎？」

苦果大師道：「小子，你以爲老衲是神仙嗎，病人沒見過便能對症下藥？必須把其中一人擒下來詳細觀察，方可以找出解救之辦法。」

萬浪大爲失望，苦笑道：「大師，這些人不畏點穴，以他們之功力，卜筋，蛟皮索也能輕易掙斷，教我如何能夠擒下一個，難道用雙臂箍着跑來這裏嗎？」

馮人杰道：「老弟，爲何不找天蠶絲做成的繩索把他們捆着呢？」

「馮老哥，我也想過這辦法，只是也不一定可行，一來天蠶絲難找，二來這些傢伙懂天魔解體大法，長時間束縛定會令他們心氣煩燥，使出這霸道邪功。」

苦果大師道：「在不曾找到眞正解救辦法之前，只有一個可行辦法，便是利用佛門禪唱使他們暫時平靜下來，消除戾氣。」

萬浪道：「大師，我可不懂佛門禪唱啊！」

苦果大師道：「你這小子不但與佛無緣，且所練武功，正邪混台，魔、佛、道都練上了，怎能施展佛門至高無上心法！據老衲所知，普天之下，除西域天龍寺住持天龍神唱造詣極深外，懂得這門心法的便只有老衲和因果師兄。」

萬浪道：「這豈不是等於白說，難道大師親自下山嗎？」他不着痕跡地施展激將法。

那知苦果大師却不上當，道：「小子，你不用激老衲，老衲已不涉足江湖多年，怎能爲此破戒。」

萬浪無法可施，只好道：「大師，既然如此，我只有見一個殺一個這辦法，是嗎？」

苦果大師道：「小子，除此下策外，你還可以用擒王之方法啊。先把鬼谷子師徒找出來除掉，那些人沒有人控制，便不會如死屍般任從擺佈，那時才慢慢想辦法替他們解救吧！」

萬浪聳聳肩道：「只好如此了，但鬼谷子師徒總是躲在暗裏，往那裏找？恐怕找出來時，武林已被搞得天翻地覆了。」

苦果大師道：「凡事皆上蒼註定的，若天意眞是如此，那也沒有辦法。明兒你便帶着小菁和綺君下山吧。把小涯留下來給馮大嫂料理便成。」

萬浪道：「大師，這怎可以？」

苦果大師道：「小子，你是不願意帶走小菁還是不願意留下小涯？」

萬浪道：「大師，我怎會不願意帶走小菁？我只是希望把小涯也一併帶走吧了。」

苦果大師道：「簡直胡言亂語，小涯這麼年幼，你帶他到處跑幹甚麼？你們有時間敎導他嗎？若再嚕嗦，老衲便把他留在這裏十八年，待二十歲後才准下山，你有本領的話，便跑來偷。」

萬浪道：「大師，那麼我可以在這裏多留數天嗎？」

苦果大師搖頭道：「你這小子何時變得如此嚕嗦了？老衲本打算待你把這事解決後，便讓你帶走小涯的，現在卻要他多留八年了，在小涯滿十歲之前，你們可以每年來探望他一次，每次爲期七天。小子，還有別的要求嗎？」

萬浪那敢多言，他實在害怕若再提出要求，難保苦果大師把小涯多留上十年八載。

「小子，這是對小涯有好處的，根基沒紮穩便跟着你到處亂闖，難保你傳授他一些古靈精怪之東西，害了他一生。」苦果大師道。

萬浪只得唯唯應諾。

* * * *

上山時是萬浪，下山時已回復本來面目之萬天涯，在兩位嬌妻陪同下，往北而行。

萬天涯輕撫下顎，道：「若早知道小涯不能隨我下山，便不用把鬍子也剃掉了，害得我現在很不自然，好像身上少了點甚麼似的。」

小菁噗嗤一笑，道：「又沒有人强迫你剃！萬大哥，老實說，你那把鬍子長得一點也不好看，剃掉了實在不足惋惜。現在不是很好嗎，瀟洒倜儻，風度翩翩。」

綺君也笑道：「萬大哥，別人長鬍子，每天都花一段時間修飾，那有像你那樣，毫不理會，參差不齊，像野草一樣。我也不知道爲何能夠忍上個多月。」

小菁道：「綺君姐姐，我們錯了，應該阻止萬大哥把鬍子抹掉的。」

綺君大惑不解，道：「小菁姐姐，爲什麼？妳剛才不是說一點也不好看嗎？」

小菁道：「便是因爲一點也不好看，我們才有點安全感，現在我實在有點擔心，恐怕他到處留情，拈花惹草。」

萬天涯笑道：「現在只有妳們兩人，我說一句話，妳們便左一句，右一句的。若再多數個的話，我那裏還有開口之機會。我會這麼蠢，自討苦吃？」

小菁嬌笑道：「這一點便由你自己來考慮了！」

綺君道：「萬大哥，我們現在往那裏去？嵩山少林嗎？」

萬天涯道：「往嵩山少林那裡是從這條路走？我們現在往京師。」

綺君道：「嵩山這麼近，爲甚麼不去少林寺看看而要千里迢迢跑往北京啊？」

萬天涯道：「少林寺已然受劫，去與不去並無多大關係，我只擔心那些人把我們引離京師後，從各地召集人手，密謀再度行刺康熙，那便不妙。」

綺君道：「你不是說過京師的神機營火槍手足可對付那些人嗎？爲甚麼還擔心？」

萬天涯道：「火槍雖然厲害，但最大弱點在於發射一次後，便得重新裝上火藥，痲煩得很。那些失踪高手輕功不弱，並非這麼容易可以命中，若只有三、五人來犯，火槍手當然可以應付得來，但那些人若空羣而出，十五人一同進攻禁宮的話，情況便令人擔心。」

小菁道：「萬大哥，我眞不明白，你又不是受朝廷俸祿，皇帝的生死，何須你如此擔心？他雖然送了一柄寶劍給你，但也用不着如此爲他賣命啊！」

萬天涯道：「小菁，妳之雙親被清廷暗探所害，妳對滿人懷恨在心實不足爲怪。但是我們可得爲大局設想，死了一個愛新覺羅立煒，繼位的會是個姓朱或姓李的嗎？當然不會了，滿清還是滿清，皇帝仍是愛新覺羅甚麼的。對清廷之根基根本便不能動搖半分。」

小菁道：「雖然如此，但我們也犯不着老遠的跑到北京去保護他啊！」

萬天涯道：「我這樣做當然有我的理由，第一，若康熙被武林中人所殺，滿州人定會採取報復行動，受害的將是數以千計的無辜漢人以及武林人物，皇帝也是人，以這麼多條人命來陪葬，值得嗎？」

小菁搖搖頭。

萬天涯續道：「第二，朱家皇朝，綱紀敗壞，昏庸荒淫，苛政暴斂，導致民不聊生，流寇四起，把大好的河山斷送。康熙英明，勤政愛民，撇開種族問題不談，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好皇帝，現時正值天下休養生息之時，這樣的明君，怎能讓他被暗殺？」

小菁點頭道：「這康熙的確是個好皇帝，大師也曾多次稱讚他。」

萬天涯道：「第三，鬼谷子師徒等人，若能順利殺死皇帝，定會變本加厲，胡作妄爲，弄至不可收拾，屆時定有更多人受害，我們怎可以坐視？

小菁，不要忘記我們本來便是要對付他們的啊！」

小菁嘟起小嘴，道：「剛才我只問你一句，你便搬出一大番道理來，還說沒開口機會，其實你何必說這麼多，只消說一句你喜歡這樣便行了嘛！難道我和綺君姐姐敢不聽你的嗎？」

萬天涯笑道：「妳可把我說成一個暴君那般了！」

小菁瞪了他一眼道：「難道你否認嗎，米已成炊才跑過來和我說，若再有下次，答應你才怪！」

綺君急道：「小菁姐姐，這都是我不好。」

小菁道：「綺君姐姐，這不關妳的事，老實說，那有貓兒不喜腥？若不在現時警告他，他日妳和我都佔不到地位了。萬大哥，下次必須要預先徵求我們之同意啊！」

萬天涯只有搖頭苦笑。

* * *

一路上，都沒有任何事故發生，丐幫尋找萬天涯之葫蘆暗號也沒有再出現。

到達北京城，萬天涯想起不久前海明曾多番囑咐必須要找他一聚，便把小菁與綺君安頓在客棧，逕往找尋海明。

小菁父母均被大內暗探所殺，對這些人仇恨極深，實在不便同往，若把她單獨留在客棧，難保她不吃醋。所以，萬天涯只好兩人也不帶，單獨前往找海明。

他開始回味不久前獨身之好處！有了老婆，痲煩及顧忌都多了不知多少倍，而他竟然這麼蠢，找上兩個，這簡直是自尋煩惱。

未幾，已來到海明家門前。

海明親自跑出府外迎接萬天涯。

「萬大俠，想不到你這麼快便回到京師！」海明熱情地把萬天涯迎進。

「海大人，那些怪人可不曾再次在京師爲害了吧！」

「你指那些行屍走肉？沒有了，爲了他們，害得我終日提心吊膽，還把數十名火槍手調進宮裏，保護皇上。」

「行屍走肉？」

「這些人不言不語，刀槍不入，木無表情，目露青光，與行屍有甚麼分別？這名字是宮裏的侍衛給他們起的。」

「海大人，可有鬼谷子和傅東湖兩人之消息嗎？」

「沒有，照說鬼谷子之外形非常容易認出來，應不是難找的，但各省各地之密探都不會發現他的蹤影，也不知他躲到那裏去了。」

「海大人，我懷疑他們根本不曾離開京師，傅東湖會在京多年，要不被人發現實在不難。」

「我也如此想，所以每日都密切注意京師內的一切動態，不敢離京半步。萬大俠，你這次來京，打算逗留多久？」

「我之目的就是對付這批人，若無其他特別發展，我打算在這裏調查一段時期。」

海明大喜，道：「這太好了，有萬大俠在京師，我也可以略爲放心！」

萬天涯笑道：「海大人，萬某人來京之目的旨在對付那批人，若遇上其他事，萬某人說不定會袖手旁觀，海大人應知萬某之一向作風！」

海明笑道：「萬大俠，海某也知道若有人要對皇上不利，萬大俠定不會視若無睹的！」

萬天涯笑道：「你也知道？」

海明笑道：「皇上乃數百年來不可多得之英明君主，萬大俠悲天憫人，怎忍看見痛失明君。」

萬天涯道：「海大人，既然沒有特別消息，萬某也不打擾了……」

海明忙道：「萬大俠，你不是有甚麼要事待辦吧？」

萬天涯道：「要事倒沒有，只是萬某兩位女伴，尚在客棧，故不便久留。」

海明道：「原來只是這些事，萬大俠，在你回去之前，可否隨海某到一處地方一行？」

萬天涯道：「甚麼地方？」

海明道：「請恕海某暫時賣個關子，不過，海某可以告訴萬大俠一點，那裏有一個人與萬大俠極有關係。」

萬天涯也不知道海明在弄甚麼玄虛，但他知道海明絕對不敢在他面前耍甚麼花樣，便點頭應允。

海明帶着萬天涯前往之地方，也是位於內城，與海明的府邸相距不遠，乃是一所頗爲富麗堂皇之府邸。

內城乃皇親國戚以及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居住之處，這府邸不消說，定是甚麼大有來頭之人的居所。

府中一個總管打扮之人把兩人迎進內廳後，垂手靜立一旁，似是等候吩咐。

萬天涯頗爲驚詫的是這總管竟是漢人。

「洪總管，着乳娘把少爺帶出來吧。」海明道。

「海大人，原來這裏是你的別府。」萬天涯笑道。他却有點不明白海明爲何要把兒子找來，難道要他拜自己爲師？

海明却搖首笑道：「萬大俠，你很快便會明白的了。」

片刻後，一個乳娘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孩子來到，向海明施禮請安。

那孩子活潑可愛，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圓圓的臉龐，再加上一個高挺的鼻樑，他日定是個英俊絕倫的漢子。

海明從乳娘手中把孩子抱過，向萬天涯道：「萬大俠，你可知這孩子是誰嗎？」

海明這一問，把萬天涯弄得糊塗萬分，道：「海大人，你不要開玩笑了，萬某怎知道這孩子是誰？」

海明笑道：「萬大俠，這孩子姓萬，正式名字還不曾有。」

內城有漢人總管，已令人奇怪，現竟有個姓萬的少爺，那豈不是表示這府邸之主人乃是個姓萬的漢人？

誰有這榮耀？

海明看見萬天涯滿臉迷惑之色，便繼續道：「他暫時喚作思涯。」

萬天涯聽了，登時心頭一震，「萬思涯」這名字豈不是含有思念他的意思嗎？

「海大人，這孩子究竟是誰的？」萬天涯再也忍耐不住，急忙問道。

「萬大俠，這是你的孩子，亦是海某之甥兒。」海明終於揭盅。

萬天涯的兒子，海明的甥兒，那豈不是玉婷之骨肉？

萬天涯登時想起不久之前，大塊頭曾表示親眼看見王玉婷。

「海大人，他是玉婷的骨肉？」萬天涯實在不敢置信。

海明微笑點頭。

「玉婷不曾死去？」

「萬大俠，玉婷的名字應該是海婷玉。當年她被人所救，不曾死掉，但一身武功却廢掉了。」

「海大人，快把玉婷找出來吧！我要見見她。」萬天涯急道。

「萬大俠，婷玉並不住在這裏，這所屋子是你的，婷玉雖是孩子之母親，但和你却不曾有眞正名份，沒有你之許可，她不能住在這裏。」海明搖頭道。

「這屋子是我的，這怎可能？」

「萬大俠，上次你離京那天，海某不是曾告訴你，擅自作主替你在京買下一所屋子嗎？」海明道。

「你便是買下這府邸？」

「不，原本那屋子是在外城的，誰知道皇上知道後，替你換了這間！」

萬天涯呆了一呆，道：「這怎可以？我怎可能住在這裏？屋子之事慢慢才說了，海大人，玉婷現在那裏？我要見她。」

海明道：「她現時住在城外一庵堂裏，但她每天都回來一趟，探望思涯的。若萬大俠要見她，海某可以帶路。」

萬天涯道：「海大人，那麼我們現在便去吧，孩子可以讓我抱着嗎？」

海明笑道：「當然可以，這是你的兒子啊！思涯，快叫爹吧！」

那孩子竟不怕陌生，乖順的讓萬天涯抱着，並親切地叫着：「爹！」

萬天涯高興得差點兒掉下淚來，緊緊地抱着愛子，唯恐失手把他掉在地上似的。

片刻後，兩人已帶着孩子來到一所庵堂。靜室中，一美艷少婦與一年約五十，相貌娟好之尼姑正在細語傾談。

美艷少婦看見抱着孩子之萬天涯，神色爲之一震，撲了過去，泣道：「萬公子！」不是玉婷還會是誰。

「玉婷，妳眞的沒有死？」萬天涯把玉婷輕擁入懷，他臂彎抱着之孩子已不停地喚着娘，伸手便要撲向玉婷。

玉婷連忙抱過愛子，答道：「萬公子，賤妾幸獲師太所救，不會死去。」轉身望向剛才和她談話之中年尼姑，那知道中年尼姑已悄悄地離去。

「玉婷，妳的武功……」

「沒有了，賤妾現在只希望做個普通人，不要武功也罷，這兩年來之平淡生活，確實使賤妾領略到平凡之樂趣。」

面對這一共才見過四次面的女子，萬天涯不禁感慨萬分。

四次見面，都是如此令人難忘。

第一次見面時，她以王玉婷之身份，騙他對付珠珠門。

第二次在留香院時，她獻出白璧無瑕之身。

第三次則在破廟外，坦白承認率領密探進襲柳葉山莊，殺害柳長風夫婦，致被柳子安長劍穿胸，使他誤以爲她已身亡，悲痛萬分，拋棄天涯浪子身份，到處流浪。

而現在……萬天涯嘆了一口氣，他實在不知道應如何處理她和小菁之間的恩恩怨怨，而她們都是自己兩個兒子的母親，任何一個他都不能棄之不顧。

「玉婷，思涯這名字是妳起的嗎？」

「萬公子，孩子還未有名字，必須要你來起。」

「妳還是這樣稱呼我？」

「相公。」玉婷粉頸低垂。

「玉婷，孩子的名字便喚作思涯吧，好不好？」

「相公，謝謝你。」

「玉婷，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妳。」

「相公，賤妾已知道了，你和小菁已有了孩子，是嗎？」

「妳怎麼知道的？」

「你那天離去後，小菁便追着你，嚷着：『看在小涯的份上』，賤妾當時仍是清醒，所以知道。相公，小涯是那個孩子的名字嗎？」

「是的。」

「相公，思涯是哥哥，還是弟弟？」

「玉婷，思涯是哥哥。」

「如此說來，賤妾應該是做大了？」

「玉婷，妳聽我說……」

「相公，你不用說賤妾也明白的了，事實上賤妾也無顏與小菁在一起，更沒有資格和她爭名份論大小。」

萬天涯也不知應如何說才是。

「相公，你還憶記起當晚賤妾不願嫁你爲妻嗎？」

萬天涯點點頭。

「相公，事實上並非賤妾不願意，而是不能，因爲賤妾是滿人，更是滿

清貴族，家規限制，漢滿不能通婚，所以賤妾不能嫁給你！」

「玉婷，妳不可以嫁給我？」

「是的，半月前，相公救駕有功，家兄便趁此向皇上懇求賜婚，可是因爲這規則是先祖所訂，皇上也無能爲力，只恩准我們做一對有實無名之夫妻。」

萬天涯喃喃道：「有實無名的夫妻，這可能嗎？」

玉婷道：「相公，賤妾也知道昔年所種下之恨怨難以化解，若勉強與相公和小菁一起生活，定會引起軒然風波，且賤妾武功全失，也不能追隨相公笑傲江湖，故打算永留京師。」

萬天涯道：「玉婷，這豈不是委曲了妳？」

玉婷道：「相公，有思涯爲伴，賤妾已是心滿意足了。當然，若相公能夠每年抽空來京與賤妾和思涯一聚，那自是更美滿。」

萬天涯道：「玉婷，妳放心吧，我定會每年來京伴妳一段時間的，絕不會使妳有夫如無夫，更不會讓思涯沒有爹的！」

玉婷心滿意足地偎倚在萬天涯懷內，小思涯聽不懂兩人在說甚麼，只不停睜着大眼睛往兩人臉上溜。

「玉婷，妳先和海大人……噢，我是說海兄……回家吧，我晚上再來找妳。」

玉婷溫馴地點點頭，抱着小思涯與萬天涯走出靜室。

海明與中年尼姑則笑哈哈地在室外等候着。海明道：「妹子，恭喜妳了。夫妻重聚，那是人生一大喜事，萬大俠何時我們來痛飲一杯？」

萬天涯道：「勞煩你先送玉婷和思涯回去，我跑一趟客棧後，晚上再來與你們歡聚。」驀地，他想起一件事，忙道：「噢，我差點兒忘記了，思涯是長子，我怎能沒有半點表示？」

萬天涯隨即在頸間解下一條繫着一個玉佩之銀鍊，給小思涯掛在頸上。

玉佩晶瑩通透，雕工細緻，一看便知是價值不菲之物。玉婷看在眼裏，甜在心頭。

誰知道一旁的中年尼姑看見那玉佩的款式模樣後，身軀一陣顫抖，顫聲問：「萬施主，請問你這玉佩是從何而來的？」

萬天涯答道：「這位師太，這玉佩是萬某自懂事以來，便佩戴着的。師太從前曾見過這玉佩嗎？」

中年尼姑不予作答，只是急急問道：「萬施主，可否告訴貧尼令尊是誰嗎？」

萬天涯搖頭道：「師太，實不相瞞，萬某自懂事以來，便追隨先師浪跡江湖，至今也不知道雙親姓甚名誰。對萬某來說，師尊便是父親，連姓氏也是先師所予。」

「如此說來，令師姓萬？」

「是的。」

「施主今年廿八歲？」

「一點也沒錯。」萬天涯不禁奇怪這尼姑爲何如此清楚他的年齡。

中年尼姑目露異采，續問道：「施主，令尊名諱是否浩然？」

「萬某也不知道，這麼多年來，先師都不曾提及過他自己的名字。」萬天涯聳聳肩道。

「他沒有名字？」中年尼姑訝然道。

「他喚自己爲忘情孤客，別人則稱呼他爲萬老大……噢，我想起來了，很久很久以前，萬某好像聽過有一個人曾經稱呼先師爲浩然兄，但先師却表示這名字早已捨棄不用。」

中年尼姑輕嘆一聲，自言自語道：「他仍是懷恨於心，唉！」

玉婷問道：「師太，他懷恨於心，妳是指相公的師尊？」

中年尼姑並不作答，只向萬天涯道：「施主，令師便是萬浩然，亦是令尊！」

萬天涯爲之一呆，問道：「先師便是家父？師太爲何有此一說？」

中年尼姑道：「這事說來話長，孩子，你可願意聽貧尼說一個故事嗎？」

萬天涯連忙點頭，拉了玉婷坐下細心聆聽。

「說起來，這已是近三十年前之事了……」中年尼姑細說往事……

約三十年前，那時清兵剛入關不久，滿清皇族中，有一個明怡格格，美艷動人，堪稱滿州第一美人。

這明怡格格活潑好動，尤愛狩獵。

某日，明怡格格又帶同家將往山中狩獵，却因一時好性，爲追捕一中箭受傷之小鹿與家將失散，其後更遇上濃霧，迷途山中。

明怡格格雖膽色過人，處於如此環境下亦不免心亂如麻，策馬亂奔。與家將愈距愈遠。

在山中流浪了一天後，明怡格格終於碰上一名獵人，連忙上前問路。

誰知道那獵戶見色心起，把明怡格格扯下馬，撲倒地上，意圖施暴。

明怡格格雖酷愛狩獵，武功身手却只是普通，怎敵得過一個孔武有力之獵戶，掙扎片刻後便被撕破身上衣服，眼看便要受污。

誰知那獵戶突然一個冷顫，全身虛輭的伏在她身上，嘴角溢出鮮血。

明怡格格連忙推開獵戶，却見眼前站着一個身材矮小、面容枯瘦、非道非俗的人，正露出色迷迷的眼光，不停地在她赤裸的身軀溜轉。

死了一隻狼，却跑來一頭猛虎，明怡格格大驚之下，也顧不得身無寸縷，爬起來便要逃走。

明怡格格那裏能夠逃脫，怪人只略一縱身，已來到她身後，如蒼鷹擒小雞的把她一抓一抖，摔在地上，便要解除自己身上的束縛。

便在此危急關頭，出現了救星。

「大膽淫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圖姦婦女！」一聲暴喝之下，出現一個三十餘歲，氣宇軒昂的中年男子。

那淫徒見來了不速之客，打擾了他的好事，登時爲之大怒，不由分說便撲向中年人。

兩人拳來腳往的廝殺了近百招，戰情激烈，誰也佔不着便宜。

照說明怡格格應趁此機會靜悄悄溜走，但不知怎的，她對這中年人極爲關懷，擔心他不敵這妖道，忘了逃走。

驀地砰的一聲響起，兩條人影乍分，淫道蹬蹬蹬的退了幾步，口中不停噴出鮮血，匆匆逃遁。

至於中年人則右手撫胸，臉色蒼白，搖搖欲倒，竟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明怡格格顧不得赤身露體，跑上前攙扶中年人。

中年人痛苦萬分的脫下外衣，披在明怡格格身上道：「姑娘，快點逃吧，若那淫徒回頭的話，那便不妙。」

明怡格格急道：「大俠，你受了傷！」

中年人道：「是的，我的傷很重，一兩日內再也不能動手，幸好淫道看不出來，否則後果堪虞。姑娘，妳還是快逃吧，不用理我。」

明怡格格怎忍心拋下中年人不理，攙扶着中年人往另一方向逃走，終於找着一間設備簡陋、似是獵戶所住的小屋。

該中年人原來是個身懷絕技之高手，但却淡薄名利，討厭江湖生涯，只喜歡遨遊四海。

在山中養傷的那段日子裏，明怡格格與中年人發生了肉體關係。

不久，中年人已經傷癒，與明怡格格回到京師，那時中年人才知道明怡格格之眞正身份。

礙於滿漢不能通婚關係，兩人只得黯然分手。臨別時，中年人要求她拋棄富貴榮華，隨他浪跡天涯。

明怡格格斷然拒絕。

中年人無奈，只得黯然離開，但留下一通訊處，說將在該處等她一年。

中年人離開後不久，明怡格格發覺自己竟然珠胎暗結，只得躲起來把孩子養下。

孩子誕生後，她差人把孩子根據中年人所留下之地址送還給中年人，附上二封信與一方玉佩。

信裏除說明孩子乃中年人之骨肉外，更提出一項要求，便是希望這孩子日後不可與清廷作對。

中年人的名字乃是萬浩然，孩子乳名小浩。而那玉佩便是現時小思涯所佩戴着那一塊。

不消說，明怡格格便是現時的中年尼姑。

萬天涯聽了整個故事後，登時整

個人都呆住了，如此說來，眼前這尼姑豈不是他生母？小浩這名字，他差不多沒聽二十多年了。

「娘，妳便是我娘親！」他激動的嚷道。

中年尼姑道：「孩子，不要這樣稱呼貧尼，因爲自你出生後，貧尼並沒有盡過做母親之責任，一天也不曾，實在不配當這稱呼。」

「娘？妳爲何……」萬天涯急道。

「孩子，貧尼之所以說出這段往事，只是希望你明瞭自己之身世。唉，眞想不到他竟然不願意承認是你父親。」

「爹他爲何會如此？他爲何不承認是孩兒生父呢？」萬天涯喃喃自語地道。

「孩子，他是如何死的？死了多久？」

「爹是憂鬱而死的，差不多十年了。」萬天涯傷感的道。

「孩子，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你爹。」中年尼姑眼眶含着淚影。

「娘，妳何必……」

「不要這樣稱呼我！我不是你娘親！現在你走吧，不要再來這裏，再來我也不會見你的了！」中年尼姑嚷道。

「娘，請你聽孩兒說……」

「我不聽，你走吧，我不是你娘！」中年尼姑神情愈來愈激動，把思涯嚇得哭了起來。

「萬兄，你還是暫時回去吧，讓我們在這裏和師太談一談吧，稍後我們見面。才詳談！」海明道。

萬天涯無奈，只得點頭，離開庵堂。

萬天涯離開良久後，中年尼姑之神情方平靜下來，道：「你們定是奇怪我爲甚麼不認他爲兒子，更奇怪爲甚麼萬浩然不承認是他的爹，更不把他的身世說出來，是嗎？」

海明、玉婷兄妹一同點頭。

「我不認他爲兒，因爲我不配當他娘親。我沒盡過做母親之責任，因此沒權利接受娘親之稱呼。浩然不承認自己是天涯之父親，更不把他之身世說出來，因爲他根本自己也不相信天涯是他親生兒子，更不願天涯知道有我這樣的一個娘！」

海明、玉婷兩人不禁駭然，不知中年尼姑何出此言，同聲道：「師太……」

「不要插嘴，讓我說下去。」

兩人只得閉口不語。

「雖說漢滿不通婚，但若我隨浩然而去，傲遊山野泉林間，誰能找得着。你們定以爲我捨不得榮華富貴和那郡主榮譽了，絕對不，要是如此，我怎會在此渡過廿多年？我不追隨浩然離開北京，是因爲恐怕他日後嫌棄我、鄙視我！」

「師太，萬前輩爲甚麼會嫌棄妳呢？是否因爲妳是滿人？」玉婷急忙問道，因爲這也是她之切身問題。

中年尼姑搖首道：「不是這個問題，與他相處一段日子中，我覺得他對種族觀念並不那麼看重，反而對朱明大爲不滿，才會心灰意冷，寄情山水。」

「那麼，師太還顧慮甚麼？」玉婷道。

「最主要的是當年我與浩然相好時，已非冰清玉潔之身。我最初和他相好，只基於一時衝動，且有報答之意，絲毫沒有想到其它，更不曾有與他長相廝守之心。可是，和他相處一段時日後，我發覺他雖然年紀比我大上十多年；卻是個女子夢寐以求之對象，只可惜我遇上他時已是太遲，足足遲了數年。貞操這東西，我們滿洲人，根本便不怎麼計較，但漢人便不同，若妻子並非完璧的話，他們肯定會耿耿於懷，初戀情熱時，可能沒有甚麼，日久後定會心存芥蒂。你們說吧，我那時怎敢跟隨他離開京師？」

海明、玉婷兩人靜心聆聽，不予打擾。

中年尼姑長嘆一聲，續道：「他離開京師不久後，我便發覺實在不能失去他，他對我實在是太重要了。經過詳細考慮後，我決定要拋棄一切，跑去找浩然，誰知道意外竟然發生了！」

海明、玉婷兩人不約而同道：「發生了甚麼意外？」

「我有了孕！有了他的骨肉。」

「那豈不是更好嗎？」玉婷道。

「我當時也是這麼想，可是想深一層後，我便打消去找他之主意。」

「爲甚麼？」兩人齊聲問道。

「因爲我當時在他離京時沒答應與他一起走，卻在有了孩子時才跑去找他，他會怎麼想？他定會認爲我只是爲了孩子，而不是爲了與他一起，所以我只得怨自己命苦，與他欠缺緣份。」

玉婷道：「師太，那妳爲何要把孩子交還給萬前輩？」

「既然不能和他一起，那便要想辦法忘記他，留下孩子只會使我想起他，所以我便差人把孩子還給他。可是，我跟着便後悔了，不但不能忘記萬浩然，更懷念我那孩子，我變得有點放蕩，因爲我難以忍受那失去愛人、兒子的痛苦、空虛。終於，萬浩然來了，但他卻在一個不當的時候出現。」

玉婷道：「師太，甚麼不當的時候？」

中年尼姑嘆息道：「他來的時候，我正和裕貝子在一起，而且身上寸縷全無。」

玉婷呆了一呆，道：「那可糟了！」

「他一掌便把裕貝子擊昏，恨聲道：『我眞蠢，竟老遠跑來北京懇求妳和我們父子在一起，現在我實在懷疑那孩子是否我的。』說畢便頭也不回地跑掉。」中年尼姑已忍不住流下淚來。

「師太，那麼萬相公是否眞的是萬前輩之骨肉呢？」玉婷道。

「是的，萬浩然定是不相信，更不想小浩知道他有個如此水性楊花的娘親，所以不把他之身世說出來。」

「原來如此，那萬前輩定是傷心到極點了！」玉婷道。

「我實在對不起他，更對不起小浩，終於受不住良心折磨，跑到這裏來，削髮出家，尋求心靈上之解脫。」

海明、玉婷兩人默默無言，心裏卻不禁替這中年尼姑可憐。

中年尼姑續道：「我本打算把這段傷心事長埋心底的，但是，玉婷，我不希望妳重蹈我之覆轍，所以說出來。」

玉婷大爲詫異，道：「我怎會……」

中年妮姑道：「妳不會這樣便好了，記着一點，滿人那套貞節觀念絕對不適用於漢人身上。」

玉婷道：「師太，我定會謹記的了。」

「還有，我剛才說的那段往事，你們切不可告訴小浩，否則會對他有嚴重傷害。你們見着小浩時，勞煩告訴他我已離開這裏。」

「師太，妳要往那裏？」玉婷急問。

「我也不知道，也許我會學浩然那樣，到處浪跡。」

* * *

小菁與綺君兩人呆呆的在客棧等着，憂心忡忡的納罕着萬天涯爲何這麼久還不回來。

「綺君姐姐，妳說萬大哥會不會有甚麼意外？」小菁道。

「小菁姐姐，萬大哥本領這麼高强，應不會有甚麼意外的。只是……只是……」綺君道。

「只是甚麼？快點說出來嘛，人家心急死了！」小菁急道。

「我只是擔心那些人之手段層出不窮，恐怕萬大哥……」綺君的信心也有點搖動。

「綺君姐姐，我們不如也去找那姓海的問問，這些鷹犬實在難以信任！」

「小菁姐姐，這不大好吧！萬大哥曾吩咐我們在這裏等他，不可亂跑的。若他回來時不見了我們，定會怪我們不聽話的！」

小菁頹然坐下，嘆了一口氣道：「唉，若萬大哥有甚麼意外的話，我也不想……」

話猶未說畢，萬天涯已推門而進。

兩女看見愛郎無恙回來，均大爲高興，但隨即一愕，因爲兩人都已留意到萬天涯神色有異，一看便知定有不尋常之事發生。

「萬大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小菁、綺君兩人齊齊撲向萬天涯。

萬天涯搖搖頭，一言不發的走到桌子旁邊坐下，雙手抱頭。

「萬大哥，你和那鬼谷子交過手了嗎？？」綺君卻擔心萬天涯受了傷。

終於，萬天涯仰起頭，長嘆一聲道：「我遇上娘親了，也知道誰是我的生父。」

小菁、綺君齊聲道：「萬大哥，那你應該高興才是啊，難道……」

萬天涯悲痛地低嚷道：「但她竟不認我這個兒子！不但如此，我的爹，他養育了我足十八年，臨死也不願意告訴我他是我爹，更不告訴我娘親是誰，爲甚麼？爲甚麼？」

綺君忙道：「萬大哥，請你冷靜一點吧！慢慢把經過說出來，也許我們能夠給你解答呢！」

萬天涯却注視着小菁，神色凝重地道：「小菁，我必須要告訴妳一件事！」

小菁登時心裏卜卜地跳着，不知道萬天涯有甚麼重要之事和她說，看萬天涯之神色，這事情不問而知定是非同小可。

她焦急的道：「萬大哥，是甚麼事？」

萬天涯道：「王玉婷不曾死掉！」

小菁聽了，如中雷殛，失聲道：「王玉婷不曾死掉？」

萬天涯道：「是的，她不但不曾死掉，還替我生下一個兒子，只是，她的武功已經廢掉了，小菁，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本來我是打算隱瞞着妳不說，但是我們既成夫妻，凡事應該坦誠相對，不應有甚麼秘密隱藏，所以我一定要告訴妳。」

小菁神態已恢復平靜，道：「萬大哥，是玉婷告訴你有關你自己的身世嗎？」

萬天涯搖搖頭，把經過詳細說出。

綺君道：「萬大哥，我知道世伯爲何不把你的身世說出來了！因爲他不願意你知道有一個貴爲滿淸格格的母親，不想你知道自己有着一半滿人血統，他不說出是你生父，便是恐怕你追問娘親之身份，所以乾脆不說。」

「爲甚麼他要如此呢？難道有一個滿人娘親，便是羞耻之事？」萬天涯道。

「萬大哥，以我推測，世伯並非如此想的，他只是擔心你日後會找上伯母，更擔心伯母要把你留下，當上淸朝之大官，殘害漢人。母命難違，屆時你定會跑往極端，自我毁滅。」綺君道。

「難道爹他老人家眞的如此顧慮？」

「除此之外，你還有更合理之解釋嗎？」

萬天涯搖搖頭。

小菁道：「萬大哥，伯父他老人家既然這樣做，一定有他之用意的，父子不能相認，難道他會好過嗎？你還是不要想那麼多了，快休息片刻吧。」

萬天涯道：「小菁，玉婷之

事……」

小菁道：「萬大哥，玉婷之事，我不想追究了，追隨了苦果大師兩年多，我對仇怨之事也有點開通，何況她現在已武功全廢。她的安排也不失爲一好主意，我和她實在不適宜見面，以免大家尷尬。」

「萬大哥，便這樣安排吧，不要再爲這些事煩惱了。來吧，讓我們替你鬆弛一下。」綺君道。

* * *

萬天涯感慨萬千的凝望着海明替他購置——事實上應是康熙賜給他的大屋。

這是他的家嗎？屋裏雖然住着他其中一個妻子和兒子，但這並不能算是他的家，因爲他不能住在這裡，只能年中跑來逗留一個短時間。

浪跡江湖廿多年，萬天涯實在有點倦，他眞的希望能夠安定下來。若果玉婷不是殺了小菁的雙親，他們一家人便可以同在一起，那是多麼美好。

這簡直是個夢想！萬天涯不禁搖頭苦笑，緩步進入這所謂他的家。

屋裏的情形卻使他嚇了一跳。

端坐大廳裏的，不是玉婷，也不是海明，而是一個身形奇矮，雙目深陷，非道非俗之枯瘦怪人。

怪人下首，則站着一個面目陰沉，瘦削之五旬大漢，手中抱着個似是沉沉入睡的孩子，不是小思涯是誰？

地上躺着兩個人，一個是身穿錦袍之海明，奄奄一息的，口角滿是血漬，似是受傷極重。

另外一個則是武功全失之玉婷，正睜着雙目怒視矮瘦怪人，看樣子只是穴道受制，並無受到傷害。

萬天涯略一定神道：「你們定是鬼谷子和傅東湖師徒了？」

矮瘦怪人桀桀笑道：「萬小子，一點也沒錯，本天師正是鬼谷子。」

「你們意欲何爲？」萬天涯道。

「我們意欲何爲？哈哈哈，本天師想做的事多着呢，康熙小賊把我徒兒革職，我要他知道他所犯的錯是何等的大，因爲沒有我徒兒在，他的小命便不保。」鬼谷子桀桀笑道。

「康熙在宮中，你要行刺他，不跑進禁宮，跑來這裏幹甚麼？」萬天涯心裏卻盤算着應如何把玉婷及小思涯救回。

「本天師還沒說完，你這麼心急幹甚麼？萬小子，告訴你吧，本天師還要把武林弄得天翻地覆，讓我徒兒出來收拾殘局，一統武林，跟着再一統天下。屆時，我徒兒便不但可以當上武林盟主，更可以做皇帝。至於本天師，當然便是太上皇了！」

「鬼谷子，你可謂野心不小！」

「萬小子，你錯了，本天師其實甚易滿足，財富珍寶，名利權勢，本天師興趣都不大。」

「本天師只有一個願望，那便是玩盡天下美女！」鬼谷子狂笑道。

「鬼谷子，你這喪心……」萬天涯怒道，鬼谷子打斷了萬天涯的話道：「萬小子，你放心，你這老婆雖然美，但已養過孩子，洩了元陰。這樣的鼎爐，本天師毫無興趣！」

「鬼谷子，你要怎樣？」

「萬小子，本天師現在和你進行一宗交易，你只要答應本天師退出江湖，不再管本天師之閑事，你這老婆和兒子都可以不損分毫的還給你！」

「眞是這般簡單？」

「本天師當然還要在你身上下點禁制，不過你可以放心，你仍可保存五成眞力，至於那話兒嗎！很抱歉，只可以半舉了！」

「鬼谷子，枉你身爲武林前輩，竟不敢明刀明槍的和萬某決一死戰，而要出此卑鄙手段！」萬天涯怒道。

「萬小子，你的激將法對本天師毫無用處的。你的武功雖然很高明，但也不是本天師之對手。只是本天師知道一旦和你動手，定會消耗本身不少眞元，才能把你殺死，如此一來，本天師便要不近女色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元氣，這實在化不來！」

萬天涯略爲考慮後，道：「鬼谷子，萬某可以答應你之條件，但首先，萬某必須要知道拙荆是否無恙，她現在一動也不動的，萬某怎知道她是否已死去？還有，我家裏其他人呢？」萬天涯盡量拖延時間，希望能想出一個辦法來。

鬼谷子道：「萬小子，本天師也不怕你弄甚麼鬼，其他的人都在後頭，那些下人本天師實在不屑下手。至於你老婆嘛，你可以走近來一看，只是你必須先把身後的劍扔掉！」

聽了鬼谷子最後那句話，萬天涯心中一動，知道這妖道忌憚着自己之劍氣。換言之，只要自己手中無劍，這妖道定大爲鬆懈，說不定有機可乘。

他略爲打量傅東湖所站的位置，及手抱小思涯之姿勢後，便決定……

他把身後寶劍解下，扔在地上，緩步走向玉婷躺身之處蹲下。

「萬小子，本天師勸你不要耍甚麼花樣，要知道你還有個兒子在我徒兒手上，只要稍有異動，你兒子的小命便……是誰？」

屋頂上電射而下兩條人影，一道劍芒率先射向抱着小思涯的傅東湖後腦。

人在危急時，最先想到的當然是保護自己，傅東湖也不例外，只見他左手仍抱着小思涯，右手閃電拔出腰間長劍，反身招架

萬天涯那肯放過這大好良機，趁妖道及傅東湖雙雙回首之際，已抽出腰間長鞭，颯的一聲，點向傅東湖的咽喉。

傅東湖前後受襲，百忙中便把手中之小思涯一提，保護自己咽喉要

害。

那知道萬天涯的鞭梢突改變方向，啪的一聲便擊在傅東湖手臂之上，傅東湖再也把持不住小思涯，脫手墮地。

鬼谷子發覺身後有異，回首一看之際，已察覺萬天涯有所行動，便要出手攔阻，誰知道自己身後竟有一道極其凌厲之寒氣襲至。

鬼谷子閱歷凡多，不用看已知是劍氣，大吃一驚之下，急忙把身形向上拔起，再也沒空攔截萬天涯。

這邊廂之傅東湖左臂受創之同時，腦後劍風已到，也顧不得掉在地上之孩子，忍着劇痛揮劍硬擋身後來招，但見噹的一聲，兩柄長劍同時折斷，劍尖向兩旁飛射。

這時，萬天涯已利用他震驚江湖之絕招——「可圈可點」，把墮往地上的小思涯捲着，運勁一抖，接回愛子。

跟着一瞟與鬼谷子惡鬥之綺君及攻向傅東湖之小菁，見兩人均可支持後，便轉身撲向玉婷，意欲解開她受制之穴道。

誰知道眼前情景却令他心頭大震，只見玉婷左胸上竟插着半截斷劍。

萬天涯大吃一驚，連忙放下長鞭及小思涯拍開玉婷受制之穴道，改點數穴止血。可是，玉婷武功全失，體質自是虛弱，怎能抵受當胸一劍？

「相公，我……不……行……的……了……請……善……待……思……涯……相……公……親……親……我……抱……我……」

「玉婷，振作一點，妳不會死的！」萬天涯大嚷道。

「吻……我……一……吻……求……求……」玉婷已是氣若游絲。

萬天涯連忙拔出玉婷胸口斷劍，緊緊的摟着她輕吻。

「相……公……謝……謝……」你字還沒說出，已溘然長逝。

「萬大哥，快接下那鬼道士，綺君姐姐已支持不住了！」傳來小菁之大嚷。

萬天涯這才如夢初醒，放下懷裏之玉婷，抱回地上之小思涯便飄身前往拾回長劍，撲向鬼谷子。

「萬大哥，把孩子給我！」綺君道。

萬天涯全力擊出一劍，把鬼谷子震退數步後才把思涯交予綺君，道：「妳照應小菁！」

小菁卻大嚷道：「不用了，這傢伙只有一隻手，我足可應付，綺君姐姐，妳還是看管着孩子和幫助萬大哥吧！」

萬天涯那肯讓愛子涉險，忙道：「綺君，快過去看看海兒，這裏用不着妳幫忙，否則只會令我施展不開。」邊說邊施展渾身解數，把鬼谷子籠罩劍下。

鬼谷子成名已久，數十年前曾與萬浩然搏鬥百招，兩敗俱傷，身手自然不凡，要非萬天涯手執神兵，能否與之力敵尚屬疑問。

驀地，一聲慘叫傳來，萬天涯一聽已知是傅東湖之聲音，登時精神為之一振。

反觀鬼谷子却是臉色大變，只見他從懷中掏出一烏黑哨子，放在嘴中猛吹，不但聲音刺耳，還含有古怪節奏。

萬天涯心中一動，忙道：「不好，莫非這是召喚那些高手之邪術？」

要是那些打不死之高手這時到來，屋中各人定無生機，大吃一驚之下，萬天涯不得不鋌而走險。

只見他突然使出一招只攻不守之「一瀉千里」電射鬼谷子雙眼，露出右胸空門。

鬼谷子見狀大喜，低頭避開長劍，跟着欺身上前，左掌結結實實的擊在萬天涯胸膛之上。

砰的一聲，萬天涯手中長劍登時飛出，他左掌也迅速地在鬼谷子右胸上輕按一記。

鬼谷子看見自己那雄渾之一掌，竟未能把萬天涯擊倒，登時大吃一驚，卻見對方左掌已到，要閃避時已來不及，幸好這掌來勢軟弱無力，似是眞力已被自己剛才那一掌擊散，便打算運氣硬接。

可是，當他看見萬天涯嘴角暗露笑容時，後悔已是太遲，但覺得中掌之處傳來一陣暗勁，迅速攻向心脈，隨即眼前一黑，知覺全無，軟軟倒下。

這時，萬天涯亦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跌坐地上，道：「綺君，立即割下妖道首級，並監視屋外，看看是否有那些怪人前來。」隨即掏出一顆藥丸塞進口中，閉目調息。

不足一頓飯工夫，綺君已跑來道：「萬大哥，有十多名怪人來了。」

「綺君，用我的劍，盡量支持，我目前還不能施展劍氣，還要調息片刻才行。」

十五名怪人已衝了進來，綺君為之一呆，衆寡懸殊，怎生是好，只得苦笑道：「萬大哥，我看我們一夫二妻，都將是同一命運的了！」掄起長劍便與小菁殺向怪人。

萬天涯連忙掙扎站起，打算再度使用「摧心掌」對付那羣怪人之際，突然傳來一陣頌經之聲，聲音不大，卻字字入耳，令靈台一片清晰。

「佛門禪唱！」萬天涯大喜若狂。

十五名怪人聽見禪唱之聲後，不約而同地跌坐地上，緩緩閉上雙目。不久後，更沈沈睡去。

跟着，出現了兩個和尚，其中一年約五十，另一則白眉白鬚，也看不出有多老。

綺君看見了，大喜嚷道：「老禪師！爹！」原來竟是因果大師與綺君之父親。

「阿彌陀佛，原來是鬼谷子這妖人在作惡！小施主，你懂得摧心掌？」因果大師道。

「回稟大師，晚輩用的正是摧心掌。」萬天涯連忙施禮回答。

「小施主，這掌法斷人生機，實過份狠辣，希望施主日後不可濫用。」

小菁插口道：「因果大師，我萬大哥柔腸俠骨，定不會濫用的！」

老禪師一怔道：「這位女施主，妳認識老僧？」

小菁道：「當然了，晚輩曾在武夷山追隨了苦果大師兩年多哩！」她不露痕跡地表露出自己之身份，希望因果大師不再責怪萬天涯使用那狠辣之摧心掌法。

老禪師笑道：「原來妳認識老衲師弟，那好極了，省得老衲跑往武夷。這十五人已被老衲用佛門禪唱所制，但要他們清醒過來的話，必須用藥物治療，用藥一道，苦果師弟比老衲强上數倍，勞煩你們送往武夷山醫治了。」

綺君道：「老禪師，若他們中途舊病復發時，我們如何應付？」

因果大師道：「這個你們可以放心，他們身上所受之邪法及攝魂大法已被老衲解去，再沒有人可以控制他們之行動，若無藥物施救，他們將永遠停留在這假死狀態。」

小菁道：「老禪師，晚輩實在不明白，甚麼眞死、假死、邪法啊？既然他們身上之邪法已解，為何他們還不醒過來？若然他們已死，眞亦好，假亦好，為何剛才又能夠行動？」

因果大師道：「小施主，鬼谷子首先使用藥物，使這些人進入假死，亦即是龜息，身體上各機能都停止運作，只餘一口氣，跟着便向他們潛意識施以攝魂大法及邪術，攝魂大法用以控制行動，邪術則予之超然力量。因為他們的身軀及靈魂都是虛殼，特別容易施術，這和趕屍有異曲同功之妙，不同之處是趕屍的對象是眞死，這些人則假死吧了。」

小菁道：「但是晚輩聽說那些被趕的屍體是一跳一跳的啊！」

因果大師道：「因為那些是死屍，肌肉僵硬，這些是活人，只不過是睡着吧了，當然是比普通睡着嚴重一點。」

小菁道：「原來如此。」

因果大師道：「老衲另有事要辦，不久留了。悟因，和你女兒道別吧。」

悟因合什道：「出家人四大皆空，那有女兒呢？悟因在家之事，早已忘記。師傅，我們也該離開了。」

因果大師笑道：「悟因，你果是大徹大悟了！」說畢便與悟因雙雙離去。

兩人離去後，綺君與小菁連忙上前攙扶萬天涯，道：「萬大哥，你的傷勢現在怎麼了？」

萬天涯道：「這鬼谷子果然厲害，我雖用上了移花接木大法，仍被他傷得極重，幸好還能使用摧心掌給他致命一擊。」

綺君道：「萬大哥，甚麼移花接木大法？」

萬天涯道：「妳是否還記起不久之前，我曾要妳全力攻我一掌以試妳的修為嗎？那便是移花接木大法，把所受之外力借用地上及其他東西轉移，使本身所受之力大大減輕。」

兩女齊聲道：「竟有這麼神奇，你日後可要傳授給我們啊！」

萬天涯突然想起一事，道：「海明怎麼樣了？思涯呢？」

綺君道：「他受傷極重，但仍可活過來，我已把他搬往後間去了，思涯現在正由乳娘照顧着。至於玉婷，你看看怎麼辦吧！」

小菁黯然道：「萬大哥，很對不起，我實在不是有意的。」

萬天涯輕擁着兩人，道：「這是天意，蒼天註定我不可以三妻四妾，夫復何言？」步履蹣跚的走向後間。

（全文完）

武林英雄軼事

馮明・編繪

靚仔玉勇創下山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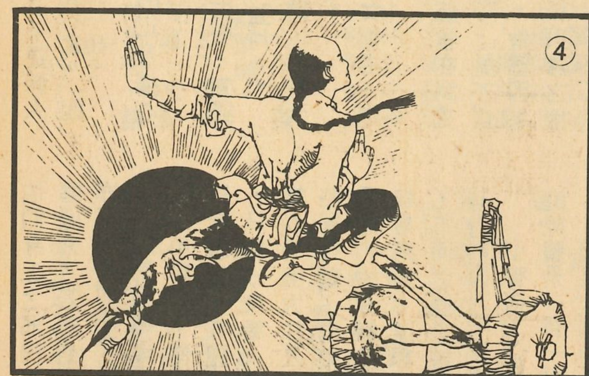
1 其實，他豈止是著名的武術家，也委實是地道的旅行家。他大半生浪迹天涯，漂泊海外。精湛的武術既搭救了他，也害苦了他。他處在那個黑暗的世界，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上，飽經淒風苦雨。



2 那是光緒年間，廣東出了個武術大師，名噪華南，威震海外。他，就是新會縣的黃玉。



3 黃玉出生在風景秀麗的圭峯山下一個貧苦農家。他個兒不高，身材瘦削，圓圓的臉蛋，眉清目秀，像個白面書生。人們管他叫"靚仔玉"。



4 黃玉自幼學習武藝，不辭辛苦，不畏艱險，求知慾非常強烈，鑽研技藝如鐵釘釘木板，鍥而不捨，因而練就一身硬功夫。



5 無論是拳術、器械，還是硬功、輕功，黃玉的造詣都非常高深；他雙手硬如鋼，一雙陰陽鎖子腿猶有獨到之處。人稱他"拳可穿墻，棍可裂石，硬功硬如金鋼鑽，輕功輕似柳絮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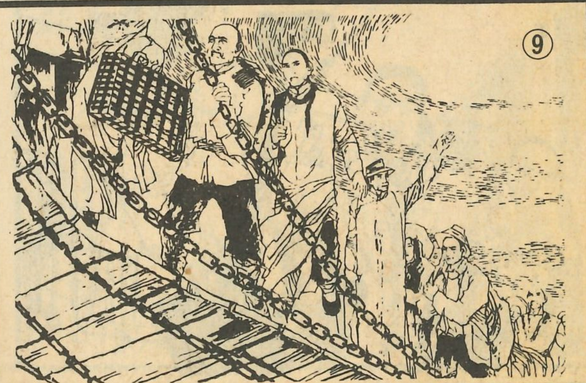
6 一日，鄉間比武。兩丈高的圍墻掛有一串香蕉，黃玉一躍而上，捷如猿猴，毫不費勁地取下香蕉單腿獨立於墻頭，悠然自得地剝開香蕉吃起來。鄉親們見狀，佩服得拍掌叫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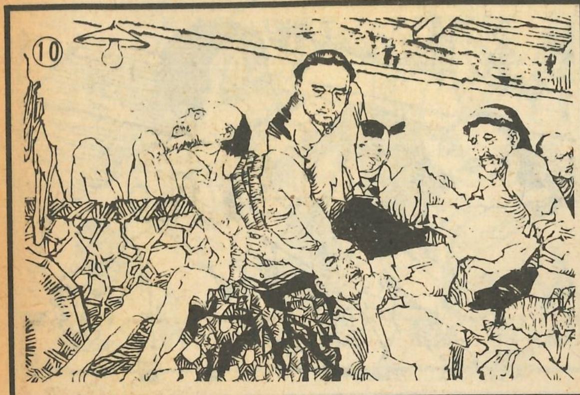
7 緊接着，他如猛虎下山，跳將下來，揮舞起六點半棍，打得十條大漢近不了身。從此，人們又稱黃玉是"華南武林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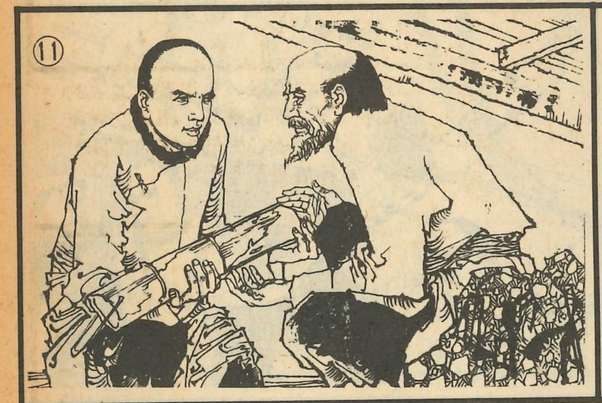
8 的確，黃玉雖然身材瘦小，外表文靜，但他却不是膽小怕事之徒。相反，他是個烈性子，勇猛非凡，尤愛仗義行俠，遇事抱打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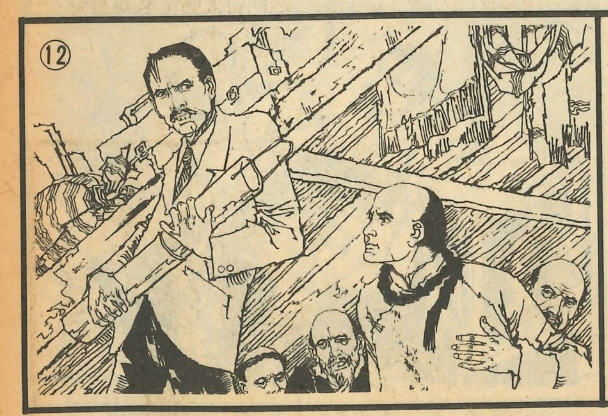
9 話說這一年，黃玉已長成青年人了，但家貧如洗，難以度日。於是，他便跟隨叔父搭船出洋，到新加坡謀生度日。



10 這是一條人販子租用的大船。百餘名來自台山、開平等地的"豬仔"，被關押在船艙最底層。時值炎夏，底艙又悶又熱，同胞們一個個口渴得陣陣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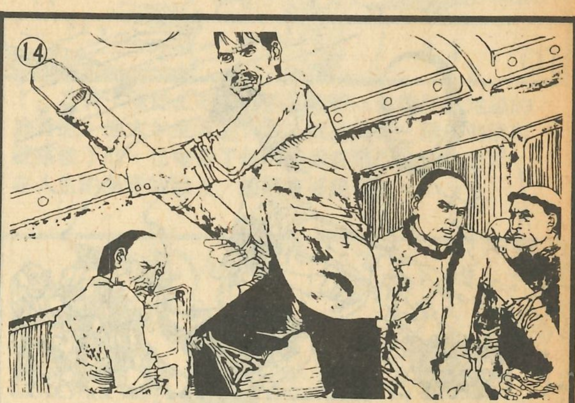
11 黃玉聞聲走來，詢問一番，得知原委，激起他滿腔同情。於是，他提足跑上三等艙，將自帶的一竹筒故鄉水，遞給底艙的一位老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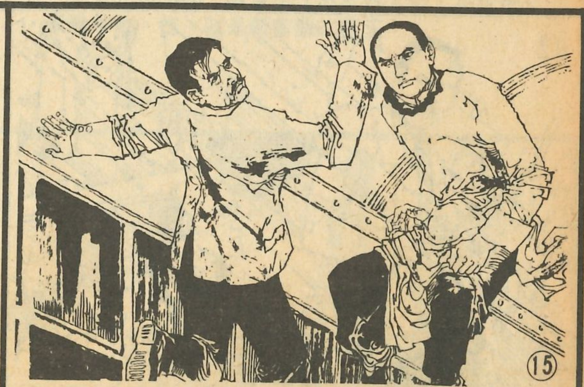
12 恰恰這時，人販子走來了，厲聲喝道："喂！你想幹甚麼！"說着，一把奪走了黃玉手中的竹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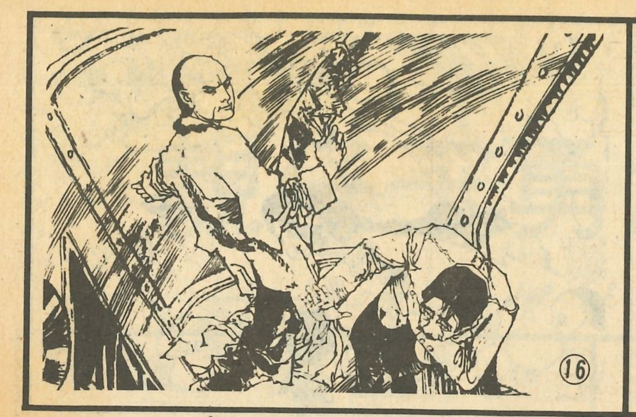
13　黃玉急忙解釋道："先生，你看天氣這麼熱，他們口渴得要命，我給他們送點水嘛。""你眞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人販子怒吼道，"走走走！渴死他們也不用你來管……你走不走？""那你把竹筒還給我吧。"黃玉懇求道。



14　"給還你？你想得倒好。"人販子皺着鼻子哼了一聲，"讓它喂魚蝦吧！"說着，他一揚手，把竹筒拋進波濤洶湧的大海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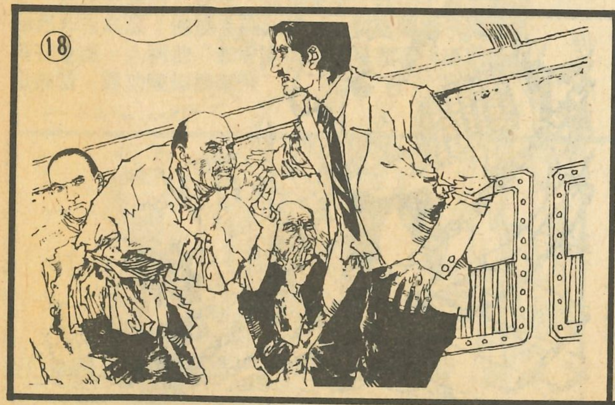
15　黃玉對人販子的刁蠻行徑惱怒萬丈，他一把扭住人販子的手腕喝道："說！你賠不賠我？"人販子猛地掙脫了手，惡狠狠地一巴掌扇了過來："賠你個耳光吧！"



16　黃玉哪肯逆來順受？他當即飛起一脚，橫掃過去，人販子應聲倒在甲板上，跌了個狗啃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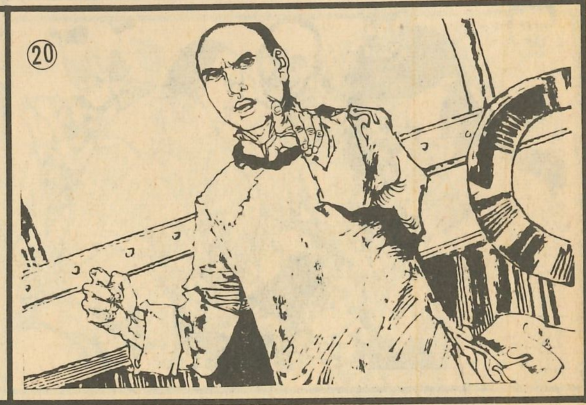
17　但人販子並非是熟香蕉，他也練有兩手功夫。只見他迅速從甲板上爬起，狗眼圓睜，扎穩馬步，連連揮拳擊來。



18　這時，黃玉的叔父聞聲趕到。他是個老實厚道的小販。怕事情鬧大了，他對人販子哀求道："先生，先生，請息怒，請息怒。我這小侄年少不懂事，包涵點包涵點。"不料，人販子說："這小子有眼不識泰山，我要揍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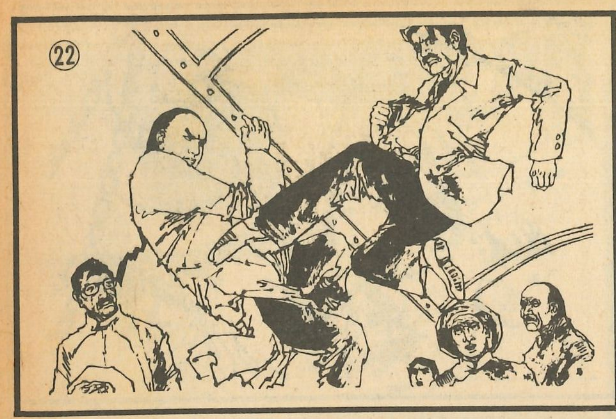
19　說着，人販子又揮拳打將過來。黃玉的叔父欲要上前攔阻，却被人販子一把揪住脖子，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得鼻孔鮮血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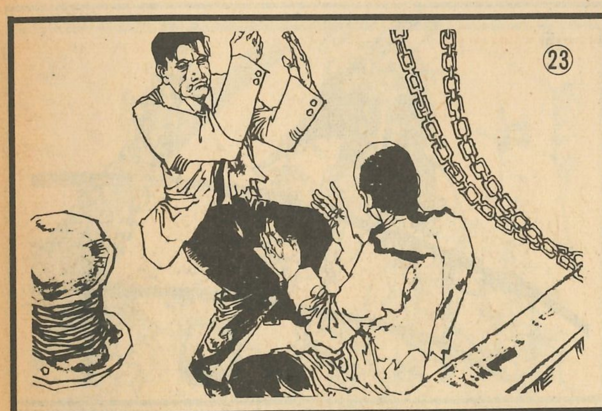
20　黃玉忍無可忍，大吼一聲："假番鬼佬，住手！這大熱天，你關押鄉親，不給他們半滴水喝且不說。我只不過將帶來的一竹筒水送給他們，你就大打出手。好吧，既然要打，那就說好來再打！"



21　人販子驕橫地說："你還想贏？嘿！到時別怪我扔你進海裏喂魚蝦囉！"黃玉說："好嘛！萬一你輸了呢？"人販子拍拍衣袋說："獎你一條黃金！"



22　這時，滿船的乘客都圍攏過來看熱鬧。只見人販子雙手合掌，深深呼吸，然後騰空一躍，直向黃玉撲來。



23　黃玉一個閃身，故作退讓，人販子步步逼進，直逼得黃玉躲向船舷邊，無路可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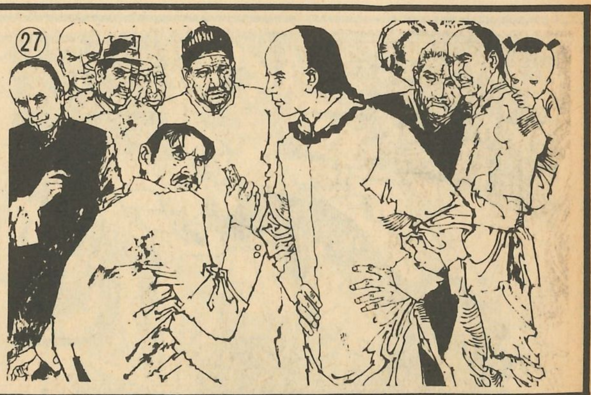
24　豈料黃玉猛一下蹲，雙手向前一伸，死死地抱住人販子的一雙小腿，再朝後一掀——人販子又跌倒在甲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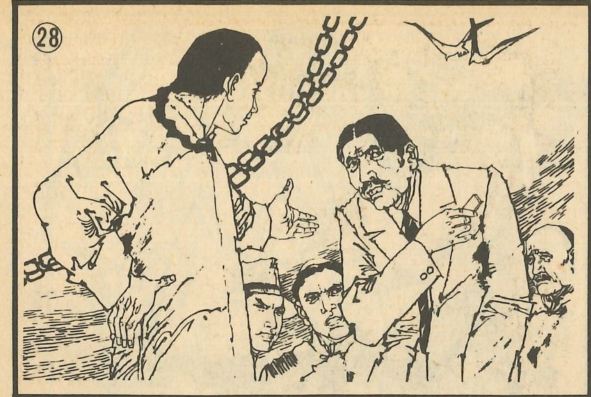
25　就在這一霎間，人販子也順扯住黃玉的雙腿，將黃玉撩倒在地上，一屁股死壓着黃玉的腿。



26　乘客們都慌忙起來了，但黃玉猛一翻身，扭住了人販子的左腿，扭得他喊爹喊媽：“媽喲，你饒了我吧，饒了我吧！”黃玉哪肯鬆手？只見他用力一拖，竟把人販子倒提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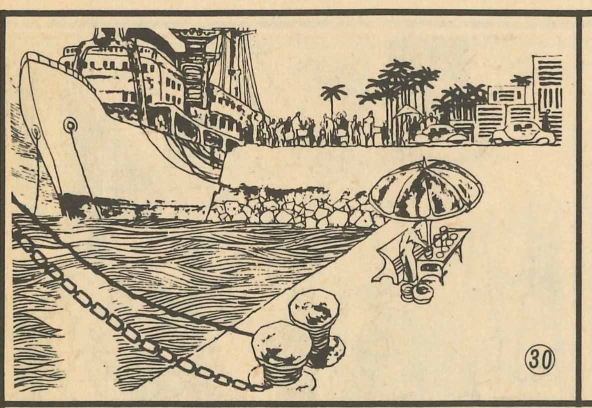
27　乘客們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黃玉對人販子喝問道：“你認不認輸？”“認輸。”“把金條交出來吧！”人販子老半天才爬起身來，只好乖乖地從衣袋裏掏出一條金條，交給黃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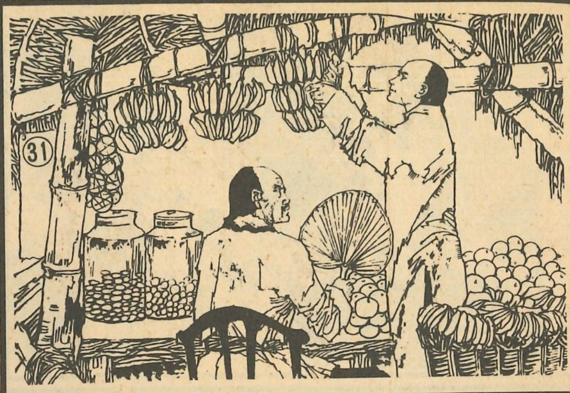
28　黃玉說：“金條你拿回去吧，我只要兩桶茶水，請你花點錢，去叫船老板煮兩桶茶水來，給鄉親們解解渴。聽見沒有？”“是，是，是。”人販子連連點頭，只好遵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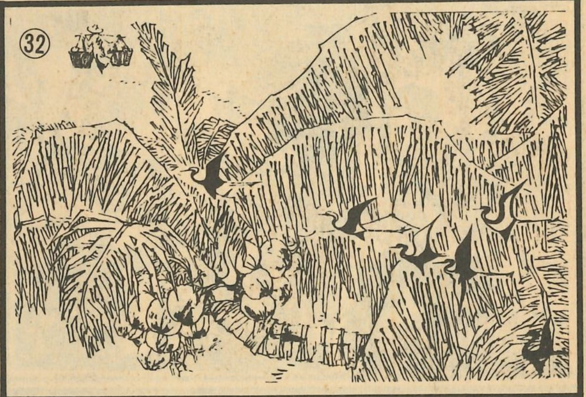
29　不多會兒，底艙的鄉親們都喝上茶水了。大伙很感激黃玉。誇他是見義勇爲，助人爲樂的好後生。但人販子却是一雙賊眼滴溜溜地轉，時不時瞟着黃玉，似乎在打着甚麼鬼主意。



30　晝夜航海，幾番顛簸，終於到達了新加坡，黃玉和他的叔父站在海堤上和鄉親們依依相別。人販子也不時回過頭望望黃玉，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在不懷好意說：“後會有期！”



31　却說黃玉跟隨着叔父，來到了新加坡的一個濱海小村，在通往市區的泥濘路旁，他們依靠當地華僑幫助，搭起了一間檳榔樹幹架樑、椰樹葉蓋頂的小店舖，經營着小本買賣。



32　常常是天未亮，黃玉就挑起籮筐，到遠郊的農家裏去採購菠蘿、香蕉、椰子……，然後趕回來吃早餐。



33　多少個白天，黃玉和叔父在一起站柜台，熱情地迎送着顧客。遠遠近近的人都說，黃玉的生果攤價廉物美，果鮮汁甜。因而小生意也頗爲興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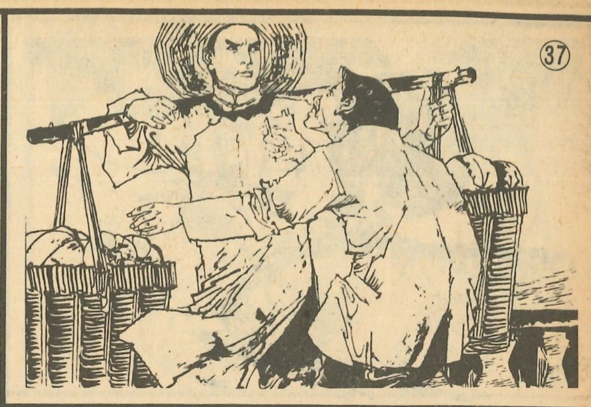
34　每到了黃昏，黃玉往往顧不得吃晚飯，便挑起滿筐生果到市區趕夜市了。日復日，月復月，幾番辛勞，苦心經營，總算勉强可以糊口度日了。



35　這天清晨，黃玉照例去遠郊採購生果。不料，走到橋頭，却意外地碰上了那位人販子。眞是寃家路窄呀！



36　却說人販子是專門爲當地惡霸“下山虎”押送“豬仔”的。“下山虎”經營着橡膠業，作惡多端，專靠敲詐勒索營生。從中國來的“豬仔”，都成了他們種橡膠的奴隸。人販子既是幹着收買“豬仔”的勾當，又兼當“下山虎”的得力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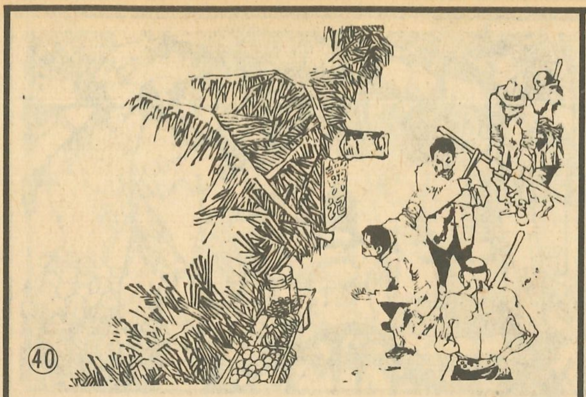
37　然而，這一回，人販子雖然碰上了黃玉，卻不敢輕舉妄動。相反，他一見面就笑嘻嘻地掏出香烟對黃玉說："伙計，幾個月不見你了，日子還混得不錯吧？來來來，抽支烟，歇口氣。"



38　黃玉只好放下擔挑，隨便和人販子聊了起來。當人販子打聽到黃玉的住址時，說："那好哇，你那店鋪所在的地段正好屬於我那大老爺所管轄，以後有甚麼事盡管說，我們盡量關照，盡量關照。"



39　聊上一陣，他們分手了，黃玉挑擔回家，一路上悶悶不樂，心想：你個人販子還會關照我們？不要吃人不吐骨頭就好了！嗯，往後得提防點。



40　事隔三天之後的一個傍晚，人販子帶着"下山虎"突然出現在黃玉的店鋪前。他們一伙剛一來到，就嚷着要吃生果，人販子說："伙計，大老爺要吃香蕉，你快找兩筐最好的來！"



41　黃玉的叔父心驚膽戰地送上兩筐金黃色的上等香蕉。不料，"下山虎"卻剝一根丟一根，未嘗一口就說："這些香蕉都是生的，又硬又澀，你想毒死我還是氣死我？"說着，胡子一翹，滿臉殺氣，"來人啊，把這老頭捆起來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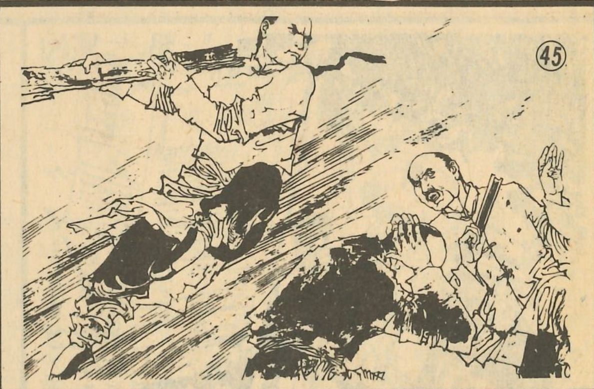
42　衆家丁蜂擁而上，黃玉抄起一根扁擔，阻擋道："大老爺，我們生意人一不偷，二不搶，你憑甚麼大白天要捆人打人？""你欠大老爺家的地租！"人販子說。"地租不是早就繳了嗎？""下山虎"一抖扇子說："繳了也不算，你欠我家的血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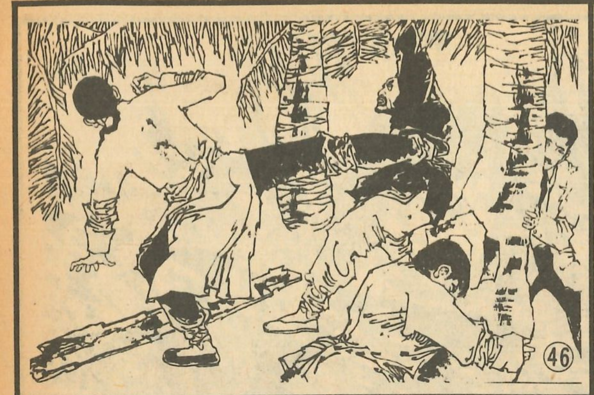
43　說着，黃玉被綁了起來。黃玉莫名其妙地問："什麼債？""下山虎"指着人販子說："你打過他，在船上，還記得嗎！"啊！黃玉全明白過來了，他們原來是串通一氣，復仇而來的。於是，他挺胸上前說："要打只能打我，不關我叔叔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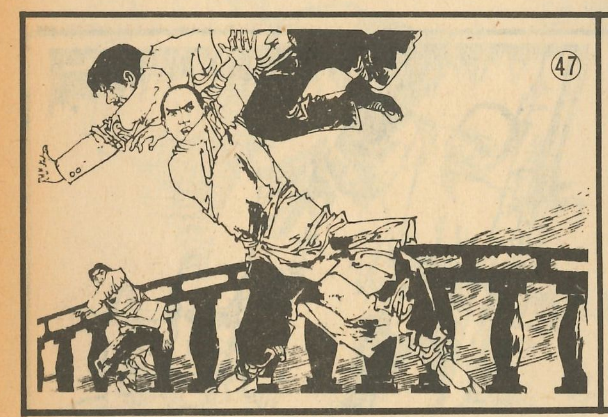
44　然而，"下山虎"自恃人多勢衆，竟然先對黃玉的叔父下毒手了——他們將叔父捆綁在椰樹上，輪番拳打脚踢，不到半袋烟工夫，老人便斷氣了！



45　黃玉滿腔憤恨暗用氣功，猛然掙脫了五花大綁，抽出一塊木板，直向惡魔劈去……



46　衆家丁企圖圍上來，豈是黃玉的對手?! 黃玉三拳兩腿，便打得家丁落花流水。



47　"下山虎"和人販子奪路而逃，黃玉緊追不捨。直追至那橋頭，黃玉攔腰抱起人販子，用力投向河中心。只見人販子冒了兩下頭，就再也浮不起來了。



48　却說"下山虎"躲在河岸大石旁，探頭窺視時，恰恰被黃玉睬見了。黃玉隨即抄起一塊尖石，遠遠地劈了過去，正好劈中了"下山虎"的腦門……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勾心鬥角

心懷叵測　悲慘下場

在新界一處地方，那裏兀立著一間古老的大屋，如果要算這間屋的歷史，相信比我和你都不知要大多少年。

粗大的門柱上，隱約見到這間大屋以前華貴的一面。

在屋脊上面，五彩石灣陶瓷的裝飾經過了歲月的侵蝕，已有不少破落的痕跡。

鰲魚仍然在頂托着屋脊的兩角，但昔日那生動的形態，亦已經隨着主人的破落而埋沒了。

這間屋的主人王喬莊，在四十年前經營黃金買賣，賺了不少錢，他生前揮金如土，但在他生意如日方中的時候，卻因為心臟病發而突然死亡，所以這間古老大屋亦因為主人猝然逝世而變得破落。

本來這間古老大屋，祇是王喬莊在假日用作度假之用，所以在設計上儘量以清雅古樸為主。

大屋內仿效中國北方的四合院設計，中門後為一進，通過長廊再入為二進，內有天階，天階特別空曠闊大，內設庭園及茶室。

據說王喬莊生前十分緬懷大陸的祖屋，因為在戰亂時祖屋遭徹底破壞，於是就借着這個機會將祖屋重現，如果說他要將祖屋復原，倒不如說他要創造一個更完美的庭園世界更合切。

在古屋的庭園內，有假山的景色，亦有泉水的景緻，滿眼都是華麗的人工化園景。

王喬莊肯花這麼多錢興建這間大屋，更因他除了工作賺錢之外，並沒有其他嗜好，而且他也不需要留財產給子孫，因為他連男性的本事也失去，所以才毫無節制地花費。

王喬莊死前的一年，他曾不惜巨資地興建那美麗的人工化園景。

每天，工人在大宅內穿梭不停的挖土運石，王喬莊見到那熱鬧情景，就覺得異常的得意。

而他更喜歡帶着那個以前是石塘咀紅牌姑娘的二姨太，每日站在二樓的敞廳上督工。當每次工匠被王喬莊呼喝至戰戰兢兢地跟隨草圖工作時，王喬莊就更加得意忘形。

不過，王喬莊和二姨太的揮金如土作風，亦隨着王喬莊的去世如風飛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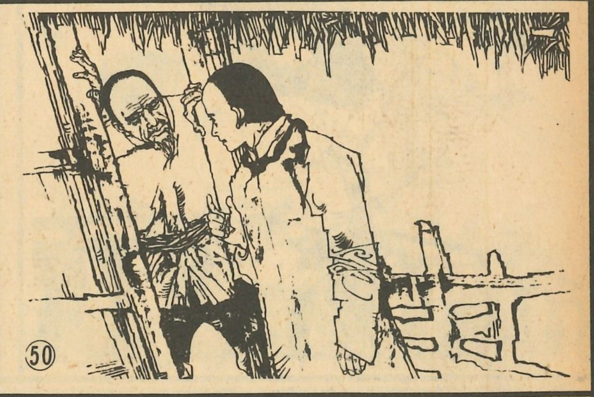
更加不幸的，王喬莊的生意就在所托非人的情況下，於一場金融風暴中不堪一擊，完全倒下去了。

這時，本來風光一時的二姨太又再次一貧如洗，半山的大宅因為要用來還債務的關係，被法院查封了，而剩下來的，亦祇有這間位於新界的大屋了。

本來，二姨太一個人住進這間大屋，倒是十分舒服的；但忽然間，在一個清晨，兩個不速之客令整個局面都改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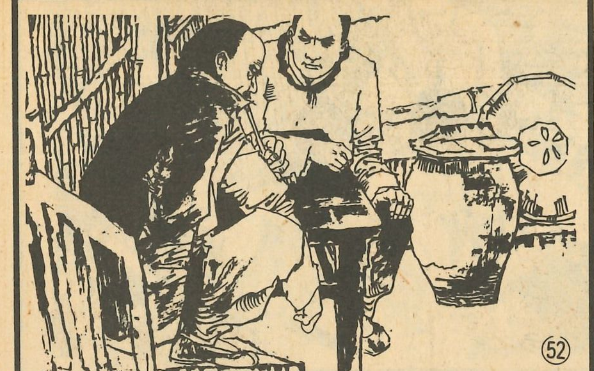
49　黃玉把這兩個爲非作歹的惡棍打死之後，拔腿就跑。這時，風來了，雨來了，天色蒼茫，四野昏暗，黃玉他逃往哪裏呢？



50　黃玉摸黑逃到華僑橡膠工人的茅屋前，拍拍門。隨即從門裏走出一個人來。黃玉定睛一看，他竟是那位在船上見過的老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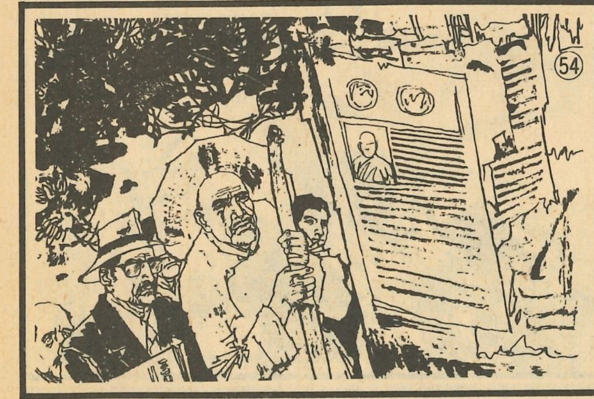
51　老漢吃驚地打量渾身濕透的黃玉，關切地問："小伙子，你從哪裏來？怎麼一身雨水一身泥？"黃玉便悲憤地將剛剛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敘述了。



52　老漢一聽，悲喜交集地說："打死那兩個家伙是好事，不過……孩子，你惹大禍了！你也知道，'下山虎'人多勢衆，打死了他，衙門是不會饒過你的呀！"黃玉問："那我該怎麼辦？"



53　老漢想了想，說："這樣吧，你先在我們這裏躲幾天，待風聲沒那麼緊的時候，你就悄悄地搭船回廣州去吧，你不能在這個地方呆下去啦。"



54　第二天，老漢正好進城運肥料，果然大街小巷都貼着捉拿黃玉的通緝令……　（待續）

因爲這兩個不速之客並不是別人，竟然就是王喬莊的原配阿娣和他的妹妹阿美。

阿娣本來在早期和王喬莊一起到香港闖天下，但當王喬莊一朝得志後，就將她休棄，結果她就一怒返回廣州。

至於王喬莊的妹妹阿美，都一直在鄉下過活，依賴着哥哥定期寄回鄉的滙錢，生活倒過得不錯；但沒料到王喬莊一旦去世，生活就成問題，所以她在生活無可依靠下，索性來到香港，看看有什麼着數的份兒。

* * *

一間古老的大屋，住進了這三個女人後，就山平靜轉而有許多暗湧。

在理論上，王喬莊的原配阿娣是具有繼承丈夫遺產的優先權的，所以這不由得不使二姨太擔心，因爲她極有可能連這僅有的房產也給別人搶去。

至於王喬莊的妹妹阿美，在鄉下是一個獨居的女人，所以心態或多或少都和正常人有不同。

「妳當我是誰，我是哥哥的親妹，在情在理，這裏我都是有份的。」

每次吵嘴，阿美都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解決住的問題後，但又沒有收入，這幾個女人愈來愈覺得生活艱難。

還有幾分姿色的二姨太，雖然已經徐娘半老，倒覺得她還有幾分可以謀生的本錢。

就這幾天，她每次都在臉上抹上厚厚的粉底，大清早就往外邊走，而夜晚到很晚才回家。

屋內的另外兩個老女人，開始閒言閒語起來。

「這是什麼話！看她這把年紀，還穿得大紅大綠的。」

「唉！不是嘛，就是這隻狐狸精，把老爺也搶走了。老爺過世不過半年，她又露出狐狸的尾巴了！」

本來是敵對的兩個人，如今突然又聯起一條陣線。小姑本來和嫂子那份成見，至現今破落到這個田地下，也不能固執到不稍有改變了，更何況她們聯手對敵，將那個「老狐狸精」趕走，對她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 * *

「怎麼啦，這麼晚還沒有睡啊！」二姨太說。

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多，除了聽到虫鳴聲以外，就幾乎是萬籟俱寂，而夜歸的二姨太，這時帶着幾分酒氣，由外邊蹣跚地走進屋內，而當她看見阿娣坐在天階時，心裏就强烈地有一份不安感，所以爲了緩和這一份氣氛，不得不裝起笑臉迎上前去。

「看妳這一身打扮，似是什麼的？」阿娣不留情面地說。

好一句挑釁的說話，二姨太本來登時就要發出怒火還擊；但是她又壓止了她的怒氣，反而裝起笑臉來。

「噯！什麼事了，大奶奶，我這幾天祇不過忙着我的生意吧！」

「妳的生意？」阿娣內心就閃出了一個問題——除了那回事外，妳還懂得做些什麼生意！

「大奶奶，我這幾天跟人籌備開一間餐館，如果事情成功的話，我們可以賺大錢，妳可以衣錦還鄉，採一下鄉下的親人啊！」

衣錦還鄉？探探親人？阿娣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麼的一天，如今二姨太講出這些說話，不期然將阿娣心中的怒火撥熄了泰半。

「妳做生意？」阿娣眞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啊，我們可不能在這裏坐食山崩的，所以我這幾天到處張羅，決定要開一間餐館……」

原來二姨太準備開一間餐館，所以這幾天應酬也多了。阿娣聽得目瞪口呆，不由得不佩服這個歡場出身的女人，有一份堅强的意志和應變能力，想起自己對將來開支也束手無策時，不禁有點自悲。

「眞佩服妳！」阿娣不由得衝口而出地說：「像我這樣，丈夫死了，人生就好像結束，但看妳，人生卻好像剛開始似的！」

「大奶奶，妳太過獎了。其實我們是一家人，又那會分彼此呢！所以如果餐館賺到錢，妳也有一份兒，到時我陪妳往鄉下省親，相信老爺在泉下有知，也會感到高興的。」

阿娣不停地點頭，因爲在她這份孤獨絕望的時刻，突然間又好像露出了一絲曙光，劃破了黑暗的絕望的黑夜。

自從這一次以後，阿娣對二姨太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但這時，阿美卻看得蠻不對勁，終於忍不住地開口對阿娣說：「妳究竟怎麼搞的，竟然和那個狐狸精有說有笑，難道妳忘了是誰搶走了妳的老公嗎？」

這一句說話，好像一支長矛，一下子刺進了阿娣的心窩；但是眼看現在無依無靠，生活上一切都成問題，還有什麼本領去計較以前的一切呢？

「她倒不如我們想像的壞。」

「妳看，她水也是用妳的，電也是用妳的；但可沒有交過半點兒費用給妳呢！」

「那怎辦呢？」阿娣一想到當日如果不應允交這些雜費，她恐怕自己已經被拒諸門外了。

「要她交吧！」

「但她要錢開餐館啊！」

「原來她眞的買通了妳，她的餐館妳一定有不少股份啊！」

「沒有！沒有！」

「我不相信。」

但阿娣拚命的解釋，也無法解開阿美心中的疑團。

這三個失落的婦人，就這樣在這

破落的大屋內各自猜疑地生活着。

* * *

二姨太告訴阿娣開餐館已經有半年了，但還沒見有什麼跡象，而阿娣的經濟亦愈來愈拮据，恐怕也不能再捱下去了，所以她也不能不硬着頭皮去問二姨太討錢去。

「大奶奶，妳不知道嘛，做生意最重要有一個好的開始，要有一個好的開始，金錢當然最重要囉，那時什麼都可以找最好的，例如舖位、伙記，甚至餐具等等。現在不和以前嘛，香港競爭大，一切都是金錢掛帥。」接着二姨太就列出一大堆數字，而那些令阿娣咋舌的數字，對她那份簡單的頭腦，亦祇有令她目瞪口呆地的份兒。

「但我們的開支還不夠應付！」阿娣突然如夢初醒地說。

「大奶奶，我已經傾囊爲餐館籌措資金，相信妳是知道的，而老爺在世時給我的鑽石和黃金，在這幾天我都賣掉了，雖然賣掉有點可惜，但是如果生意做得順利，連本帶利就可以馬上賺幾倍。其實，我相信大奶奶妳也有些鑽石和黃金的，爲什麼不趁現在價錢好時賣掉去投資，將來倒可賺回三四倍利潤呢！」

不聽也罷，一聽阿娣就光火了。她說：「老爺生前除了這隻戒指和玉鈪之外，就什麼也沒有給我了。」

二姨太看見阿娣手上果然沒有什麼金器，就祇有一隻金戒指和玉鈪。

那翠綠的玉鈪，倒使二姨太看得心動。

「我不賣的，雖然老爺生前對我不太好，但這也是他留給我的一點信物。」

「大奶奶，話不是這樣說嘛！現在我們渡過這個難關，將來享福的日子多的是！」

阿娣本來是要和二姨太討錢的，沒料到自己竟然被人打起主意來。

「大奶奶，賣了它吧！我保証三個月之後，我能替妳賺回，還加多二兩金給妳。」

好吸引的一番話，把阿娣也打動了：「但這隻玉鈪戴了這麼多年，我看也除不下了。」

「不怕，讓我在妳手上塗點生油試試。」

「算了吧！」

「試試看。」二姨太已經將阿娣拉了入廚房，用生油塗滿在阿娣戴着玉鈪的手上。

二姨太拚命的將玉鈪向外推，令阿娣的手有陣陣的痛楚。

「噢，很痛啊！」阿娣聲音也嘶啞了，整隻手也變得通紅。

「快了，快了。」

但玉鈪還沒有褪下。

「嘩——」阿娣大聲地哭了出來。

但二姨太並沒有憐憫阿娣，她祇拚命地把玉鈪向下推。

阿娣痛得昏過去了，整隻手也軟化起來。

二姨太還拚命地將玉鈪向下推，結果那青翠碧綠的玉鈪就從阿娣的手上脫了出來。

可憐的阿娣，整個人已經變得瘦軟無力，還有她那副骨頭，這次幾乎被徹底地拆散了，手上立時呈現瘀紅的一片，阿娣大聲地哭出來。

「我現在就拿它去變賣。」二姨太歡欣地說。

阿娣想阻止，但已經是有心無力，眼巴巴地看着二姨太走出去。

在門口，二姨太不期然地撞着剛走過來看個究竟的阿美，兩個人就差點撞過滿懷。

「噯唷——」二姨太像見了鬼一樣的驚叫：「眞倒霉，眞倒霉！」她口中唸唸有詞，就好像爲剛才碰到這個老處女而感到不幸。

阿美站在那裏，還沒有時間責備對方，就已經被對方先發制人地咒罵，所以心裏感到一陣不忿的悶氣。

阿美無法忍受二姨太那份嘲諷，也不甘心被視作不吉利的人看待，於是就衝口而出地說：「妳這個狐狸精，以前迷惑我哥哥，現在還在外邊勾三搭四，看妳有什麼好收場。」

「妳……」二姨太睜大着眼睛，直指着阿美。

「妳的事我不知道嗎，妳在外邊想開娼館，卻騙人說要開餐館……」

「不要亂說。」二姨太脹紅了臉，往阿美那邊撲過去。

兩個人就扭作一團，互相狠狠地向對方抽擊。

「妳，妳……」在兩人的打架混雜聲中，突然加上了第三把聲音，但二姨太和阿美都沒有留意到，她們祇繼續糾纏。

「妳好卑鄙，用我的玉鈪去開娼館！」是阿娣的聲音。

但她的聲音是那般微弱，就算她用盡所有的氣力，二姨太和阿美都是聽不到。

「我要殺死妳。」阿娣雖然左手痛得要命，但她仍然掙扎起來。

她四周圍找尋，看看有沒有什麼「武器」。

阿娣走近火爐，眼睛閃出陣陣的怒火兇光。

她拾起那些柴枝，怒火更猛烈地燃燒着。

二姨太和阿美還在互相糾纏着，衣服的鈕扣已經有部份被褫開了。

「妳們都給我滾！」阿娣拚命用雙手舉起柴枝，就向二姨太使勁地擊下去。

「啊——」二姨太慘叫一聲，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阿娣和阿美看着倒臥在地面的二姨太，立時也目瞪口呆。

「她死了嗎？」阿娣戰顫抖地說，劃破了那恐怖的死寂。血還不停在二姨太頭上流着……

（全文完）

上文提要：名震武林的「至尊殺手」司馬玉沒有執行殺死雪豹喬冲的任務，反而替他將另一批殺手「南海三槍」解決了……喬冲與紫貝遭四名轎伕施襲，幸得「宇內第一奇僧」的吃人和尚相助……破廟中，作書生打扮的聚賢鐵使楊萬海正要與司馬玉一較高下時，卻被他們的門主——武林中最狠毒的女人——褟翠紅將司馬玉帶走了……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賭坊尋兇手　神劍顯威風

褟老大把至尊老人身上的筋一條一條剜了出來，然後用燙熱的油炸熟吃掉。

——至尊老人雖然身負絕世奇功，但他卻給褟老大用最平凡的迷葯迷掉。

——至尊老人做夢想不到，天下間最最平凡的迷葯，居然可以把他迷倒。

至尊老人早已迷倒在褟老大的腳下，他落得如此悲慘收場，也不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至尊老人死後，褟老大得到了他的一切，包括三本武功秘笈，和一筆極大的財富。

——從那時候起，江湖上就冒起了一個年輕的女魔頭，這就是褟老大。

——褟老大從至尊老人身上得到的一切，江湖中人是不知道的，因爲甚至沒有人知道至尊老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對於司馬玉來說，財富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一本劍譜。

——有了這一本劍譜，司馬玉練成了一手卓絕的劍法，再觸類旁通，司馬玉終於成爲江湖上最可怕的「至尊殺手」。

* * *

往事雖早已如烟消逝，但司馬玉的確沒有法子可以忘記。

二十年前，褟老大的手是那麼蒼白，又是那麼弱小，但若不是這一隻又蒼白又弱小的手，把一個又乾又硬的饅頭塞進司馬玉的嘴巴裏，司馬玉早已活不下去。

若不是褟老大「忍辱負重」，司馬玉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平凡的漢子。

但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司馬玉是「至尊殺手」，在他的寒玉劍下，誰能不噤若寒蟬？

褟老大是江湖上充滿傳奇色彩的女人，她可以狠毒如蛇蝎，但也可以柔情萬種，令人畢生難以忘懷。

但在司馬玉的心目中，她又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褟老大不知道。

也許她並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

她不想司馬玉對自己說：「你是我的好姐姐，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也不願意司馬玉說她是他的授業恩師。

她甚麼都不是，她只是個女人，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

但司馬玉明白嗎？

他是個聰明的人，但在這方面，他是否愚鈍如牛？

* * *

「太原太歲」楊萬海在破廟裏沒有和司馬玉交手，並不是他忽然改變了主意，而是褟老大突然殺出，所以他才沒有出手。

司馬玉跟着褟老大離開破廟之後

，楊萬海蹲在神案下，良久不語。

既不說一句話，也沒有任何動靜，誰也不知道他打算怎樣。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神案給一隻手推開。

楊萬海猛然抬頭，他看見了一個比他自己英俊百倍的男人。

這個男人並沒有特別的威嚴，但也不是嬉皮笑臉，他是別具一格的。

楊萬海一看見這人，立刻就俯伏在他的腳下號哭起來，哭得像個只有三歲的孩子。

這人淡淡地說道：「你不想活了？」

楊萬海在他腳下用力地搖頭。

這人似是輕輕嘆一口氣，接着又道：「我知道，你還不捨得死，但既然還想活下去，何以偏偏要自尋死路？若不是褟老大趕到，你這條性命豈非白白送給司馬玉那個小子手裏嗎？」

楊萬海哭聲漸止。

這人「唔」的一聲，緩緩地接着說道：「爲了一個女子而自甘墮落，已經是愚蠢萬分的事，要是連性命也棄而不顧，更是蠢材中的蠢材，唉，你朝思暮想的夢中仙子，既然芳心另有所屬，就應該揮慧劍、斬情絲，常言道：『天下多美女』，憑楊鐵使的本領，還愁沒有佳麗向君送抱投懷嗎？」

楊萬海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這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說來說去，還是這兩句老調子，唉，眞是自尋煩惱！」

楊萬海道：「屬下自知罪孽深重，懇請主人降罪！」

這人「嘖嘖」連聲，道：「楊鐵使曾經立下無數汗馬功勞，卻又何罪之有？只是如今爲情絲所困，不能自解而已。」

楊萬海道：「屬下早已心力交瘁，主人還是賜屬下一死好了。」

「廢話，你又不是不想活下去，何必再三求去？這樣罷，你把夢中情人的芳名說出，讓我爲楊鐵使想想辦法好了。」

「是眞的？」

「當然不假。」

「屬下首先叩謝主人大恩。」楊萬海立即叩拜不已。

這人道：「楊鐵使不必多禮，那位姑娘的芳名，你直說出來便是。」

楊萬海遲疑了好一會，才說出了三個字，那是：「董小月。」

「是她？」英俊的男人目光陡地大亮。

「不錯，屬下朝思暮想着的，就是這位月影教教主。」楊萬海道。

英俊的男人嘆了口氣，喃喃道：「是我弄錯了……是我弄錯了……」

楊萬海沒有作聲。

這個英俊的男人弄錯了甚麼？

楊萬海不知道，雖然，他很想知道答案。

不久，英俊的男人目注着他，緩緩道：「我一直以爲，你心中喜歡的，是紫貝小姐，想不到，你原來也和我一樣，都看上了董小月……」

楊萬海聽到最後一句說話，臉色陡地變了。

英俊的男人卻在笑，但他的笑聲卻蘊藏着駭人的殺機！

楊萬海知道這次闖了大禍，只想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但他還沒有動身，英俊的男人已出手。

英俊的男人看來只是漫不經心地揮出一掌，但這一掌所發出的勁氣，卻使楊萬海連呼吸也爲之停頓下來。

楊萬海踉蹌地退後，極力掙扎。

但他逃不了。

曾經威震太原的「太原太歲」，就在這破廟裏死在「血形掌」下。

這個英俊的男人使的是「血形掌」，他就是聚賢堂的堂主杜少賢！

* * *

匆匆又過了三個月，繁花盛開，一片春光嫵媚景象。

人人都知道，萬花谷是好地方，萬花婆婆是個和氣慈祥的老婆婆。

但這一天，萬花婆婆並不愉快，因爲聚賢堂的「銀使」賀千嵩登門求見。

賀千嵩本是萬花谷的一位護法，而且也是萬花婆婆的大弟子，但在五年前，賀千嵩不辭而別，而且對別人說，他已不再是萬花谷的人。

賀千嵩心術不佳，萬花婆婆是早已知道的。

但賀千嵩是萬花婆婆故人之子，雖然明知此子頗有問題，仍然孜孜不倦勤加教誨，希望能夠把賀千嵩引入正途。

但萬花婆婆的一番苦心顯然失敗了。

賀千嵩不但沒有改過，而且還更變本加厲，他離開萬花谷的時候，帶走了萬花婆婆最寵愛的一個侍婢，三天後，這侍婢被人吊在一棵大樹下，全身赤裸，慘被姦殺。

這是賀千嵩的傑作。

萬花婆婆自然痛心疾首，五年來，她一直追查賀千嵩的下落，她不能讓賀千嵩繼續作惡下去。

但瞭解萬花婆婆的人都知道，這位老人家其實不想找到賀千嵩。

因爲她若找到賀千嵩，就一定要執行門規，清理門戶，這是萬花婆婆絕不想做的事。

可是，事隔五年之後，賀千嵩卻回來了。

如今，賀千嵩已不是萬花谷的護法，而是以聚賢堂「銀使」的身份登門求見。

萬花婆婆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 * *

賀千嵩帶來的人並不多，只有八個人。

這八個人，都是聚賢堂的精銳殺手。

萬花婆婆在谷中設宴迎接這九人。

宴無好宴，危機四伏。

但賀千嵩卻氣定神閒，全然沒有半點緊張，他是有備而來的，倒是萬花婆婆猜不透他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葯。

當然，她知道賀千嵩這一次重回萬花谷，肯定是不懷好意的。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萬花婆婆唯有嚴陣以待，看看這個叛徒還能夠玩些甚麼花樣。

自從賀千嵩離開萬花谷之後，谷中最有權勢的護法，就是賀千嵩的師妹「鐵辣椒」姜碧鳳。

姜碧鳳脾氣剛烈，一手劍法也是大開大闔，她練的是「落花七十二劍」。

當年，人人都知道，姜碧鳳對賀千嵩是一往情深的，但事隔五年，情況又怎樣？

是日正午，賀千嵩氣勢昂然地進入萬花谷，萬花婆婆坐在梨木大椅上，臉上的皺紋似乎比平時更深邃得多。

姜碧鳳的眼神很複雜，而且隱約可見淚影，但她的聲音卻很冷靜，簡直是冷靜得出奇。

她對賀千嵩叫道：「叛徒，虧你還有面目回谷！」

賀千嵩淡然一笑，道：「賀某早已跟貴谷斷絕一切關係，如今是為了本堂之事，向谷主有所商討的。」

姜碧鳳怒叱道：「斗膽，你憑甚麼跟本谷谷主商討？再說，邪魔外道，跟咱們是正邪不兩立的，根本就沒有甚麼好談的！」

賀千嵩哂然一笑，道：「這裏作主的，是姜大小姐還是萬花谷主？」

姜碧鳳悻然道：「本谷谷主不屑與你談話！」

賀千嵩呵呵一笑：「賀某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哈哈！哈哈！哈哈！」

姜碧鳳睜目道：「你明白甚麼？」

賀千嵩道：「萬花谷主一直一言不發，想必是給人毒啞了嘴巴，不然的話，怎會有如木頭人般任由爾等小輩在這裏胡言亂語？」

姜碧鳳給他氣得七竅生烟，「嗆」的一聲，冰梅劍已脫鞘而出。

萬花婆婆這才嗆咳兩聲，緩緩道：「鳳兒，賀先生遠道而來，咱們是應該好好招待招待的。」

賀千嵩傲然一笑，道：「原來萬花谷主還能開口說話，這倒是賀某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了。」

姜碧鳳忍不住又罵了一句：「你本來就是個卑劣小人！」

賀千嵩道：「小妮子好刁辣的嘴！」

萬花婆婆手中的桃木拐杖輕輕頓地，道：「賀先生遠道而來，又何必跟小徒一般見識？」

賀千嵩道：「谷主也不必太客氣，這一頓鴻門宴，賀某是吃定的了，但在吃這一頓鴻門宴之前，還有幾句話要說請楚，以免屆時食不知味。」

萬花婆婆道：「賀先生有話請講。」

賀千嵩沉吟半晌，才緩緩地說道：「實不相瞞，我家主人對萬花谷這個地方，頗為喜愛，欲使之成為本堂的第十六分堂，未知谷主能否割愛，把這萬花谷賣給咱們？」

姜碧鳳暴跳起來，戟指大罵：「姓賀的，你這個狠子野心，大逆不道的殺千刀，竟敢對谷主說出這種話來！」

賀千嵩道：「這是本堂與萬花谷的一樁交易，姜姑娘何必大動肝火？」

姜碧鳳道：「我是在萬花谷裏長大的，你要謀奪萬花谷，那是做夢！」

賀千嵩道：「時移勢易，此乃大勢所趨，不由你們不肯。」

萬花婆婆桃木拐杖輕輕一揚，道：「賀千嵩，早在二十年前，金鐵口就算準你終非池中之物，可惜腦後有反骨，如今果然都應驗了。」

賀千嵩道：「萬花谷主，以前的事，再也休要提起，如今賀某是來收買萬花谷的，這樁交易，萬花谷主大概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罷？」

萬花婆婆道：「既是一樁交易，我這個老婆子自然要聽聽價錢是否足以令人滿意。」

賀千嵩道：「價錢就在這裏，萬花谷主不妨瞧個清清楚楚。」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盒。

這錦盒很華麗，但裏面到底有甚麼機關？

姜碧鳳連忙叫道：「師父，別中這叛徒的奸計！」

萬花婆婆卻已把錦盒接了過來。

賀千嵩面露得意微笑，姜碧鳳在旁邊，卻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萬花婆婆把錦盒放在一張方桌上，臉色顯得異常沉重。賀千嵩陡地發出一聲怪笑，道：「萬花谷主，難道你老人家不敢打開這錦盒嗎？」

姜碧鳳急急叫道：「師父，這是激將法！」

萬花婆婆嘆了一口氣，道：「鳳兒，難道為師連這個也不知道嗎？」

姜碧鳳不禁面色漲紅。

只聽見萬花婆婆乾咳一聲，接着又緩緩地說道：「聚賢堂既已開出了價錢，為師好好歹歹，總要看一看的。」

說着，把錦盒輕輕打開。

錦盒一打開，立刻有一蓬綠色的烟霧噴了出來。

姜碧鳳大驚，叫道：「師父小心！」

但萬花婆婆卻沒有閃避，也沒有把錦盒扔掉，只是對姜碧鳳道：「鳳兒，不必大驚小怪，這是『天閣綠霧』，不但沒有毒，而且對練功之士大有裨

益。」

姜碧鳳訝然地望着萬花婆婆：「師父……是……是真的？」

萬花婆婆還沒有回答，賀千嵩已經冷笑道：「難道你連師父的眼光都不相信嗎？」

姜碧鳳怒道：「她老人家是我的師父，跟你這種邪魔外道可沒有甚麼關係！」

賀千嵩道：「姜姑娘用不着緊張，賀某此行，只是為了萬花谷而來，別的事情，賀某才懶得去管。」

萬花婆婆的目光一直凝視着那個錦盒。

錦盒內除了噴出那些綠色烟霧之外，還有些甚麼東西呢？

除了萬花婆婆之外，沒有人知道。

姜碧鳳也沒看見，她只是擔心那些綠色烟霧，會傷害到她的師父萬花婆婆。

但萬花婆婆看來還是很好，但錦盒內究竟有甚麼東西，可以令到她看得目不轉睛？

忽然間，姜碧鳳看見萬花婆婆的手在顫抖。

萬花婆婆向來定力過人，可說是個泰山崩於眼前而面色不變的女中豪傑，何以她的手會在這個時候顫抖起來？這眞是莫名其妙的事。

姜碧鳳猜不出箇中原因。

萬花婆婆終於把錦盒放下。

然後，她就對賀千嵩說道：「三天之後，你們再來。」

姜碧鳳陡地一呆，師父這樣說，到底是甚麼意思？一時之間，她着實猜不透萬花婆婆的用意。

但賀千嵩卻成竹在胸地一笑，道：「萬花谷主成全之恩，賀某在這裏首先謝過，三天之後，這裏就是聚賢堂之地。」

語畢，帶着一干手下，大搖一擺地離開萬花谷。

沒有人阻攔，因為萬花婆婆沒有下命令，又有誰敢造次？

姜碧鳳滿腹疑團，等到賀千嵩遠遠離去之後，才問萬花婆婆：「師父，這是怎麼一回事？」

萬花婆婆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鳳兒，這一樁事別問為師，總之，為師的決定，是正確的，但也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

姜碧鳳神色沉重，好像想說些甚麼，但卻說不上來……

＊　＊　＊

翌日，天氣很好。

在澤城東南門那邊，有一間賭場，賭場的老闆本來是個屠夫，但後來卻開了這家賭場，成為這附近一帶最有權勢的人物。

這屠夫叫程五，長得並不怎樣魁梧，但卻有一股狠勁，是個極難纏的人物。

這賭場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擠滿了賭客，而且賭注很大。

可是，今天來了一個豪賭客，這豪賭的是骰子，押單開單，押雙開雙，眞是令人看得連眼都直了。

凡是賭徒，都是跟紅頂白的，這豪賭客逢押必中，自然有不少賭徒跟着這豪賭客下注。

豪賭客又連中了三口。

接着，這豪賭客自言自語地說道：「再賭一口，就用不着再賭啦。」說完之後，把所有銀兩都押在「單」那一門上。

這一注賭得更大！

其餘賭徒見狀，立刻紛紛下注，押的當然也是「單」！

荷官刀疤卓從來也沒見過這樣的場面，不禁連臉色都青了。

他遲遲沒有揭盅，似是有所等侍，但賭客們卻不耐煩，連聲催促。

「開呀！怎麼不開了？」

「是不是不敢開？」

「哼！老子輸了五十多兩，能不能翻本就看這一注，快開！」

「是不是知道準會開『單』，所以不敢揭盅啦？眞是豈有此理！」

「開呀！」

「再加注十兩，這一次他媽的不斷樓蘭誓不還！」

「刀疤卓，你怎麼了？」

「快揭盅！」

但刀疤卓還是遲疑着，就在這時候，一個粗壯的聲音響了起來：「別吵！刀疤卓，揭盅！」

發出這命令的人，就是這賭坊的老闆程五！

＊　＊　＊

程五下命令揭盅，賭客們立刻發出了一陣如雷般的歡呼。

看他們的樣子，似乎這一注必定押中似的。

刀疤卓在程五的支持下，臉色立刻紅潤了起來。

他叫了一聲：「開！」

揭盅了！

一揭盅，衆皆愕然，再也沒有人發出歡呼聲。

因為開出來的點子是二四六十二點——雙！

這一注，莊家統吃，那個豪賭客輸了，所有賭徒也輸了。

有人忍不住在埋怨，也不知道是埋怨那個豪賭客，還是在埋怨自己。

但這又有甚麼用？輸了就是輸了，就算怨天尤人，也是於事無補的。

「老太婆，你累死人啦！」

「算了，她也不是輸得面青唇白嗎？」

「唉，眞是倒楣，還以為財星高照……」

「乾脆戒賭好了。」

「不賭就不賭……你還賭不賭？」

老太婆道：「不賭了。」

程五道：「你只是輸了一把，怎麼就沒有勇氣再賭下去？」

老太婆道：「賭錢最重要的並不是勇氣，而是賭本，既然沒有賭本，就算想賭也賭不來。」

程五道：「你並不見得身上再也沒有賭本。」

老太婆道：「你知道我還有賭本可以賭去嗎？」

程五道：「當然知道，因爲你這一次到這裏來，想賭的並不是骰子。」

老太婆道：「不是賭骰子，又是賭甚麼？」

程五道：「賭氣。」

「賭氣？」老太婆陡地桀桀怪笑起來，道：「說得好，老身的確是爲了賭氣而來的，那又怎樣？」

程五道：「這間賭場，在澤城地面來說，雖然是屈指可數，但又怎會給谷主放在眼內，谷主這番駕臨，只怕是另有別情？」

老太婆嘿嘿一笑，道：「你早已知道老身的來歷，果然不是一般江湖小卒可比。」

這個老太婆並非別人，正是萬花谷谷主萬花婆婆。

程五冷冷一笑，道：「萬花谷主雖然是道上响噹噹的脚色，但要以大欺小，只怕也不是這麼容易。」

萬花婆婆道：「甚麼以大欺小？我已經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家，這一次來，只是爲了要查清楚一件事。」

程五道：「萬花谷主請說。」

萬花婆婆道：「二十年前，淮揚道上有一間鏢局失了一支鏢，總鏢頭『萬刀奇叟』趙克遠被人暗算，背後中了二把飛刀身亡，這件事程老闆只怕也知道一二吧？」

程五道：「二十年前，程某還只不過是個屠夫，江湖上的事，一概不知。」

萬花婆婆冷笑道：「你一口就把事情推得乾乾淨淨，眞爽快！」

程五道：「程某本來就毫不知情，絕非存心欺騙谷主，谷主如不相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萬花婆婆道：「趙克遠在江湖上行走數十載，從來沒有吃過啞巴虧，那一次失鏢，表面上看來是淮揚道上鐵刀寨之所爲，但實則其中還大有文章。」

程五道：「內裏縱使大有文章，跟程某又有甚麼相干？」

萬花婆婆道：「你且聽老身說完才反駁吧。」

程五道：「谷主請說。」

萬花婆婆道：「鐵刀寨雖然人强馬壯，但若是正面交鋒，甚至施以奇襲，只怕還是難不倒趙克遠的。」

程五道：「那又如何？」

萬花婆婆道：「但事情壞在鏢局之中，有一個內奸！」

程五眉頭一皺，道：「此乃何人？」

萬花婆婆道：「是鏢局的老鏢師耿行雲。」

程五道：「這個耿行雲很靠不住？」

萬花婆婆道：「耿行雲這個老狐狸若是靠得住，也不會暗中勾結鐵刀寨，裏應外合地謀害總鏢頭趙克遠。」

程五道：「趙克遠在江湖上打滾了數十年，難道一直沒看出耿行雲的爲人嗎？」

萬花婆婆道：「耿行雲的底細若是可以輕易給人看出，也就不是一條可怕的老狐狸了。」

程五道：「萬花谷主要追查舊帳，何不去找耿行雲，卻要跑到這裡來找程某的痲煩？」

萬花婆婆道：「老身爲了要找尋這個姓耿的老賊，二十年來一直寢食不安，但這老賊躲藏得很好，老身沒法子可以把他找出來。」

程五道：「敢問萬花谷主，趙克遠與谷主有何淵源？」

萬花婆婆道：「趙克遠就是老身唯一的兒子！」

程五臉色一變，道：「你要爲了報仇，那是你的事，但程某跟那個甚麼耿行雲，根本就是沒有半點相干的，你老人家找錯地方了。」

萬花婆婆道：「耿行雲要掩藏身份，自然不會再以本來姓氏出現在江湖中。」

程五道：「然則，萬花谷主可知耿行雲如今何在嗎？」

萬花婆婆道：「當然知道，不然的話，老身也不會跑到這裏來。」

程五嘿嘿一笑，道：「萬花谷主，你老人家可不是懷疑程某就是耿行雲罷？」

萬花婆婆道：「耿行雲如今若仍然活着，最少也有七十多歲，而閣下似乎連五十歲也沒有。」

程五道：「但江湖上有一種易容術，可以把一個老人變得年輕起來。」

萬花婆婆道：「這個老身自然知道。」

程五冷冷一笑，道：「那麼，萬花谷主何以不懷疑程某就是那個耿行雲？」

萬花婆婆也冷冷一笑，道：「你怎知道老身沒有懷疑，你就是耿行雲的化身？」

程五嘿嘿一笑，不再說話。

萬花婆婆卻倏地聲色轉厲，戟指罵道：「程五，你這個狗雜種，你就是忘恩負義，背後暗箭傷人的萬惡之徒耿行雲！」

程五楞住了。

萬花婆婆說他就是耿行雲！

程五眞的就是耿行雲嗎？

＊　＊　＊

萬花婆婆找尋耿行雲已很久很久了，這一天終於有了大仇人的下落。

程五果然眞的就是耿行雲！

在澤城裏，本來的確是有程五這麼一個人的，但在很久很久以前，程五已被耿行雲所殺！

如今的程五，其實就是耿行雲易容改裝僞冒的！

萬花婆婆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她這二十年來，無時無刻都想手刃仇人，現在機會來了，她自然拚命！

耿行雲當年與强盜勾結，劫取了那一支鏢，得到最大的收穫並非金子銀子，而是兩本練功秘笈，和一把奇門兵刃——三尖兩刃搜魂刀。

二十年來，耿行雲每晚都在苦練武功，他知道，萬花婆婆這個老太婆一天不除掉，他就沒法子可以高枕無憂。

最近，耿行雲的武功已大爲精進，他在想：「縱使萬花婆婆眞的找上門來，俺也不怕！」

想不到萬花婆婆眞的找上門來了。

倘若萬花婆婆在兩年前找上門，耿行雲恐怕還不敢和她正面交鋒，但如今時移勢易，耿行雲對自己的武功有了極大的自信，而且也有躍躍欲試之想。

因此，耿行雲毫不畏懼，索性與萬花婆婆決一高下。

這是武林中極重要的一戰，倘若江湖中人早知此事，最少會有數百人前來觀戰。

耿行雲的三尖兩刃搜魂刀，一直都放在賭場內。

此刻，他就是用這奇門尖刃，與萬花婆婆正面交手！

萬花婆婆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她動用了「萬花神劍」！

這一把劍，可說是萬花谷之寶，二十年來，萬老婆婆從來沒使用過它。

但如今，正是萬花神劍大派用場的時候！

＊　＊　＊

在澤城三十里外，有一間茶館。

這間茶館開設已有二十餘年，老闆是王十番。

王十番是個粗魯漢子，二十五年前，他給澤城一個神出鬼沒的大盜打掉了三顆牙齒，過了三年，這個大盜的兩條腿卻給王十番砍掉。

這正是王十番做人的原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王十番是個粗人，也是個妙人，他粗魯起來的時候，粗魯之極，他妙起來的時候，卻也妙不可言。

王十番很喜歡交朋友，也交了不少朋友。

但在他所有朋友之中，他唯一最忘不了的還是「雪豹」喬冲。

王十番是在八年前認識喬冲的，而且還是「不打不相識」。

那一次，王十番擊敗了喬冲，把喬冲打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但王十番後來卻大罵自己是個「王八」。

原來那一天，喬冲在遇上王十番之前，已和「漠北拳王」宇文勇大戰了三百回合，那一戰宇文勇雖然敗陣，但喬冲也受創不輕，因此到了下午，再遇上王十番的時候，才會落得一敗塗地。

但喬冲沒有怪責王十番，而且日後還成爲莫逆知己。

王十番很高興，他喜歡交朋友，尤其是像喬冲那樣的朋友。

這一天，王十番紅光滿面，精神飽滿，嗓門比平時更加响亮得多。

因爲喬冲來了。

和喬冲一起來到這裡的，還有一個俏麗的女郎和一個大和尚。

這兩人自然就是紫貝和吃人和尚。

王十番並不認識紫貝，但和吃人和尚卻有數面之緣。

王十番曾問吃人和尚：「俺的肉你吃不吃？」

吃人和尚道：「不吃。」

王十番勃然大怒：「他奶奶的熊，你是不是嫌俺的肉又臭又不乾淨？」

吃人和尚搖搖頭，道：「你的肉又香又乾淨，洒家不吃，因爲你是洒家的朋友。」

「朋友又怎樣？」

「洒家甚麼都吃，就是不喜歡吃朋友。」

王十番大笑：「你這個禿驢就是這麼頑固，好一個不吃朋友，也幸虧俺是你的朋友！」

吃人和尚今天來了，他沒有吃人肉，只是吃羊肉。

好大盤的羊肉，還有好大好大的一罈酒。

王十番很高興，對喬冲說道：「雪豹，你可知道近來俺想幹甚麼事？」

喬冲眨了眨眼，道：「你想幹甚麼事，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又怎曉得你想怎樣了？」

吃人和尚卻哈哈一笑，道：「喬冲不知道，洒家知道。」

王十番道：「你知道甚麼？」

吃人和尚道：「你手癢得很，想找人狠狠的打一場大架，對不？」

王十番哈哈大笑，道：「說得對極了，吃人禿驢，你有甚麼好主意？」

吃人和尚道：「除了跟洒家打架之外，你現在唯一的對手就只有喬冲。」

紫貝大不服氣，立刻叫嚷起來，道：「還有我呢？」

王十番兩眼一瞪，道：「你是個女流之輩，俺才不會跟你動手動脚！」

紫貝跳了起來：「你不跟本姑娘動手動脚，本姑娘卻偏要跟你比一比！」

王十番連忙道：「俺認輸如何？」

紫貝道：「是贏是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打了再說！」

王十番哼一聲，道：「小妮子，你以爲俺眞的怕了你嗎？」

紫貝道：「怕不怕那是另一回事，你說我是女流之輩，分明是瞧不起影教的人！」

王十番奇道：「難道你不是女流之輩，是個男人嗎？」

紫貝又跳了起來，揮拳便要揍王十番，但就在這時候，有人在門外高宣佛號。

「阿彌陀佛！」

凡是高宣佛號而來的，通常都是和尚，但這一次卻例外。

這個高宣佛號而來的，居然是個老叫化子。

王十番奇怪地望住這個老丐，道：「你到底是個乞丐，還是個和尚？」

老丐微微一笑，指着身上破爛衣衫，道：「老闆，你瞧我像個乞丐，還是像個出家人？」

王十番道：「這是很難說的，別說是和尚與乞丐，就是男人和女人，往往也很難可以分辨得出來。」

紫貝「嗄」的一聲，本想罵王十番，但最後還是忍住。

因爲她想知道，這個老叫化到底是何方神聖。

只見老叫化呵呵一笑，道：「別以爲只有和尚才能高宣佛號，我這個叫化子也是經常大叫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

王十番想了一想，不禁點了點頭，道：「有理！有理！刮光了腦袋的不見得就是眞和尚，做叫化的也不見得不能敲經唸佛。」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老闆頗有慧眼，果然一點即化。」

王十番道：「你少拍俺的馬屁，你是從那裏來的？」

老叫化道：「不是丐幫。」

王十番一愕，道：「看你也不像是個尋常的乞丐，怎麼居然不是丐幫中人？」

老叫化微笑不語。

喬冲忽然走了過來，對王十番說道：「正因爲這個叫化大不尋常，所以才不是丐幫中人。」

王十番道：「這老傢伙到底是誰？」

喬冲道：「這位老人家，就是『亦佛亦丐』，又被江湖同道譽爲『宇內第一奇丐』的諸葛不凡。」

王十番立刻以拳擊額，罵道：「眞是他奶奶的天下第一號蠢材，怎麼居然想不起這個老傢……這個老人家就是諸葛不凡？」

喬冲淡淡一笑，道：「諸葛前輩駕臨此地，想必有重大消息告知。」

諸葛不凡道：「喬老弟果然心中雪亮。」

吃人和尚道：「他是雪豹，自然心中雪亮得緊。」

王十番搖頭不迭，道：「這種說法，簡直是他媽的似是而非。」

吃人和尚道：「你懂個屁！」

王十番道：「俺連個屁都不懂，懂得最多屁的，就是你這個大和尚。」

吃人和尚咧嘴一笑，不再說話。

紫貝道：「你們別再胡說八道好不好？還是聽聽諸葛前輩有甚麼話說！」

諸葛不凡沉吟半晌，才輕輕嘆一口氣，道：「澤城那邊，今天將會有一場惡鬥。」

喬冲一怔，道：「是誰會在那邊火併？」

諸葛不凡道：「萬花谷的谷主萬花婆婆，已把萬花谷雙手奉送給聚賢堂。」

喬冲陡地心神一震，道：「怎會這樣的？」

諸葛不凡道：「因爲杜少賢派人告訴萬花婆婆，說出耿行雲的下落。」

喬冲道：「耿行雲是萬花婆婆的大仇人，但這二十年來，耿行雲一直都匿藏得很好。」

諸葛不凡道：「耿行雲是個老狐狸，連萬花婆婆也找不到他，想不到卻給杜少賢抖了出來。」

喬冲道：「杜少賢怎會知道耿行雲的下落的？」

諸葛不凡道：「耿行雲易容改裝，變成了屠夫程五，但爲他易容的人，卻是杜少賢的一個親信手下譚郭梅！」

喬冲道：「譚郭梅外號『巧手仙翁』，他的易容術堪稱天下無雙。」

諸葛不凡道：「譚郭梅又是『雲中六友』之一，跟耿行雲曾經是好朋友、好兄弟。」

喬冲道：「但到最後，譚郭梅還是出賣了耿行雲這個老朋友。」

諸葛不凡道：「這也很難怪，譚郭梅就算很講義氣，但杜少賢又豈是易與之輩，他若要譚郭梅說眞話，譚郭梅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稍有半點隱瞞。」

喬冲道：「杜少賢不愧是一代梟雄，正是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他要取萬花谷，倘若不顧一切攻堅，就算能夠取得萬花谷，也必然損兵折將，傷亡慘重，但如今只是放出一個消息，就能夠兵不血刃得到萬花谷，當眞是划算得很。」

吃人和尚「呸」一聲，道：「萬花婆婆肯把萬花谷雙手奉送，那是萬花婆婆的事，洒家可沒答允！」

王十番奇道：「萬花婆婆是萬花谷谷主，連她老人家也願意把萬花谷雙手奉送，你憑甚麼反對？」

吃人和尚道：「不憑甚麼，就只憑洒家這塊金漆招牌！」

「你的金漆招牌又是那一門子貨色了？」

「路見不平，他媽的拔刀相助！」

「哼，萬花婆婆是甘心情願把萬花谷送給杜少賢的，這又有甚麼不公平了？」

「洒家說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既然大大的不公平，洒家就要把這件事擺平，方爲合理。」

「你這個禿驢的說話，往往都是自以爲是的。」

「難道你認爲洒家這一次說錯了？」吃人和尚怒吼起來。

王十番卻搖頭一笑，道：「這次倒是他媽的十分例外，最少，連俺王十番也認爲你說得很對！」

吃人和尚這才哈哈一笑，道：「老闆，總算你說出一句人話！」

諸葛不凡沉吟着，道：「如今局勢吃緊，未知諸位有何高見？」

吃人和尚道：「洒家沒有甚麼高見，只想挫一挫聚賢堂的銳氣。」

王十番連連點頭稱是，道：「俺也是這麼想，但怎樣才能挫一挫聚賢堂的銳氣？」

吃人和尚眉頭一皺，隨即又打個「呵呵」，道：「這個就得向諸葛前輩請教請教！」

諸葛不凡嘆息一聲，道：「我這個老叫化，近來是越老越糊塗了，這些事，還是由喬老弟想想辦法最好，總之，喬老弟怎樣說，咱們就怎樣去辦，相信一定不會錯到甚麼地方去的，大家認爲如何？」

王十番首先撫掌笑道：「諸葛前輩所言甚是，咱們都聽喬冲的話好了。」

喬冲苦笑了一下，道：「喬某何德何能——」

「少廢話！」吃人和尚叫道：「洒家要聽的是老實話，你再推三推四，那便是瞧不起咱們這些老朋友。」

喬冲又苦笑一下，道：「既然這樣，我不妨說幾句話。」

王十番催促道：「快說。」

喬冲道：「聚賢堂的作風，向來都是吃人不吐骨的，這一點，相信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吃人和尚道：「不錯，洒家雖然吃人，但最少還會把骨頭吐出來。」

王十番道：「這個自然，骨頭有什麼好吃。」

紫貝皺了皺眉：「你們別打岔好不好，先聽喬大哥說下去！」

王十番道：「言之有理，俺決不再打岔便是，但吃人和尚卻是最喜歡打岔的，俺就算保証不再說話，也難得這個禿驢不會繼續大放厥詞，那便他奶奶的如何是好？」

吃人和尚吃吃一笑，卻不說什麼。

王十番「哼」一聲，目注着吃人和尚叫道：「你用不着裝啞巴，你心裏有什麼話，不妨在大家面前直說，何必只是在肚子裏罵人？」

吃人和尚又笑了一笑，依然緊緊閉嘴，一言不發。

王十番跳將起來，正待罵人，諸葛不凡已喝道：「老闆，說來說去，還是你說的話最多，別人的肚子裏有沒有罵人，大家都不知道，也沒聽見，但你嘴裏他媽的不乾不淨，卻是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的，老闆，你怎樣解釋？」

王十番道：「俺當然是可以慢慢解釋的……」

「且慢！」紫貝叫了起來，道：「你用不着解釋了，我們現在只是想聽聽喬大哥有什麼話說。」

吃人和尚微笑點頭，但仍然一言不發。

王十番嘆了口氣，也只好依樣葫蘆，索性緊閉嘴巴不再說話。

喬冲悠然一笑，又沉吟半旰才緩緩地說道：「以杜少賢的作風，雖然他只是用一個消息，就把萬花谷輕易地取到手裏，但他還是不怎麼滿意的。」

諸葛不凡眉頭大皺，道：「這樣還不滿意，他到底還想怎樣？」

喬冲道：「萬花谷雖然已落在聚賢堂手上，但萬花婆婆仍然活着，杜少賢又怎能高枕無憂？」

諸葛不凡臉色一變，道：「喬老弟之意，是認爲杜少賢還會繼續對付萬花婆婆？」

喬冲嘆了口氣，道：「我也但願這種想法是錯的，說不定，喬某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王十番道：「你並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吃人和尚道：「以杜少賢的心術，決不會輕易放過敵人，即使是朋友，也同樣不會放過。」

諸葛不凡也點了點頭，道：「不錯，萬花婆婆縱使把萬花谷雙手奉送給杜少賢，杜少賢還是不會放過她的，因爲只有殺了萬花婆婆，杜少賢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喬冲道：「因此，我擔心萬花婆婆會有麻煩。」

諸葛不凡道：「不錯，咱們趕往澤城，助萬花婆婆一臂之力。」

喬冲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動身。」

* * *

澤城今天大不尋常。

在城外，有不少陌生漢子在巡來巡去，在城內，更是一片戰雲密佈的樣子。

喬冲、吃人和尚、王十番、紫貝和諸葛不凡身手矯捷，自然很輕易就進入城中。

諸葛不凡冷冷一笑，對喬冲說道：「果然事情大有蹺蹊，杜少賢早已在這城鎮上佈滿了殺手。」

喬冲道：「但這些殺手目前仍然按兵不動。」

諸葛不凡道：「杜少賢十分狡猾，在萬花婆婆與耿行雲拚命之前，決不會輕舉妄動。」

喬冲道：「聚賢堂中人，必然會等到萬花婆婆與耿行雲拚得筋疲力竭之後才動手。」

諸葛不凡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杜少賢想做這個撿便宜的漁翁！」

吃人和尚冷笑道：「咱們就偏偏不讓聚賢堂的兔崽子得償所願！」

喬冲沉聲道：「咱們先到賭坊那裏瞧瞧再說！」

衆人來到了賭坊，只見賭坊外血漬斑斑，顯然有人曾經在這裏展開激

戰。

喬冲首先衝入賭坊。

只見賭坊之內一片紊亂景象，有幾個黑衣大漢倒卧在血泊之中不斷呻吟。

喬冲臉色一沉，道：「咱們快找萬花婆婆。」

吃人和尚道：「這個老婆子也許已給聚賢堂的兔崽子做翻啦。」

王十番瞪了他一眼，道：「你又沒有看見萬花婆婆的屍體，又怎知道她一定已給人做翻了！」

紫貝道：「少廢話，找找看再說！」

衆人一直追查，只見血漬由賭坊一直伸展，穿過了一條小巷，來到了一條小橋之上。

橋上有人正在展開激戰，其中一人運拐如飛，神情憤怒，武功極高。

這人正是萬花婆婆。

與萬花婆婆展開激戰的，除了耿行雲之外，還有兩個灰袍人。

這兩個灰袍人都是刀法名家，一個使的是「攔門十段刀」，另一個使的是「大力霹靂斬」，兩種刀法的路子雖然不同，但招式都是威猛絕倫，毫不留情的。

吃人和尚大叫一聲，說：「他媽的，想以多爲勝，眞不要臉。」

大袖一飄，人已有如怪鳥般向橋上飛去。

但吃人和尚還沒有落到橋面，橋底下突然又殺出了一個紫衣人。

這個紫衣人身手極快，人未到，鏈子槍已有如閃電般射向吃人和尚的胸膛。

吃人和尚一凜，立刻旋身閃避，但紫衣人第二擊又已緊接而至。

紫衣人的第二擊並不是用鏈子槍，而是用穿雲腿法！

這穿雲腿法在江湖中只是尋常之極的功夫，但在這紫衣人的腳下展施出來，卻是另有一番威力。

吃人和尚嘿嘿冷笑，道：「來得好，洒家今天總算大開眼界。」

紫衣人連續掃出十二記穿雲腿，吃人和尚左閃右避，雖然總算閃過，但卻是險象環生，王十番忍不住掄起拳頭大叫：「禿驢休怕，俺來也！」

吃人和尚怒道：「你來個屁，這廝是『冥嶽鬼影槍』莫昭山，早在二十年前就跟洒家的師父結下樑子，這筆帳幾時輪到你老闆插上一手。」

吃人和尚與莫昭山越戰越激烈，王十番就算想插手也不容易。

莫昭山腿攻之後，又再以鏈子槍狂襲吃人和尚。

吃人和尚見招拆招，守勢之中往往連消帶打，莫昭山倒也不敢怠慢。

萬花婆婆以一敵三，形勢漸見不妙。

吃人和尚對王十番叫道：「你老闆要助拳，何不助老婆子一臂之力？」

王十番道：「這個還用你來囑咐嗎？」

一聲暴喝，人如猛虎般衝前，喬冲、紫貝立刻緊隨其後。

那兩個使刀的灰袍人，一個是「攔門判官」霍中堅，另一個是「霹靂無情」鐵毅力，兩人都是黑道巨擘，如今卻俱爲聚賢堂所用。

耿行雲倒不是聚賢堂中人，但爲他易容之人，卻是杜少賢的手下譚郭梅。

武林中唯一知道耿行雲這個秘密的人，就是「巧手仙翁」譚郭梅。

但譚郭梅並不靠得住，因爲在他的頭頂上，還有一個杜少賢。

只是，如今耿行雲也要無暇理會到底是誰出賣自己，他現在唯一要急忙對付的，就是萬花谷谷主萬花婆婆。

因此，霍中堅和鐵毅力突然出手相助，耿行雲在這時候居然還是十分感激的。

王十番「呸」一聲，揮動一柄鋼斧衝了過來，大聲叫道：「俺砍死你們這幾個衣冠禽獸！」

他這一柄鋼斧是喬冲所贈，平時經常用來砍瓜切菜，至於上陣衝鋒殺敵，這還是第一遭。

因此，王十番一面揮斧砍殺，一面說道：「也不知道這柄傢伙是否管用！」

話猶未了，一條胳臂已給他這柄鋼斧砍得直飛上天，那是霍中堅的左臂。

王十番哈哈一笑，道：「這還有點像樣，俺又再來也！」

鐵毅力初時見王十番不瘋不癲的，自然瞧不起他，誰知道這個王老闆並非省油的燈，連霍中堅的大臂也給他一斧劈掉，這才如夢初醒，再也不敢小覷這個看來渾渾噩噩般的大漢。

萬花婆婆有援手相助，這才鬆一口氣，但她報仇心切，這一口氣只是略爲鬆了一鬆，又再全力撲擊耿行雲。

王十番哈哈一笑，道：「老婆子，你身手不弱，年輕時必定有無數狂蜂浪蝶給你揍得屎滾尿流。」

他說的雖然是瘋言瘋語，但卻也給他誤打誤撞說對了。

吃人和尚忽然叫道：「兔崽子越來越多啦，再不狠狠幹他媽的一場，咱們勢必吃不了兜着走。」

王十番說：「就只怕連兜也兜不着，那才活該！」

混戰之下，喬冲的豹王刀發揮了極大的威力，不少聚賢堂的殺手都給他幹掉。

但聚賢堂的殺手越來越多，到後來簡直是排山倒海般湧至。

萬花婆婆叫道：「各路英雄盛情，老身是感激不盡的，但這只是老身和耿老賊的事，各位不必插手，還是速退速退也罷。」

吃人和尚「呸」的一聲，道：「什麼

你的事咱們的事，這分明是聚賢堂擺佈下來的大陰謀，咱們若還不團結一致，各自爲戰，到頭來還不是自取滅亡嗎？」

王十番應聲道：「禿驢說得對極了，管他聚賢堂來了多少個兔崽子，總之這一戰咱們是打定的了，谷主若再婆婆媽媽，那就瞧不起咱們各路英雄！」

吃人和尚笑道：「你老闆，這一番說話不錯，洒家聽了很舒服！」

王十番道：「但你拍俺的馬屁，旁人聽了必然大爲肉痲。」

羣雄雖然陷入苦戰之中，但依然談笑風生，豪氣十足。

喬冲一直留意着紫貝，只要紫貝稍有危險，他就出刀相助。

吃人和尚笑道：「好一個護花使者。」

王十番叫道：「別胡言亂語，給別人聽見了，就會有所誤會。」

吃人和尚道：「有什麼誤會的，紫貝是個姑娘，喬冲一味維護着她，這不是護花難道是護鐵護石嗎？」

王十番道：「荒謬！」

吃人和尚道：「小心背後——」

王十番頭也不回，反手便一斧向背後砸了過去。

一個在他背後揮刀直砍過來的黑衣武士立刻被鋼斧劈碎了臉，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聲便倒了下去。

吃人和尚讚道：「好快的利斧！」

就在這時候，一把利劍從橋下斜斜刺出，直刺向萬花婆婆的咽喉。

這是極快的一劍，也是極飄忽一招。

萬花婆婆以木拐急擋，但這一劍卻像突然向下捲，從萬花婆婆小腹之上斜斜倒劃，直劃上萬花婆婆的心臟！

萬花婆婆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出道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遇上這麼快，這麼詭異的劍法。

她適才以木拐擋劍，招式早已用老，如今形勢突然再變，木拐已無法及時回招擋架。

但萬花婆婆終究是當代武林屈指可數的高手，雖然情況危急，依然臨危不亂，立時倒踩七星步，身形疾迅無倫地向後倒退開去。

能使出這一手劍法的人，肯定是劍學上的頂尖的高手。

耿行雲本已給萬花婆婆逼得險象環生，但忽然又有援手助陣，不禁爲之精神大振。

可是，他再精明老練，也決想不到，這個使劍的人只是把萬花婆婆逼開。

此人眞正要對付的，並不是萬花婆婆，而是耿行雲身邊的鐵毅力。

鐵毅力只是留意着王十番，卻沒想到突然會出現了一個劍術高强的高手，向自己驟施突擊。

只見劍光一晃，一把鋒利無匹的快劍，已刺入了鐵毅力的胸膛。

這一着大大出乎鐵毅力意料之外，也使到耿行雲爲之詫異不已。

王十番也怔住。

他大聲喝問：「你是誰？」

那人淡淡地說出了三個字：「司馬玉。」

「至尊殺手司馬玉？」

「正是。」

「哈哈，俺今日有緣識荊，眞乃平生一大快事也！」

就在此際，耿行雲發出了一聲慘叫，只見萬花婆婆的木拐已插入他的胸膛！

* * *

萬花婆婆終於得償所願，耿行雲多行不義，死在這老婆婆的木拐之下。

這是誰的功勞？

誰也沒計較這一點，總之，聚賢堂的陰謀已失敗，因爲至尊殺手司馬玉一出現，形勢又已大變。

至尊殺手何以出手對付聚賢堂中人？

這一點，許多人都不明白，但喬冲卻似乎並沒有感到意外。

他對司馬玉說道：「你已厭倦了殺手生涯？」

司馬玉吐一口氣，道：「你應該明白的，我根本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殺手。」

喬冲道：「但你早已成爲江湖上名震八方的至尊殺手，要是連你也不配稱爲眞眞正正的殺手，江湖上又有誰配稱爲殺手？」

司馬玉道：「身爲殺手，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喬冲道：「每個人都可以找出無數理由，認爲自己活得並不愉快，但你說的話，我完全相信。」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又接着說道：「其實，一個人若以殺人爲業，除非他本身是個瘋子，不然的話，必定痛苦得很的。」

司馬玉道：「你也瞭解這種痛苦？」

喬冲道：「我也是個人。」

司馬玉道：「但像你這種人，江湖上着實並不多見。」

喬冲道：「像你這種殺手，也是少見得很，你一出現，聚賢堂的兔崽子就走得乾乾淨淨了。」

司馬玉道：「他們並不是給我打走的，而是奸計不得逞，所以才狼狽而逃。」

王十番嘻嘻笑道：「說來說去，還是你的威風最大。」

司馬玉嘆了口氣，道：「現在並不是看誰威風不威風的時候。」

喬冲道：「你本是聚賢堂的一枚棋子，如今卻反過來對付杜少賢，以後的處境只怕不怎麼妙。」

司馬玉苦笑道：「小弟的處境，本來就一直不怎麼妙。」

（未完・二）

上文提要：余森牟為了報復銀行擠提事件，立意要好好對付鍾坤那廝及主腦人章洋龍，他得知章洋龍將赴大馬渡假，特地安排了朱莉的密友曼敏施施展美人計，引君入甕；章洋龍下榻在他的好友張永漢的七洲酒店內，而導遊的工作當然巧妙地落在曼敏施身上……電報傳來，章洋龍心臟病發，方玉嬋母女倆立即飛身趕往彼邦；而次子章承志聞訊後亦由美趕返香港……方玉嬋跑上陳延年律師行查詢遺囑事宜……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一瞥遺囑　含恨而終

「他說亞爸是腦血管爆裂！做腦部血管接駁手術全世界根本就沒有先例……但我總覺得他有點膽子小！為甚麼不試試？」章承志道。

「算了，承志，醫者父母心，他也不是不想治好，他已經盡了力了！你再纏着人家也不是辦法，再說洋龍這情形，根本就不適宜冒險，只能見一步走一步，希望能穩定下來，就是不幸中大幸了！」

對章承志的激動，黃伯祥半勸半慰的說。他是瞧着他長大的，他兒時種種趣事，他也清楚記得，他很喜歡這孩子待人接物的厚道，在章家的後輩中，他對他有點偏愛，甚至他在章洋龍面前也不掩飾這點，或者，是因為他與這孩子的性格有點相似之故吧。他再呆了一會，就告辭走了。魯春齡也站起來，向黃伯祥招呼說：「坐我的車子吧！黃先生，晚了，要車很麻煩！」然後兩人就一齊走了。

這時，客廳就只剩下章承業兄妹三人。章承業與這位二弟平日的說話就不多，特別是父親似乎對他有點偏愛更使他又妒又氣，對他的神態就更冷淡。章仙綺往常與承志這位二哥見面，倒也有幾句笑話，但這時却一反常態，雖然極力做出對他熱情的樣子，但顯得很勉强，說了一兩句閑話，就蹬蹬的跑上二樓的睡房去了。章承志呆呆的坐着，也不知對大哥說甚麼才好。

「你先去睡吧！二弟，這裏有我守着就成了！」一會後，章承業見他呆呆在那兒，就這樣對章承志說，他的口氣依然十分冷淡，章承志原本打算跟他說甚麼，但却被他這陌生人般的神態弄得很不安，他呆着不是，說也不是，終於無奈的歎了口氣，就獨上樓睡覺去了。

夜深了，風忽爾猛了點，花園的梧桐呼啪的一陣輕響，一會後，本就稀疏的星點也隱退去，隆隆！雷聲由遠而近，風也更猛，把梧桐刮得呼呼亂叫，嘩啦啦的一聲雨水就傾瀉下來，帶着雨絲的風捲進客廳，把上面那盞吊燈吹得搖搖晃動，因而獨自坐在客廳守夜的章承業的淡淡的身影亦一陣搖曳，下意識的，他把緊藏在衣袋裏的一瓶化學脫跡藥水用力的按住了！

就在這時，客廳那面書房的門輕輕的開了一條縫，方玉嬋像幽靈般的悄沒聲息的從門縫中閃了出來，章承業連忙也站起來，然後兩人便一前一後的向章家的一間隱蔽的雜物間摸去。

方玉嬋閃進雜物間時，就拿背部把雜物間的門拚命的頂住了，她像一隻餓急了的母狼似的盯着在章承業，那眼神的陰寒把章承業弄得心頭突突的狂跳！

「喏！你拿着……」

方玉嬋掏出一張精美道林紙文件

似的東西朝章承業面前一晃，章承業狂急的要伸手攫住時，方玉嬋却霍的抽了回來！

「你答應的東西你得好好記住！不然，你就別怪亞姨反臉無情！哼哼……還有，老頭子現在神智還清醒，文件只能改動二個字！否則讓他發覺，這後果你就一個人負責，知道麼？」

章承業上的肌肉一陣抽搐，抬起的手指頭也劇烈的打顫，他自然知道萬一被發現，這後果將意味着甚麼……但終於，他還是把這份文件攫住了！

「放心……亞姨……」

「快點！他的藥性快過了！十分鐘後必須把文件放回原處！快！」方玉嬋在喉嚨裏尖叫。

章承業在雜物間幽暗的燈下，匆匆瞥了文件一眼，一股熊熊的怒火就打從他的五臟六腑騰的竄了上腦海，他的臉孔漲得血紅！他深吸口氣，一咬牙就掏出那瓶預先準備好的化學藥水，用藥水朝文件上面的兩個字眼輕輕的點了一下，立刻，這兩個字眼便奇跡般的消失了，然後，他就模倣文件上面的筆跡，在空白處重新填上這兩個字眼，但位置却顛倒了，這兩個字眼與原來的居然維妙維肖。他最後審視了一眼，當確信了無破綻時，就把這份文件交還到方玉嬋的手上，這時章承業才發覺，方玉嬋的手上套了一隻輕巧的絲質手套，章承業心頭一凜：這就意味着，這份文件現時留下的唯一可作證據的指模，除了文件的主人外，就是他自己一個人的！而她根本就毫無相干！

「這筆跡……你有信心麼！」這時方玉嬋却鄭重的問了一句。

章承業一咬牙，道：「當然……在董事局我跟了他這多年，功夫可不是白費的！」他說，現在，他完全是一副豁出去的模樣了！

方玉嬋盯了章承業一眼，就沒再說甚麼。然後她就先摸了出去，再閃進章洋龍的書房。這書房門重新掩上時，客廳就一片死寂，連原先的章承業也不知鑽到那兒去，只剩下那盞大吊燈在夾着雨絲的夜風中搖曳。

× × ×

半月後，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章洋龍的病情突然惡化了！原來他的神智是保持清醒，但從昨晚深夜開始，他就時時陷入昏迷狀態，方玉嬋和醫生一直留在書房裏，直到上午八時，醫生才神色疲憊的從書房裏面出來。

章家的大客廳中，所有驚悉這噩耗的親戚朋友下屬都已經趕到了。章承志坐在靠近書房的這一邊，他的眼睛佈滿紅筋，神態憔悴，自美國返家後就像病了一場似的，他一見醫生出來，却不知打那兒來的勁，一步就衝到他面前，把醫生的手臂當救命浮泡似的死死捏住了！

「怎麼樣？亞爸他……醫生！」

「腦部積血侵犯腦神經……盡點人事吧！但最好有個心理準備！」

醫生搖搖頭，木無表情的說，然後他就一屁股坐在就近的椅上喘氣。但僅過了片刻，留在裏面的護士小姐就驚惶的跑出來，把醫生叫了進去。又過了一會，書房門猛地打開，滿面淚水的方玉嬋衝了出來，走到眾人面前，就吆喝道：「伯祥、承業、承志、仙綺、陳律師，還有黃姑娘……他要你們馬上進去！」

這可能是最後的時刻了！各人儘管各有各的心事，但都立刻意識到這點。他們依言走進書房時，醫生和護士站在一旁，呆呆的木無表情的望着病人出神。但病人却突然變得非常清醒，除了身子不能移動外，他似乎又恢復了平日的模樣，他的雙顴泛紅，眼珠轉着，雖然已很混濁，但却恢復了平日的靈活，他見眾人走進時，居然是能夠略微抬起手臂，打了個坐下的手勢，但誰都沒有坐下。

「……伯祥……你過來……」

章洋龍抬起手臂，向黃伯祥微一招手說。黃伯祥連忙擠上前，動情的扶住了章洋龍的身子。

「……伯祥呵，我說過要陪你回上海老家瞧瞧，這個心願恐怕要落空了！你替我多瞧幾眼吧……還有，我希望你暫時不要打退休的主意，待南託的事情安頓下來再說！好麼伯祥？」

章洋龍說，他的眼神滿是懇求的神色。

黃伯祥心頭一酸，他把章洋龍的手緊緊的握住，使勁的點了點頭，却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他怕自己一開口，眼裏的淚水就會像缺堤般的湧出來！然後他就退開了。

章洋龍的目光落在方玉嬋身上，方玉嬋走過去，依着他的身子坐下了。「章家的後事，我都安排好了……洋龍，先好好歇着吧！」

「嘿，現在不說，以後就再沒機會了！承業、承志、仙綺！你們三個過來……」

「承業，你是大哥，以後一切你要做個榜樣，莫讓章家丟臉！仙綺你年紀不少了，往後處事不要太任性，多聽人家的說話，知道麼？承志你哭甚麼！別的我對你不擔心，怕你的心腸太軟！有事多跟伯祥叔商量，你記住我說的……噓……」

說了這一回話，也許是要說的差不多說了，章洋龍鬆了口氣，支撐着他的精神却因此就開始渙散了，他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很快就變成喘息了！他自己大概也知道這意味着甚麼，拚盡全力的叫了一聲，但在別人的耳裏，這聲音已極輕微！「……陳律師……請替我……把文件取下來……哎……」

陳延年律師向章洋龍走過去，他的臉上一派正氣凜然，任何人見了這

臉孔，都準會聯想到這世間的法律的公正的一面。章洋龍在他的睡床下面摸出一條精緻的保險櫃鎖匙，抖顫着遞給陳律師，又虛弱的指指上面那烏光閃閃的保險櫃鋼鐵門！

這時，任何人都立刻就意識到，一個家族的最後一刻交接要開始了！因此不知因了甚麼，陳律師接過這條鎖匙的手也不禁抖顫了一下！但一霎間他就迅速的恢復了那滿臉的正氣凜然，他向那保險櫃走去了！

這時，被一股有如滚熱的蒸氣窒息着的書房內的人，誰也沒發覺，章洋龍的長子章承業的臉色倏的變得蒼白了，連身子也微微的抖顫！章洋龍的太太方玉嬋却壓抑不住的呻吟了一聲，誰也分不出她這歎息是傷心還是極度的緊張所致！

終於，陳律師把保險櫃裏面唯一個裝着文件的黑色皮包取出來了，他立刻就交回到章洋龍的手上。章洋龍抖索着在裏面摸出一張精美的、用道林紙寫的文件，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彷彿是把他六十多年的生命的最後的一絲精神凝聚在眼裏，他極仔細的一字一句的審視着這份他親筆立下，並經他信賴的陳延年律師簽字公證的文件，突然，他渾身强烈的抽搐了一下！眼睛霍的睜大了，在各人的臉上極嚴厲的搜索，這目光在章承業、黃玉香的身上停了一會，最後就驀地停注在方玉嬋的臉上！他的身子猛烈的抖顫，臉孔漲得瘀黑！他的嘴唇微微的動了，似乎在死命的要把他已經渙渙散了的生命的最後一絲力氣擠壓出來……方玉嬋渾身抖了一下，她突然發覺，這垂死的老人的最後一刻的目光竟然也如此的教人心寒！她略一猶豫，連忙一步搶近他的身邊，她伸出手去，輕輕的按住章洋龍的嘴巴，淚水也立刻嘩嘩的湧了出來！「洋龍！洋龍……快別說話了！你先歇口氣再說哪……洋龍！」她眞情畢露的說着，就像一位最賢淑的妻子向垂死的丈夫作出愛的呼喚！不過，她的手掌却有意無意的輕輕的但絕不鬆動的按着他的嘴巴！

章洋龍狠命的要脫離這隻可怕的魔掌！但在別人的眼中，他的頭部却只輕微的晃了一下！在場的人大多被方玉嬋這一刻的眞情感動得熱淚盈眶！章洋龍無可奈何的歎了口氣，目光無奈的從方玉嬋臉上移開了，這目光在重新移動，在女管家黃玉香的臉上停了一會，黃玉香感觸着這充滿抱歉的目光，她原來拚命往肚裏吞的淚水再也壓止不住的湧了出來！最後，章洋龍的目光停在章承志的身上，良久也再沒移開，這上面瀰漫着憐愛、悲傷，以及强烈的憤怒、無奈的絕望！

章承志的臉上一片迷茫，他甚至已忘了自己置身何處，但有一點他是强烈的意識到的，他這一生人已永不能在心裏抹去父親這最後一刻的目光！

終於，章洋龍的眼睛緩緩的極不甘心的閉上了……突然，在章洋龍自己的朦朧感覺中，他感到自己已離開了自己的軀體，冉冉的飄浮着，又鑽進那皇宮般的住房，立刻，一位俏生生的艷女郎就站在他面前，那嬌笑，那溫柔，那體貼，還有她親手調校的那杯白蘭地酒！接着是那旖旎的一幕……這一切都似乎是專爲他而設的！爲甚麼？爲甚麼？但這疑問他只能自己問自己而絕不能向任何人開口！突然，這絕望的屈辱猛的把他推了一把，他掉進一條漆黑的長長隧道中，他飛快的旋轉着，向下面了無盡頭的底部飛墜，突然，他感到被甚麼東西托住了，以致下墜的速度緩了下來，他使勁的彎下腰去，抽出脚底的東西，憑感覺他便知是那份被人簽改了的遺囑！他憤怒極了，他拚命的要往上升離開這條隧道，但足下失了這東西的承托，下墜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他感到自己在絕望中呻吟！漸漸地，他感到所有在自己腦裏盤踞的東西都在動搖，一點一點的被扯吸了去，信念、家族、事業、恩怨都消失了，他變成一片空白，下面也終於看到白霧，他陷身在白霧中，被茫茫的白霧迅速的吞噬……

＊　＊　＊

香港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章洋龍突然逝世的消息，立刻在香港及東南亞的財經工商界中引起强烈震動。著名的財經評論家「三鞭酒」在他的財經評論中寫道：「香港及東南亞財經鉅子章洋龍在不久前去世，他的逝世，令他留下的那個財雄勢大、錯綜複雜的商業王國，進入了一個前途未卜的階段。章洋龍無疑是一位極富魄力和有遠見的人物，但他一向以來依賴的是他個人的魄力，私人感情以及家族的力量，他放在心裏的事遠遠多於文件上所記載的，因此，他的突然去世，許多與南託銀行有關的事情，就無可避免的被懸在半空裏了！」

令人觸目的是這種種評論，一直延續到章洋龍的隆重中式葬禮後。接着不久，同樣令人關注的南託董事局的重組也公佈出來了。公佈中說：黃伯祥接任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之職位，副董事長是朱耀光、朱汝年、方玉嬋，董事兼總經理是章仙綺，副董事總經理是章承志、魯春齡。在董事會下面增設一個常務董事會，主席是章承業，常務董事是章仙綺、朱耀光，常務董事會直接負責處理銀行的一切日常事務。

如果說章洋龍的逝世引起的是公開的一陣震動，那這份南託權力分配的公佈所引起的就是漫長而又隱秘的暗湧。這點，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立刻就敏感的覺察到了。

在這份南託權力分配公佈見報後的二個小時，在豐隆銀行董事長室的余森牟亦已讀到了。他把報紙朝湊巧也在場的副董事長雷平康面前一擲，像發現甚麼特別的有趣事的樂呵呵的一笑，向雷平康擠眉弄眼的說：「嘿嘿！他們眼下是娃娃掌政哩！嘿！」

「但公佈說，黃伯祥是董事長哪！」

「上面那個董事會是虛設的，目的是裝樣子，安撫像伯祥這等好好先生！下面那個才是眞正的權力機構！這個常務董事會主席是章承業，常務董事有兩個，一個是朱耀光，另一個是章仙綺，耀光的心大都放在他印尼的木材生意上，因此實際掌權的就是章家這兩位狂妄無知的娃娃！而且就算上面那個有名無實的董事會，方玉嬋這千面觀音也嚴密監視着，做那兩個娃娃的幕後人！看情形這是那死鬼老頭子安排下的吧？但他一生精明，這一步就錯得很厲害！你瞧着，南託看情況就要敗在章家這三人手裏！但奇怪的是，老頭子平日極看重的次子章承志，却只得了一個副總經理的虛銜？承志這小子我接觸過幾次，他不善交際，但却聰明好學，而且做事勤懇，有股韌勁，倒是做銀行生意一塊料子！但却被摒棄出局！老頭子這一步又大錯特錯了！」

「森牟，你好像是他們的監護人哩，滔滔不絕的就發了這一大堆高見，事到如今，難道你還不能除掉仇恨嗎？一切都過去了，算了！森牟……聽說這幾天市面有點不安哩，我們還是窺準這時勢才好！」

雷平康這時再沒心思理會那南託的甚麼權力分配的事了，另一宗令他惴惴不安的事兒近日來牢牢的壓着他，這時忍不住又扯到這上面來了。猛的被雷平康提起這事，余森牟方才那幸災樂禍的得意心情就緩緩的退隱，轉而陷入沉思中。朱莉從檳城返港後的密報，接着是曼敏施因章洋龍出事、送院向朱莉的緊張告急求救，不久，就接到垂危的章洋龍被接返香港的訊息，這着實使他雪恨似的狂喜了一陣子，不過，當章洋龍的死訊終於傳出後，及至他赴章家的葬禮回來，他忽爾又悲哀起來，不是爲了別人，而是衡量這其中的得失，他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代價高昂得悲哀！因此他着實悶了好幾天。接着是不幸而料中的事情開始露出端倪，香港的租約問題已有政界人士及學者在電台報章上吵吵嚷嚷。不久，新港督在赴任的第一天就向香港市民公開暗示，中、英兩國政府即將要着手解決香港的九七前途問題。市面上各種是非難辨的言論紛紛出籠，甚麼「香港獨立」可能性頗高，甚麼「英國人一旦撤離，香港勢必大亂」，甚麼「主權可以討論，治權非英國人不可」……等等，但也有人提出「香港是中國領土，主權治權應歸還中國，但應該保持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云云，這風言風語一下子就把余森牟的心眼罩住，以致他本來極感興趣的南託權力分配的事兒，立刻就被雷平康所說的話沖去了！

「嘿嘿，看來是我余某人不幸而料中了吧！」

余森牟突然嚷出這沒頭沒腦的一句，這把雷平康嚇了一跳，猛的就把余森牟的話打斷了！

「甚麼？你是說市面即將大亂……森牟，這就慘了！我們怎打算？偏偏在這個時候豐隆被弄得遍體鱗傷！眼下我們可經不起任何風浪哩！森牟！」

雷平康的哭喪臉拉得老長，大難臨頭似的尖嚷。余森牟望着就一陣心煩，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雷平康道出的不幸正是豐隆的現狀！這立刻又勾起他對老頭子的餘恨！若不是他那背後的致命的一棍，那麼他就絕不會陷入眼下這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在椅上的身子騰的扳直了。

「還怎麼打算！目下還有甚麼比現金更靈光！國將難也，其聲洶洶，就只當眼下的局面是百家樂枱即將發牌！你身上有賭本，就能翻上幾番，當然還得講膽色！平康，就麻煩你去放貸部走一趟，吩咐他們短期內把能夠收回的街賬都收回來！還有，超過三個月期的求貸都給推了！」

「哪……利錢較厚的都是那些遠期貸款，這樣一來銀行就等於不做生意了！」

「嘿！不是不做生意，而是積蓄力量，等機會重錘出擊！這叫弓欲發而手收於腰，做生意也是這個道理！」

「森牟，你倒是瞧中甚麼門路？」

「嘿，我問你，亂世最吃香的是甚麼東西？告訴你，這只有兩樣東西：一是黃金！二是美金，其餘甚麼股票、地產，通通都是廢料！」

余森牟說，他的眼珠閃着狂熱的光芒，一派成竹在胸的模樣，就活像賭徒，已看準了一個千載難逢的下重注的良機！雷平康却越來越感到心寒，他感到自己就活像被余森牟扯上一條獨木舟，面對的是驚濤駭浪，但他却絕無退路！

＊　＊　＊

打後的二個月內，市面的危機感在某種刻意的渲染下是越來越强烈了。

八月三日，財經界突然傳出消息，幾位香港商界巨人脚軟，拚命拋貨壓死香港股市！

翌日，香港股市大幅狂瀉七十九點，幾天後，恒生指數暴跌二百五十點，數天之內，香港股市貶值五百億港元！

八月十二日，英國某電台宣稱，香港股市連日大跌，反映港人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人心惶惶！接着又有香港的某團體不謀而合的發表他們的民意調查，據稱百分之九十五的香港人希望九七年後仍維持英國殖民地

的現狀！云云。

同一天，香港股市又暴挫一百點！

九月，英國政府某要人訪華後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三條「在炮艦政策下誕生的不平等」條約至今天依然有效！香港有人隨即附和稱這是法理的依據，但也有人發出强烈的抗議。

翌日，似乎是顯示顏色似的，香港股市又暴跌六十點，港元被人拋售套購美金，美元開始直線上升。

接後的半個月內，香港股市連續暴跌至兩年來的最低點。首當其衝受此牽累的地產業已陷於停頓狀態，被人爲製造虛假的高地價開始向下急劇滑落，地產公司以及直接與地產的虛假繁榮有關的銀行、財務公司立即陷入惶惶不可終日的困境！

這時，匆匆趕返南亞信託銀行出席一個董事局會議的南託董事副總經理章承志，他的紛亂的心事多少與市面這風風雨雨沾上點邊兒。經歷大半年歲月的沖刷，他心中的喪父之痛本來已逐漸平淡，在宣讀遺囑時他只佔章氏產業十六點五巴仙，他苦笑一下，淡然處之，父親的死對他刺激得太深了，他掙扎奮鬥幾十年，贏得一份龐大的產業，這又如何？到頭來還不是猝然步向漫無止境的枯寂！他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他打算待父親的喪事完畢就返美國繼續攻讀他的法律課程，但他被黃伯祥說服了，黃伯祥只對他說了一句話：「承志你該知道，你爸爸想你留下來替南託出力的！」這句有足夠份量的話使他終於留下來，但有點勉强。不過，經過大半年對南託業務的摸索，他開始醒悟父親要他留在南託的難言之隱，他猜想父親在臨去世前，已開始意識到他的家族潛伏的危機，以及老一套的企業管理手法的過時，因此期望他加以匡正，但我到底能做甚麼？大哥是南託最大的股東，還是常務董事會主席，加上站在他一面的亞姨和仙綺，我這個小股東和董事兼副總經理能起甚麼作用？雖說伯祥叔不時助他一把，但他這個董事只是個有名無實的虛位，大哥他們對他只是虛與委蛇！想到這種種，章承志不禁苦笑了。

同時，還有一宗使他忐忑不安的勾起他對父親臨死時回憶的事兒，近半月來一直折磨着他。那是半月前的一天晚上，他獨自呆在父親生前的書房「眼下章家就只有他喜歡這地方」時，他忽然接到一個女子在一間餐廳打來的電話，說她無論如何要與他說幾句話，就幾句話，而且他不管他是否相信，她以後也絕不會提起第二次。抑止不住好奇心的驅使，他終於還是赴約去了。在餐廳中他與這女子單獨見了面，她就是章家以前的女管家黃玉香姑娘，章洋龍在遺囑中指定在他的現金中抽出一筆給她做安家費，而且宣布中止她在章家的受僱地位，因此她在章洋龍的葬禮完畢後，便離開了章家。

「還過得好麼？黃姑娘。」見面時坐下，章承志有點靦覥的問了一句，他知道一點父親和她是有點神秘的關係。

黃玉香利落的替章承志調好一杯咖啡，一面說：「好，好，二少！你爸爸給我的那筆款子，也足夠我下半世的開銷了！別的不說，老爺總算有這份良心！我知道他臨死最不放心的是你，二少，所以我才忍不住約你出來，不把這事說出來，我總感覺還欠下老爺甚麼似的！」黃玉香依然是柔情細氣的，她的動作依然是這般的溫柔體貼，她小心的調較着咖啡，甚至是着意的試試咖啡的熱度，才把它捧到章承志的面前。

「這是我最後一次侍候你們章家的人了！二少，說過這話，以前的事我就當它過去了……」

章承志被她這溫柔體貼弄得臉上一陣臊紅，因爲他腦裏始終抹不去她與父親那段神秘關係的影子，「哎，叫我承志好了，或者章先生吧！但你到底要對我說甚麼話？黃姑娘！」

黃玉香小心的往四周望了一眼，越發顯得她要說的事越神秘，然後她把嘴巴往章承志湊近了點，才急急地悄聲的說：「二少！啊不，哪我就稱你章先生吧！老爺臨終的幾天前，曾親口對我說，以後有甚麼難處，就來找你，因爲你不久就是章家的新的主持人！我聽他的口氣，他已經早就決定把章家的產業主要由你來繼承……但後來聽陳律師宣讀遺囑，主要繼承人卻變了你大哥章承業……還有，老爺臨終前一刻，他接過陳律師遞給他的遺囑，瞧了一會就神色大變，我知道那時他是憤怒極了！可惜他因這過度的刺激連說話的力氣也失去了！當時我就發覺你亞姨和你大哥的神色驚惶極了！你亞姨還連忙撲過去撫慰老爺，但我瞧得出，她這是裝樣子，其實是拿手掌蓋住老爺的嘴巴！我想她是怕你爸爸還能掙扎說出話來……我後來把這些跡象串連起來，或許是我過份敏感吧，我覺得你亞姨和你大哥可能在老爺的遺囑上做了手脚，憑我對老爺的了解，我敢發誓，他們好像是把你和大哥的位置顛倒了！這太可怕了，但願我的感覺是錯的，但我相信我的直覺是千眞萬確！」

黃玉香嘮嘮叨叨的還要說下去，心頭突突亂跳的章承志卻吃驚的猛的就把她的話截斷了！

「眞的麼？他們會這樣做？不，這太恐怖了！我眞不敢想像！但你爲甚麼告訴我這個？」

「我心裏不好過！眞的，你相信我，章先生！不知爲甚麼，這幾個月來我老是看見你爸爸站在我面前！定定的瞧着我，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要向我說……我猜他準是怪我不把這件事

對你說清楚……現在我總算原原本本的說出來，我知道這事情非同小可！你是否相信，我就管不着了，而且以後我也絕不會再向任何第三者說了……我走了，你日後多多保重！如果你不嫌棄我家裏簡陋，我歡迎你隨時上我家裏來……我願意像對老爺一樣侍候你！」

「爲甚麼？黃姑娘！」

「沒甚麼，因爲你跟你爸爸的性格太相像了！」

黃玉香最後低低的說了一句，就一個人先走了。

「嘿，這件事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少……爸爸這份產業，亞姨和大哥，仙綺他們居功不少，我這個海外的遊子不過是叨光罷了，看來爸爸也不會就把我選爲他的主要繼承人吧！」

章承志在父親留給他的那部有點過時的車子上，有點自我解嘲的想着，一面扭軚轉向告士打道的南託銀行總部。他父親那部名貴的平治房車，眼下自然是章家的第一繼承人他大哥承業專用了。「……這些事已夠人煩了，偏偏銀行又碰上眼下這個多事之秋！」

章承志心煩意亂的帶點賭氣猛的伸手一推快波，車子呼的一聲就向前面不遠的南託銀行總行飛去。

* * *

「各位！豐年地產要求延遲還款期的報告書就在這裡！這事涉及二億五千萬款項，關係重大，我認爲董事局要愼重考慮！」

南亞信託銀行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以直接負責處理銀行日常事務的身份，向正召開的南託董事會會議的各董事報述了有關香港著名的豐年地產公司，向南託提出的申請緩期還款的事未了，他把豐年地產公司董事局主席許鎭風親筆簽署的申請書，往會議桌上啪的一擲，就隱隱以南託第一大股東的口氣凌厲的提出告誡說。

事實上，在座的董事大多知道這事的嚴重性！豐年地產這幾年發展迅速，吃盡高地價政策的甜頭，在短短的三、五年間，接連進行了幾宗令人目眩的龐大地產買賣，到近年，儼然已成爲香港有數的大地產集團公司，光是它在股票市場的票面價值，便達港元一百億以上！但是，最近地價的急跌，股票的狂瀉，豐年地產損失慘重，光股票面值便下跌了近六成，平日對豐年地產另眼相看，有求必應、憑股票抵押便可貸出巨款的銀行，立刻變臉，逼豐年還債，因此、豐年地產在短短二個月內，即陷入進退維谷、四面楚歌的絕境！由豐年地產董事局主席許鎭風親自出面向南託申請緩還款期，大概已經是豐年地產絕處求生的最後一步了！

「各位，這個許鎭風先生是章洋龍先生前的老朋友，也是南託的老客戶，眼下他們碰上這逆境，如果南託再踏上一脚，這在情面上是不是有點哪個？這點請各位多加斟酌！」

以南託董事會的董事長身份主持董事局會議的黃伯祥沉吟着開腔說，這還是他自章洋龍去世、南託董事局重組後，第一次以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因此他的神態略顯不安，似乎還很有點不勝負荷。

黃伯祥的話音剛落，章承業就很不以爲然的一撇嘴，說：「我們這是銀行！不是慈善機構，在商言商，甚麼情面？我看這個考慮是次要的吧！」

這毫不客氣的出言頂撞，黃伯祥臉上一紅，他想反駁，但一時又找不到有力的詞句，便無奈的有點不知所措的咧咧嘴。本來滿腹心事，在這時不大願意開口的章承志，見黃伯祥第一次主持這董事會就立刻陷入這尷尬的境地，抱打不平似的衝口就嚷了一句。

「爸爸的情面你可以不顧，大哥！但豐年地產到底是南託的老客戶，我們做事也不能太絕！」

「這不是絕與不絕的問題！這是保險！我不想拿南託的巨款去冒險！」

「但，大哥，把豐年逼上絕路，你有沒有想到這也是冒險？豐年一旦被逼清盤，這款項到底能收回多少？還有，豐年畢竟是本港有數的大地產集團，牽涉很大，一旦出事，會不會令市面產生骨牌倒下般的反應呢？這很難講！而且我們辦銀行的宗旨，應該是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所以我以爲南託眼下應該留一條生路給人家走走！」

「婦孺之見！二弟，對銀行的事你知道的還少，少說一兩句人家不會把你當作啞巴！」

「大哥你……你這是甚麼意思？我說兩句也不行麼？太沒道理啦！」

「不是不行，但說話得有分寸！在家裡我們是兩兄弟，你胡說甚麼我不介意，但在這裏我就得以常務董事會主席的身份處事！你應該記得，你只是一位普通的董事兼副總經理！論職責、論股份，說甚麼也輪不到你！你也不想清楚你說的是甚麼！倒好像豐年一旦破產就是南託逼成似的！這些話虧你說得出口！」

「算了！承志，先聽聽耀光、汝年、玉嬋他們的再說吧！」

章承業不留情面的訓斥，章承志感到極不好受，他的臉孔霍的漲得通紅，黃伯祥知道他那倔强的性子眼看就要發作，這一發作就不可收拾，便連忙發話半勸半强逼的先把他壓住。

這時，朱汝年那嵌在乾瘦臉上的兩隻眼珠轉了轉，就開腔說：「是哩，伯祥，豐年眼下的情形確實令人擔心！這時候還講甚麼情面，是不是有點兒傻勁？例如我明明知道某隻股票形勢不妥，我當然要趕着出貨套回現金再說！銀行對待貸款的情形也是這個道理！」

朱耀光哪大嗓門也緊接着吼了起來，他是昨晚才從印尼返港的，第二天就匆匆趕來這湊巧碰上的董事會會議。「對啦！既然不對勁，那乾脆就坦白地拒絕就是，還扯來扯去幹麼！欠債還錢，許鎭風在這情景也不能抱怨我們甚麼！」

此時的朱耀光是瞧着朱汝年的，這南託董事局的「哼哈」二將一表態，再加上南託眼下的第一大股東章承業的決定性的法碼，秤衡豐年地產求緩還款期的天秤就重重的傾向拒絕的一邊。

這時，只受薪董事常務副總經理身份列席這次會議的魯春齡立刻就作出判斷：這時候就算黃伯祥和章承志一齊跳上天秤的另一邊，甚至再加上態度曖昧的方玉嬋和章仙綺，也已經絕對無濟於事，何況方玉嬋臉上那莫測高深的表情正顯示她一早就已經和章承業串通好了！他這個毫無份量的受薪董事除了跟着點頭外，根本就不需幹其他的任何事情！而巴巴的寄望於南託的豐年地產董事局主席許鎭風，他的悲慘命運也就此註定了！

＊　＊　＊

就在南託緊急召開董事局會議的十天後，市面就突然傳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豐年地產公司因無力償還貸款，由債權人申請，法庭下令豐年地產清盤！

此後的兩天，又接連傳出消息，說「豐年地產事件引起市面杯弓蛇影，金融借貸幾陷停頓，求借無門週轉困難，多間地產公司瀕臨破產危機，受豐年牽累，來來、長豐等財務公司的首腦突然失踪，被法庭下令緊急封盤調查，市面一片風聲鶴唳！」

在這人心惶惶的這天下午，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黃伯祥突然接了許鎭風的太太打來的電話。接了這電話，黃伯祥登時呆了好一會，然後他就有點失魂落魄的走去隔鄰的常務副總經理室找章承志，但章承志却不見踪影，他的女秘書告訴他，這幾天他有空就跑去下面的營業大廳與職員一道做起營業的日常功夫。黃伯祥咧咧嘴苦笑，然後又轉身走向營業大廳來。

遠遠的，黃伯祥就瞧見章承志混在客戶人堆中，他正在滿臉笑容的殷勤的替一位老太婆塡寫一份存款單。

「好了！亞婆，你們走不便，請稍候一會！孫小姐，麻煩你把這份存款單拿去存款部替亞婆辦一辦！」章承志把老婆婆扶到大廳的沙發坐下，一面吩咐那位姓孫的公關小姐說。老婆婆很有點受寵若驚的，她一疊連聲的多謝說：「謝謝！謝謝！後生仔你的心腸眞好！把錢存到這兒來，我就睡覺也睡得安穩啦！」

章承志微笑一下，又走過去招呼另一位前來提款的客戶了。在他的心中，似乎沒有存款戶和提款戶、大客戶和小客戶之分，只要是人客，他都一樣的熱心對待。

因方才那些話弄得心神浮蕩的黃伯祥，瞧着章承志這副悠然自得其樂的樣子，亦不禁又好氣又好笑的搖了搖頭。他走過去，把章承志從人堆中扯出來。

「怎麼啦？我的章副總經理！這時候虧你還有心思整天呆在這兒！」

「我感到快樂呀！伯祥叔！這總比瞧着大哥他們的冷面孔好得多！況且我在這兒還學到不少東西嘿！例如顧客的心理，這在任何別的地方都學不到的！」

「哎！不跟你扯這些，你知道麼？豐年地產的許鎭風先生今天中午服毒自殺了！許太剛才打電話來，她把他送去醫院搶救，但一直昏迷，看來鎭風是凶多吉少了！」

黃伯祥突地急急的說。章承志臉上的笑容猛地一收，「許先生爲甚麼要自殺？」他有點失驚的問道。

黃伯祥歎了口氣，道：「在這個社會，商場有如戰場，成敗有如一個轉面，一時想不開，就幹出傻事來了！看情形他也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吧！在情在理，我都該去瞧瞧他！如果你有空，我希望你代表章家去一趟，不然人家就會說你章家太寡情薄義了！」

「你以爲我該去，我就跟你走一趟吧，伯祥叔！」

在伊利沙伯醫院的特別病房前；黃伯祥費了好一番唇舌，守在門口的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警員硬是不許他們進去，後來還是許鎭風的太太出來交涉，並表明黃伯祥和章承志的身份，警員請示了上司，才破例讓他們進入病房。

豐年地產的董事長許鎭風這時已處於彌留的最後階段。他的太太和他的獨生女伏在他的身上，哭成一個淚人兒似的。章承志瞧着就一陣心酸，他連忙別過臉去，此情此景，立刻就把他父親臨死前辛酸的一幕重現了出來，他怕自己會滴出淚來。

「黃叔叔……你們請坐呀。」許鎭風的女兒抽泣着，向黃伯祥和章承志禮貌的點點頭招呼說。章承志與她的眼神觸着了，不知爲甚麼，他的心就突突的一跳，她那張被淚水沾濕的臉上，那眼睛說不上特別美麗，但有一點却是時下許多十九、二十少女所缺少的端莊、大方和溫柔。

「少慧，你爸爸一直沒甦醒麼？」

「剛才醒過一會！第一句話就要媽媽打電話請你來這！說完，又昏迷！對不起，黃叔叔，驚擾你們了！這位是……」

許少慧抬起沾滿淚水的眼，望了望傻呆呆的站着的章承志。黃伯祥朝章承志呶呶嘴。

「承志！許小姐問你呀！他呀，是章家的二公子章承志！在人前很靦覥，但心腸挺厚道！他聽說你爸爸出了事，就馬上代表他章家趕來了！」

「請坐呀！章先生，打擾你了，眞不好意思！」

「啊不！不！應該的……是我不好意思，幫不了你爸爸甚麼忙！」

「章先生，你說甚麼？」

「沒甚麼，沒甚麼，總之我很抱歉！眞的！許小姐！」

在許少慧面前，章承志的心緒越發變得紛亂，甚至顯得有點語無倫次。但黃伯祥却深知他此刻的心思，他不禁苦笑一下：「眼下南託的實權都落在他大哥手上，他這個小股東副經理空有一副好心腸，但對父親生前的老朋友也是愛莫能助了……洋龍精明一生，但這最後的一步却是走錯了！」

「伯祥……他醒了！叫你哩……」這時，許太突然在許鎭風的床邊哭着叫道。

黃伯祥連忙走近兩步，俯下腰來，握着許鎭風已變得冰凍的手，說：「鎭風！我來看你了！你振作點！或許會有轉機，你爲甚麼要幹這傻事哪！鎭風……」

許鎭風的雙眼緩緩的睜大了，嘴唇蠕動着，終於吐出話來，而且出奇的清楚。

「……伯祥！你來了麼？你告訴我，我這一生人做錯了甚麼？爲甚麼最後要落個衆叛親離的下場！我對章家自問捫心無愧，前幾年洋龍要擴建總行資金不夠，我那塊地皮半賣半送就給了他，到頭來，却連喘一口氣的機會也不給我！還搶先告上法庭逼我清盤……他章家也做得太絕了！還有，伯祥，你是南託的董事長，就連一句話也不會說麼……哎……」

許鎭風這痛心疾首的責難，就像利矛直刺進黃伯祥和章承志的心臟！黃伯祥無可奈何的搖頭苦笑，低低的嚷了一句：「原諒我……鎭風，我實在有心無能爲力哪！」

章承志的臉却騰的漲得通紅，他擠上前，像面對法官審判的勇敢的不幸的犯人似的大聲說：「……不！伯祥叔已盡了力了！可惜眼下南託輪不到他說話了！是我章家對不起你！如果你罵出來舒服一點，你就罵吧！我是罪有應得的！」

「你……伯祥，他是誰？」

「洋龍的次子章承志，洋龍去世後才從美國回來……他是無辜的！眼下南託的產權，大半在他大哥手裏！他聽說你出了事，就馬上趕來瞧你了！」

許鎭風聽黃伯祥說完，恨恨的瞪了章承志一眼，就緩緩的閉上眼睛，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好一會，又極不甘心的掙扎着睜開眼睛，直瞪瞪的射着章承志，喃喃的說：「……少年得意，難怪囉，一翻臉就冷酷無情……你章家的人爲甚麼還要來瞧我……現在我一切都完了……連住着的房子也押出去抵債了！是不是還要來拿我這半死不活的人尋開心……忘恩負義！這樣做人處事，你章家日後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章承志的雙腳像被人拿釘子狠狠的釘在地上，木柱般的呆呆的站着，他的臉頰像被人火烙般的羞得通紅，眼眶有淚水在打着轉，却又拚命的咬牙强忍住淚水，齜牙咧嘴的顯得極之滑稽尷尬！

這天晚上，章承志就接到許鎭風的死訊，他跑去找着黃伯祥，向他說：「聽說許鎭風在港舉目無親無朋，他的住家也被封了，許太母女以後怎麼生活？」

黃伯祥苦笑說：「還有甚麼辦法？反正我是一個孤老頭子，我打算把她母女倆接來我家裏居住算了！孤兒寡婦，怪可憐的；眼下許家可是傾家蕩產身無分銀了；恐怕連殮葬費也成問題！」

「算我的數吧！但你別對她們說，只當是你墊支就是，我怕她們知道了，不肯接受，你說這樣好麼？伯祥叔！」章承志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黃伯祥忽爾想起他在許鎭風女兒許少慧面前的不自然的神情，不禁莞爾一笑，點點頭答應了。然後兩人就一道上許家去。

這時在章家，方玉嬋和章仙綺亦正駕着車子外出。車子駛出章家老遠，章仙綺才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對方玉嬋說：「媽媽！我不去吃飯了！」

「爲甚麼？」

「晚上八點，春齡約了我在帝國夜總會見面哩！我怕來不及了！」

「這時候虧你還有心思盡想着這些事……別去了，你等會打個電話給春齡就是了！我有話要跟你說！」

方玉嬋吩咐女兒說，她顯得滿懷心事。

「在這兒說不成麼？媽媽！這裏又沒有外人！」

「我帶你去見一個人客！我在大馬的一個好朋友！日後許多事情都要靠他在哪邊照應……」

方玉嬋沒理會女兒的不滿，却又吐出一句別的話來，章仙綺因而有點生氣了！

「你要阻攔我和春齡交往，也用不着尋這些藉口哪！媽媽！眞奇怪，不知爲何你說話總是吞吞吐吐的！有客人，怎不乾脆請他上我家來，却要巴巴地去見他……我不去了！要去你去好了！」

方玉嬋搖搖頭，又好氣又好笑的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你呀！眞不知好歹！媽媽這樣做，是爲了我母女日後的打算！你知道麼？眼下市面這情形不對勁哪！連豐年這樣的大地產集團也垮台了，金融界受此牽累嚴重，哪些中小財務公司首先就倒了幾間，南託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裏去了！」

「你越說越嚇人了！媽媽……倒好像我們是外人，南託沒我們份似的！」

方玉嬋嘿嘿冷笑：「暫時還有份！但南託舊患未除，新傷又至，這樣下

去，恐怕難挨多少日子了！光是豐年欠的這筆款子，就夠南託受了！今年上半年的業績報告遲遲未能公佈，原因是賬面有嚴重虧損！你大哥為保住自己新任常務主席的名聲，打算造假賬虛報溢利年報哩！」

「你不制止他麼？媽媽！」

「嘿嘿，你大哥是我一手捧上去的，只要他肯聽話，我就當做瞎了眼瞧不見！但我們也該為自己打算一下了！」

方玉嬋意態堅決然的說。章仙綺這時開始醒悟，她急急的扯她去見大馬那位來客，是早就盤算妥當的一步棋子！

「……你打算另起爐灶麼？媽媽！」

「這是以後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取得一筆現金！南託放出去的貸款不是幾十億麼，我們弄它三幾億也不算太過份！」

「說笑麼？媽媽！銀行法例規定，對任何董事的信用貸款，不能超過二十五萬元！就算抵押貸款也不准超過資本和公積金總和的二十五巴仙，南託這筆總和也不過是幾億，怎去弄它三幾億？況且我們並沒有任何抵押品了，就算你逼着大哥點頭，也過不了黃伯祥、朱汝年、朱耀光他們這些老不死的手指隙！他們對這些可是精明透哩！」

「嘿，傻女！明的當然不成，但我們不會來暗的一套麼？例如，你爸爸以前就僅憑信用一次貸給海外哪些公司幾千萬元！七洲酒店老板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有公司在外面，當然不是用我們的名義，再由這些公司出面求貸，那些老傢伙就沒話說了！你大哥這方面不敢不點頭的！」

「你是說空殼公司……」

「嘿！就算是這麼回事吧……我們眼下可是孤兒寡婦！自己不想辦法，難道去求神仙打救麼？」

方玉嬋冷冷的說，她的右手習慣的在這時候就要抬起來輕搖羽扇，但她猛然省起，自老頭子去世後，她那把片刻不離身的鵝毛扇已狠狠的扔掉了！於是她又嘿嘿的一聲冷笑，心思就轉到等會與她那位大馬朋友商量的籌組一間甚至七八間的海外公司的事上去了。

× × ×

在九龍尖沙咀帝國夜總會等着章仙綺的魯春齡，在八點前就接到她打來的電話。

「媽媽找她有事情！嘿，甚麼時候她也沾上拿媽媽做擋箭牌的少女通病！」

魯春齡擱下電話，在肚子裏狠狠的咕嚕了一聲，就獨自離開帝國夜總會，然後他一閃身，就竄上隔鄰一間「的士高」去。近日市面的情形，把他弄得十分煩燥，這時他的內心有一種強烈尋求刺激的衝動，這有名的「尖東的士高」就是一個絕妙的去處！平日他是絕不踏足的，因為他畢竟是銀行大班的身份，自然得做做道貌昂然的表面功夫！

進入這間的士高得先經過一道窄窄的門，門邊站了兩名穿制服的大漢，他們有權阻止不順眼的人客，但對出現在門口的魯春齡，他們卻彎着腰恭迎他，他們不必瞧別的，光瞥一眼他腕上的那「金庄勞力士錶」，就已料準來人非富則貴的身份。

踏進一條鋪了地氈的通道，才是這所著名「的士高」的正門。踏腳進去，撲面而來是一陣震耳欲聾的狂放音樂。數百的士高狂熱者重重圍住一個百尺方圓的舞池手舞足蹈，在舞池中，一個扮成阿拉伯王子的舞男，與兩個「後宮佳麗」的少女在狂野的跳躍着，擺出一個接一個放蕩、野性的姿勢，男的活像一條喝了烈酒的野牛，女的卻像僅披了一幅輕紗的美女蛇，野牛衝撞着美女蛇，美女蛇糾纏着野牛，俯伏着、跳躍着、旋舞着；圍觀的人狂熱的吶喊助陣，尖叫聲、口哨聲、樂極忘形的咒駡聲此起彼落；一團團白色的人造霧也四散開來了，五顏六色的激光在交叉掃射；香水味、酒香味、汗臭味混成一體四周飄逸；渾忘了空間、渾忘了塵世，時光也彷彿在向後倒退，好一幅蠻荒時代野人族的狂歡圖！

魯春齡在舞池邊略一駐足，就退了開來，在舞池四周的酒吧間揀了一個特別陰暗的桌子坐下來，侍應生立刻就在他面前放下一杯白蘭地酒。也許是為了心情煩燥，魯春齡把這杯酒一仰脖子就喝光了，然後就盯着舞池，默默的出神。

魯春齡並不知道，這時已有人在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在他進來後不久，接踵而至的，彷彿是一直跟踪着他的一男一女就悄悄的閃了進來，直到魯春齡退到那角落，這對男女也就退到另一邊去，男的好像是豐隆銀行的保安部鄭主任，而女的打扮妖艷，不知是誰。這時，那位鄭主任朝魯春齡那面呶一呶嘴，沉聲道：「他！你瞧清了麼？」

女郎肯定的點點頭，自負的說：

「錯不了啦！本姑娘從來不會走了眼！」

「那就好！你想辦法接近他！切記莫太露骨！這人聽說比狐狸還要厲害！你就只當自己是普通出來撈的女人就成啦……其他的我會安排！」

姓鄭的男子說罷，立刻就悄悄的溜走了。

這時，魯春齡已是第三杯白蘭地落肚了，他的臉開始泛紅，呼吸也粗重了，突然，在他後面的一張桌子，清楚伶俐的傳來幾句恰恰說出他心事的尖嚷。

「市面這情形會壞下去哪！你知道麼？破產的豐年地產董事長自殺死了！眼下聽說連殯葬費也要向朋友籌措！你說慘不慘！」

「連豐年也落得這般下場，其他的小地產公司就更不必說啦！聽說連南託這樣的大銀行也被豐年拖累了，南託的股票近日就一直往下跌！許多人現在等着瞧它的年中業績報告才敢行事，不然，南託估計會跌得更厲害！」

「南託這回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了！本來豐年還有能力重整債務，求他的老朋友章家緩緩還款期，但章家卻連這口氣也不讓人家喘一喘，先就告上法庭，逼着豐年清盤！好啦，這樣一來，南託雖然搶先一步，扣住豐年的抵押房產，但地價暴跌，貸款也塌去一大半了，這才叫既損人又害己！眞不知章代的後人是怎麼處事的！」

「哈！鍾坤兄，倒好像章家幹了甚麼對不起你的事似的！你這麼上火幹麼？喝酒吧！上了這銷金窩，還盡說這些心煩事幹麼！」

魯春齡一聽，這才知道方才那沙啞嗓子竟然是他的老相識鍾坤，這個「鬼經紀」！他以前的嗓子倒是挺脆的，這時大約是酒喝多了。魯春齡知道鍾坤根本沒發覺自己就在他前面，他也絕不打算在這兒在他面前露面，他着實有點怕他，天曉得他會不會把這當作可以賣出去的「奇貨」，況且這時他根本就沒有心思去跟他兜搭，他心中的悶葫蘆也着實夠多了！

章家前段時間發生的事，一一都裝在他電算機般精密的腦殼裏，但饒是這樣，他感到自己也有點被這連續演化的複雜物事弄糊塗。按他的原來的結算，章家的產業大權必定會落在章老頭子最寵愛的次子章承志身上，但結果却被章承業坐上了這威風八面的寶座！但章承業却反而在這個時候一反常態的對方玉嬋曲意奉迎！這裏面就隱隱透出一點極神秘的味道！他自進入南託董事局後，對南託的內部就更清楚了，章老頭子留下這個耀目王國原來竟是千瘡百孔，章老頭子在世時憑私人感情貸出去的每一筆款項，竟然沒有任何的文件記載！他這一去世，立刻就成了根本無法追討的壞賬！這筆巨額款項到底有多少，那當眞只有天知地知和他知道了！表面上，眼下的南託王國架子是大得驚人，資產總值達一百二十億元，但魯春齡深知這其中的八成以上是客戶的存款；而這些存款又大多極不當地放貸出去，能夠收回多少只有天曉得！眼下南託勉强能夠動用的現金就是那十億八億，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客戶的信心一動搖，那南託就立刻垮台！偏偏還碰上眼下市面這惡劣景況！而這位實際握大權的章家大公子却又是狂妄無知的公子哥兒，只曉得製造假溢利年報去哄人保住自己這寶座的光輝！「嘿嘿！只怕自己這苦心經營未果，這南託就先自垮台！」魯春齡想到這點，心頭就一陣强烈的抽搐，就像急需氧氣的病人被人猛的抽掉氧氣管時那種窒息的痛楚！

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把一大杯白蘭地一仰脖子又喝光了，他在心裏已斷然下了決定：既然那「金鎖匙」軟取不成，那就立刻來硬的！他無論如何要搶佔先機！

下了這判斷，魯春齡心中的煩燥就舒緩了點。他悄悄站起來，打算離開。

就在這時，一位妖艷的女郎却捧着一杯薄荷酒，扭着屁股走到他的面前浪笑了一聲，低聲說道：「魯先生！我可以在這兒坐下麼？肯不肯請我喝一杯酒？」

魯春齡一怔，奇怪這有點陌生的女郎怎地認得他，但他的腦袋挺靈光，很快就省起在余森牟那酒會上見過那幾位妖艷的女郎！他的心因此而突突的一跳，睜着血紅的眼珠霍霍的在這女郎臉上搜刮！但女郎却坦然的、野性的格格一笑。

「在余先生的酒會我們見過一面，是麼？魯先生！」

「嘿，哪你跟余先生是甚麼關係MISS伊娜？」

「喲，瞧你說的！我們出來混的也有個宗旨，朋友的相好不准沾邊，我是MISS朱的好朋友哩！哪會去撬她的墻脚？跟你一樣，我在那酒會也是第一次跟余先生見面。你放心好啦！」

「嘿，我放甚麼心？我跟他毫無關係！」

「喲，這就好啦！那麼我能夠坐下來麼？」

伊娜拿她的媚眼瞟了魯春齡一下。魯春齡心頭一蕩，因而把全身血管裏充斥着的酒精激發出來了，他血紅的眼珠從伊娜的臉上移到她玲瓏浮凸的身上，似乎直到這時他才猛地發覺，站在他面前的原來竟是難得一見的人間尤物！他原來稍為舒緩的心情立刻又暴燥起來，他的呼吸也更粗重，終於，他把手朝椅上一擺，示意伊娜坐下，他自己也重重的摔回椅子裏，伸手抄起一杯白蘭地酒咕嘟的喝光了。這時，衝擊着他的是一種尋求原始發洩的强烈慾念！（未完．九）

上文提要：毛錦秋和于得水瞞着米倉去偷襲屈能伸等人，而與米倉分居了多年的米大媽竟參與此事……屈能伸等人將人皮浸在水中，即見有部份字體被淹沒，憑着這些字句，屈能伸終於猜出這是一個神秘高手的名字……拂曉時份，米秀英悄悄來探視屈能伸，並送還烏金蝎尾鞭及彎匕……張盈盈被于得水下了迷藥，挾至米順房中……



新派湖海恩仇錄／龍乘風・文

可飛・圖

雪豹（中）

感恩圖報　奉上人皮

米倉接道：「現在順子弄成這慘相，追根究底，和你們與她往來也不無關係，她要是不去傷申寒魄一臂，他們今夜也不會來。現在，老爹已無能爲力，妳把順子揹去，讓她試試看……」

米秀英猶豫一下，道：「是的，爹……」立即半蹲下身子，米倉把軟軟塌塌的米順放在她的背上，且順便拍了他幾處穴道，道：「我已點了他三處穴道，爲了止痛止血，到了那兒要盡快解開，去吧。」

米秀英含了一泡淚水，雖不値哥哥的行爲，却也爲老爹這把子年紀爲了這事而極端難過。

米秀英一走，米倉又道：「老實說，我米倉也不是塊什麼好料子，人貴自知，不必矯情。但是，每個人都要有他最低的格，我說毛大妹子、于當家的……這碼子事兒我不大明白，却也相信申、康兩人不會到這兒來倒弄女人，你們兩位最會出餿主意，就出頭說明一下好吧？」

這時「飄二爺」怒吼一聲，道：「不好！這個騷蹄子要溜……」康、屈二人分別上了東西廂房頂上，四下打量，已不見人影，下來搜尋毛、于二人的臥室，重要的東西已經帶走了。

兩人再次到四周搜了一遍，證明兩人確已走了。「飄二爺」道：「小屈，別看這騷貨骨頭沒有四兩重，他奶奶個熊！咱們硬是詭不過她！」

申寒魄道：「老康，以後就叫我申寒魄這個本名吧！爲索仇踪，我暫時改了名，你不見怪吧？」

「飄二爺」道：「俺見什麼怪？叫慣了小屈，改叫小申反而彆扭哩！小申，咱們不必回米家了！乾脆回去吧！」

申寒魄搖搖頭，道：「老康，米大叔必定在等我們。」

「飄二爺」微愕道：「等咱們幹嗎？他奶奶的，是不是要表示一下今天晚上咱們化解了一件差點造成不幸的事的謝意？」

苦笑著擺擺手，申寒魄道：「恐怕不會那麼走運吧？」

瞇著眼，含著絲冷笑，「飄二爺」道：「莫非他還要和你折騰一下，爲他的龜兒子找場？」

申寒魄沒說什麼，此刻已掠入米家的後牆，遠遠地就看到米老頭坐在正屋迎門處一把椅子上。

「飄二爺」看了申寒魄一眼，低聲道：「成！你這手未卜先知，簡直把諸葛武侯馬前課藐得一楞一楞地……」

申寒魄道：「大叔在等我？」

蕭索、落寞地裝上旱烟，申寒魄燃了火摺子爲他點上烟。米倉吸了幾口，道：「我只有這麼一個不大成材的兒子……」

「飄二爺」道：「米老頭，米順那條胳膊是俺用這鋼扇砸碎的，你要撈本，自管衝著俺來。」

米倉只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續道

：「人老了，也許都會護犢，如果你到了我這把年紀，也會和我一樣。其實，就算缺了一臂，還有一臂，至少傳宗接代是不碍事的，可是這麼一來，人品本就不怎麼好看，更沒有個像樣的女人嫁給他了……」

「飄二爺」道：「這話俺就不信，奶奶的！要討個國色天香，當然要掂掂自己，要說娶個鄉熊女人接續香烟，那可就不缺貨哩！」

米倉面色一寒，道：「你給我站到一邊去！這兒也有你說話的份兒？」

冷冷一笑，「飄二爺」道：「那裡才有俺說話的份兒？嗯！你說說看！你他奶奶地護犢，才有這麼個四六不成材的寶貝蛋，這你就該引咎自責才對。光是『護犢』可不是理由……」

米倉此刻心情惡劣，未見他晃肩，就到了「飄二爺」面前，老頭把烟管交到左手不用，只用右手招呼。當然，要給點顏色看，全是壓箱底的體己貨。

「飄二爺」倉促應敵，不及拔出鋼扇，竟被一路逼到正屋門口門檻邊，「啪」地一掌，老康退到院中去了。

申寒魄道：「大叔，你別和康莊一般見識，他這人是直腸子，只是嘴皮上得罪人。如果說有什麼不是之處，由我一肩承擔。」

「飄二爺」肩上被砸了一掌，還卸掉一半的勁道，仍然痛得一張臉都變了形，道：「我說老龜羔子，你他奶奶的只會以大欺小，要說這碼子事也有過失的話，首先該怪你自己，你不該叫張盈盈去盜圖、行刺以及盜他的兵刄，這是見不得人的事。另外那夜在亂岩中，小申明明已在盤你的身份，準備相認，你却裝著耳聾眼花，快要進棺材的樣子，硬想卸他一隻胳膊，爲你兒子撈本。你說，追根究底是誰的錯？」

申寒魄揮揮手，道：「老康，你就少說一句吧！事已至此，大叔能息事寧人當然好，反之，大叔一定也能指條明路給我走的……」

「巴滋巴滋」猛吸幾口烟，米倉敲掉了烟渣子，站了起來，道：「寒魄，如果我們就此決一勝負，敗者自認學藝不精，勝者得以享有紋身人皮，你以爲可還公平？」

申寒魄不假思索地道：「和大叔動手，我……」

揮揮手，米倉道：「不必廢話，乾脆說吧！」

「飄二爺」坐在門檻上道：「我說米老，聽你的口氣，你他奶奶的大概脫了開襠褲子，淨說些廢話。那紋身人皮不是由張盈盈盜去交給你了？居然倒打一耙還要人皮，俺有一張臭皮你要不要？唱工不好，作派可不賴呀！」

米倉看也不看他一眼，道：「寒魄，聖人嘛！只有一個，早就死了！新的聖人還沒出來。所以再率直的人，有時候也會說謊。你身邊還有一張眞的，對吧？」

「飄二爺」又要嚷嚷，申寒魄揚手一按，叫他不要插嘴，然後深深地吁口氣，道：「大叔，的確還有一張，這倒不是狡猾，而是覬覦此圖的人太多了！不得不用點心機。」

點點頭，米倉道：「這當然應該，換了老夫，也要玩點花草，看來你還和過去差不多。」

申寒魄道：「過去是什麼樣子，直到死也不會變，就這樣馬齒圖增，一無所成……」

米倉道：「就以此圖爲目標，誰勝就是誰的，老夫要是不敵，從此携眷出關，永不履中土如何？」

「飄二爺」大笑道：「你他奶奶地快入土到九泉去哩！還到什麼中土？你這位米老人家可眞皮厚，人家的東西就這麼明要，臉也不紅。」

申寒魄喟言道：「大叔，我保留這人皮，目的是不在金丹，而在於師兄之仇以及伽魯大師的遺骨找到後必須安葬，我實在不能和你動手，如果我們爲此而動手，會笑壞了那些心懷叵測的人……」

米倉愕然道：「說了半天，你還是不想放棄那紋身人皮……」

連連搖頭，申寒魄道：「大叔，我不和你動手，不是不想放棄那人皮圖，我剛說過，我只想及早使伽魯大師的骨灰安葬，以及爲敝師兄報仇。」

米倉冷笑道：「說來說去，還不是一樣？」

申寒魄肅然地掏出兩張人皮，道：「不一樣，因爲這兩張皮我可以送給大叔，作爲救命之恩的一點報償，也作爲順子兄折臂的補償，請大叔過目……」他走近兩步，正要送上。

「飄二爺」大聲嚷嚷道：「申寒魄，你這是幹什麼？你憑什麼拿這重要的東西送人情？你太傻了！」

申寒魄道：「大叔，我在交圖之前，有個要求。」

米倉道：「說……你說。」

申寒魄道：「家師兄被害，伽魯大師的遺骨被曝露而未安葬，這兩件事一日未解決，我就無時無安，希望大叔在找到骨灰罎之後，把骨灰罎還給我，其他的，什麼我都不要了！」

米倉楞了一下，絕對沒想到會這麼痛快，因而不免懷疑這圖的眞假了。但他素知申寒魄的爲人，應不會騙他，立刻接了過去，看了一陣。

「飄二爺」氣得直跺脚，到院中去了。

米倉看了一陣，這和以前那兩張幾乎一樣，掏出那兩張對比之下，也就看出眞僞來了。即使是假的照眞的描下來的，也多少有些不同的。

米倉抬頭望著申寒魄道：「寒魄，雖然看來不大一樣，但上面的字却是一樣的，那麼，用假的未找到骨灰罎，眞的也不可能找到。」

深深地嘆了口氣，申寒魄道：「大

叔，我還有話沒有說完，我必須把我所知道的，全部秘密都告訴你……」

「飄二爺」又火了，竄到門口，道：「小申，你他奶奶的是犯了什麼賤毛病？就不能在肚子裡放一句話？老小子對你是冷面無情，認寶不認人，你爲什麼要把所有的秘密告訴他？」

申寒魄道：「老康，這就是我申寒魄做人的方式，我如果不全說明白，就不如不交出此圖。但我所知道的也僅止於此，如果再找不到，大叔，我就無能爲力了！」

米倉內心也不能不佩服，壞人也知道好人的偉大，只是多少會以爲好人不夠聰明罷了。他道：「還有什麼秘密？」

申寒魄道：「泡在水中，會另外顯出不同字樣，大叔照那字樣去慢慢參悟吧！」

米倉心中震動，信他的話，諒不會假，一時不免內心興奮而形之於外。凡是武林中人，誰不想一夕之間變爲萬人敵？功力無限呢？

這工夫申寒魄抱拳道：「大叔，我要告辭了！」

米倉感過意不去，道：「寒魄，你今後要去何處？」此刻似乎兒子的殘廢已經不太重要了。

申寒魄道：「大叔要找我，應該不難，武林中人，受虛名之累，非我一人，我走到那裡，必然有人認識，離開這兒，我會往西，應不會距華山太遠……」

轉身出屋，和「飄二爺」騰身上屋而去。

此刻的米倉，唏噓了一會，立刻裝了半盆水，把人皮放入水中。當他看到顯現的不同字樣時，先是高興，繼而皺眉。他的文事底子也並不好，要不，六年前也就不須申寒魄來教米順和米秀英二人讀書了。要他來想圖上的秘密，想白了頭髮也未必有用。

但他至少要證明一下，這四張圖是否一樣？取出那兩張，再把兩張假的放入，好久之後全都濕透，仍未顯出字樣來，這可以初步證明眞假之別了。

米倉收起圖來，也不能不想對方之慷慨、自己之貪婪，正自慚愧，一個人悄悄地站在門外，竟是張盈盈。

米倉一愣，一時之間之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張盈盈道：「米老爹，多謝您這些日來的關照，來日如能再見，晚輩會有以圖報，我要走了……」

是啊！她是該走的。現在，她要是不想嫁給米順，她留在這兒還有什麼指望呢？再說，米倉除了希望她成爲米家的媳婦，也就不再需要她了。

米倉吶吶道：「張姑娘，妳要走？回家嗎？」

搖搖頭，她幽怨地道：「父仇不報，回家徒增傷感，我想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來報父仇。」

米倉嘆了一口氣，他實在也不想說什麼，說了也沒有什麼用，臨別之際，却又不能不說幾句話。

米倉道：「張姑娘，話要說在前面，妳可別誤會。並非申寒魄把圖送了我，我就替他說好話，而是令尊正是他的殺師兄的從犯，就算他作了那事，似也不必怨怨相報，何況，他迄今並未承認殺過令尊……」

張盈盈道：「米老爺，此一時彼一時，你老人家的話也就前後不同了。前些日子爲了米順折臂，您非弄斷申寒魄一臂不可，如今秘圖到了手，話鋒就變了！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想來這話也不無道理。」

米倉內心也不無慚愧，但看在圖的份上，一切都是次要的。本來嘛！這麼多的人覬覦此圖，獨他得手，不免躊躇滿志。道：「張姑娘，出門要小心，老夫不送妳了！」

張盈盈道：「老爹不必操心。另有一事，我想順便問問……」

米倉道：「張姑娘有話儘管說吧！我這人和申寒魄差不多，是知無不言，言不盡的……」

漠然一笑，道：「言者多不顧行，談者未必眞知。不知老爹以爲然否？關於今夜之事，前輩以爲是誰幹的？」

米倉爲之語塞，他猜想必是毛錦秋出的主意，他道：「張姑娘，不幸既未發生，大概是祖上有德，還談它幹什麼？」

張盈盈道：「不幸雖未造成，對本姑娘也是侮辱，將來一旦查出，此仇必報……」說完就走了。

張盈盈行動夠快，直撲申寒魄和「飄二爺」的住處，就這麼一會工夫，他們已經走了。張盈盈大爲失望！好在她聽到申、米二人交談，申寒魄說過，他要往西，不會距華山太遠的。

* * *

這兒距華山不遠，是華陰縣地盤。山不高林也不深，却是有山有水頗具靈秀的隱居勝地。

而申寒魄、「飄二爺」和「狗蹦子」三人，不赴華山，到這兒幹什麼呢？這也正是「狗蹦子」弄不清楚的事。

越過一道山澗和兩個山脊，在山谷半坡上有一個竹林，遠遠望去，林隙中隱約可見粉牆綠瓦的梵宇。

走近才看出，原來是一道觀，規模不大，內外却是井然有序。門楣上有面金匾額——「冷霞觀」。

「飄二爺」打量一下，道：「小申，就是這兒嗎？你到底要幹什麼？」

申寒魄打量著，道：「找死來的……」

「飄二爺」看了「狗蹦子」一眼，道：「過去沒聽說有認識什麼牛鼻子老道什麼的，奶奶的！怎麼忽然神秘起來了？」

打個手勢，示意肅靜，申寒魄道：「老康，待會進入，不要咋咋唬唬地口沒遮攔，這兒的住持是位道姑。」

「飄二爺」道：「原來是位女牛鼻子。『狗蹦子』，你聽到了沒有？待會可別他奶奶的把一雙賊眼到處亂梭溜。」

「狗蹦子」道：「二爺，只怕你攮熊話攮慣了一時收不住，犯了這兒的清規。」

申寒魄領先進入，映壁後轉出個小道姑，打了個問詢道：「施主有什麼事？本觀除了每年一道建醮道場大會，每月僅初一、十五開放供香客朝拜，其餘的時間恕不接待。」

「飄二爺」道：「他奶奶的！廟小，佛可挺大的。既然平日不接待香客，何不把大門關上？」

「狗蹦子」扯了「飄二爺」一下，道：「二爺，怎麼樣？你又忘哩！你要是半個時辰不說話，看看能不能彆出病來？」

那小道姑冷冷地看了「飄二爺」一眼，申寒魄道：「在下申寒魄，是白雲大師的師弟，有事要求見貴觀觀主冷霞仙姑。」

小道姑入內，「飄二爺」道：「小申，這冷霞仙姑又是什麼來路？你這小子眞行。把話悶在肚子裏硬是不說，也不怕捂出豆芽來。」

申寒魄低聲道：「老康，事關重大，只怕你們口風不穩而誤了大事，這一點還請多多包涵。」

「狗蹦子」道：「申大爺說的對，二爺口風不緊，淨打哈哈，就怕話在肚子裡太久會餿了……」

這工夫那小道姑又走了出來，道：「觀主有事，無暇見客，三天後來看看再說……」說完就進去了。

「飄二爺」道：「他奶奶個熊！一個女道姑還端臭架子，嘿！三天後來看看再說，這不是說，三天後再來，能不能見到她還不一定嗎？俺就不信，咱們逕自進去，她能把咱們怎麼樣？」

申寒魄急忙拉他走出觀外道：「老康，你就是這一手不大好，以後到這兒來可千萬不要這麼毛燥。」

「飄二爺」道：「怎麼？她那冷霞仙姑還吃人嗎？」

申寒魄領先走上山脊，距「冷霞觀」已經遠了，山林中歸鴉聒吵，林梢上夕陽餘暉已淡，正是夕陽無限好的辰光。申寒魄道：「老康，你不是一路上不斷地抱怨我，把那人皮圖送給米老頭了嗎？」

「飄二爺」道：「是呀！你到石榴舖去幹什麼呀？忙豁了半天，到手的東西再送人，俺眞不明白，你在想甚麼？」

申寒魄道：「我欠米大叔的情，他既然熱衷這金丹，就送給他算了。相信師兄有知也會原諒我的……」

「飄二爺」道：「俺要是你的師兄，就不會原諒你。」

申寒魄道：「還記得那兩張眞的人皮圖上的字樣嗎？」

「飄二爺」道：「當然，『踏罡步斗』變成了『罡斗』二字，那聯語最後一字離開脫了節。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下了山脊，穿過山窪，又是一道山脊，天已暗下來。申寒魄四下看看，再停下來聽聽，這才低聲道：「其實那是一個絕世高手的名字。水自石邊流出冷的『冷』字，加上『風從花裏過來香』的『香』字。正是『恨天罡斗』冷香的名字……」

「飄二爺」和「狗蹦子」同時一震，「飄二爺」沒聽說過這個人，可見武林中知道此人就太少了。

「飄二爺」道：「小申，莫非這冷霞仙姑就是『恨天罡斗』冷香的化身？」

申寒魄道：「正是，武功之高，我想不出當時的絕頂高手中，誰會是她的對手？」

「飄二爺」茫然地道：「這人是此觀的觀主也好，不是也好，這和咱們有什麼關係？也許俺的腦子裝的是漿糊，沒有你的管用。」

申寒魄道：「她和家師兄有關係，你說和咱們有沒有關係？」

「飄二爺」楞了一會才吶吶道：「莫非她和人皮圖有牽連？」

申寒魄道：「老康，你眞迂，她要是和那人皮圖以及師兄沒有密切關係，師兄會把她的名字嵌在聯語中刺在大腿上嗎？」

「飄二爺」拍拍後腦勺子，道：「這的確是廢話連篇。小申，這『恨天罡斗』冷香和令師兄到底有甚麼什麼關係？」

申寒魄道：「三天後還要到冷霞觀去，只要見到冷霞仙姑，你大致也該明白了……」

「飄二爺」嚷嚷著，道：「小申，這麼吊著，不上不下算甚麼？還不如乾脆不說，你這小子眞會熊人哪！」

不論「飄二爺」怎麼問，申寒魄就是不說。

他們還回「如歸」客棧，大約有一更天哩！但在這條大街另一家太平客棧的前廳一角桌上，一男一女正在小酌，而且談得頗投契，他們正是毛錦秋和于得水。

于得水道：「錦秋，估計銀子已滙到華陰來了。在這兒的一切開銷妳不必發愁，趕明兒，大概就可以兌出來了。」

毛錦秋道：「那就好！有錢好辦事。看來咱們是跟對了！申寒魄把眞圖送給米老頭，他自己却來到華陰縣，你說說看，天下有這等好人？」

不屑地撇撇嘴，于得水道：「媽的！鬼才信哩！不過這小子三個人鬼鬼祟祟地到那小道觀去幹甚麼？」

于得水續道：「錦秋，妳想想看，由這縣城去那小道觀，足有三十餘里，而且是走山路，要不是十分緊要秘密的事，他們去幹嗎？」

毛錦秋點點頭，道：「的確，那小道觀值得一探。」的確，認爲那小道觀值得一探的還大有人在呢！

* * *

夜已深，天更黑。

冷霞觀中燈火寥寥，顯得十分安祥而靜謐。天上沒有星月，只有微風中的竹子發出「颯颯」聲。

這時一個淡淡的人影往那正中有燈的小窗下一貼。只聞屋中傳來女子的冰冷的聲音，道：「要是訪客，就大方地進來，如果是來圖謀不軌的，貧道奉勸妳馬上離開！」

窗下的人不出聲，屋中的道姑道：「貧道一生說話不打折扣，貧道從一數到二十，每數一字就切去妳一根手指或足趾……」

毛錦秋不由冷笑，心想：待會老娘不把妳擺着好看的奶子割去就是妳的造化了……

那知這念頭還沒完，突然聽到這小屋後面一聲厲叱，頗似這小屋中道姑的聲音，接着傳來了格鬥聲。

但不一會身後發出「蓬」然大震聲。

毛錦秋一驚，回頭望去，心頭不由寒慄，原來是窮家幫的小幫主百里長虹，似已被點了穴道，丟在院中。

剛剛內心發狠要割這道姑的那個……這辰光她魂魄早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她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珠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因爲百里長虹身手之高，幾乎不在百里光之下，而剛才似乎絕對沒超過三五招，百里長虹就被點了穴，這是什麼武功？

這不過是意念一轉的檔口，忽然感到背後微風浮動，以最快的步法和速度轉過身來。

一個大約三十左右的美麗道姑負手站在她的面前兩步之處。

毛錦秋一顆心像陡然被淬入冰水之中，一股寒意直透骨髓，這就難怪這道姑的口氣大得驚人了。

束髮金冠，加上一襲黃澄澄的道袍和那手中的金杆金色馬尾的拂塵，像個金光閃閃的女神塑像，只是那目光中有砭骨的冷峭神色。

道姑上下打量一陣，道：「妳叫什麼名字？」

毛錦秋很詭、很詐也相當自負，但事實擺在面前，對方能在三五招內撂倒百里長虹，撂倒她也不會超過五招的。

這眞是個令人氣餒的數字，就算百里光、米老頭或豹先生，也都不可能在二十招內擊敗她。

毛錦秋道：「觀主是用什麼邪法把百里長虹撂倒的？」

道姑冷峻地道：「先回答本觀主的話！」

那神色和語氣都有一種煞氣，使人不敢不服從。

毛錦秋道：「我叫毛錦秋……」

冷霞觀主道：「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呀？」

漠然地，毛錦秋道：「請也回答我的話。妳是用什麼邪術把百里長虹弄倒的？以他的身手，絕對不應該在三五招之下受制的。」

淡淡的一笑，冷冷地道：「在妳的想像之中，當今武林中就沒有一個人能在三五招之下撂倒他？」

毛錦秋道：「我是這麼想的。」

冷霞觀主道：「嗯……—妳帶來兵刃了？」

毛錦秋道：「當然。」

負手轉身而立，冷霞觀主道：「讓本觀主看看妳用的是什麼兵刃？」

冷冷一笑，毛錦秋道：「爲什麼要給妳看？」

冷霞觀主道：「看過兵刃，本觀主可以確定在幾招內擊敗妳，而且使妳心服口服，且不再以爲本觀主是以邪術取勝的。」

毛錦秋自腰下撤出鍊刀，「颯」地一聲，匹鍊乍閃，猛取冷霞觀主的後腦。

她以爲這一刀要是閃過，那就證明這道姑眞有一套絕玩藝了。

可是她仍把對方估低了。

沒看清是怎樣轉身的，拂塵往下一砸，「噹」地一聲，鍊刀和鍊子一斷兩開，刀落在地上；這膂力已足使她知難而退。

可是毛錦秋仍不死心，揮着光禿禿的鍊子，發出銳嘯，攻出了她認爲最得意的招數。

又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招數？拂塵沒碰到鍊子，已抵在她的左乳上。

剛才她還要割去對方的奶子呢！以這道姑的功力，內力稍吐，她的大奶子會變成一團肉糊，甚至胸部會有個窟窿。

冷霞觀主道：「這就難怪，原來妳是海大麻子的徒弟。」

毛錦秋眞的服了。出道這麼多年，今天才開了眼界，世上竟有這麼厲害的人物，人家的功夫是怎麼練的？

她道：「家師『雪山羅刹』海燕……」

冷霞觀主道：「當今武林中，使鍊刀而有這點火候的，大概也只有海麻子和她的門人了。毛錦秋，剛才本觀主已數到二字，妳必須自斷二指。」

毛錦秋握握手，她對自己的一雙玉手十分滿意，就算切去左手二指，對使用鍊刀無什妨礙，但却太有礙觀瞻了。

她道：「請問前輩剛才是用了幾招點了百里長虹的穴道？」

不假思索地，冷霞觀主漠然道：「三招半！」不多不少，毛錦秋被制，比百里長虹少了半招，可見百里長虹還是比她高出一籌。

毛錦秋本想再發動奇襲，因爲此刻對方的拂塵已經撤回。

如果不動手，難道眞要自斷二指不成？而斷指之辱要比斷指之痛更爲深遠，那是終生難以彌補的遺憾！

毛錦秋却不能不低頭，因爲她相信，再次動手失敗，不斷腿也會失去一條胳膊。

她道：「前輩，在什麼情況下，我才能保住兩指而離開貴觀？」

冷霞觀主訝然道：「妳想活命而又要保住二指？」

毛錦秋道：「前輩，貪生惜命，人之常情，而一個女人被斬去二指，形象破壞，生不如死……」

冷霞觀主道：「如果認爲兩根指頭比頭顱還重要的話，本觀主成全妳。」

毛錦秋道：「不不，前輩一代奇人，希望給予自新向善的機會，以儆來茲。」

冷霞觀主道：「本來有個辦法，恐怕你們不會遵行，徒費唇舌。」

毛錦秋道：「前輩請說說看，晚輩能作的盡量去作。」

冷霞觀主道：「你們來此有何圖謀？要說實話。」

毛錦秋道：「實不敢相瞞，昨天發現『豹先生』申寒魄和『飄二爺』來過，我以爲他們和觀主有淵源。」

冷霞觀主道：「有淵源又怎樣？」

毛錦秋略一猶豫。

冷霞觀主冷漠地道：「本觀主只要看妳一眼，就知道妳的心性，妳如果說謊，一切惡果責任自負。」

毛錦秋還眞怕了，道：「晚輩不敢說謊，只因爲風傳申寒魄有兩張紋身人皮，關係一個天竺來的伽魯大師的骨灰罈和十顆金丹，後來申寒魄又把圖送給了曾有恩於他的米倉，而申寒魄却來到此地，與觀主聯絡，我以爲申寒魄可能另有詭謀。」

冷霞觀主道：「什麼詭謀？」

毛錦秋心想：這人眞厲害，步步進逼，絲毫不放。

但她也不敢胡編亂扯，道：「實不敢相瞞，該人皮一度被別人得到，按圖到華山毛女峯毛女洞去掘過却一無所獲。

「後來又落入米倉之手，第二次前往，挖了兩夜，把洞中挖翻六尺，也白忙了一場。

「因此晚輩以爲，最後申寒魄送給米倉的眞圖，既然看來完全一樣，可能也沒有用，總之，晚輩不相信他會把這人人必欲得之的東西拱手送人，只要求一旦找到，把骨灰罈還他，以便好好營葬，所以晚輩才跟了來。」

冷霞觀主冷豔的臉上似有一陣激動，道：「和妳一道來此的年輕人又是誰？他姓百里，和窮家幫的百里光可有關係？」

毛錦秋道：「他正是百里光的獨子百里長虹。但晚輩並未和他同來，事實上晚輩和窮家幫還有過節。」

冷霞觀主負手踱着凝思了一會，道：「這麼說，你們是不約而同，追踪申寒魄來此的，而絡繹來此的武林人物一定不在少數了？」

毛錦秋道：「晚輩也這麼想，本來以爲別人不知申寒魄等人來此，如今百里長虹也來了。可見這想法是不正確的，至少，已得到眞圖的米倉，可能也不放心派人跟了下來。」

冷霞觀主又想了一會，走近一踢，百里長虹立即解穴，一躍而起，撤下點穴鐝，像由天際撒下一片晶網向冷霞觀主罩下；而且嗓中還擠出一種狠極的嗚咽聲。

他身手不凡，百里光爲他餵招，常常使臀部青一塊紫一塊地挨了不少的揍，眞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百里長虹自負，甚至連米倉也沒放在眼裡，本要找機會和米倉較量一番，這次奉命跟踪申寒魄，自以爲憑他的技藝，在小道觀中，還不是來去自如？甚至事後還想把毛錦秋撂倒哩！

那知這一片晶網罩落，勢不可當，却只感那拂塵千絲萬線散開，比他的點穴鐝影還要綿密。簡直無所不在，就那麼揮攪了一陣，手中一輕，點穴鐝已被拂塵捲走。

冷霞觀主一手拿着拂塵，一手是他的點穴鐝，道：「百里長虹，在此以前，你是不是以爲自己是一號人物，少有敵手？」

百里長虹年輕氣盛，一時手足無措，身子顫慄不已。他目不轉睛地打量那拂塵，甚至以爲拂塵上有什麼花樣。

冷霞觀主道：「還不服氣是不是？好，你就用這拂塵攻我幾招試試看……」

她把拂塵丟了過去。

百里長虹接住，仔細看了一下，桿是赤銅鑄造，並不太重，金黃色馬尾却不知是什麼動物身上的毛？用手觸摸一下，柔中帶勒，勒而不硬。

百里長虹的確不服，他看出毛錦秋已被折服，正因爲這樣，他不能和她一樣。

「颯」地一聲攻出一拂塵，這次以十成功力施出絕活。

這次冷霞觀主繞他遊走，大約又沒超出十招，百里長虹失聲驚噫，拂塵已到了對方手中，這份尷尬和難過眞別提了。

他知道差距太大，就是和毛錦秋聯手，也走不上二十招，道：「這位前輩可否賜告法號？」

冷霞觀主道：「貧道的法號就和本觀的觀名一樣。」

百里長虹道：「在這窮鄉僻壤之處，居然有這等絕世奇人，眞正是天涯何處無芳草了！」

冷霞觀主道：「你們二人不約而同來此，且一同被制，而且將一同離去，也算有緣，何不考慮結合……」

兩人同時一怔，一位道姑居然爲人撮合婚姻起來了，這倒眞是奇人奇行啊！

百里長虹看了毛錦秋一眼，毛錦秋也正向他望來，四目相接，有如電殛，各自收回目光。

百里長虹道：「前輩，這件事恐怕

家父就不會答應……」

冷霞觀主道：「爲什麼？」

百里長虹道：「因爲毛錦秋和一個叫于得水的人聯手，殺了本幫好幾個香主和堂主。」

冷霞觀主道：「你們二人合起來，估計一下，對付申寒魄和康莊二人如何？」

兩人一聽這口氣分明不像是申寒魄的同路人，正因爲有此發現，不免心活，倒不是毛錦秋看上了百里長虹一表人才或年輕力壯，也不是百里長虹被毛錦秋那股浪勁迷住了。而是順從這位硬主兒，今後不是有三個「太公在此」的靠山了？

兩人又互視一眼，心照不宣。

冷霞觀主道：「本觀主破例，各斷一指，出觀去吧……」

兩人又是一楞，說了半天，還是要各斷一指，只不過由斷二指改爲斷一指罷了。

但他們也都知道，要想不斷，恐怕出不了這個觀門。

這工夫，毛錦秋撿起她那被震斷了鍊子的刀，伸出左手小指，「刈」地一聲，齊根削斷。

然後，她把刀子遞給百里長虹。

百里長虹和她一樣，也是自斷小指一根。

冷霞觀主道：「開門送客！」

一個小道姑自一禪房中閃出，領着二人出觀而去。

二人出觀，百里長虹在前，毛錦秋在後，奔出十餘里才歇下來。

毛錦秋道：「失血過多不妙，我來爲百里少俠止血……」

百里長虹很傲，但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和對方一樣，實在也沒有什麼可以驕人的了。

而且合則有利，分則有害，冷霞觀主語氣中明明點出，單挑，兩人皆非申寒魄的敵手，甚至還差一截，雙打頗有希望，而且很希望兩人結合。

如今深夜雖暗，在冷霞觀內已看清了毛錦秋這女人頗有幾分姿色。要不，張海川和于得水怎會對她熱衷？

毛錦秋取出金創藥爲他上藥包紮，百里長虹道：「毛女士，謝謝妳。」

毛錦秋道：「以後就叫我毛姑娘好了！我現在既不是張家的人，也不是于得水的人了。」

包好之後，百里長虹又爲她包紮。經此一接觸，雙方的心眼都活動了！返回縣城西關外，投宿在一家店中，而且只要了一個房間。

* * *

在客棧中熬這三天還眞不容易，申寒魄只好陪「飄二爺」喝酒，要不他會不停地嚷嚷。

倒是「狗蹦子」懂事，不再和「飄二爺」起鬨。

「飄二爺」道：「小申，那女牛鼻子的架子還不小哩！一定要三天後再去。她到底和你師兄是啥淵源？」

申寒魄道：「情人……」

「飄二爺」被酒嗆了一下，道：「這他奶奶的可眞妙透哩！一個和尚，一個道姑……」

「狗蹦子」扯扯他的衣袖，「飄二爺」才發現申寒魄的臉色不大好看。

「飄二爺」道：「小申，他奶奶的！俺這個鳥人開玩笑開慣了的，你當了眞哩！」

申寒魄道：「他們是在未出家前相戀的，我不怪你，只是下次去冷霞觀，務請說話檢點一些。」

「飄二爺」道：「俺記住就是了，小申，俺發現毛錦秋也來哩！你說這騷貨是不是陰魂不散？」

「狗蹦子」道：「申爺，毛錦秋似乎和一個年輕人在一起，好像是住在不遠處的太平客棧之中。」

申寒魄道：「恐怕要來的還不止這些人呢！」

「飄二爺」道：「小申，你說說看，爲什麼這些人會集在這華陰縣之內？他奶奶的！總要有個理由吧？」

「狗蹦子」道：「還不是爲了紋身人皮圖？」

點點頭，申寒魄道：「胡冲說得大致沒錯，甚至是踩着咱們的脚印跟下來的。」

「不過這些人並不太可怕。因爲貪求利益的人，他們一開始就不管什麼仁義道德，去作壞事。所以他們的壞處顯露在外，人人可見而易於防範，爲害不大。」

「反之，好名的人，以仁義、道德作僞裝，而在暗中作惡，人們疏於防範，爲害却最深……」

側頭想了一下，「飄二爺」欣賞地攤攤手，道：「小申，你說的都是很淺的道理，聽起來却十分順耳，這大概就是所謂哲理吧？」

「如果俺說，像米倉那種人，就是你剛說的好名而爲害最深的一類，你以爲如何？」

申寒魄沒有出聲，「飄二爺」大致可以猜出他的想法。

申寒魄停了一會就變了話題，道：「明天晚上，咱們再到『冷霞觀』去看看……」

申寒魄已不再喝，對胡冲道：「以後同桌吃飯，不必再分先後，我們應該平起平坐，誰也不比誰的身價高些。」

「狗蹦子」搔搔元寶頭，道：「申爺，我只是他娘的一個僕傭，怎麼有資格和二位平起平坐？」

申寒魄道：「記住！以後也不要大爺、二爺地掛在嘴上，咱們是朋友，稱呼上越隨便越好……」說着離桌踱了一會，打開後窗。

這客棧是在大街上，但這樓上後窗却可看到後面小街上的景物，一棵大葉楊樹之下站着一個老婦，向他招招手，表示有事要與他單獨談談。

申寒魄不認識這老婦，如果不是

夜裡，而距離近些的話，也許他會自相貌上看出點端倪來。

申寒魄閉上後窗，道：「我上街走走，馬上就回來。」

「飄二爺」道：「俺陪你出去走走如何？聽說南關內有那麼一條胡同，有十來戶半掩門，南方佳麗、北地胭脂，他奶奶的應有盡有。反正閒着沒啥鳥事兒，就去逛逛如何？」

申寒魄道：「老康，要去由胡冲陪你，逢場作戲也未嘗不可……」說完就出去了。

「飄二爺」道：「小申放單線，神秘兮兮地，會不會也是去那條胡同？」

「狗蹦子」道：「二爺，人家申爺却不是那種人，他要找雌兒，有現成的張盈盈和米秀英，那一個不是細皮白肉，美比天仙？娘的！用得着到那胡同去斬鹹肉嗎？」

「飄二爺」眼一瞪，道：「他奶奶的！你『狗蹦子』似乎老看俺不順眼。噢！小申樣樣都比俺行？」

「狗蹦子」不出聲，坐下來猛灌酒，大口呑菜，心想：二爺，你是屬驢的，要順着毛摸……

來到大葉楊樹下，申寒魄抱拳道：「這位大娘……以前似未見過。不知找在下有什麼事？」

這老女人約六十以上，一頭華髮，打扮土氣，但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婦女，一雙天足比男人的還寬大，道：「你就是申寒魄吧？」

申寒魄仔細一打量，道：「大娘莫非就是米夫人？」由於背的劍拐，他已猜出是誰了。

婦人冷冷地道：「正是，申寒魄，本來老娘很不喜歡米家父子的作風，有人挫挫他們的銳氣也好。」

「不過，米家只有一個兒子，你毀他一臂，使他終生殘廢，這並不是一張人皮圖所能彌補的。」

申寒魄躬身道：「米大嬸，晚輩自知失手，不過當時順子兄並未表明身份，而天色又暗……」

老婦道：「人是已經殘了，張盈盈又無意下嫁，眼看我們的兒子這輩子要打光棍，就是能討個老婆，要想討個好看的改良米家的品種，已經辦不到了！」

微微搖頭，申寒魄道：「大嬸，晚輩以爲，這是多慮，世上有很多夫妻，並不是兩個都英俊美麗，一對璧人的。」

「有所謂『郎才女貌』之說，以順子兄的身手，討個不錯的媳婦，應該不難。」

老婦道：「我還是那句話，人已經殘了！此事由你而起，你要付出點什麼才行。」

申寒魄攤手苦笑，連連搖頭，道：「大嬸，凡事有個是非曲直。假如別人派人去偷妳的東西、行刺以及取走妳的兵刃，大娘妳會如何？」

老婦揮揮手道：「申寒魄，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化解我們之間的過節，那就是設法讓張盈盈嫁過來。」

又道：「不然的話，一條胳膊換一條胳膊，誰敢說這不公平？」

申寒魄一味的忍讓，道：「大娘，妳這話可就有點可笑了！不要說晚輩和張姑娘有殺父之仇，她決心要報父仇，就算沒有這份仇恨，晚輩又憑什麼能左右別人的婚事？」

哼了一聲，老婦道：「據說這丫頭雖然口頭上要報父仇，心眼裡却喜歡你。況且，她那不爭氣的老子生前確實作過不少的壞事。」

連連苦笑着，申寒魄喟然道：「大娘，您想想看，果眞如此，她會行刺我，且盜走我的兵刃，使我赤手空拳面對四周虎視眈眈的死仇大敵？」

老婦辭窮，道：「申寒魄，老娘已經來了，反正要找補點什麼，你說個地方吧！」

申寒魄知道多說無益，道：「隨便那裡，只要僻靜無人打擾就成。」

一頓，又道：「大娘，俗語說：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我看還是算了吧！」

手一揮，表示沒有轉彎的餘地，老婦道：「帶路吧！」

北關內有塊私人墓園，佔地三畝多，却無人修護，已是草深及腰。一干石翁仲不是被砸壞，就是被推倒，一副破敗景象。

兩人選了個枯草較淺之處站定，申寒魄道：「大娘，請再三思，這種敵對徒使親痛仇快……」

老婦冷冷一笑道：「聽你的口氣，似乎吃定了老娘，穩贏我似的。」

申寒魄道：「動手過招，如爲了保護自己，有時非攻不可，誰勝誰敗，若非相差懸殊，不到最後關頭，實難逆料。」

老婦大聲道：「好狂的小子！你才幾歲？敢對老娘說這種話？你以爲老娘像順子一樣地好倒弄？」

申寒魄已是鞭匕在手。

非拚不可的話，他以爲在這件事當中，他佔了個「理」字，沒有退讓的必要。

不敵倒下，那是玩藝不精，勉强勝了，也是不得不自衛的結果，問心無愧。

老婦的劍拐互砸下時，烏金鞭一下子就纏上了拐身，但那長劍竟在第一時間內乘虛而入。

這就是她爲什麼故意讓拐被鞭纏住的原因！

撤鞭已不及，彎匕立即格住了劍身。

現在是鞭拐纏繞，相持不下，劍、匕互格，攻守全憑機智或功力。

老婦旋舞着單腿，俟機攻申寒魄的下盤，申寒魄在這近搏方面也有專精。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寧不歸目的是將漠北五狠引誘出來，交給千手儒俠處理，他們也是爲了打鼓山的碑文而來，奉老狠之命，跟蹤南北雙嶽的門人，三條渾狠都不是儒俠對手，全被打跑了。回到江邊，見到寧不歸和公羊叔追逐來到，將一個少女交給他們，跟着走了……楚湘雲跟着厲山雙煞走，因禍得福，認厲山雙煞作乾爹娘……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三官堂發生衝突　老酒鬼乘機擄人

一個小山斜坡，朦朧月色之下，依稀可以看到小山頂上，似乎正有一座廟宇。

旋風煞木通當眞陰溝裏翻船，當著自己面前，被人家把烤熟的肥雞偷走，而且這灰衣雜毛，一路上居然忽隱忽現的逗著自己，心頭這份怒惱，簡直到了極點。

此時瞧到小山頂上還有廟宇，立即回頭道：「老太婆，咱們上去瞧瞧！」

陰風煞哼了一聲，表示同意，三人就朝山頂上走去。

這座小山，該說只是個小山丘才對，山頂上地方不大，那座廟宇，也總共只有一進，此時正殿上還有燈光射出。

三人走到廟前，只見四扇山門，業已緊閉，抬頭一瞧，匾額上寫著「三官堂」三個金字。

旋風煞那還管得許多，右手抱袖一拂，「砰」的一聲，中間兩扇大門，豁然打開，寒風狂捲，大殿上燭光搖曳，差點熄滅！

旋風煞木通，目光何等犀利，僅這一瞬之間，業已看清殿上圍坐着一個黃衣老僧，和兩個灰衣老道，三人身後，還侍立著四個青年道士，身上也一律穿著灰布道裝。

旋風煞雙目冒火，大步往殿上走去！

殿上諸人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得一怔，立着的四個青年道士，倏地各自從肩頭掣出長劍！

兩個老道，同時臉色一變！

只有中間那個黃衣老僧，却依然瞑坐如故！

楚湘雲跟在陰風煞身後，走近大殿，一眼瞧到瞑坐的黃衣老僧，心頭不由驀地一驚！

那不是和自己師傅南北雙嶽齊名的「中州一僧」，少林掌敎靈山大師伯是誰？自己跟隨師傅上少林寺去，拜見過他老人家，那會看錯？

靈山大師伯被人擄走，藏在厲山山神廟棺材之中，厲山雙煞爲了雙神廟東廂適合冷秋霜練功，被旋風煞木通從棺木中起出，丟到廟後，據說那時靈山大師伯業已被人用重手法廢去武功，奄奄一息。

後來靈岩大師、陸大哥和自己三人，曾到廟後尋找，在一堆草叢中，發現有人激戰的痕跡，地上遺留一柄斷鈎，記得柄上還刻著「賀氏雙鈎」等字樣，自己也在山石上發現一支飛針，靈岩大師說，那是「太白神針」。

如今，靈山大師伯竟然會在這裏出現，而且還和這些道士坐在一起，這裏離石鼓山已是不遠，那麼這批道士，顯然也是不懷好意……

楚姑娘雖然沒有什麼江湖經驗，但她心思縝密，這麼一想，業已料到大半。

踞坐在左上首的是一位年在五旬

以上，面貌清癯，蓄著花白長髯的老道人，此時徐徐起身，臉露慍色，打量了厲山雙煞一眼，沉聲道：「無量壽佛，兩位老施主闖到此間，出口傷人，不知有何見敎？」

旋風煞木通綠慘慘的眼神一轉，瞧到他肩頭揹著一柄銀色長穗的「太白劍」，不由點了點頭，厲笑道：「你就是東門子㫰？」

要知東門子㫰乃是華山派掌門人，旋風煞直呼其名，聽得老道人不禁臉色一變，勉强笑道：「不錯，貧道正是東門子㫰，兩位可是厲山木老施主賢伉儷？」

木通手指向他身後一指，粗聲說道：「你們門下那一個小雜毛，剛才乘老夫不備，偷了雞來？」

東門子㫰身爲一派掌門，被人家當面叫自己門下小雜毛，已是難堪，還說什麼偷了他的雞，這叫他如何下得了台？

但厲山雙煞是江湖上出了名難纏的魔頭，是以儘管心頭惱火，臉上反而神色自若，微笑道：「貧道門下，全在這裏，始終沒有離開貧道半步，何況出家人清淨無爲，不茹葷腥，怎會偷老施主的雞，木老施主說的，怕是誤會。」

旋風煞木通怒道：「老夫明明看到是一個身穿灰衣的小雜毛，這裡除了你們，難道還有旁人不成？」

東門子㫰氣得臉色蒼白，憤然道：「木老施主，貧道已經再三容忍，你怎能如此侮蔑華山門下？」

坐在右首的一個道人，年約五旬，生得身形瘦小，看去十分精幹，他一直沒有開口，此時敢情也忍無可忍，突然起身道：「久聞厲山雙煞武功了得，以木老施主的身手，自難當場把偷鷄的人擒住，江湖上講究過節分明，木老施主盛氣而來，似乎是存心找碴來的。」

旋風煞目光一轉，厲聲喝道：「你就是左浩了？嘿嘿，老夫最近才聽到甚麼華山出了個仙人掌，二十年前，那有你這號人物。」

仙人掌左浩不由臉上一紅，他終究涵養較差，怒笑道：「仙人掌這三個字，蒙江湖朋友抬舉所賜，貧道原不敢當，至於木老施主眼中，沒有貧道這號人物，貧道並不在乎。」

東門子㫰怒在心頭，但衡量情勢，自己兩人，決非厲山雙煞對手，對方只是爲了追趕偷鷄賊一點小事，自己實在犯不上招惹他們。

他一手摸着花白長髯，回頭說道：「木老施主此來，原是小小誤會，解釋清楚了，也就無事，左師弟，你坐下。」

仙人掌左浩經掌門師兄一說，慌忙躬身應是，往欖上坐下，口中忽然「啊」了一聲，驀地跳將起來。

這一下事出意外，大家的目光，不由都朝仙人掌瞧去。

只見他坐在那條木欖上，赫然放着兩個熱烘烘的大泥團！

經他身子朝上一坐，乾泥紛紛裂開，裡面露出白嫩雞肉，香味四溢，那不是叫化雞是甚麼？

仙人掌左浩，在這一瞬之間，自己欖上，竟會發現兩隻烤熟的叫化雞，心頭不由大是驚駭，那知身子一站起，忽然從他道袍之中，落下許多零碎東西，低頭一瞧，只見地上掉了一大堆鷄骨！

這下，直瞧得仙人掌左浩臉色大變，望着掌門師兄，喃喃的道：「大師兄，這……這是甚麼一回事？」

東門子㫰心頭何嘗不驚，這分明有人從中搗鬼。

但師弟仙人掌左浩，一身武功，江湖上也算得有數人物，他身上被人做了手腳，竟會絲毫不覺！

何況自己和他近在咫尺，身後還站着四個門人，這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之事，他長眉軒動，目光迅速向殿上掠去，沉聲道：「那一位高人開的玩笑，何妨請出一見。」

陰風煞柯靈嘿一聲，鳥爪般雙手，凌空一招，兩個泥團突然平空飛到她手上，只見她迅將泥團剝去，鷄毛隨泥而落，隨手把一隻白嫩肥鷄，一下塞到楚湘雲手上，低聲道：「乖孩子，妳餓壞了，快先吃吧，別理他們。」

話聲一落，又迅速剝開第二隻，撕下一隻鷄腿，塞到口中，大嚼起來。

楚姑娘想不到自己將計就計，認了陰風煞這個乾娘，她居然愛護自己，溢於言表，不由手上拿着剝好的叫化鷄，心中大是感動。

旋風煞木通，眼看人贓俱在，想起方才一路被仙人掌左浩戲耍，不由怒從心起，仰天發出一陣桀桀厲笑，道：「想不到名門正派的華山雜毛，原來盡是些偷雞摸狗之輩，左浩，你敢戲耍老夫，老夫倒要瞧瞧你有幾根骨頭？」

他黑袍鼓動，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臉帶獰笑，朝仙人掌左浩身前逼去！

仙人掌左浩，有口難辯，直氣得滿臉通紅，身子向後疾退了兩步，也「嗆」的一聲，從肩頭拔出長劍。

東門子㫰怕旋風煞木通猝起發難，早已凝聚畢生功力一下擋在仙人掌面前，沉聲道：「木老施主且慢，貧道忝爲華山掌門，願以敝派聲譽，擔保左師弟確無此事，此中只怕另有高人，隱身暗處，有意戲弄……」

旋風煞木通瞪着一雙兇睛，厲笑道：「你們華山派有甚麼聲譽，老夫遲來一步，你東門子㫰不是也照樣狠吞虎嚥，把叫化鷄吃下肚去？老夫豈是你們烤叫化鷄的厨子？」

左手一探，白骨爪挾着絲絲寒風，朝他肩頭抓去！

東門子㫰到了此時，也無法再忍

，勁貫右掌，吐氣開聲，迎着推出！

他這一掌出手，罡風狂湧，聲勢也是不弱，大殿上登時爆出「蓬」然巨震，旋風煞木通只覺脚下浮動，身子晃了一晃！

東門子良却被白骨爪的陰勁，震得向後退出兩步！

旋風煞嘿嘿冷笑，右手箕張，閃電朝仙人掌當胸抓出！

那站在東門子良身後的四個華山門下，一見掌門人被人震退，立即長劍一挺，朝旋風煞圍去。

東門子良喝道：「你們快退下去！」

四個門人聞聲一怔，立即收劍退後。

這時仙人掌左浩也橫跨一步，閃開五尺，避過旋風煞抓來的「白骨爪」勢，長劍一伸，反腕削出！

「嗆！」東門子良喝退門人，迅疾從肩頭撤下太白劍，沉聲道：「左師弟，你退下來！」

仙人掌左浩知道大師兄練劍數十年，劍上造詣，深厚無比，平日從不輕易使用，此時太白劍出匣，想是怒極所致，心中想着，依言向旁躍退。

東門子良仗劍卓立，臉上一片肅穆，沉聲道：「木老施主一再相逼，貧道只好在劍招上領教了。」

旋風煞木通陰惻惻的道：「依老夫看來，你們師兄弟還是一起上的好！」

東門子良怒極而笑，朗朗說道：「木老施主眞也太小覷華山派了！」

話聲才落，忽聽有人接口道：「華山派又是怎樣？」

兩人同時一怔，急忙擧目瞧去，只見山門外，飄然走進一個灰袍椎髻骨瘦如柴的蒼髯老道，稍後是一個身材高大，生得三角濃眉，眼珠凸出的老人。

兩人身後還跟着十來個勁裝大漢。原來前面兩人正是神鈎眞人郝公玄和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

旋風煞木通瞧到兩人，怪笑道：「郝眞人和沙幫主怎地今日才到？」

神鈎眞人郝公玄稽首道：「原來木老哥賢伉儷也在這裡。」

獨角龍王沙無忌目光掠過坐在大殿左角的陰風煞和楚湘雲兩人，大笑道：「賢伉儷一力承擔護送南北雙嶽的門人，怎麼少了一個？」

陰風煞正在啃鷄肉，陰笑道：「南嶽門下的陸少俠，已經先動身到石鼓山去了，咱們是帶着乾女兒，順便逛逛嶽麓山，躭擱了一天。」

獨角龍王聽到南嶽門下已經先到石鼓山去之言，不由臉色驟然一變！

陰風煞冷冷的道：「白衣劍侶在石鼓的藏寶，咱老婆子已經答應了乾女兒，非取到手不可，恐怕輪不到你黔幫頭上，依老婆子相勸，你姓沙的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沙無忌雙目圓睜，似乎要待發作，但忽然忍了下來，勉强笑道：「老嫂子這話不是言之過早嗎？石鼓山之事，咱們還是到石鼓山再說，沙某縱然無份，湊個熱鬧也好，兄弟今晚是特地找東門道長請教來的。」

陰風煞陰陰的嘿了一聲，依然自顧自吃着鷄肉。

獨角龍王沙無忌對厲山雙煞還心存顧忌，但對華山派可不同了，只見他雙目一翻，大不刺刺的略一抱拳，道：「東門道長想必已知沙某的來意了吧？」

東門子良收起長劍，稽首道：「沙幫主既未明白見示，貧道如何知道？」

獨角龍王縱聲狂笑，朝中間坐着的黃衣老僧一指，道：「這位是誰？」

東門子良平靜的道：「沙幫主難道連少林方丈靈山大師都不認識了？」

獨角龍王大聲說道：「中州一僧沙某如何不識？沙某是問貴掌門人，怎麼把少林方丈弄到這裡來的？」

東門子良臉色鐵青，還沒答話，只聽山門外響起一陣脚步聲，走進一羣人來。

領先一個灰衲芒鞋，手持鑌鐵禪杖的枯瘦老僧，正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靈峯大師！

他身後跟着一十八個灰衣僧人，年齡約在四旬以上，也各手持禪杖，腰佩戒刀，看去個個身手矯捷，太陽穴鼓得老高，分明是少林寺精選出來的一流高手。

獨角龍王沙無忌瞧得哈哈大笑道：「關於貴派如何劫持少林方丈，自有少林寺的人，向道長請教，毋須沙某置喙，只是你們爲了劫持少林方丈，竟然妄使『太白神針』，把敝幫兩位護法陸氏雙雄，一個毀去照子，一個中針之後，又被斫斷右臂，華山派平日以名門正派自居，出手毒辣，即使江湖黑道中人，亦不過如此，賀氏雙雄，藝出高黎共山郝眞人門下，沙某此來，就是要向道長討個公道。」

他說話聲音洪亮，詞鋒犀利，不料抖出華山派劫持少林方丈的陰謀，而且還揭穿了他們平日僞善面孔。

這時靈峯大師率領少林寺一十八個僧人，一起衝上大殿，十八個僧人，同時倏地分開佈成陣勢，圍在靈山大師四週。

靈峯大師眼看師兄形容枯槁，神色萎靡，心中一陣難過，急忙拜了下去，口中說道：「小弟參見掌門人。」

靈山大師雙目微睜，點點頭道：「三師弟請起！」

靈峯大師滿臉激憤的道：「大師兄可是遭華山派脅迫？」

靈山大師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小兄蒙我佛保佑，一切因果，均是寃孼，於華山派何尤？寃家宜解不宜結，師弟不可這般說法。」

靈山大師躬身道：「掌門人說得是。」

「哈哈哈！」

神鈎眞人郝公玄縱聲發出一陣大

笑，道：「中州一僧，悟徹禪機，可以不念舊惡，郝公玄活了九十多歲，却依然火氣未泯，殺機猶存，東門子良，你傷了老夫門下，該是如何說法？」

旋風煞木通乾笑了兩聲，陰惻惻的道：「東門子良，既然郝眞人出面，找你算賬，老夫瞧在郝眞人面上，你們偸鷄之事，就暫時不說也罷。」

仙人掌左浩突然冷笑道：「華山派能夠在江湖上立足，多少也不是怕事之輩，今晚趕來此地的人，想必全是到石鼓山去的，黑白兩道的朋友，連日趕赴石鼓山的，已不在少數，有甚麼過節，何妨當着天下羣豪，一決高下。」

旋風煞嘿道：「憑你這微末伎倆，也配到石鼓山去？」

說着緩緩朝大殿左側走去。

這時三間大殿，却分成了四撥，厲山雙煞和楚湘雲佔了大殿左側一角，少林寺的僧人，圍護着掌門人，退到了右側配殿，華山派和黔幫的人，相持在正殿之中。

陰風煞自從收了楚湘雲做乾女兒，對她當眞愛護備至，此時瞧瞧大殿上的形勢，低聲說道：「孩子，時光不早了，妳只管閉上眼睛睡吧，別理他們了。」

華山派的東門子良，因大援在後，原認爲石鼓山之行，可以穩操勝算，那知會在這座小廟裡，寃家路狹，碰上這許多對頭，心中正感爲難。

這時給師弟一語提醒，瘦削臉上，飛起一絲冷峻笑容，朝神鈎眞人郝公玄打了一個稽首，道：「道長原來就是名震八荒的郝眞人，貧道失敬之至。」

郝公玄嘿了一聲，並未作答。

東門子良接着說道：「方才沙幫主盛氣見責之言，其中頗多不實之處，貧道身爲華山一派掌門，不得不說出眞相，以正視聽，三十年來，貧道忝掌華山，律己素嚴，門下弟子，不容有邪惡之行，江湖同道，想必總有個耳聞……」

他說到這裡，彷彿有人「嗤」的冷笑了一聲！

東門子良一雙神光烱烱的眼睛，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又道：「敝派門下，在厲山山神廟後牆，發現少林方丈靈山大師，倒卧地下，奄奄一息，似已被人廢去武功，當時正待急救，不料恰和貴幫中人相遇，發生了爭執……」

獨角龍王沙無忌大笑道：「華山派不想劫持少林方丈，怎會和老夫屬下衝突起來？」

仙人掌左浩接口道：「沙幫主此言，是承認貴幫也有劫持少林方丈的企圖？」

沙無忌道：「不錯，江湖傳言，中州一僧已參悟石鼓歌秘密，沙某只是想請靈山大師指敎一二，但靈山大師結果是被貴派劫來了！」

東門子良續道：「貧道因風聞武林中人，紛紛趕來石鼓山，盛會難逢，華山派並無奪寶之心，不過志在觀光，靈山大師行動需人照料，貧道只好把他帶了同來。」

他這一段話，分明是向靈峯大師解釋誤會，說得聲音較响！

「至於敝派門下弟子，在厲山誤傷貴幫陸氏雙雄一節，目前敝派門下，已有部份趕赴石鼓山去，好在郝眞人和沙幫主也是到石鼓山去的，容貧道查明之後，再向兩位報告，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神鈎眞人郝公玄點頭道：「說得堂皇，老夫不信陸氏兄弟兩人，會傷在你華山第二代掌門人手下，這麼說來，老夫敎出來的門人，不如你敎的了？來，來，讓老夫伸量伸量你東門子良，能接得下老夫幾招？」

東門子良究是一派之尊，被人家如此輕視，儘管心中再想拖延，把這場過節拖到明天，但情勢所逼，也已無法再忍，聞言不由敞笑一聲，稽首道：「貧道怎敢和道長相提並論？道長既然如此吩咐，貧道忝掌華山一派，只有捨命奉陪，不知道長要如何伸量貧道？」

郝公玄捋鬚大笑道：「老夫痴長幾歲，昔年和尊師總算也有過一面之緣，掌門人想必對太白劍法，已有獨到造詣，華山派以三十六式『太白劍』馳名武林，咱們就以三十六招爲限，超出此數，咱們這場過節，就作罷論。」

他言下之意，華山派掌門人，只不過仗着三十六招「太白劍法」，但「太白劍法」在他手下，也走不出三十六招。

東門子良心頭暗自冒火，對方早在三十年前，以一柄雙鈎劍縱橫武林，罕有對手，博得神鈎眞人之號！

這三十年隱居不出，鈎上造詣，更入化境，自是意料中事，但自問練劍數十年，即使不是對方敵手，拚力施爲之下，在三數十招也還不致落敗，心中想着，這就稽首道：「道長劃下道來，貧道自當奉陪。」

郝公玄呵呵大笑，目光掃過大殿，說道：「此處施展不開手脚，咱們還是到天井中去。」

話聲一落，不見他吸氣縱身，人已離地昇起，冉冉往殿外飛出！

旋風煞木通陰聲讚道：「眞人在高黎共山躲了三十年，這一手『縮地蹈虛』身法，果然高明！」

郝公玄落到地上，依然和原來站着的身形，絲毫不變，聞言朗笑道：「木兄好說！」

東門子良瞧得心頭暗暗驚歎，也行雲流水般跟着走出，在郝公玄身前一丈左右，站定身子，徐徐從肩頭抽出太白劍，抱劍卓立，收攝心神，調氣運功，過了一會，眼看郝公玄只是瞧着自己，連雙鈎劍都還沒取下，不由出聲道：「道長怎不取出劍來？」

郝公玄道：「你準備好了嗎？」右手一抬，「嗆」的一聲，手上已多了柄四尺來長，似劍非劍，帶有雙鈎的奇形兵器，就朝東門子良跨步逼來！

他在說話聲中，抬手、出劍、跨步，差不多就是同一時間，話聲才落，人已跟着逼近，當眞動作如電，奇快絕倫！

這一拔劍之聲，使得殿上的人，無不感到心弦一緊，凝神望去！

東門子良臉色凝重，兩道眼神，只是一眨不眨的盯住對方，此時一見郝公玄使劍逼來，那敢絲毫大意，脚下立即朝後斜退！

「鏘」！就在一進一退之間，劍光倏湧，傳出虎嘯龍吟般一聲金鐵大震，天井中飛起一串火花，兩人已同時極快的繞圈一匝，各攻一劍。

東門子良硬接一招，頓覺對方劍重如山，自己凝集全力，雖然勉强接住，但已震得右臂酸痲，幾乎站不住脚！

神鈎眞人郝公玄也在這一劍中，發現東門子良功力相當深厚，不由仰天長笑，口中連說了兩個好字。

東門子良知道機不可失，雙方一劍乍接之後，猛吸一口眞氣，身如旋風，太白劍寒光流動，源源而出！

華山派「太白劍法」，乃是二百年前華山派始祖太白神翁溶合天下各派劍法苦思窮研而來，代代相傳，取精用宏，代有增刪，東門子良繼承華山掌門，一心想爭霸武林，經數十年潛心苦練，此刻盡力施爲，果然不久，霎那之間，但見盤空匝地，偌大一個天井，滾滾銀光，都是由他劍上發出，威力極强！

再看郝公玄身子絲毫不動，穩立在一片劍風之中，雙鈎劍也只是偶而揮動，但每當他一劍揮出之際，東門子良匹練似的銀虹，就好像遇上尅星，劍光不迭後縮。

殿上諸人，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自然看得出東門子良這套「太白劍法」，出手毒辣，每一劍都是致命殺着，鋒刃所及，往往間不容髮！

而郝公玄輕描淡寫揮出的劍勢，却又是東門子良劍招中的最弱之點，必須立刻返劍自保的罅隙！

自從第一招上，兩人硬接一劍之後，雙方兵刃就未曾再接觸過一下。

轉眼工夫，東門子良已經一口氣攻出十餘劍之多，這十幾招劍法，在他想來，即使不能贏得勝利，至少也可把對方逼出幾步，那知郝公玄自下場之後，始終站在原地，絲毫沒有移動過半步，心頭不禁大感凜駭！

這情形，分明是他打定主意，先敷衍過自己的盡力施爲，然後突出重手，自己可不能上他的當！

心念電轉，手底招式，突然由快轉緩，一反剛才的猛烈急攻之勢，一劍一劍，去勢悠悠，變得十分緩慢，這種劍勢，看去有氣無力，若斷若續，一點也不驚人。

郝公玄見他突然由浮躁中冷靜下來，不由呵呵大笑道：「不錯，這樣你才能和老夫打出三十六招之外！」

東門子良此時正在凝神運劍，不敢絲毫分心，是以對郝公玄說的話，彷如未聞，太白劍緩緩朝對方推出！

這一劍去勢極緩，但其中却含蘊着「太白劍法」許多精微變化，如果不知其中變化之人，只要出劍封解，或閃避來勢，稍一大意，必爲劍勢所傷，那知郝公玄口中說着，眼看劍勢緩緩接近，依然絲毫不動！

東門子良見自己推出劍尖，相距郝公玄身前只有尺許左右，仍不見對方閃避，心中也不由暗暗讚歎，無怪此人口氣託大，武功定力果然不同尋常，當下一吸眞氣，緩去的劍勢，陡然變快，疾如掣電，一閃而至！

就在東門子良劍勢快速遞出之時，郝公玄一個身子，竟然原式不動的飄飄浮起，跟着劍勢後退！

「縮地蹈虛！」東門子良心頭閃電掠過，驀地大吼一聲，劍式不動，雙脚一頓，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銀虹，朝郝公玄當胸貫去！

這一下動作，當眞比方才遞出一劍，還要迅速得多！

郝公玄哈哈一笑，身子跟着劍勢繼續後退，東門子良銀虹般劍勢，如影隨形，依然緊跟而上！

這是武林中罕見的追逐場面，兩人在比劍之中，夾雜了上乘輕功的比賽，郝公玄面孔對着東門子良，雙脚好像並沒在地上踏實！

東門子良也只有一個脚尖在地上輕點，右臂前伸，一個身子作丁字形般向前飛躍，太白劍劍尖始終和郝公玄前胸相距尺許，再也無法向前接近。

雙方繞場疾行，快到三匝，華山派和黔幫的人，全部屏息凝神，心神緊張已極！

「哈哈，東門子良，你『太白劍法』，果然已得精髓，可惜『太白劍法』中以心使意，以意使劍之術，尙嫌不足……」

郝公玄一言未完，場中突然響起一聲金鐵大震！

「鏘！」東門子良陡覺手上一陣巨震，這股力道，奇大無比，震得五指一鬆，長劍差點脫手飛出！心頭驀地一驚，拚命握住劍柄，不讓它震飛，但一個身子已如斷線紙鳶，挾着森森劍光，摔起三丈來高！

他終究練劍數十年，功力深厚，雖被郝公玄震飛出去，心中却絲毫不亂，在空中吸氣挺胸，使了一個鷂子翻身，翩然落地！不，「嘶」的一聲，依然落到場中。

郝公玄沒想到自己這一震之勢，居然沒把他長劍震飛，微微一楞，雙目神光炯炯，凝注在東門子良臉上，

問題：「方才已經有幾招了？」

東門子良經過一陣調息，朗聲道：「這該是二十招吧？」

郝公玄目光突轉凌厲，大笑道：「聽你口氣，似乎還不肯認輸？」

東門子良敞笑道：「貧道即使願意認輸，也該輸得口服心服。」

郝公玄臉上露出殺機，點頭道：「很好，很好！老夫原想讓你知難而退，自動交出逞兇之人，那麼還有一十六招，就叫你們華山派在場的人一起上罷，哈哈，從今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華山一派了！」

「咕嘟！咕嘟！」

大殿簷牙上，忽然響起有人喝水的聲音，接着咳了一聲，低低的道：「不得了，好大的口氣，華山派還有大援在後呢！」

郝公玄聞聲一驚，倏地縱起，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提着一個人下來！

大家擧目瞧去，那是一個穿得破舊不堪的窮老頭，生得骨瘦如柴，一臉油泥，這時縮着腦袋，一手緊捧酒葫蘆，大聲喊道：「啊，啊，老……老道士，快放手，你把我幾根窮骨頭都要抓斷啦！」

郝公玄瞧不出這人有甚麼異樣之處，心頭一怔，放手道：「你方才說甚麼？」

窮老頭酒氣薰天，惶恐的道：「沒甚麼，沒甚麼，小老兒只是偸聽來的，昨天有位穿羊皮的老頭兒，帶着徒兒，打這裡經過，說甚麼是華山派請來的，天下第一了，我……我也不大清楚。」

郝公玄心頭不禁生疑，大殿上有這許多高手在場，這人何時躲在上面呢？心中想着，不由問道：「你幾時躲在屋上的？」

那窮老頭道：「我在這裡已經住了兩天，就是怕老虎，天沒黑，就爬上去了，喝點酒，壯壯膽，方才聽你老說從今以後，沒有華山派了，我才忍不住多嘴，多……嘴！」

說完，抱着酒葫蘆，脚下跟蹌，跨上石階，四下瞧了瞧，逕自往左邊配殿走去，靠着壁角坐下，自顧自喝起酒來。

神鈎眞人郝公玄回頭朝東門子良大笑道：「原來貴派還請了幫手，好極，咱們這筆賬，就等到明天石鼓山再說吧！」

「哈哈，熱鬧，熱鬧，想不到區區一座小廟，居然還有許多成名人物聚在一起。」

隨着洪亮笑聲，從大門外走進一個紫臉長鬚，身穿古銅團花長袍的老者，和一個二十七八的黑衣麗人，兩人身後，跟着一個青衣小鬟，手上打着一盞紗燈。

這兩人才出現，殿上的人，全都臉色一變，毒神逢巨川和他寵姬黑鳳仙虞三娘也在這裡出現！

郝公玄打了個稽首，大笑道：「巧極，巧極！逢老哥和三姨娘也會趕來，眞是漪歟盛哉！」

毒神逢巨川環眼一掃，連連抱拳道：「郝眞人好說，老夫只是偶動遊興，聽說石鼓山有場盛會，順便瞧瞧，不想在這裡和諸位巧遇。」說到這裡，忽然朝厲山雙煞點頭招呼道：「木老哥賢夫婦也在這裡，眞是再巧不過。」

旋風煞木通站起身子，拱拱手道：「逢大俠有甚見教？」

逢巨川手捋長鬚，縱聲大笑道：「好說，好說，小犬家驄，多蒙賢夫婦教訓，老夫正要當面道謝哩！」

旋風煞還沒開口，陰風煞倏地站起，冷冷的道：「聽逢大俠的口氣，是想和咱們較量一手了？」

逢巨川一張紫臉，微含笑意，顧盼自豪，哂道：「賢夫婦若有此意，老夫自然奉陪。」

陰風煞回頭瞧了楚湘雲一眼，她心機較多，怕自己兩人和毒神動手之際，旁人把乾女兒搶跑，目前石鼓山之會，許多人把南北雙嶽的門人，看作了奪取藏寶的唯一捷徑，她枯爪般手指，倏地一落，閉住楚姑娘陰經要穴，這是他們厲山雙煞的獨門手法，旁人無法解開，然後拍拍身子，朝旋風煞喝道：「老不死，走，逢大俠劃了道，咱們就去領教領教人家高招！」

「慢來，慢來！」

一個尖細聲音突然自大殿橫樑上傳出，人隨聲發，竄下一個頭盤小辮的矮小老頭，一下搶在厲山雙煞前面，朝逢巨川雙手連拱，咧嘴笑道：「小老滿心想登門求教，不料你逢大俠出川來啦，今兒眞是趕巧，會在這裡碰上你逢大俠，你老不吝賜教才好！」

大殿上所有的人，全被這突如其來的矮小老頭，猛吃一驚，憑這許多江湖上一流高手，居然連樑上藏着人都會毫不察覺，尤其此人大家誰也認不出來。

逢巨川敢情也大出意外，濃眉微微一皺，懷疑的道：「尊駕是誰，找老夫究有何事？」

矮小老頭嘻的一笑，連忙抱拳道：「小老兒因聽江湖上流傳着四句歌謠，叫做……叫做『紫雲東仙、白帝西毒、中州一僧、南北雙嶽』，小老弟覺得有些不公，中州一僧和南北雙嶽，小老兒已經會過了，他們沒贏，小老兒也沒輸，所以一心想會會逢大俠，而且也叫江湖朋友，在那四句歌謠上，再加上我小老兒兩句，那是『追風無形，天下第一』，嘻嘻，小老兒就是人稱追風無形東方矮朔公羊叔的便是！」

「追風無形東方矮朔公羊叔？」

毒神逢巨川手捋長鬚，他可從沒聽到過這個古怪名字，不僅是他，大殿上這一干人，那一個不是見多識廣的幾十年老江湖了，但有誰聽到過甚麼東方矮朔其人？

矮小老頭一雙鼠目，骨碌碌盯着逢巨川，連連點頭，得意的道：「是，

是，小老兒就是追風無形東方矮……」

他話聲未落，殿上突然响起一陣叱喝，原來那個酒鬼窮老頭，趁大家沒注意，抱起楚湘雲往殿外就跑。

厲山雙煞厲吼一聲，雙雙掠起，一下擋在窮老頭面前，陰風煞滿臉獰厲的喝道：「你還不放下我乾女兒？」

「啊！」窮老頭一眼瞧到厲山雙煞擋住去路，口中驚啊一聲，突然一低頭，從兩人中間鑽了過去，拔脚往廟外就逃！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矮小老頭不過話到一半，慌忙不迭的朝逢巨川拱拱手道：「丟人了，丟人了，我……追人要緊……」

身子一躬，閃電往門外追去！

* * *

石鼓山，在衡陽以北，湘水之濱，原是衡山支脈，山勢並不太高，但峯巒峻秀，岩石崢奇！

唐李寬曾建石鼓書院於此，朱熹還寫了一篇「石鼓書院記」，石鼓山也因此出名。

這原是一座石山，遍地俱是亂石，山上有一塊巨大圓石，其形似鼓，大家才叫它石鼓山，據古老傳說，石鼓鳴，主有兵事。

一月之前，南北雙嶽門下陸翰飛，楚湘雲，爲了師仇，曾遠上武陵山竹仗坪，去向賽孫臏令狐宣請教，當時賽孫臏曾說：「我答應了你們，自當盡我之力，只是石鼓山四句詩歌，也許不是身臨其境，觸發靈機，決難憑空想得出來，一月之後，你們可在石鼓山等我。」

這消息，不知如何傳出江湖，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寶，江湖上人誰不心存覬覦？

這一月來，不知有多少人前來找尋過，這些人，自然無一庸手，但誰也莫想解得開石鼓山四句題詩的奧秘，即使踏遍全山，這麼一大片亂石，誰也瞧不出絲毫端倪，當然更無從找起。

於是，大家只好等賽孫臏令狐宣來了，才有揭開藏寶秘密的希望。

於是，賽孫臏令狐宣和南北雙嶽門下的陸翰飛，楚湘雲，成了衆矢之的，大家都在眼巴巴的等着他們！

這一天，就是他們約好見面的日子了！

大石鼓上，刻着碗口大的十六個大字，那正是轟動武林無人能解的「石鼓歌」：

「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遠遠望去，第一句的「有」字，第二句的「黻」字，第三句的「無」字，爲人竄改之處，都可看得十分清晰。

在這四行字下面，却另有兩行用黃泥寫的大字，那是：「本日未正令狐宣準時抵此，南北雙嶽門下可在此佇候。」

這不知是那一位仁兄的大手筆？字體寫得歪歪斜斜。

當然，這決不是賽孫臏令狐宣寫的，因爲他人還沒來，也許是誰開的玩笑，但這兩行字，却給聞風而來的江湖人物，有疑信參半，莫測高深之感！

此時，這斜斜伸展的山谷之中，竟然瞧不到半個人影，也許有人潛伏在週圍亂石之間和樹林之中，但大家誰都沒有露面！

有，那是距大石鼓足有百來丈遠的右側山腰上，坐着一個身穿古銅團花長袍的老者，生得紫膛臉，環眼重眉，凜然有威。

老者對面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麗人，一身黑緞衣裙，繡着一隻白鳳，頸上掛一串寶光閃閃的珍珠項練，秀髮堆鴉，斜簪一支碧玉鳳釵，當眞珠光寶氣，艷麗動人！

兩人面前一塊桌面大的石上，放着一壺美酒，四五碟菜餚，大石邊上，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青衣小鬟，不時替兩人斟酒。

他們居高臨下，當風把盞，狀極悠閑！

不知道的人，定然會把老者當作當地縉紳，或是携眷過境的顯宦，慕石鼓山之名，乘興登臨而來。

但誰會想到，他們竟是「紫雲東仙、白帝西毒、中州一僧、南北雙嶽」中的「白帝西毒」毒神逢巨川，和他寵姬黑鳳仙虞三娘！

另外，斜對面的一座小山頂上，也有兩人，那好像不是武林中人，一個身材瘦小，穿一襲月白長衫的少年書生，面對湘水，倚石而坐，他身後站着一個彎腰駝背老態龍鍾的僕人。

身邊既沒有武器，也不像會武功的，只有那白衣書生，臉上蒙着白紗，使人瞧不清他的面貌，有神秘之感！

只是他們和大石鼓距離更遠，不大引人注意而已。

時間逐漸接近中午！

山脚下有兩道人影，沿着山道而來，這兩人身上全穿着黑衣，而且又走得極快，遠遠望去，只是兩道黑影，在道上晃動。

「老不死，你是越老越不管用了，秋兒讓人家擄走，連人影還沒找到，乾女兒又眼睜睜給那酒鬼抱走，眞是把老娘的臉都丟光了！」

走在前面的那個鳩面老婆子，氣鼓鼓的數說著，鳩面老婆子後面，跟着一個臉色枯黃的老頭苦笑著道：「得啦，得啦，老太婆，這一路上，咱已經給妳埋怨夠了，其實……其實當時妳也在場，可怪不得咱一個人呀！」

鳩面老婆怒容滿面，驀地回頭過去，手指指著老頭鼻子，叱道：「甚麼？你還頂老娘的嘴，你烤熟了的叫化鷄，都會神不知鬼不覺的被人偸走，難道還是老娘寃枉了你？」

黑衣老頭慌忙退了一步，低聲道

：「老太婆，你說得小聲點吧，前面就是石鼓山了，他們擄去秋兒也好，抱走妳乾女兒也好，反正逃不過要到這裏來的，你急也沒用，碰上了，先給他們厲害就是。」

鳩面老婆子怒聲道：「這還用你說？要是他們不來呢？」

枯黃臉老頭搖「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寶，誰不眼紅？」他說到這裏，忽然涎笑道：「啊！老太婆，眞要找不到秋兒和楚姑娘，咱們先把藏寶奪到手，也是一樣。」

鳩面老婆子聽得大怒，厲聲道：「放你的大臭屁，你是油蒙了心竅，只想奪寶奪寶的，一點也不關心她們，告訴你，徒兒是老娘的，乾女兒也是老娘的，要是有甚失閃，老娘就和你拚命！」

這兩人不用交待，讀者也早已知道他們是厲山雙煞了。

自從昨晚楚湘雲被窮老頭甯不歸搶走，東方矮朔公羊叔心中一急，捨了毒神逢巨川跟蹤追去，厲山雙煞又急又怒，自然不肯罷休，也急急追去。

但他們卻慢了一步，追出廟門，那裏還有甯不歸和公羊叔的蹤影？

這當眞把不可一世的厲山雙煞，氣得厲嘯連聲，直找了一個晚上，還是一無所得，這才往石鼓山趕來。

正當陰風煞嘮叨之際，只見左側林中，走出一羣人來。

爲首一個灰袍蒼鬚的，正是神鈎眞人郝公玄，他一眼瞧到厲山雙煞，連忙稽首道：「木老哥賢伉儷昨晚沒追上那個醉漢？唉，咱們多年不在江湖走動，眞是老眼昏花，居然會看走了眼。」

陰風煞哼了一聲，道：「郝眞人和東門子良，怎麼了？」

郝公玄道：「老夫要瞧瞧東門子良到底約了甚麼高人，咱們的這場過節，也就改到今天。」

陰風煞陰惻惻的道：「郝眞人趕來石鼓山的目的，怕不只找東門子良爲兩位令高徒復仇吧？」

神鈎眞人郝公玄大笑道：「不錯老夫承沙幫主之邀，一面固然爲了兩個劣徒之事，但白衣劍侶藏寶，既在石鼓山有了端倪，老夫自然也想瞧瞧。」

陰風煞乾笑道：「郝眞人和咱們厲山雙煞，多年交情，咱老婆子明人不說暗話，這白衣劍侶藏寶之事，咱已經答應了乾女兒，非取到手不可，郝眞人能夠賣咱們的交情，自然最好……」

郝公玄還沒答話，獨角龍王沙無忌心中一急，大聲道：「聽老嫂子的口氣，要是郝眞人不賣交情，好像就非動手不可了？」

旋風煞木通作色道：「沙無忌，憑你還不配和老夫夫婦稱兄道弟，郝眞人還沒說話，也輪不到你插嘴！」

獨角龍王沙無忌領袖黔幫，縱橫江湖，幾時受過這等輕視，何況還有神鈎眞人郝公玄在旁，一時只覺無名怒火，直橫胸膛，臉色一沈，正待發作！

郝公玄瞧著雙方情形，雖覺厲山雙煞以盛氣凌人，但想到華山派東門子良不知約了甚麼厲害人物，雙方未見眞章以前，不宜再和厲山雙煞鬧僵，這就手撚蒼鬚，老氣橫秋微微一笑，道：「老哥和木老哥賢伉儷，兩代深交，用不著客氣，老夫也並無奪寶之心，賢伉儷既然已答應過你們乾女兒，志在必得，待會取到白衣劍侶藏寶，老夫只要見識見識也就是了，眼下與會的高人不在少數，咱們合則兩利，不宜有甚麼意見。」

陰風煞自然聽得出郝公玄的口氣，陰笑道：「郝眞人說得極是，在白衣劍侶藏寶沒有尋獲之前，咱們只有聯手合作，才免得讓別人坐收漁利。」

旋風煞木通道：「那找到了白衣劍侶藏寶之後呢？」

陰風煞橫了他一眼，叱道：「郝眞人方才不是說過，並無奪寶之意。」

神鈎眞人呵呵大笑道：「正是，正是！」

他們說話之間，業已走近大石鼓前面，獨角龍王沙無忌抬頭瞧到石鼓上兩行大字，忽然噫了一聲，念道：「本日未正，令狐宣準時抵此，南北雙嶽門下，可在此佇候，這是甚麼人寫的？」

陰風煞回頭道：「老不死，甚麼時候了？」

旋風煞瞧瞧天色，說道：「快午時了。」

陰風煞道：「那麼咱們也在這裏等吧！」

旋風煞低聲道：「老太婆，逢巨川就守在上面了哩！」

陰風煞披嘴道：「管他呢！」

心中一動，目光不期朝右側山腰瞧去！

接著抬頭說道：「逢大俠，三姨娘來得好早，是不是還有意思指教指教？」

雙方距離，少說也有一百二三十丈，山風凜然，平常人就是喊破喉嚨，也不易聽到，陰風煞雖隨口說出，聲音卻凝而不散，直送對崖山腰。

毒神逢巨川哈哈一笑，起身抱拳道：「抱歉得很，老夫今日只是順道來此瞧瞧，不想在這裏和人動手，賢夫婦有意指教，也只好改日奉陪，賢夫婦和郝眞人幾位，不如請上來喝一杯水酒，作壁上觀如何？」

陰風煞聽對方說出不想在這裏和人動手，等於是說明並無奪寶之心，心中暗自竊喜，一面冷冷的道：「多謝逢大俠好意，老婆子是答應了乾女兒，幫她取寶來的，沒有這份閑情逸緻。」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金香園內的節目，不是逛窰子那麼簡單，嫖客可以扮九五之尊，窰姐兒變成三千佳麗，粉黛生色，眞是活色生香，不愧命名爲金香園了。小神通扮皇帝，白小痴扮太監，戴了瓜皮帽，臉上抹了不少白鉛粉，二人盡情享樂，銀兩花光，胡蘆仙也失去了。在賭坊被黑臉大漢偸去，最後落在懷玉山莊莊主史明、史亮的手中……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賭國豪雄

追討胡蘆仙子　贏得美女賭坊

小痴言猶未盡，悉被史家兄弟的殺聲，及小神通的吼喝聲淹沒，史明、史亮眼見醜事已敗，頓生殺人滅口之心，互望一眼，去勢如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襲二人。

快！快得無以復加。

狠！決心不留活口。

白小痴的情況最糟，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當他警覺有異時，史亮的劍已近在三寸。

高手出招，不同凡俗，呼嘯的劍氣令人呼吸困難，白小痴口喊：「我的媽呀！」當場仰面栽倒，式變「懶驢打滾」，沒命似的往外滾，完全是本能的反應，毫無章法可言。

「納命來！」

史亮得理不饒人，挺劍追殺，一招「長虹貫日」，分心就刺。

好準，一劍中的，皮破肉裂聲、骨碎聲、慘叫聲，交織成一片。

不過，中劍的人並非小痴，而是史亮，劍是從後心刺進去的。

是他哥哥史明的劍，被小神通奪下，抖手擲出，及時救了白小痴的一命。「幹你娘，想殺我白小痴，門兒也沒有。」

大難不死，恨滿心頭，白小痴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立將滿腹的怒氣發洩在史老二身上，拳打脚踢，掌摑指戳，奄奄一息的史亮，卒告將生命結束在小痴的手裡。

小神通的表現更令人激賞，奪下史明的劍不算，還卸下一隻胳膊來，嚇得他面如白紙，心頭冷寒，望着老弟的遺體，一時間竟如痴傻之人，僵在原地。

常勝公子的確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反擊，奪劍，斷臂、殺人，全部發生在一瞬之間，而形諸於外的却是格外的鎮靜從容。

將斷臂當作玩物，一面把玩着，一面說道：「胡蘆藏在何處？」

史明死鴨子，硬嘴巴，事到如今，還是不認帳：「老夫沒見過胡蘆！」

白小痴惡狠狠的臭罵道：「媽的，你死到臨頭還嘴硬，再不說實話，白爺爺就要放火燒莊啦。」

可不是空言唬人，當眞開始收集乾柴枯枝等易燃之物。

沒唬住史明，却把他老婆嚇壞了，掙脫莊丁的控制，披頭散髮的跑來說道：「別放火，千萬別放火！我說，我說就是！」

說至最後，人已跪下去，磕頭如搗蒜。

小神通的臉陰沉沉的，道：「妳知道胡蘆的藏處？」

「知道。」

「在那裡？」

「就在這座大樓內。但請手下留人，別傷害我們當家的。」

不輸少爺先不答話，走進大樓，取回胡蘆，小心收好後始道：「看在夫人的金面上，決定不燒懷玉山莊，也

不想收回他們兄弟搶來的錢財，就當作安家費吧。」

白小痴幫腔道：「也可以說是妳的養老金。」

小神通道：「但是，妳的丈夫史明必須死。」

白小痴道：「因爲他犯了我家公子的禁忌。」

「本少爺的胡蘆，不許任何人有不尊敬的行爲。」

「何況是强取豪奪，簡直罪大惡極，天人共憤。」

「抱歉讓妳做寡婦。」

「小痴也愛莫能助！」

數日相處，主僕之間已培養出良好的默契來，一搭一唱，有板有眼，直氣得史莊主目眥欲裂，扯開嗓門吼叫道：「上！殺掉這兩個小王八蛋，最好剁成血漿，搗成肉泥。」

不顧重創之身，捨命相拚，率衆一擁而上。

「去見閻王吧！」

「回姥姥家去！」

逞强的結果，死得更快，一隻斷臂，正中心窩，震得史明口血狂噴，接見紅影一閃，咻！的一聲，「奪命釘」已奇準無比的釘進他的眉心，當場一命歸陰。

史夫人與衆莊丁俱皆心膽俱裂，魄散魂飛，誰還敢再輕捋虎鬚。

「當家的！」

「莊主！」

驚魂稍定，齊又伏屍慟哭起來。

呼天搶地的嚎啕聲中，小神通主僕面無表情的，一聲不響的離開了懷玉山莊。

* * *

胡蘆找回來了，白小痴比主人還高興，道：「主人，趕快找一家賭坊殺一下吧，沒酒沒肉沒女人的日子實在不好過。」

小神通淡淡一笑，道：「這種荒山野地的，會有賭場？」

「有人的地方就應該有賭博存在。」

「即使有，也是不起眼的野攤子，小場面。」

「多殺幾個小攤子，照樣可以積少成多。」

「非大賭坊不賭，這是本公子一貫的作風。」

「方圓百里之內，恐怕沒有夠標準的。」

「九江應該有。」

「九江還遠得很，爲了賭一場，何必跑那麼遠。」

「還想順便找一個人。」

「誰？」

「風流俠士燕無雙。」

「他在九江？」

「不一定，但一定是在大地方就是。」

「甚麼理由？」

「他喜歡往豪華的賭坊，有名的妓院跑。」

「跟咱們的毛病一樣？」

「哈哈！小子，別自命風流，你還差得遠。」

「主人跟這位燕大俠是甚麼關係？」

「很複雜，也很難說。」

「我不懂。」

「不懂最好。」

「主人找他有事？」

「是受人之託。」

「那一位？」

「我娘。」

「哦，原來主人從台灣渡海而來，就是奉母命來找風流俠士燕無雙的？」

「這只是任務之一，別忘記，本公子是來找痲煩的。」

「打垮武林各派，贏遍天下賭場，玩盡中原姑娘，氣死牛鬼神蛇？」

「不錯！」

「可是，我們的盤川已所剩無幾，恐怕捱不到九江去。」

「夜宿野廟，捕食野味，省着點用，應該不成問題。」

「主人過得慣苦日子？」

「我說過，大丈夫能屈能伸。」

* * *

常勝公子的性格，委實叫人無法捉摸，有時揮金如土，有時却省吃儉用，扮皇帝的日子固然很愜意，啃乾饅頭，喝涼水，同樣甘之如飴。

終於，到了九江。

銀子，剛好用完。

也找到了一家大賭場——發財賭坊。

却已經囊空如洗，一文不名，沒了賭本。

就站在發財賭坊高大的門樓下面，白小痴道：「主人，光站着發不了財，咱們進去搬銀子。」

小神通不悅道：「沒有賭本，連石頭也搬不動。」

「這好辦，我想想看——有了，可以上當舖。」

「小痴，你身上有值錢的東西？」

「才怪，有錢就不會賣人肉。主人呢？」

「除胡蘆外，別無長物。」

「朝奉不識貨，當舖可能不收胡蘆仙。」

「混帳，餓死街頭，本少爺也不能當胡蘆。」

「那就只好去扒？」

「我小神通只『趴』女人，不扒錢袋的。」

「偷如何？」

「只賭不偷，要扒要偷你小子自己去。」

「我的功力不夠，一旦被人抓住小辮子，準會死翹翹。」

「依本少爺之見，還是照原來的計劃，玩大家樂吧。」

「就在此地？」

「隨處皆可。」

「賭客呢?」

「多得是，路上行人，商店老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

「好主意，幹啦!」

說幹就幹，就在發財賭場的外面空地上，將事先準備好的賭具攤開來。

很簡單，一張大白紙上，畫成一百個方格，寫着一百個號碼，從零零至九九，另有兩套一百個硬紙板做的小號牌，裝在兩個紙袋裡，如此而已。

啪!啪、啪!小神通一面拍巴掌，一面大聲吆喝:「大家樂，大家樂，越玩越樂，不玩不樂。」

白小痴隨聲附和道:「對，越玩越樂，不玩不樂，一旦樂上了就可以賺大錢，發大財。」

「人之初，性本賭，賭是與生俱來的。」

「如果缺少賭的本性，根本就不是人!」

「牌九、麻將想要玩得得心應手，學問很大。」

「單雙、骰子，梭哈也不簡單。」

「大家樂最簡單，大家都會玩。」

「不會的，一看就會，一點就通。」

「不作假，不偷牌!」

「假不了，也偷不了，有目共睹，一目瞭然。」

「押中一支，可以得到三十倍的紅利。」

「押中二支是六十倍，天下沒有比大家樂更好賺的。」

「我們僅僅抽取十分之一的服務費。」

「只是意思意思。」

「來來來，大家快來押，一個號碼一兩，十個號碼十兩，多押多賺，少押少賺，不押不賺。」

「一號在手，希望無窮，花小錢，賺大錢，千萬不要錯過。」

二人唱做俱佳，說得天花亂墜，即便是從未涉足賭場的人也被他們說得怦然心動，紛紛駐足一觀。

人越來越多，不大一會工夫便聚集成市。

好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在百人以上。

已經有人掏出銀子來下注，押在「三八」號上，白小痴給了他一張同號的號牌，解說道:「朋友，這是收據，也是憑証，如果中獎，你就可以得到三十倍的獎金，祝你發財!」

有人質疑道:「中不中獎，如何得知?」

小神通拿起另一個紙袋來，大聲說道:「這裡面也有一百個號碼，隨便抽出三個來就是中獎者。」

另外一個老頭以懷疑的口吻道:

「十賭九詐，就怕有人作弊。」

不輸少爺拍着胸脯擔保:「絕對不會，開獎的工作交給各位自己去做，保証公平、公正、公開，我們絕不插手。」

白小痴幫腔道:「倘若食言背信，五馬分屍，天打雷劈!」

信誓旦旦，慷慨陳詞，立即獲得熱烈迴響，下注的情況一下子熱鬧起來。

果不其然，人之初，性本賭，三十倍獎金的誘惑力不小，一頓飯的工夫不到，一百個號碼便押滿了。

「封莊!」

「開獎!」

小神通言而有信，當眞將開獎的工作交給賭徒自己做。

有三個人中獎了，當場各頒發三十兩銀子，而小痴主僕也順理成章的賺進十兩「服務費」。

一切皆公開進行，大家有目共睹，信心大增，第二回合以後便進行得特別快速，順利，才一個多時辰，白小痴清點一下進帳，已高達二百兩以上。

賭客仍在繼續增加，摩肩接踵，人潮洶湧，大家樂的號召力眞大，連發財賭場裡的賭徒也被他們拉過來。

累得白小痴滿頭大汗，直喊吃不消，道:「主人，錢母不必太多，該收啦?」

小神通睨一下爭着下注的賭客，苦笑道:「早該收啦，奈何欲罷不能。」

小痴跺一下脚，道:「衰!想不賭也不行，這是甚麼世界嘛。」

累歸累，心情却是愉快的，「爽!爽!眞他媽的爽!」這是二人一致的心聲。

「哼，賭就賭嘛，誰怕誰呀!」

事實如此，他們只好面對現實。

可是，有人却不答應，從發財賭場內走出一個身穿黑袍，矮瘦乾癟的老頭來，一照面便趾高氣揚的道:「你們有沒有打聽過，這是誰的地盤?」

小神通眼一瞪，反問道:「誰的?」

黑袍老頭指着招牌道:「是發財賭場的。」

白小痴怒道:「是你們的又怎樣?」

黑袍老頭道:「不准在此聚賭，滾!」

小神通罵道:「放屁，這是大馬路，天王老了也管不了。」

老頭聞言大怒，臉一沉，召來四名粗壯結實的漢子，道:「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出了人命由老夫一人承擔!」

四人一齊應是，捲起袖子，準備打架。

登時，場中秩序大亂，賭客紛紛走避，頃刻之間便奔走一空。

賭具也被人毀了，歪打正着，恰巧幫了小痴主僕的忙。

但，不輸少爺却忍不下這口氣，怒容滿面的道:「老兄貴姓?」

老頭冷聲答說:「許!」

「在發財賭場，你是甚麼職位?」

「管事。」

「好，許管事，你準備捲舖蓋吧!」

話出口後，立與白小痴揚長而去，沒再多說一個字。

弄得許管事如墜五里霧中，盯着二人遠去的背影，喃喃自語道:「哼，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竟敢口出狂言，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呸!甚麼東西!」

吐了一口濃痰，氣也消去一大半，這才舉步踱回去。

× × ×

下午。

午飯後。

發財賭場裡的生意已漸漸熱鬧起來。

酒足飯飽的不輸少爺、白小痴也來到這裡。

他倆正圍在一張擲骰子的賭桌前，作壁上觀。

荷官(莊家)姓胡，年約四十，一臉的絡腮鬍子，眸光似電，面色陰沉沉的，不帶一絲表情，賭技却超人一等，在九江一帶極負盛名，凡是和他賭過的人，沒有不被他殺光的，故大家皆戲稱他爲「胡一刀」而不名。

胡一刀確實名不虛傳，面前的籌碼堆得老高，又是一個大贏的局面。

怪的是，賭徒並未散去，仍在和他繼續廝殺。

道理很簡單，一則胡一刀的賭品甚佳，不作假，不使詐，再則賭徒皆有不服輸的心理，都想戰勝胡一刀，在賭國揚名立萬。

「小子，你們也來了?」

一個熟識的聲音傳入耳中，小神通定目一看，許管事正巧從二人身旁經過。

白小痴一見他就有氣，怒眉雙挑的道:「怎麼?不歡迎?」

許管事陰陽怪氣的道:「發財賭坊的門是爲大家開的，凡是規規矩矩的賭客，我們一律歡迎。」

不輸少爺冷哼一聲，道:「很遺憾，本少爺是來找麻煩的，今天晚上請你吃『炒魷魚』!」

許管事本待發作，被胡一刀催下注的聲音打斷，同時，他正有事待辦，是以，報以一聲冷哼後，便即轉身離去。

「兩百!」

小神通完全是不要命的賭法，傾其所有，一古腦全部押上去。

在九江，發財賭場是數一數二的，多的是一擲千金的豪客，二百兩銀子是小注，根本不夠瞧，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主僕的存在。

但，曾幾何時，小神通把把奏捷，連賭連贏，當他枱面上的籌碼累積至一萬二千八百兩時，大家却不得不刮目相看。

這一看不打緊，馬上發現他供在鄰桌，香烟繚繞中的葫蘆。

葫蘆無疑已經成爲他的註册商標，大家的臉登時驟然大變。

「呀!是小神通!」

「是葫蘆大仙!」

「是常勝公子!」

白小痴不甘寂寞，也給自己加了一個封號，自吹自擂道:「還有我『四絕大俠』白小痴。」

小神通一楞，輕聲道:「甚麼四絕大俠?」

「就是刀、劍、掌、賭嘛。」

「我看是吃、喝、嫖、賭。」

「也成，一樣啦!」

胡一刀倒很沉得住氣，臉色沒有變，語氣沉穩有力:「你就是從台灣來的那個小子，贏遍了閩浙一帶的賭場，玩了不少姑娘，殺了不少人，名叫小神通的?」

不輸少爺不疾不徐的道:「你的消息既靈通，又正確，不愧爲是賭國名人。」

胡一刀睨着小神通面前的籌碼道:「已經夠了吧?」

「還不夠。」

「你想要多少?只要敝坊能力所及——」

「這一次本公子改變作風，不接受孝敬。」

「要賭?」

「不錯，要賭!」

「你以爲你一定會贏?」

「但願如此。」

「下多少?」

「全部。」

「輸了就沒有賭本了?」

「積習難改，也只好認命!」

二人的話語十分尖銳，賭注又大，名頭響亮，衆賭徒齊皆歇手停下，靜觀胡一刀與小神通雙雄對決。

邪門!怪事!莫不是木葫蘆眞的隱藏着甚麼玄虛奧妙?或是小神通的體內確有賭神附身?他又贏了，從頭至尾，沒有輸過一把。

籌碼以倍數增加，這時候已高達十萬兩以上。

不變的臉色變了，額頭上出現豆大的汗珠，當小神通再一次將全部籌碼押下去時，胡一刀搖着頭說:「這個數目太大了。」

四絕大俠白小痴冷言冷語的道:「胡一刀，你怕啦?不敢賭啦?」

「不是不敢賭，是胡某人做不了主。」

「誰可以做主。」

「我們掌櫃的。」

「叫你們掌櫃的出來。」

「已經去請了。」

「在那裡?」

「在這裡!」

最後這一句話並非胡一刀說的，而是出自一個女子之口，極甜極美，清脆悅耳，好似出谷黃鶯。

循聲望去，只見在寬大高雅，鋪

滿鵝絨地毯的樓梯頂端，俏生生的站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妙齡少女。

年齡不大，絕對不會超過二十歲，淡綠色低胸窄腰洋裝的外面，還罩着一襲及地長紗，給人一種高尚、尊貴、神聖不可侵犯的印象。

瓜子臉，柳葉眉，膚白勝雪，一雙丹鳳眼顧盼生姿，回眸一笑，足可以迷倒十個大男人，無疑是一個出色的大美人。

提起這個女人來，可不是簡單人物，三月之前，發財賭場還是胡一刀的，是被她在賭桌上，以連續十二把「豹子」贏下來的。

胡一刀老闆的位置只好讓賢，自己幹起荷官來。

禍不單行，合該他姓胡的倒霉，今天又遇上小神通，舊創未復，又添新傷，一世的英名恐將就此付之東流。

香國野花，風塵小草，自然無法與眼前的這位妙齡女郎相提並論，小神通、白小痴俱爲她的美色所懾，傻呼呼的楞住了。

小神通道：「好美！好美！」

白小痴道：「漂亮！漂亮！」

小神通道：「恨不得把她抱上床去！」

白小痴道：「好，你吃肉，我喝湯！」

小神通瞪了他一眼，沒有來得及開口，那妙齡少女已姍姍而至。

胡一刀急忙起身讓座，並在她的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隨即退到一邊去。

少女不僅雍容華貴，定力亦有過人之處，面對如此危急的景況，却依然異常鎮靜，冷厲的眸光從胡蘆、白小痴、小神通的身上緩緩掃過，大大方方的坐下來。

白小痴是個鬼精靈，嘴巴尤其尖酸刻薄，故意拿她尋開心，胡言亂語道：「妳就是老闆『娘』？」

少女的話鋒像刀片：「是老闆，沒有『娘』！」

「還是不像。」

「那裡不像？」

「太年輕。」

「難道說，老闆一定要『老』？」

「老才顯得夠份量。」

「你這個大俠也不夠『大』。」

「沒有跟我睡覺，怎曉得……」

「哼！卑鄙！下流！無恥！」

「也太美。」

「美並沒有罪。」

「有罪，會害死人！」

「哼，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白小痴亂開黃腔，少女顯然頗爲不悅，望一下剛剛攏過來的許管事，以及他身後的四名保鏢，接着又說：「白小痴，你最好放尊重點，別再拿肉麻當有趣，否則，休怪要將你請出去。」

不輸少爺哈哈一笑，道：「唐姑娘有魄力，堪稱是女中丈夫。」

少女愕然一楞，道：「小神通，你知道本姑娘姓唐？」

「我還曉得妳叫唐蜜，對不對？」

「對。」

「唐蜜不好，改一改如何？」

「改甚麼？」

「糖蜜，甜甜蜜蜜的，人如其名，名如其人。」

「謝謝。」

「客氣。」

「你還曉得那些事？」

「曉得妳這個老闆，也是從胡一刀手裡贏過來的。」

「小神通，對本姑娘你好像曾經下了一番工夫？」

「對於強勁對手，本公子向來有查清楚對方底細的習慣。」

「既知本姑娘不好對付，何不見好就收？」

「知音難覓，對手難找，本公子不想錯過這個機會。」

「常勝公子敗了，不輸少爺未贏，情何以堪？」

「哈哈，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如此說來，公子是決心要放手一搏？」

「姑娘多此一問。」

「好，咱們賭六顆，如何？」

「成，客隨主便，奉陪到底。」

「請下注！」

「全部。」

「多少？」

「十萬二千四百兩。」

唐蜜面不改色，取來六顆骰子就要擲，白小痴忙不迭的阻止道：「且慢，且慢，有些事必須先交代清楚。」

對這位四絕大俠，唐蜜甚是感冒，沒好氣的道：「有屁快放。」

四絕大俠白小痴振振有詞的道：「根據我們的調查，唐姑娘當初贏下發財賭坊時，總值是二十萬兩銀子，現在我家主人的籌碼尚未兌現，再贏一把，便超過此數，換句話說，如果姑娘不幸失利，這發財賭坊就又要換主人了？」

唐蜜略一沉吟，道：「可以，本姑娘倘若不贏，這發財賭場就讓渡給小神通！」

不輸少爺聞言揚眉道：「有妳這一句話就夠了，請！」

唐蜜亦未謙讓，抓起骰子來，雙掌相扣，一陣搖晃，猛地向空中投去。

空際，頭頂之上，吊着一個五寸寬，八寸高的木框，有來歷，叫「鯉躍龍門」，骰子必須躍過龍門，再落入海碗。

落入碗中已非易事，照規矩還不能跳出來，是難度極高的高級賭技。

難，實在很難，若無相當深厚的內力修爲，根本不敢嘗試。

唐蜜却辦到了，表現得完美無

缺。

而且是六個六，六點豹子——豹子王。

豹子王是最大最高的，唐蜜已經贏定了。

場中爆出一片驚叫，胡一刀已經準備收籌碼，被白小痴阻住，臭罵道：「媽的，少黑白來，再不住手小心我宰了你。」

胡一刀道：「我們老闆擲出豹子王，必勝必贏。」

白小痴道：「未必，至少我家公子還有趕平的機會。」

是的，最樂觀的局面，就是小神通也擲出豹子王，彼此和局。

不幸，不輸少爺擲出來的，僅僅是個四點豹子。

這也有個說法，因爲四點是紅色，所以叫「滿堂紅」。

「滿堂紅」雖然好聽，却不及豹子王大，唐蜜柔荑似的小手已伸出來收籌碼。

却被常勝公子一把抓住了，道：「小糖蜜，妳有沒有發現不對勁？」

唐蜜嬌冷的聲音道：「那裡不對勁？」

小神通指一下海碗道：「只有五顆骰子。」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大家凝神一看，可不是嗎，海碗裡只有五顆骰子，另一顆骰子竟告不翼而飛。

許管事粗聲大氣的道：「台灣小子，你作弊。」

白小痴愕然道：「主人，骰子到那裡去了？」

不輸少爺冷聲道：「去吃豆腐。」

唐蜜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吃誰的豆腐？」

小神通道：「在場的都是臭男人，只有妳這一塊豆腐。」

唐蜜倒抽一口冷氣，道：「我——我——」

不輸少爺一本正經的道：「許是並非故意偷竊，可能是距離龍門太近，更可能是因爲妳那一對奶子太發達，言而總之，總而言之，第六顆骰子窩在妳雙峯中間的乳溝裡吃豆腐。」

唐蜜低頭一看，臉都羞紅了，雙峯之間，奶罩上，當眞有一顆骰子。

是骰子自己偷香竊玉？是唐蜜作弊？或是小神通栽贓？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裡明白。

取出骰子，置於桌上，唐蜜堅決否認道：「本姑娘絕對沒有作弊！」

常勝公子道：「本少爺也不想追究責任，但不知如何善後？」

白小痴道：「這一把不算，重新來過。」

小神通道：「這對唐姑娘也不盡公平。」

唐蜜道：「就請朋友再擲一遍好了。」

常勝公子道：「那多麻煩，將這一粒骰子再擲一次也就於願已足。」

碗裡是四點豹子，再擲一粒能發生多少變化，唐蜜當然欣然同意。

孰料，奇蹟出現了，邪門的怪事發生了，最後一顆骰子在碗底裡一滾一碰，如有魔鬼附身，赫然全部變成六點，也是豹子王。

場中掌聲如雷，讚歎之聲不絕。

胡一刀宣布道：「平手。」

唐蜜却不以爲然，道：「不！平空失落一粒骰子，本姑娘責無旁貸，以落敗論。」

小神通大感意外，道：「唐姑娘不是在開玩笑吧？」

「本姑娘向來言出如山，從此刻起，發財賭場就是你小神通的了。」

「糖蜜，妳甘心如此？」

「當然心有不甘。」

「那咱們就重新賭過，本公子不想佔人的便宜。」

「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本姑娘決定跟你再賭一局。」

在場的賭徒聞言莫不大感驚異，分明她有重新賭過的機會，偏偏要另賭一局，豈不是自找麻煩？

凡是有這種想法的人，都是凡夫俗子，都是庸碌之輩，同時也都不是眞正的賭徒。唐蜜自視太高，自有她自己的打算，想要贏小神通，但不願有瑕疵，不僅要擊敗他，還要他心服口服。

這就是她爲甚麼想再賭一局的原因所在。

小神通沉思一下，道：「唐姑娘可是想在最後決一勝負？」

唐蜜不苟言笑的道：「一個自負的賭徒，在沒有輸光之前，是不會輕易離開賭桌的。」

「唐姑娘可是還另有一家大賭坊？」

「沒有。」

「那是有大批金銀？」

「也沒有。」

「不知唐姑娘想賭甚麼？」

「賭人，賭我自己！」

「賭妳自己？這——」

唐蜜掃了白小痴一眼，道：「據本姑娘所知，這位四絕大俠白小痴，就是你在賭桌上贏來的一個奴才。」

不輸少爺的眼睛，停留在唐蜜發達的雙峯上，道：「這倒是不爭的事實。」

「有了男僕，再添一個女婢，豈不更好？」

「主意是很美，本公子想知道輸了以後的結果？」

「發財賭坊的產權，你面前的籌碼，全部歸本姑娘即可。」

「妳的身價不低嘛。」

「公子嫌貴？」

「貴了些，若肯增加一些附屬條件，本少爺可以考慮。」

「不妨明言。」

「爲妻、爲妾、爲奴，甚至僅是春風一度，皆不得異議。」

唐蜜的臉色陰晴不定，半晌始咬着牙齒說：「可以！」

白小痴突如其來的插嘴道：「我反對。」

小神通挑眉瞪眼的道：「媽的，你算那棵葱，憑甚麼反對，莫名其妙。」

白小痴理直氣壯的道：「主人，我問你，當初我白小痴折價多少？」

「大概是三千兩吧。」

「現在唐蜜身價如何？」

「二十萬兩以上。」

「你不覺得這是對男性的侮辱？」

「混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是不懂，不把話說清楚，我白小痴一定怠工。」

「笨瓜！傻蛋！呆子！糊塗蟲！你他媽的是眞不懂？還是故意裝糊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充其量也只能狐假虎威，搖旗吶喊而已，白天有用，晚上能用嗎？床下有用，床上能用嗎？本公子可沒有斷袖之癖，不想得愛死病，哼，哼哼！」

小神通大發雷霆，罵得狗血淋頭，白小痴這才恍然大悟，恨不能自己也是女兒身。

唐蜜似已等得不耐煩，寒臉道：「小神通，本姑娘正在等你的答覆。」

不輸少爺爽快的答道：「賭啦！賭啦！」

「這次咱們換一個方式如何？」

「怎麼換？」

「反過來，賭點數最小的豹子爲大。」

「也就是以一點小『滿堂紅』爲至尊？」

「就是這個意思。」

「沒問題。」

「同時，龍門也縮小一倍。」

「悉聽尊便！」

所有的賭徒，莫不以能擲出豹子王，或天王豹子爲榮，年年月月，日日夜夜，苦苦勤練，亦皆以此爲標的，是以，放眼賭國，能夠擲出六點豹子王的人爲數不少，但若以一點小「滿堂紅」爲至尊和他們賭，相信有不少人會輸掉褲子，光着屁股回家。

難！的確很難！

除非是天才！

除非是奇蹟！

奇蹟出現了，天才就在眼前，唐蜜的手法乾淨俐落，骰子的弧線完美無缺，滾動的聲音有如珠落玉盤，最重要的是，她擲出六個一點——小「滿堂紅」。

掌聲、采聲、讚歎聲，此起彼落，大夥一致認爲，小神通慘啦，這下必定穩輸。

結果大謬不然，奇蹟再現，小神通也是天才，也擲出了小「滿堂紅」。

有一位賭徒眼尖，失聲驚叫道：

「怎麼又少一顆？」

是的，大磁碗內只有五顆骰子。

唐蜜玉面一寒，道：「小神通，希望你能把事情交代清楚。」

「當然！」

不輸少爺應聲將海碗拿起來。

碗底的下面，赫然出現一顆骰子。

也是一點，雙方平手。

這顆骰子不是從碗裡跳出去的，自然有效。

而是全憑內家至大至剛的眞力，迫使骰子透碗而出。

尚不止此，碗底破了一個洞，被硬生生的切下一塊來。

大小厚薄，幾乎與骰子相差無幾。

最奇妙的是，上面也印出一個一點來。

神乎其神，妙乎其妙，玄乎其玄，無中生有，匪夷所思，六顆骰子竟然擲出七個一點來。

小神通贏了，贏得唐蜜心服口服，無話可說。

在場的賭徒算是大大地開了一次眼界，一霎時大家都變成了呆瓜，變成二百五，瞠目結舌，好似泥人木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最緊張的莫過於許管事，一張臉白蒼蒼的，如屁股着火，如死了爹娘，他心裡有數，明白不輸少爺的戲言即將成爲事實。

「唉！從來沒見過如此神奇的事。」

「好棒啊！簡直是活神仙。」

「一定是葫蘆大仙在護佑。」

「快來拜葫蘆大仙。」

「葫蘆大仙萬歲！」

從驚愕中醒過來的賭徒，又喊又叫，又蹦又跳，不久便又一窩蜂似的拜倒在木葫蘆的四週。

唐蜜的表現相當沉穩、鎮定，說話算話，言而有信，已將發財賭場的房地契取來，親手交給小神通。

常勝公子的風度亦頗令人激賞，沒有暴發戶的囂張氣焰，伸手往唐蜜的香肩上一搭，淡淡一笑道：「承讓，承讓！若是心有不服，妳還有機會，不論何時何地，只要能勝本少爺一局，便可以恢復自由之身。」

唐蜜面無表情的道：「我會的！」

不輸少爺話鋒一轉，語氣中充滿權威：「但在此之前，希望妳能嚴守自己的分寸！」

唐蜜垂下頭道：「奴婢知道！」

四絕大俠白小痴插言道：「知道就好，在主人的身邊，我是第一號奴才，妳是第二號，比妳高一級，無論大事小事都得聽我白小痴的。」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在唐蜜高聳的胸脯上一陣摸索。

小神通大怒道：「賊崽子，你在幹甚麼？」

「在尋寶呀。」

「不許動，那是禁區。」

「主人說過，你吃肉——」

「媽的，本公子還沒有吃哩！」

「讓我白小痴先喝一口湯又有甚麼關係。」

「放肆！滾到一邊去！」

一見主人發了火，白小痴那還敢再亂吃豆腐，慌忙退立一旁，沒敢再放半個屁。

小神通尋思一下，忽然站起身來，鄭重宣佈道：「各位，從現在起，發財賭坊改名爲神通賭坊，仍由胡一刀主持一切。」

胡一刀受寵若驚的道：「謝謝老闆提拔，唐蜜她——」

不輸少爺截口道：「小糖蜜自然是留在我的身邊。」

胡一刀道：「關於財務問題，不知如何處理？」

小神通道：「原則上本少爺僅收取純益的十分之一權利金，一年三節再意思意思即可，詳情細節，可與白總管研究辦理，多餘的錢就算是紅利，全部分給所有的員工好了。」

乖乖，老闆只要一成，九成都賞給了員工，這種老闆世上找不到第二個，立刻引起了全體員工的熱烈喝采。

「老闆萬歲！」

「小神通萬歲！」

「神通賭坊萬歲！」

歡呼聲震天價響，差點沒把屋瓦震碎。

有五個人不會歡呼，是許管事和他手下的四名保鏢。

小神通叫道：「許管事！」

許管事站在原地未動，昂着頭，不亢不卑的道：「小神通老闆，我知道，要炒我的魷魚，撤職是不是？不必你開口，許某馬上捲舖蓋就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哼！」。

怪哉，小神通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本大爺原先本來是要記你一大過，留職察看，難得你不畏權勢，更不趨炎附勢，無疑是一條頂天立地，鐵錚錚的漢子，甚得我心，決定升你爲神通賭坊的總管！」

這是大出許管事意料之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噗通！一聲，跪倒在地，慷慨激昂的道：「主人大人大量，不究既往，令屬下感戴涕零，今生今世，必將誓死相報，就算是要許某人項上的人頭，也絕不會皺一下眉頭！」

* * *

感人的場面結束了。

慶祝的盛宴亦已完畢。

夜，已經很深、很深。

小神通，常勝公子，不輸少爺，這位剛剛才走馬上任的神通賭場的大老闆，帶着八分的醉意，正在胡一刀，許總管的陪伴下，向卧室行去。

「主人，晚安！」

「老闆，明兒見！」

二人很知趣，行出門口，道過晚安後，便即躬身退走。

身爲大老闆，住的地方自然是神通賭場最豪華，最舒坦的地方。

就是唐蜜以前居住的香閨。

是一間很大很美的大套房。

唐蜜在房內恭迎。

由於也喝了酒，面如朝霞，紅得像熟透了的蘋菓。

已經換上睡衣，薄如蟬翼，胴體隱約可見，一雙特大號的奶子十分撩人。

依然風姿綽約，依然雍容華貴，不亢不卑，恰如其分。

「請主人寬衣。」

「幹嘛，妳——」

「請主人沐浴。」

「赫！妳倒挺懂得規矩嘛。」

「此乃奴婢份內之事。」

「嗯，很好，很好。」

放下葫蘆，覆以紅綾，上了三炷香，默禱一番，還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後，小神通隨即進入浴室。

洗澡水早已放好，連毛巾、肥皂、內衣褲等皆一應俱全。

不輸少爺滿意的笑笑，自言自語的說：「女人果然心細，服務週到，難怪人家說男人離開女人就會天下大亂。」

心念一轉，他又想到了唐蜜那一對特別發達的奶子。

匆匆忙忙的洗完澡，却突然發現，唐蜜已經不在那間小客廳。

所幸，葫蘆仍在。

再進一步審視，房門已上門，窗戶未打開，分明唐蜜並未離去。

「糖蜜，蜜糖，小蜜糖！」

「主人，奴婢在此。」

「在那兒呀？」

「床上。」

「哦！」

小神通三步併作兩步走，心花怒放，餓狼似的撲進卧室去。

好漂亮的香閨，地氈、壁畫、傢俱、牙床，都是精心設計藝術品，一切飾物亦皆賞心悅目，柔和的燈光，益增三分羅曼蒂克的氣氛。

唐蜜嬌滴滴的道：「奴婢是在替主人暖被子。」

嗖！小神通的手法乾淨俐落，一下子便將錦被全部掀開來。

我的媽呀，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全身一絲不掛的裸女。

雙峯高聳，肌若凝脂，腰細臀肥，四肢修長，每一條線條皆顯得勻稱而優美。

見過裸女畫吧？見過裸女照吧？畫中相中，所有令人窒息的魅力都可以在唐蜜的身上找到。

是上帝的傑作。

甚至是魔鬼的化身！

美色當前，裸裎以待，如不即時搶灘登陸，佔領陣地，就不是男人；起碼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不輸少爺是男人，且很正常，乍然一個縱躍，已上了床。

（未完・三）

上文提要：張建浦率領大軍而至，龔雙龍更奮勇迎戰，常恨春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郭全煥立即發哨擾亂馬匹陣脚，斜刺裡范長鎮等人殺到，羣豪紛紛躍馬逃生，未幾，龔雙龍帶同一干人馬趨至，常恨春與龔雙龍獨鬥時，不愼跌下四塊銅片，旁立的羣豪暗暗驚駭不已，怕招范長鎮等人疑惑，范長鎮欲拾取之，爲段秋山所阻，而龔雙龍乘時將段秋山挾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突傳馬嘶聲　羣豪拚命逃

黃長河望着他的背影，低嘆道：「財不可露眼，寶貝亦不可露眼！看來范長鎮已生疑心了！」

常恨春亦喟然道：「懷璧有罪，古人誠不欺我！找到這些勞什子，尚未知禍福！幸好你沒喝那些酒！」

黃長河道：「不管如何，今後咱們須步步爲營，小心提防，下一次他們在酒內下的便不會是迷藥，而是毒藥了！」

郭全煥沒喝酒，一直在佯睡，此刻方接腔道：「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與賊同行，更加如臨深淵，眞是防不勝防，須想個辦法！」

黃長河失笑道：「此乃互相利用耳，諒他亦有所顧忌，否則剛才你們都已毒發身亡了！」他稍頓一頓方續道：「這種事只能隨機應變，有什麼辦法？」

郭全煥自地上爬了上來，道：「俺先來值夜，等下才請常大俠來接！」常恨春仍覺有點頭暈，頷首盤膝運功。

這一夜在平安中渡過，只是羣豪醒來之後，心中都甚是詫異，蓋均覺睡得太熟，有異尋常。

黃長河走出帳房，見范長鎮那兩座帳房外面，不見一人，遂悄悄向左首那座走過去，輕輕伏耳在帳上偸聽，但聞帳內有人在喁喁細語，却聽不清說些什麼。忽心念一轉，忽然大搖大擺地走進去。

范長鎮正與人低聲商量，見狀驚愕之至，打了個哈哈道：「捕頭，今早是吹什麼風，才將你送進來？」

黃長河道：「范當家的說這種話，叫人聽了心中難安！嗯，咱們該起程了吧？諸位又沒有喝醉，何事到如今還不起來收帳？」

范長鎮尷尬地說：「是范某有心讓你那些朋友，多睡一會兒的！」

黃長河道：「范當家的，咱們可否借一步說幾句話？」

范長鎮心頭一涼，却不能示弱，聳聳肩道：「好吧，喂，老葛，你們快收帳！」當下羣豪與羣匪七手八腳，收好營帳，吃了點肉脯，便上馬繼續西行。黃長河則警告范長鎮一番。

黃長河等人一路擔心范長鎮會再要詭計，不料沿途彼此表面上融洽之至，而且羣匪沒一絲異動。楚嘯雲等人寬懷不少，唯有黃長河料他們會在過了國境下手，常恨春則一副無所謂之態，教人難以窺破其內心想些什麼。

如此走了幾天，在一個沙漠邊沿繞過，忽然前面塵頭大起，段秋山驚道：「不好，又有旋風，快找地方躲藏！」

范長鎮久在沙漠，看了幾眼，道：「不是旋風，是馬蹄揚起的沙塵！」

侯知機失聲道：「如此看來，這羣人可眞不少，一定是西夏兵！」

楚嘯雲道：「是西夏兵又怎樣？你眞以爲可以無風無浪回國？鎮定點，反正咱們有侍衛軍的外表作掩護！」

黃長河和范長鎮互相交換了個眼色，黃長河取過腰牌，走在隊前面，常恨春則押後，三十多人繼續前進。

頃刻已見迎面來者果然是一隊西夏兵，人數最少十倍於羣豪，風吹過來，送來了馬嘶聲和馬蹄聲。黃長河不斷回首交代一些注意的事項，未幾，雙方面目均已可辨，但見對方一騎快馬馳過來。

黃長河拍馬迎了上去，那西夏騎兵各用西夏語問道：「你們是西壽保泰軍司的？要去何處？」

侯知機恐黃長河應付不了，夾馬腹馳前幾步道：「咱們是侍衛軍的，你是卓囉和南軍司的？」他武功雖不見得出色，但頗有語言天才和小聰明，來過西夏幾趟，便學了些日常應付的西夏語，這幾句說得十分流利。

那西夏兵上下看了他幾眼，詫聲問道：「侍衛軍？侍衛軍怎會來這裡？」這句話黃長河聽得懂，便將張建浦的令牌遞過去，西夏兵接去驗看。

侯知機又道：「最近京師發生暴亂之事，皇宮還遭人放火，所以張將軍帶人追賊，至半路又分成幾股，咱們是向西搜索的！那些漢人約莫十來個，請問可曾遇過？」

那西夏兵搖搖頭，道：「你們且等等！」他帶着腰牌，撥轉馬首，沿着路馳去，再將令牌交給上司驗看。

范長鎮道：「你們不懂西夏話，等下可得小心，一露出馬腳便危險！」他策馬上前，與黃長河並轡。

未幾，那西夏兵帶着令牌再來，將令牌交回黃長河，道：「咱們指揮請你們過去，一齊搜索！」

范長鎮道：「請回將軍，你們有事，儘管去吧，咱們人少目標不大，尚有可能追得上，不過也請你們留意一下，遇到可疑的漢人，不妨多盤問一下！」

西夏兵道：「這是將軍的命令，你們若不同意，請隨我去見他，若有道理，將軍自然准你們之求！」

這個難題，難不住黃長河，他一口答應，首先隨那西夏兵而去，理由只有一個，對方若起疑心，自己越接近他越是安全，起碼不必擔心硬弓長箭！

羣豪既見他坦然前往，亦尾隨其後，瞬眼間即驅至那彪人馬前，那西夏兵嘰嘰咕咕，與一位指揮模樣的中年西夏人，說了一番活，那指揮眼望黃長河，問道：「你是隊長？」

范長鎮忙在馬上行禮道：「將軍，末將諸葛青才是隊長，不知將軍有何見教？」

那指揮使自道姓名，原來喚作李尅南，他淡淡地道：「本將在此巡邏，未見有漢人經過，有的也只是你們，若要找漢人，本將正值要到各處巡視，你們隨後而來吧！」

范長鎮急道：「啓稟李將軍，末將有令在身，必須趕去甘肅軍司報訊及搜索，請恕難以聽命！」

李尅南冷哼了一聲：「張建浦見到本將，也不敢如此無禮，本將令出如山，不由你們不遵守！」

不料范長鎮居然不怕，道：「將軍當知侍衛軍不受地方駐軍節制，並非末將無禮，而是國法軍規難違！」

李尅南臉色一變，澀聲道：「也許奸細正是你們哩！」

范長鎮沉聲道：「末將有令牌爲證，將軍懷疑咱們又有何證據？可知此乃侮辱侍衛軍！」

旁邊一名西夏將軍驚道：「他奶奶的，侍衛軍有什麼了不起？咱們就是要碰碰他！」

范長鎮道：「末將勸你還是不要犯國法的好，太后怪罪下來，無人承擔得起，而若果讓奸細逃離本國，則這責任便請由你負！」

那副將臉色登時一變，忙道：「本將要負什麼責任？今日若不是瞧在……朝廷的份上，便饒不了你！」他本想說瞧在張建浦的份上，又覺得會更加長侍衛軍之威風，是以頓時改了口！

范長鎮不管他，轉頭向李尅南，「將軍決定怎辦？」

李尅南不願得罪炙手可熱的張建浦，也不願得罪侍衛軍，是以久久答不出話來。范長鎮趕緊又道：「將軍不答，末將可要走了！」

李尅南忽喝道：「慢，讓咱們送你一程，反正沒有躭誤你！諸位先走！」范長鎮抱拳向他行了一禮，率衆先行，那些卓囉和南軍司駐軍依言跟在後面。

范長鎮低聲道：「不可回頭，只許前進，慢慢加快馬速！」

黃長河心中暗道：「這范長鎮果然像個頭目，難怪有這許多手下聽他命令，甘心受他驅策，日後可得小心提防！」常恨春與他有共同想法，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范長鎮是位粗中有細，有膽有色的人，登時對他刮目相看。

衆人馳了一陣，范長鎮才低聲問道：「捕頭，有什麼辦法撇掉他們？」

黃長河含笑道：「黃某只懂追踪，不懂得如何撇掉跟踪的人，你最有這方面的本事。」

范長鎮乾笑一聲：「想不到你到如今還忘不了諷刺范某！」一頓又道：「此處地勢平坦一望無際，跑來跑去都脫不了他們的視線，有什麼辦法？唯有不慌不忙，只要進入甘肅軍司的範圍，他們便拿咱們沒辦法了！」

常恨春道：「就如此決定，首先對他們不可有敵視的態度，如今把馬速增快！」可是他們快，李尅南大軍亦增速，西夏兵都擅馬上功夫，要想撇掉他們，談何容易？

到了日落，羣豪依然繼續西行，李尅南反而忍耐不住，派人來問范長鎮，范長鎮道：「咱們有令在身，只貪

圖趕路，吃喝睡覺的事，只能丟在一邊！」

李尅南聽了手下的報告，怒哼一聲，道：「分成三隊繼續追，第一隊由馬斛率領，第二隊由野利青石率領，第三隊則由本將自統，第一隊繼續追，第二三隊先停下吃飯休息！哼，本將看你們能幾天不吃飯！」

又馳了三四里，暮色四合，大地一片昏暗，毛元章叫道：「老大背後的人，忽然少了很多，李尅南葫蘆裡賣什麼藥？」

黃長河暗叫一聲不好，轉頭望去，果見背後的人馬剩下三分之一，遂將李尅南的計劃說出，「想不到這廝還有點鬼主意！」

侯知機道：「咱們何不來個將計就計，先停下來吃飯，讓馬兒歇息，然後速速上路！」

常恨春道：「不錯，如此便可引這干人與大隊人馬分開！」當下范長鎭立即勒馬，衆人紛紛下鞍吃喝，馬斛的人馬，見狀亦停了下來，但並未紮營，準備隨時再追。

衆人吃飽之後，換了一匹馬，繼續前進，又見背後的西夏兵，匆匆上馬跟踪。

范長鎭忽然道：「只要咱們保持不緩不疾的速度，與西夏兵不即不離，何須擔心？反正有他們保護！」衆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

侯知機道：「撇掉他們方是上策，咱們有馬換，他們每人一匹馬，長途跋涉，任你騎術如何精湛，胯下的馬兒也吃不消！」這個提議，獲得一致贊成，於是將馬速加快。

深夜在馬上，天寒風猛，令人吃不消，但生命交關，無人有怨言。段秋山一直傍着常恨春，彷彿在他身上可以得到無限的溫暖。

常恨春自從妻子死後，因未曾報仇，將心扉緊緊關起，一但爲亡妻報了仇，便逐漸打開，段秋山的態度，在無意中起了變化，不過他心中始終有個解不開的結，段秋山年紀小自己一大截，實在不相配！

段秋山瞟了他一眼，關心地問道：「大哥，你身子不適？」

常恨春伸手在她肩上拍了一下，正想再拍一下，手掌忽然停在半空！段秋山微微一怔，柔聲問道：「大哥，你怎樣啦？」

常恨春强打精神，道：「我沒事，你小心策馳，馬兒夜行，常會失蹄！」原來他剛才伸手拍段秋山的肩膀，突然覺得這個動作像是大人在呵護小孩般，如此又怎能配成夫婦？段秋山又怎能了解他這麼複雜的心情？常恨春不想惹麻煩，拍馬馳前。

段秋山正想跟着上去，忽然背後傳來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去，但見西夏兵隊形大亂，人翻馬仰，不知發生了什麼奇變。

范長鎭道：「此乃良機，快跑！」當下衆人不斷揮鞭催馬，向前狂馳，眨眼間便將後面的西夏兵拋在身後！

常恨春喃喃地道：「奇怪，是誰在搗亂？」

黃長河擔心地道：「這對咱們有好也有壞！李尅南可能會更加思疑咱們！既然如今不去馳援他們，只能求不被他們追上來！」衆人都覺得他擔心有理，更不敢稍慢，未幾，又換了一匹空馬策騎，過了片刻，四周除了馬蹄聲和風聲之外，什麼也聽不到。

衆人一口氣馳至天亮，胯下之馬匹雖然已沿途更換，亦已人疲馬乏，黃長河見背後無人方下令休息，問道：「范當家的，此處離甘肅軍司，尚有多遠？」

范長鎭辨別了一下，道：「頂多再馳兩天便到甘肅軍司範圍了，咱們在甘肅軍司和卓囉和南軍司之間過境，不過要經過西涼府，却有困難！」

楚嘯雲道：「若不由那裡經過呢？」

范長鎭輕笑道：「你不知道再往南走有長城擋路麼？只有西涼府有個缺口！」他頓了一頓，續道：「再往西行也有幾個缺口，但近國境却又有大雪山攔阻！」

黃長河道：「寧願越雪山，也不走西涼府！」

范長鎭道：「只要大家同意，范某絕不反對！」當下歇了半個時辰，才再上馬，一路上都不見李尅南的兵馬，衆人既放心又感到詫異，不知爲何反而忐忑不安起來。

可是一路西行，除了遇到零星之西夏兵之外，有的只是牧民，未幾便進入甘肅軍司勢力範圍，范長鎭道：「如今不必怕李尅南了，不過却要小心新的敵人！不過甘肅軍司管的地方大，兵員顯得不足，所以不必擔心！」

他們一直沿著沙漠邊緣急馳，七日之後，越過西涼府，向西行，沿途雖然不愁吃喝，但人馬已甚疲乏，他們特別歇了大半天，又在郊外歇了一夜，方再前進。至入黑才折向南行，天亮之前，正好來至長城外，那裡剛好有個缺口，約有七八十里寬。范長鎭道：「趁如今天還未亮，大家加一把勁，進長城去吧！」

衆人咸表贊成，因爲黎明前之一刻，最是黑暗，最宜混水摸魚。一入長城，風沙猛然減少，衆人都覺得輕鬆起來。

黃長河抬頭見遠處天邊已露出魚肚白，連忙提醒衆人：「咱們一日未到達宋國，便有危險，萬不可大意！」話音剛落，即聞一陣馬蹄聲由遠而來。

范長鎭忙道：「噤聲！」他仍然走在最前面。

過了一陣，左首飛來一彪人馬，不過看人數只有七八十騎，爲首那名西夏將軍，滿面虬髯，臉如鍋底，甚是凶煞，他一馬當先喝道：「停！」

范長鎭一拉韁，便將馬拉停，那

虬髯將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范長鎭一邊將張建浦的令牌遞上去，邊道：「咱們是侍衛軍的！京師裡出現奸細，太后大怒，着咱們追查！」

虬髯將軍把令牌交回給他，道：「怎地查到這裡來？」范長鎭又編了一個「故事」解釋一番，虬髯將軍道：「原來如此，但咱們並無發現！會否不是走此路？」

「當然有可能，不過各地駐軍，咱們都跟他們打過招呼！且另有人專誠去通知！」

虬髯將軍看了他們幾眼，奇怪地問道：「侍衛軍漢人甚少，怎地突然派了你們這些漢人來追奸細？」

「漢人跟西夏人根本無分別，」侯知機乾咳一聲，道：「張將軍認爲那些奸細十分狡猾，咱們漢人比較了解他們脾性，故此將咱們集中起來，特地要咱們負責西邊的追查！因爲張將軍估計奸細會離此出發！」

虬髯將軍問道：「可有什麼需要咱們幫忙的否？」

范長鎭道：「咱們正缺少乾糧食物，將軍若肯賞賜，感激不盡！」虬髯將軍着手下送上兩日之口糧後便分手。

衆人見又平安渡過難關，都暗暗噓了一口氣。爲恐惹人思疑，衆人不敢再向南馳，折向東行，過了半天才向南猛進，沿途雖有人盤問，俱都能平安混過。終於來到巍峨的雪山下。

雪山是西夏與吐蕃天然之國界，時西夏雖强，屢犯吐蕃，但均未能令吐蕃臣服，雙方時有衝突，幸好雙方都善騎射，進出都繞山而行，因此山下除了有少量士兵作例行防衞巡邏之外，並無特別措施。羣豪來至此處，心頭都禁不住一陣喜悅。

范長鎭抬頭望一望山勢，道：「這些馬匹怕走不多遠，便要丟棄，只是越過山之後，沒有馬匹，又如何返國？」

楚嘯雲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待越過雪山再說！」當下衆人開始上山，可是走了一陣，被下面的西夏巡邏兵發現，大聲呼喝。

范長鎭急道：「下馬快跑！」衆人棄馬徒步而跑，下面的西夏兵長箭射不到，亦只好攀山追踪，范長鎭冷笑一聲：「論登山涉水，西夏人又怎能跟咱們比？就怕上面有他們的暗哨！」

黃長河道：「可能性極大，大家須小心提防！」他閃身走在最前面，專擇小路行走。

楚嘯雲道：「咱們吃了許多天乾糧，咀裡淡出鳥來，只可惜白白將馬兒送給他們！」

段秋山道：「你少造點孽，說不定能長命百歲！」

楚嘯雲「嗤」地一聲笑了出來：「楚某不信這一套！」

衆人一口氣跑了十來里，見下面無人跟踪，便歇下來。山上天氣非常寒冷，饒得衆人都有一身武功，亦難抵禦，是以吃了點東西之後，又繼續上路。

走在前面的黃長河忽然向下揮一揮手，衆人立即停步。范長鎭低聲問道：「難道眞的有暗哨？」黃長河點點頭，羣豪悄悄抽出刀劍來，準備應戰。

常恨春自石後探出頭去，見上面有兩個西夏兵，坐在岩石上在聊天，那岩石甚大，上面到底藏了幾個人，無法估計，但此處都是峭壁，僅有一條山道可通，居高臨下，難逃利眼，西夏兵長箭射下，實難保不受損傷。

他看了一下縮了回去，低聲道：「咱們只能找幾個武功較好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跳上岩石，將上面的西夏兵解決掉，方無後顧之憂！」

黃長河頷首道：「黃某正有此意！」當下點了幾個人，計爲常恨春、范長鎭、楚嘯雲、葛纏，以及他自己。「你們準備接應！」

他交代完畢，先將刀抽了出來，躡手躡足與常恨春攀過身前的石頭，然後突然振衣躍起！

岩石邊緣正在聊天的兩個西夏兵聞得衣袂聲，回過頭來，黃長河鋼刀過處，已將一個西夏兵的頭顱劈飛！

常恨春也不慢，凌空飛腿，將另一個踢下岩石！兩人一落岩石，方發覺岩石上尚有三四個西夏兵，正在賭錢玩耍，而靠山壁處，有一個黑黝黝的石洞，裡面不知住了多少人！那三四個西夏兵驀然發覺敵人臨身，都禁不住發出驚呼聲！

常恨春趁他們未有準備，連環三腿，將一個踢飛，那西夏兵後腦撞及山壁，腦漿迸裂，登時了賬！

一個西夏兵對著石洞大聲呼道：「隊長，有奸細！」

與此同時，侯知機、段秋山和小鷹等人亦相繼躍上岩石，黃長河更快，衝進那三個西夏兵叢中，揮刀便砍，其他人或加入戰圈，或張弓搭箭，守在石洞外。

未幾，石洞內衝出一羣西夏兵來，范長鎭下令射箭，但聞洞內响起一陣慘呼聲。范長鎭用西夏語，對着石洞呼道：「咱們不想多殺生，乖乖出來投降，咱們絕不爲難你們，否則便用火攻烟薰！」

過了頓飯工夫，裡面沒有聲息，范長鎭喝道：「砍樹薰烟！」話音剛落，便有人大叫願意投降，洞外之羣豪都作了準備，但見洞內走出十來個西夏兵，都是高舉雙手，垂頭喪氣。

侯知機手法甚快，將他們腰上的兵刃全都繳了，喝問：「裡面還有沒有人？」

「沒有了，其他的若不是死了便已受重傷！」那隊長微抬起頭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咱們是漢人，去高昌尋寶，借道回國！」范長鎭邊說邊向常春等人打眼色。常恨春會意，上前封住了他們之

疵穴。

黃長河道：「洞內說不定還有人，不能放過，否則咱們下山時，他們在山上施冷箭，十分危險！」

范長鎮道：「咱們脅持幾名西夏兵進洞搜搜！」他首先扯了一名西夏兵，擋在自己身前，黃長河、常恨春和楚嘯雲等人亦依樣劃葫蘆，抓了一名西夏兵作擋箭牌，當下六七個人魚貫而進，侯知機夾在中間，高舉着火把。

但見地上躺着好幾名中了箭的西夏兵，有的尚未斷氣，發出呻吟聲，范長鎮十分乾脆，一人一刀，免他們多受痛苦。那石洞頗大頗深，要住數十個人，絕無問題，而且十分溫暖乾燥。

范長鎮咂咂嘴道：「他奶奶的，咱們今晚在此過一夜，睡他一個舒服覺吧！」

楚嘯雲見角落堆着許多肉脯，喜道：「還有吃的，那就更該在此多歇一天，養足精神才下山了！」

黃長河見洞內沒有生人，便道：「捉那個隊長來問問，若無危險，不妨在此過夜，多躭一天就不必，說不定山下的西夏兵追上來，又要費一番工夫打發！」

＊　＊　＊

日落之後，天上下着雪，衆人都縮在洞內，生了堆火烤烘，侯知機喃喃地道：「幸好找到這樣的好地方，否則今夜可不容易熬過。」

黃長河恐有人上山，仍分配人手，輪流出洞巡視，幸好一夜平安渡過。天亮之後，雪雖霽，但地上積雪近半尺，極目望去一片白皚皚！

老胡道：「這雪山眞是名符其實！咱們走不走？」

范長鎮道：「走！不過把肉脯帶上！」當下羣豪收拾一下，繼續前進，雪山一峯連一峯，上一山下一山，羣豪越過另一個山峯，抬頭望過去，但覺適才那座山峯，甚是矮小！

黃長河道：「根據那位隊長的口供，這座山還有人守衛，不過是在西邊，咱們由東首越山吧！」

侯知機道：「但東首十分難走，一面是峭壁，一邊是懸崖！」

黃長河道：「那也比走西邊有把握！須知剛才進攻那個哨崗，實在有點幸運！」衆人再無意見，折向東行，未幾即進入懸崖區域，中間那條小路，就似棧道一般，令人望之背冒寒氣！

黃長河一馬當先，慢慢前進，回頭道：「大家小心，互相照顧一下！」剛走了一陣，背後便聞有人發出驚呼，原來足下泥石鬆脫，幾乎陷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山頂上忽然滾下一塊石頭，小鷹高聲喚道：「小心！」聲音在山谷裡迴盪，上面的積雪和冰塊又滾了下來。一個匪徒爲了閃避冰塊，失足跌下懸崖，人未至底，慘叫聲已傳了上來，尖痛人耳鼓！

這一叫不打緊，又震動了山上的冰雪，范長鎮忙道：「大家貼壁而立，且不要去，不可開腔說話！」

過了一陣，待山上的冰雪停定，羣豪後背已被撞得隱隱作痛，幸好沒有震動更大的冰山，否則必死無疑！羣豪捏了一把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慢慢前進，當眞是一步一驚心。

那兩三里長的「棧道」，足足走了半天方安全渡過，亦至此時方定下神來，小鷹道：「可惜小馮不愼摔下……」

范長鎮道：「只死了一個人，已是萬幸，別再囉嗦，據知山後的路已比較好走！」衆人歇了一陣，又繼續前進，如此平安走了兩天，來至一高峯前，極目望下去，但見下面地勢較爲平坦，景象大不相同！

侯知機喜道：「下面已是吐蕃國！」

范長鎮道：「看清楚沒有？下面有許多人，說不定是吐蕃軍隊，咱們貿貿然下去，易生誤會！」

「宋國一向與吐蕃沒有衝突，應不會有問題！」

「可惜西夏亦有很多宋人，咱們又是由西夏國境過來的，誤會難免，還是晚上下山的好！」范長鎮望一望黃長河。「捕頭認爲如何？」

黃長河心想到吐蕃國裡，想點塵不驚回國，實有困難，因此道：「黃某認爲咱們大大方方下去，就算有誤會，也容易解釋，若在夜裡被人發現，更易生誤會！」

范長鎮乾笑道：「捕頭一向神機妙算，范某自愧不如，由你決定吧！」當下趁日頭未落山，果然走了不多遠，便被一大羣吐蕃兵圍住。

范長鎮高舉雙手，跟他們說話，吐蕃人懂西夏語的不少，有人立即道：「將軍，這人說的話，難以相信，咱們萬不能中計！」

范長鎮道：「將軍若不相信的，大可以派人押咱們離境！」

那將軍沉吟不語，他旁邊的軍師又道：「將軍小心，這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

將軍臉色大變，道：「押他們到營寨裡去！」黃長河忙向衆人打眼色，表示不可輕舉妄動。大羣吐蕃兵押着他們到一片營寨裡。那將軍道：「先將他們看住，快傳錢先生過來！」

衆人被推進一座營帳裡，內內外外站滿了吐蕃兵，不久，外面走進一名中年人來，向將軍行禮。

范長鎮見到那中年漢，臉色登時一變，連忙垂下頭去。那將軍道：「錢先生，你對宋國情況熟悉，這幾個人由西夏過來，請你盤問他們一下！」

那姓錢的嗯了一聲，轉過身去，一對眼睛自衆人臉上掃過。黃長河但覺他目光犀利如刀，額上有幾塊斑印，五官雖然端正，但眉宇間隱含陰鷙

，一顆心登時懸起。

姓錢的用漢語問道：「你們爲何由西夏那邊過來？是梁太后那婆娘派你們來的？」

侯知機忙道：「你們誤會了，咱們是去高昌，回國時假道而過，與姓梁的臭婆娘，根本沒有瓜葛！」

姓錢的目光一亮，再問：「你們去高昌有何貴幹？」

葛纏道：「去高昌除了找尋寶藏之外，還有什麼事好做？」

「你說話最好客氣一點！」姓錢的陰惻惻地道：「你會找到黃金寶藏？」

侯知機攤開雙掌，道：「若然找到寶藏，還會空手而回麼？咱們對吐蕃的確沒有歹意！學武的人，有幾個喜歡管朝廷的事，在本國尚且如此，何況到了異國！」

那姓錢的冷笑道：「這就難說得很！」他回頭對將軍說了幾句話，將軍立即下令着弓箭手進來，姓錢的又道：「咱們不知道你們身上藏了些什麼！最好自動將衣服脫下來！」

段秋山怒道：「臭賊，你還有沒有更缺德的事未做出來！」

姓錢的上下看了她幾眼，笑道：「原來是位雌兒，請恕錢某眼拙，一時看不出來！」他又下令手下將她帶出去，吩咐交給軍中的婦女搜索。「你放心，他們不會對你無禮！」段秋山轉頭望向常恨春，見他不表反對，只好默默跟着士兵出營。

姓錢的奸笑道：「諸位若然是君子，又何妨肉帛相見？這是消除誤會的最好辦法！」黃長河首先解下外衣裳，其餘人只好效尤。

姓錢的又道：「彼此都是男人，何不將內衣也解下來！」

范長鎮怒道：「金錢豹，你太過份了！」

姓錢的冷笑道：「范當家，莫以爲十年不見，我錢養吾便認不出你來！」

范長鎮道：「如今你還不乘機報仇乎？」

黃長河聽他倆說話才想起淮南一帶，昔有一獨行大盜錢養吾，外號「金錢豹」，自己成名之時，錢養吾已無踪跡，想不到在此相遇。

錢養吾傲然道：「當年你黑吃黑，弄得錢某不能在中原立足，今日只這樣對付你，已算我大量！你們到底脫不脫？不脫的話，便請你們吃『油條』！」他揮揮臂，弓箭手都舉起了弓，搭上箭。

那將軍哈哈大笑，嘰嘰咕咕地對手下說着話，衆人聽不懂，但料不是好話，都怒目以視。忽然常恨春首先解開腰帶，「嗆！」一陣响，地上多了四塊銅鼎碎片！

那將軍大叫一聲，大概在問那是什麼東西，錢養吾十分沉得住氣，喝道：「把上衣也脫了吧，還有，范長鎮你們都得脫！」

范長鎮罵道：「脫就脫，反正老子又不是『小器』之人，比你威風多了，還怕讓你鑑賞！」說着也把衣服脫得赤條條。

錢養吾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目光在其他人臉上掃過，楚嘯雲大吼一聲：「俺也來脫！」當下衆人都把衣服脫掉，地上叮叮噹噹地一陣亂响，多了許多銅鼎碎片！

吐蕃將兵哈哈大笑，狀甚得意。范長鎮怒道：「咱們可以穿回衣服吧？」

錢養吾道：「且慢！」他揮手着手下上前搬開銅鼎碎片，羣豪雖然都不甘心損失，尚還能忍耐，但侯知機却忍不住，伸出左脚踩在碎片上。錢養吾冷冷地問道：「你欲尋死？」

侯知機道：「這又不是什麼黃金，什麼利器，只是紀念品，何必做得那麼絕？」

錢養吾道：「是不是利器，也得待錢某看過！」侯知機向黃長河和常恨春打眼色，奈何兩人却似沒看見般，他萬般沒奈，只好縮回左脚。

羣豪赤條條地立在硬弓長箭之下，似乎完全喪失了自信心，目送辛辛苦苦得來之「無名經」，任由吐蕃兵搬走。

錢養吾撿起幾塊看了一下，將它交給將軍，與他嘰嘰咕咕交談着，忽然錢養吾倒縱過去，手腕一翻，一把精光四射的匕首，已抵在侯知機的喉頭上！

侯知機又驚又怒，澀聲道：「姓錢的，你還講不講信用？那幾塊紀念品，已給你沒收，還待怎地？」

錢養吾道：「告訴我，那是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

侯知機眼珠一轉，道：「你先把匕首拿開一點，俺才說得出來！」

錢養吾雙眼凝成一線，道：「小猍子，你別想鬼主意，否則第一個死的便是你！來，你慢慢走前一步！」說着將刀子挪開一點。

說時遲，那時快，侯知機右膝突然提起，撞在錢養吾的胯下，他人幾乎同時向後翻倒！

這一着，使得極險！侯知機估計自己一有行動，羣豪必會發動攻勢！

那錢養吾料不到侯知機在此情勢之下，尚敢冒險，猝不及防，被撞個正着，額上登時爆出汗珠！

常恨春和黃長河早欲將他制服，以利逃脫，只是沒有機會而已，是以當他走前脅迫侯知機時，兩人的心都是提起，準備隨時制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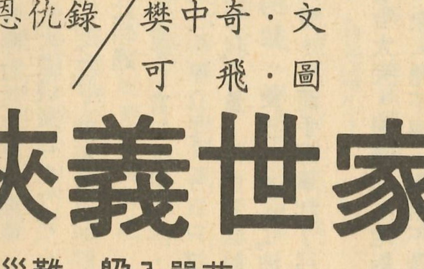
說時遲，那時快！常恨春與黃長河同時撲上前，兩人四手，猶如四把鐵鉗，將其手臂緊緊握住，同時都扣住其穴道！

這幾個動作，疾如閃電，令得那些弓箭手，來不及發箭，待得他們定下神來，錢養吾已落在黃長河和常恨春手中，投鼠忌器之下，不敢發射。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劉蕙怕父親劉天豪追查她和劉風做出的壞事，趁機離開，遇到被他們兄妹害死的血人，那人就是天雲島陳亭中的兒子，手上的盤龍翡翠鐲子被他們兄妹搶去……劉風被陳亭中擄至山谷中，被天劍張化和醫道能手華駝截問，不相信劉風殺死他的兒子，張化和劉天豪是姻親，要到劉府問清情由，又聽陳亭中說劉府出現血魔影，便連忙趕去……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逃避災難　躲入嚴莊

，見到劉天豪以寡敵衆，張化反倒放下心來，因為索命血魔影是絕不會邀人來羣鬥。

張化一想到不是索命血魔影時，心中便頓時定了下來，氣納丹田，大喝道：「住手！」

他這一聲大喝，當眞有驚天動地之勢，圍在劉天豪身邊的幾個人，本來是身法俐落，兔起鶻落在疾攻的，這時也一齊停了下來。

這幾個人一停，張化向他們一眼望去，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只見那幾個人，個個腰際圍着粗蔴，頭上佩着白花，乃是喪門幫中的八大堂主。喪門幫在武林的地位，勢力，都是非同小可，幫主未出，劉天豪已有難以應付之勢，如果幫主來臨，那豈不是更加麻煩？却不知劉天豪如何與喪門幫這樣難纏的人結上樑子的。他心中吃驚，面上却又不動聲色，依然滿面紅光，搖頭晃腦向前走去，一面「呵呵」大笑道：「總算列位還給我面子，大家有話好說，何必動手？」

喪門幫衆人中，一個瘦長漢子踏前一步，拱了拱手道：「原來是天劍張大俠，敝幫為了嚴莊主的事，在此向劉大俠領教，尚祈張大俠袖手旁觀。」

張化聽了，更是吃了一驚，失聲道：「嚴莊主？可是九尾龍嚴莊主麼？」

那瘦長漢子道：「是！」

張化「嘿」地一聲：「列位差矣，嚴莊主和劉金獅，乃是多年至交，列位何以竟說他們成仇？」

那瘦長漢子一聲冷笑道：「張大俠，嚴莊主已然慘死了。」

張化聞言，更是吃了一驚！心想自己只不過和華駝在谷中連弈了三個月的棋，當然在這三個月當中，絕足江湖，何以武林之中，便已出了這樣多的大事？

他正在錯愕間，那瘦長漢子又道：「嚴莊主就是死在劉大俠宅中的，其中頗有些不明不白之處，是以我們向劉大俠請教！」

張化心中更是驚異，忙道：「那麼，莫非列位竟疑心嚴莊主是劉大俠所害的麼？那也未免太以無稽了。」

那瘦長漢子講起話來，十分陰森，道：「那我們也不敢這樣想，只不過，劉大俠既講不出所以然來，我們自然要弄個明白。」

劉天豪剛才被八人環攻，險象環生，若不是張化及時趕到，他可能已難以支持到如今了，他直到此際才定下神來，而天劍張化的武功他是素知的，和他又是親家，自然會和他聯手對敵的，心中更是定了不少，聞言便怪聲道：「胡說，有甚麼不明白？嚴莊主乃是死在東海雙凶之手，我已與你們說過了。」

那瘦長漢子道：「我們還是那句話，嚴莊主的致命點，乃是兩下劍傷，不是被內家氣功震傷了五臟所致，別說東海雙凶不是使劍，難道東海雙凶還會有如此上乘的內家氣功，馳譽江湖的？」

張化聽了，也不禁一呆道：「列位可有看錯？」

那瘦長漢子冷笑了起來道：「嚴莊主的屍體，現在停在嚴家莊上，敝幫擅自作主，已請天下英雄，齊赴嚴家莊驗屍，看看他可眞是死在東海雙凶之手？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張大俠不妨也去一看。」

張化此時，心中不禁躊躇不已，喪門幫行事極絕，那是武林所熟知的，若不是他們佔了上風，又怎會做出如此有把握的事來？但如果嚴莊主是劉天豪所殺的，那在天劍張化看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心中疑惑，向劉天豪看了過去。

劉天豪乃是做賊心虛的人，他一見張化向自己望來，竭力鎮定心神，心頭却是亂跳了起來，故意大聲道：「化老哥，你信他們胡言亂語麼？」

張化忙道：「我自然不信，但是，但是……」

劉天豪一聽張化的話中，已然起了疑心，心中暗叫不妙，心知張化若是逼問下去，只怕自己不免露出破綻來了。是以他忙打斷了張化的話題，怪叫道：「別聽他們多廢話了，化老哥，我與你二人聯手，打發喪門幫這幾個小子，若是打發不了，也枉學武藝！」他一面說，一面「嗤」地一聲響，一劍向那長瘦漢子刺了過去。

那瘦長漢子的身形十分靈活，劉天豪的那一劍刺出，內家眞力自劍尖直透了出來，「嗤嗤」有聲，去勢何等凌厲，但是，瘦長漢子身形，像紙紮一般，輕飄飄地向旁飄了開去，劉天豪的那一劍，便已走空，他反而一聲冷笑道：「劉大俠，如今我們共有八個人在，你再想殺人滅口，那可是難於登天了。」

他冷冷地說着，所講的話，有若利刃似地直刺入劉天豪的心坎之中，竟因之停了一停，未能立即刺出去。

這種情形，看在張化行家眼中，張化乃是在江湖上闖蕩過了數十年的人，如何會看不出劉天豪的心事，不覺沉吟起來，他心中對劉天豪也有了疑惑，更是不想出手，只是道：「天豪兄，喪門幫如此誣你，何不你我一齊到嚴家莊，詳詳細細地了解一下？那時，喪門幫便不能隻手遮天了！」

金獅劉天豪和張化一樣，也是老江湖了，他又如何聽不出張化的話中，雖然還是幫着自己，可是，事實上，他却已對自己起了極大的疑心。

劉天豪一生之中，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但是此時，他心中如果根本未做過虧心事，那自然不怕，但嚴令却的確是死在自己的手中的，在衆目睽睽嚴詰之下，只怕非露出破綻來不可。看來，嚴家莊是萬萬去不得，但如果不去的話，又何以借詞推託呢？而且，索命血魔影出現，已過了許多時候，看來那武功高，神出鬼沒的魔頭，也該尋上門來了。那樣看來，嚴家莊倒不失為暫時一避的好去處，因為喪門幫所邀的高手，三五日內，只怕會集不齊，在人未到齊之前，喪門幫不但不會和自己動手，只怕有甚麼人要找自己晦氣的話，喪門幫還會替自己出頭打發了，因為喪門幫自己為了有証據，必要逼自己在衆人面前吐出實情來，那自然不希望自己死在甚麼人的手中的。

金獅劉天豪心念電轉，一想到了這一點，心頭不禁立時高與起來，因為，若是索命血魔影不追踪而來，自己自然可以暫時得到安定，索命血魔影如果來了，但願他們鬥一個兩敗俱傷，那自然自己就從此太平無事了。他心中的念頭，翻來覆去地轉着，好一會未曾講話，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張化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又道：「天豪兄，眞金不怕紅爐火，我看，嚴家莊你是非去不可的了。」

劉天豪心中暗罵「多事」，但口中却忙道：「當然是，劉某人怕甚麼來？但到時，喪門幫請來的人，若是無理取鬧……」

他講到這裏，目視張化，張化立時道：「天豪兄，那你只管放心好了，我與你聯手，想要栽倒我們的人，只怕還少？」劉天豪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瘦長漢子直到此時方始開口道：「劉大俠和張大俠肯去，自然是最好，敝幫所請的一些人，全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是嚴莊主的生前好友，至多五七天，人便會趕到，就委屈兩位大俠，在嚴家莊中多住幾天，等候一下了。」

劉天豪既已打定主意，要到嚴家莊中去暫避一時，這時當然樂得大方，道：「那又何妨？反正各位豪傑一到，在下將事實講明，各位信不信，那就與在下無干了。」

那瘦長漢子冷然道：「那麼，就請劉大俠，就此成行。」

他們八個人，早已散了開來，圍成了一個圓圈，將劉天豪與張化二人圍在中心，這時竟要逼他們二人，立時成行，張化不禁勃然大怒道：「這是甚麼話？劉大俠難道不要向子女交待吩咐一下麼？就是我，也還有點事要與之商議，你們先去好了，怕我們不來麼？」

那八人互望了一眼，自始至終，都是那瘦長漢子在說話，他只是向張化拱了拱手道：「張大俠如此說法，我們自然放心，但是張大俠，我們有幾句話，却是非說不可，聽不聽在你！」

張化道：「請說！」

那瘦長漢子道：「張大俠，你古道熱腸，仁俠可風，敝幫上下，素極佩服，是以有一言相勸，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閣下

和那卑鄙小人相處，千萬小心，小心！」

他話一講完，張化和劉天豪二人盡皆面上變色，劉天豪剛待發作，可是瘦長漢子一揚手，連他在內，八個人已一齊向後掠了開去，去勢極快，轉眼不見。人已走了，劉天豪就算要發作，也是發作不出來，他只好苦笑一下道：「化老哥，你看，這是打哪兒說起？」

張化的心中十分疑惑，忙道：「天豪兄，門口不是講話之所，我有幾句話很要緊，和你談一下。」

劉天豪心內咕嚕道：「請！」

二人一齊進了大門，張化首先便看到了一堵斷牆，而家丁人等，一個不見，大廳之上，殘亂不堪，張化又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劉天豪被張化這一問，勾起了無限心事來，長嘆一聲道：「化老哥，當眞可以說是一言難盡！」

張化低聲道：「天豪兄，我們已是生死之交，又是至親，有話不妨直說出來，我們遇到了天雲島主之子……」

張化講到這裡，劉天豪已是大吃了一驚，忙「哦」了一聲，張化又道：「他正在追殺令郎，是我將令郎救了下來的。」

劉天豪更是心煩意亂之極，竟問道：「是哪一個犬子？」

張化道：「是二世兄。」

劉天豪苦笑了一下，心想自己實是多此一問，劉風被人家挾走，自己也在場，怎會不知？他心神恍惚，只是苦笑，張化看出情形不對，未曾開口，心中對於天雲島之子陳亭中所講的話，已然信了幾分了，他道：「據陳朋友說，天豪兄，你家中出現了索……」

他這裏一個「索」字才出口，劉天豪已怪叫一聲道：「住口！」他只不過叫了一聲，可是却不斷地喘氣起來。習武之士，若不是心中有甚麼驚恐的情緒，焉會如此？尤其是劉天豪乃內功是極其深湛的人，是更不應該有這樣情形的。

他叫出來的兩個字，雖然是「住口」，但對張化來說，那已無疑是「是的」二字了。剎那之間，張化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實是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只是怔怔地望着劉天豪。

而劉天豪則更是面青唇白，兩個武林中極具盛名，武功造詣也非同凡響的一流高手，此際，竟然相對無言！

張化在聽到陳亭中的話之後，立即前來，一則當然是爲了他和劉天豪之間的交情；二則，却也是爲了他並不相信陳亭中的話，他才無所懼的。可是此時，他在劉天豪的神態之中，看出了索命血魔影之來，乃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心頭的震動，實是難以言喻！在那樣情形之下，縱使是生死之交，就算是兒女親家，心頭也是難免生出自保的念頭來的，他望着劉天豪，面色陰沉，却是一言不發。

劉天豪心中更是亂跳了起來，一面尚要作出十分尷尬的笑容來，但是，一顆心却在向下直沉着，再也碰不着實地，他一開口，連語音也與平時迥異，顯得極其乾澀道：「化老哥，你望着我作甚？」

張化也是「嘿嘿」兩下乾笑，心中暗忖如何才可能逼劉天豪講出實話來，在張化內心有這樣的想法之際，他已有了置身事外的打算了，只聽得他道：「沒有甚麼，只不過……只不過……嘿嘿……只不過……」

他講來講去，就是「只不過」和「嘿嘿」，而且聲音之勉强，更是誰都可以聽得出來的。

劉天豪到了這時候，若是再看不出張化的心意來，那麼，他實是天下第一大傻瓜了，他心中又驚又怒，但是，隨即連聲苦笑，因爲這本來是意料中的事情，他家中有了索命血魔影一事，雖然他竭力掩飾，還因之殺了九尾龍嚴令，但是看來仍是壓不下去，而在漸漸外洩了。此事，若果一傳了出去，自己一家人就等於患了大痳瘋一樣，連父子兄弟，尚且不能相容，何況是外人？這倒是怪不得張化的，是以他也只是乾笑了數聲。這兩人本來是數十年相交，武林之中，誰不知道他們是刎頸之交？但是，在此時此刻，只是相對乾笑，情形却也煞是好看。

乾笑了半晌，劉天豪道：「化老哥，這事情你可不能相信，那是仇人在造我的謠言，若是連化老哥你這樣的至交都不相信我，那我實是再難做人了！」

劉天豪講出這番話，本來還是想推掉一切，希望張化相信，那麼，自己總還可以多一個幫手，但是，當他講到最後一句「那我實是難以做人了」之際，想起了這一天的變化，觸動了內心深處的恐懼，竟是連聲音也發起抖來。

張化雖然聽得劉天豪在强辯，但是，這事情實是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了，他向後退出了幾步道：「天豪兄，你打點一下，便上嚴家莊去吧！看來嚴家莊之行是免不了的，我却尚有一些俗務在身，要告辭了。」

劉天豪當下只得道：「化老哥，你若眞的有事，那就請便吧！」

張化一直在後退，已退到了大門口，他張開口，想將劉風的事，詳細對劉天豪講一講，可是，他終於把話嚥向肚裏。一個轉身，向外便疾奔了出來。他來這裏，本來就是爲了劉風的事而來的，但是，結果却只是約略地提及劉風落在人手，未及詳言便離去了。

他一面向前奔馳，一面心中尚在不斷盤算，自己回到山谷中，見到了陳亭中、華駝和劉風之後，應該作何

交代？他奔跑了三五里之後，心中已然有了主意，那就是立即要華駝不理會劉風，自己和華駝二人，立即離開這個是非的圈子。

× × ×

劉天豪在張化向外退出的時候，也在緩緩地移動着身子，踱到了門口，他看着張化的身子，風也似地疾向外掠了出去，竟連回頭返顧之情也沒有，心中實在不知道甚麼滋味，他心知這一次，自己已等於身臨懸崖邊上了，而他的背後，還有一股强勁的力道在推着他，要將他推落懸崖下，倘若然稍有差池，那麼他數十年來，苦心孤詣，在武林中爭得的名聲地位，也一齊化爲烏有了；他自然不甘心就此跌下去，他要抓住一切可以穩住身子的東西，他要求別人幫助自己！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實在想痛哭起來，但是他却哭不出聲來，倒反常地「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候，暮色已十分濃重，整所大宅都籠罩在一重灰濛濛的陰暗之中，宅中的管家，家丁，也都因爲知道發生了非常的事故，而各自躲起來了，連燈也沒有掌，當暮色越來越濃之際，劉天豪的笑聲在黑暗之中聽來，格外令人覺得可怕。連劉天豪自己也被自己的這種笑聲弄得極不舒服，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可實在需要一點聲音來爲自己壯膽，是以，他仍然不停地笑着，直到他的身後，大聽的一角處，突然傳來「啪」地一聲響。

劉天豪乃是內家的高手，其時他雖然方寸大亂，而且在縱聲怪笑，可是那「啪」地一下聲響，他還是立即聽在耳中的，他的笑聲陡地止住，倏地轉過身來。一聲大喝，雙掌立時向前推出，那兩掌的力道之大，實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他已練到了第六重境界的內家眞氣，如驚濤裂岸也似向前滚了出去，勢子何等之强，剎那之間，只聽得轟隆砰蓬之聲，他掌力所到之處，桌椅茶几，盡皆成了粉碎，而在這些巨响之中，又夾着一個人的悶哼聲，緊接着，又是一下極其沉悶地「噗」的巨響，像是有甚麼相當沉重的物件撞中了牆上一樣，再接着，便是劉天豪的內家眞力，向四外迸射出去的「嗤嗤」聲，等到他兩掌之力，一齊散了開去之後，又甚麼聲音也沒有了。

那時候，大廳之中，已黑得幾乎甚麼也瞧不出來了。劉天豪是在聽到了那「啪」地一聲之後，立時回身發掌的，當他的雙掌發出之後，過了片刻，突然又聽得前面傳來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像是甚麼東西，輕輕地跌落在地上一樣。那種聲音並不响，可是，在如今這麼死寂的氣氛之下聽來，令人有點毛髮直豎之感，劉天豪把不住發起抖來，他伸手入懷，取出了火摺子來，也因爲手在發着抖，所以火摺子晃了好幾次，方始晃着，火光一閃，劉天豪定睛向前看去，剎那之間，他如同被人分開了頂骨，傾下了一桶雪水一樣，全身透涼！

就在他前面的牆上，有一個血影，一個血也似紅的影子！

劉天豪的身子反倒不抖了，那是他再也沒有抖動的氣力了，他全身都變得僵硬了！一個血影，在他的面前，又出現了一個血影，那是一個眞正的血影，鮮血還在滴滴答答地向下滴着，一個血影！劉天豪的喉間，像是有火在晃着一樣，他眼定定地望着前面，一直到了火摺子燒痛了他的手，他才猛地跳了起來之後，火光已經熄滅了！

劉天豪的喉間，又發出格格的聲響，在漆黑的環境中，他好像有了點保障，但事實上，他却更覺得空虛可怖，他跌跌撞撞地向後退出了幾步，才迸出了句話來道：「妳……妳……是來找我的麼？」

這句話，在空洞的大廳中，响起了一陣異樣的「嗡嗡」的响聲，劉天豪恍惚之間，覺得有人在回答他，他又道：「我……當年其實沒有作甚麼惡，我只不過……不顧而去，難道事隔如此之久，你……還不肯放過我麼？」

劉天豪在一看到牆上的血影之後，心中本來只有恐懼的，可是，他講了幾句，却又漸漸憤懣起來，因爲他覺得劉鳳、劉能二人犯下的事，實是比他嚴重得多，爲甚麼索命血魔影要找他？當下他橫了心道：「好，你來吧，我與你拚了！」

劉天豪凝立在黑暗之中，等着索命血魔影的進攻，可是過了許久，四周圍仍然只是一片靜寂，甚麼聲响也沒有。劉天豪究竟是數十年來，出生入死，在刀頭上舐血的武林高人，這時候，心神又鎮定了不少，便漸漸地思疑起來，暗忖那牆上的血影，來得可疑，分明是在自己聽得身後有甚麼聲响時，才出現的，索命血魔影已在自己家中的牆上出現過一次，照理不會再現，如果再現的話，那就表示，自己家中要送命的，至少有兩個人了！

劉天豪一面思量，一面又晃着了一個火摺子，再定睛向前看去。那血影仍然怵目驚心地發起顫來。可是這一次，他除了看到牆上的那血影之外，還看到了牆脚下一堆滿是血污的衣服，那堆衣服，已然只是一團血衣了，但是還可以看出，那原來是家人所穿的衣服。劉天豪怔了一怔，再走向前去，來到了牆前，這時，他才明白牆上那血影的由來了。剎那間，他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右袖陡地向前拂出，一股勁風過處，牆上那血影，突然不見，却見磚屑亂飛，牆上出現了一個人形的大洞。

原來當劉天豪聽到「啪」地一聲响之際，有一個家丁正走進大廳來，那

家丁走進來，究竟是爲了甚麼事，自然也沒有人知道了，而劉天豪的神經，却在極度的緊張之中，是以一聽到聲響，立時反身發出了兩掌。試想，他內家氣功何等厲害，就算劉府的家丁略會武功，又如何應付得了？掌一到，那家丁悶哼一聲，立時身死，而且他的屍體，被劉天豪的內家眞力所摧，向後撞去，撞在那堵牆上。

這一撞之力，大得非同小可，將那家丁的屍體撞得成了一灘血泥，印進了牆中，而那幅牆，事實上也被撞穿了一個大洞，只不過由於劉天豪所發的內家氣功十分純眞的原故，所以已成粉末的碎磚，才未曾立時落下來，而使得牆上出現了一個血影，只有那家丁的衣服，不能貼在牆上，才落了下來的。

那家丁死得如此之慘，這本來是極其駭人聽聞的事，然而從殺九尾龍嚴令以滅口起，劉天豪的心裏，已經有點瘋狂了，死了一個家丁，只要不是索命血魔影已然尋上門來，他是絕不會放在心上的。剛才他杯弓蛇影，着實吃了一場大驚，如今才算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抛下了火摺子，自言自語道：「怕甚麼？嘿！怕甚麼？」

他這裏自言自語在壯膽，却竟然聽得背後有一個人接口道：「要是不怕，你爲甚麼發抖？」

劉天豪一聽到聲音，立即又轉身，發掌！事實上，那聲音只不過講了幾個字，他排山倒海也似的掌力，便已然向前湧了出去，可是，那一句陰森森的話，還是毫不停頓地講完了，劉天豪的掌力向前湧去，只聽得轟然巨響，大廳的門倒了好幾扇，可是黑暗中，却又似乎並不見到人。劉天豪剛從極度的驚恐之中解除出來，這時却又陷進了極度的驚恐之中，他身形一閃，來到了一根大柱之前站定，背靠着柱，然後才道：「誰？是誰？」

那聲音却從他的頭頂發了出來，陰森森，寒惻惻地道：「若是眞不怕，那就誰都不怕！」

劉天豪雙掌陡地又向上擊出，這兩掌的勢子更大，掌風排盪，兩根碗口粗細的樑子立時斷折，碎瓦如雹向下壓了下來，屋頂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劉天豪在運掌發力之際，全身眞氣鼓盪，是以碎瓦雖然如雹而下，但却一點也沾不到他的身子，便已迸射了開去。當屋頂被他掌勁擊穿了一個大洞之後，星月微光，便透進大廳中來了。在黑暗之中，劉天豪感到害怕，但是此時，一有光亮照射進來，他的心情更加不妥了。在黑暗中，他不知道敵人甚麼時候會來，他看不見他的敵人，可是至少敵人也看不到他，他有躲藏的餘地，但如今有了光亮，他却連躲藏的餘地也沒有。他心中陡地一驚，身形一閃，電也似疾向後退去，縮到了大廳中一個最陰暗的角落之內。

劉天豪躲了起來之後，心中略爲放心了些，連忙又向四面看去，看看剛才在黑暗之中，用那樣陰惻惻的聲音發話的是甚麼人。當他提心吊膽，四面觀看之間，他覺得他自己，簡直像是一頭老鼠。本來，有甚麼人闖入劉大俠的住所，那吃驚的應該是那個不速之客，可是如今，他因爲做了虧心事，他反而比人家更吃驚，連有光亮的地方都不敢去，而只好縮在陰暗的角落之中，擔驚受怕地四面張望。

劉天豪一想到了這一點，幾乎忍不住又要怪聲笑了出來，然而就在這時候，那陰森的聲音又傳過來了，這一次，聲音仍是由上面傳下來的，道：「你躲起來了麼？嘿嘿，無論你上天下地，你想躲起來麼？你是絕對躲不過去的，嘿嘿！嘿嘿！」

劉天豪被那種冷笑聲音弄得毛髮直豎，他陡地吸了一口氣，喝道：「你是誰？」這一下暴喝，聲音極其驚人，悠悠不絕地向外傳了開去，震得屋頂的破洞邊緣，又落下了好幾片瓦來。可是，等他暴喝聲過去，却又是一片寂靜，並沒有人回答他。

劉天豪在心中自己安慰自己，心想一定是自己一開口，聲勢如此驚人，已將對方嚇走了，對方既然那麼容易被自己嚇走，當然不會是索命血魔影了，不是索命血魔影，自己當然不怕，唉！看來在這裏躭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快上嚴家莊去吧！

劉天豪再不濟，也是個一生闖蕩江湖的人物，這裏偌大的家業，他倒也拿得起，放得下的，一想到唯有到嚴家莊去，自己才可以借喪門幫的勢力，來抵擋一下索命血魔影，他再不留戀，說走便走，身形陡地一閃，已經從大廳中掠了去，一面向外飛，一面身形拔起，已到了圍牆之外。

劉天豪甫到圍牆之外，身子向下一沉間，只聽得背後也發出了極其輕微的「擦」地一聲響。那一下聲響，可以說輕到了極點，可是劉天豪的耳目何等靈敏，立時聽出，反手一掌，便掃了出去！他一掌掃出，方始轉過身來，他的動作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快絕無倫的了，可是，跟在他身後的那人，身法却比他更快。在他疾轉過身來之際，只看到人影一閃，那人已在他的左側，緊接着，在他的背後，輕功之高，實是難以想像。

劉天豪大吃一驚，左掌一揮，又向後掃出，當他第二掌的掌風，呼嘯排盪向他的身後湧出的俄頃，他第一掌的掌力，才掃到他住所的大門口，只聽得轟然巨響過處，兩扇朱漆大門，竟被他的掌風，撞得一齊拍落下來，碎成片片，木屑亂飛。劉天豪也無暇顧及自己的大門毀壞，立時又轉過身來，等到他轉過身之際，仍是只看到人影疾閃，那人竟又轉到他的身後。劉天豪陡地一呆間，他第二掌的

掌風，已將面前的一株大樹，掃得枝葉紛落，斷葉殘枝，都帶着一種刺耳的呼嘯聲，向四面飛了開去。

劉天豪前後已發了好幾掌，可是，不論他的動作如何快疾，總是只見到人影一閃而已，那人身手的快捷，乃是他從所未曾經歷過的怪事。劉天豪在一呆之下，身形立時向前疾掠而出，眞氣連提，一個起伏，便向外竄出七八丈遠近，一連十來個起伏，掠到了一株大樹的前面，他身子突然一凝，背靠着大樹，向前看去，只見面前一片空蕩蕩，看不到有人。劉天豪喘了幾口氣，心想自己這十來個起伏，兔起鶻落，快疾非常，看來已把對方擺脫了，爲了小心，他仍然靜候了片刻，覺得再沒有甚麼動靜了，才又慢慢地移動身子，離開大樹，但他仍恐防有變，因之身形滴溜溜一轉，矮身盤馬，「砰砰砰砰」，連發了四掌。

劉天豪這四掌拍出之後，仍然沒有別的反應，他才繼續向前趕路。正當他欲上路之時，天邊月色甚是明朗，可是，他趕出了十來里之後，烏雲捲至，將月色掩蓋，大地頓時變成一片漆黑，劉天豪一路之上，心中盤算，那個冷言冷語，窺伺自己，輕功又如此超卓的不知是何等樣人。他又想到抵達了嚴家莊之後，雖說可以利用喪門幫，但是喪門幫上下，一定都對自己充滿了敵意，可得要小心應付才好，同時，他還要不斷凝神傾聽，聽身後可有甚麼聲音動靜，如此一直向前疾馳，遠處隱約已可看到有燈光閃耀。

劉天豪並不是第一次前往嚴家莊，他自然知道前面發出燈火之處，正是嚴家莊的所在。這時，夜色正深，嚴家莊上竟然還是燈火明亮，那却是劉天豪所意料不到的，他略作猶豫，繼續向前奔去。不一會，他已可以看到，在莊門口，掛着四個老大的燈籠，白底藍字，自左至右，乃是「天喪英材」四個大字，那是治喪的燈籠，在莊門口一字排開，有八名勁裝漢子守着大門。

大門之內，每隔三數丈，便有四名勁裝漢子站着，狀如衙役排班。大廳內燈燭輝煌，隱隱有哀哭之聲傳將出來。劉天豪來到莊門之前，那八名勁裝漢子立時分開左右，一齊迎了上來。這八個人的肩頭之上，全披着粗蔴織成的披肩，一望便知，這是喪門幫的服飾，一到了和人公然相對之際，劉天豪自然不得不收起心中的怯意，隔大門還有三五丈遠，他向前掠出之勢子已慢了下來，一步一步，氣宇軒昂地向前走去，來到了那八個勁裝漢子面前。那八人中，爲首的一人問道：「閣下高姓大名，也好通報。」

劉天豪一聲冷笑道：「這倒好笑了，嚴家莊乃是我常臨之地，如今我來此，反要受喪門幫的人來盤問，這又算是甚麼道理？莫非嚴莊主一死，偌大的一座莊院，就成了喪門幫的地盤了麼？」

那八個人互望了一眼，劉天豪以爲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的，却不料那八人一言不發，又退了回去，同時，只見兩個人已自裏面疾掠出來，來到劉天豪的面前，那兩人是曾經與劉天豪動過手的，見了面自然認得，劉天豪冷聲一笑道：「嚴家莊原來當眞成了喪門幫的天下，這也眞是武林奇聞了。」

那二人也冷笑一聲道：「不錯，喪門幫上下，全都在嚴家莊中，但喪門幫在此，却是爲嚴莊主伸冤來的，劉大俠可別見怪。」

劉天豪連聲冷笑道：「笑話，喪門幫上下，喜歡佔住嚴家莊，我又憑甚麼見怪，兩位說得也太奇了。」

那兩人不再說甚麼，轉過身去道：「劉大俠請跟我們來！」

劉天豪跟在兩人之後，大踏步地走了進去，他看到喪門幫在嚴家中，戒備如此之嚴，既然是爲了想借喪門幫的力量來抵禦索命血魔影的，那自然是希望喪門幫的戒備，越是嚴密越好了。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索命血魔影若是一到，他必然可以知道。到時，拚得過就拚，若是拚不過，也還可以溜之大吉，而且，聽得兩人的口氣，似乎連喪門幫主也在這裏了，那麼，自己至少可以得幾天安寧了。是以他心頭反倒放寬了不少，大踏步直上大廳之上。

大廳上早已安置着嚴令的靈位，帷幔低垂，紙錢高燒，劉天豪步到靈前，深深一揖道：「嚴兄，你死得不瞑目，但劉某人問心無愧，雖然因此驚動武林豪傑，也可令你死因大白的。」

他說得慷慨激昂，在爲自己辯白，在一旁的喪門幫高手，却都是寒着一張臉，一聲不響，劉天豪講完之後，轉過身來道：「貴幫幫主可在？請出來相見！」

那帶領劉天豪進來的兩人，冷冷地道：「幫主另有事籌劃，劉大俠請到書房歇息。」

劉天豪假作生氣道：「此言何意？莫非我自己來了，還會走麼？如今或可算是被監視了？」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才沉聲道：「劉大俠，爲免節外生枝，不得不如此，反正不出半個月，各路英傑便可抵達，屆時自有公論，若是評議下來，是喪門幫的不是，敝幫自當一併謝罪！」

劉天豪冷笑幾聲道：「君子坦蕩蕩，我本未作虧心事，又何懼之有？」

那兩人道：「如此自然最好了！請！」

他們帶着劉天豪，來到了一所小院落之中，一路行來，劉天豪早已察到那小院落的四周，隱約暗伏着許多人。

進了院子，兩個家丁模樣的人迎

了上來，可是，這兩人雖然作了家丁打扮，劉天豪却一眼便看出，此輩均為內外功俱有極高造詣的高手。劉天豪心中只覺好笑，他佯作不知，任由那兩個人伺候着自己，就在這所院落中住了下來。他心想：索命血魔影一現，七日之內，必有結果，如今總算已捱過一天了，尚有六天，自己將可以在這裏渡過，只盼喪門幫的人，可以對付得了索命血魔影，那自然最好，要不然，假手索命血魔影，將喪門幫除去，也是大妙，自己只消留心外面的動靜，大可高枕無憂了。

劉天豪在嚴家莊中暫且安住下來，可是他的一子一女，此時却仍然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難以有片刻的安寧。當劉風被陳亭中帶走之際，劉能、劉鳳，還有天樞上人，全和劉天豪在一起。但是，等到天劍張化趕回來報信時，却只見劉天豪一個人，在和喪門幫的高手苦鬥，而未曾見到別人了。原來，當劉風被帶走之後，事情又有了一點變化。

劉風被陳亭中以「雲翻萬里」輕功身法帶走，劉天豪追之不及，心中自然更是焦急，再一轉身間，劉蕙也已不見，更令得他有六神無主之感，就在此時，天樞上人冷冷地道：「劉大俠，這兩人死有餘辜，我看你也不必再找他們了！」

劉天豪的身子微微發抖，道：「上人，你何必如此說？當年若不是北斗七子有見不得人的事情，又何致於招來索命血魔影？你我大哥莫說二哥……」

劉天豪的話尚未曾講完，天樞上人突然揚聲怪叫了起來。顯然是劉天豪的話，觸及了他心中的傷痛，是以他所發出來的怪叫聲，簡直就像是一頭野獸在嚎叫一樣，難聽到了極點，將劉天豪的話頭突然打斷。天樞上人叫了幾聲，停了下來，他那眼神兇狠的神情，令得劉天豪這樣的高人，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來。半晌，天樞上人才道：「我早已看出來了，你們一家人，人人都有資格招惹索命血魔影上門的！」

天樞上人這一句話出口，劉能和劉鳳二人一齊抬頭，向劉天豪望來。因為在事情發生之後，對於劉天豪當年究竟做過甚麼事，自然也是不得而知的。劉天豪一見兒女向自己望來，臉上竟已大有懷疑的神色，心中更是惶急，他不急還好，一急之下，便等於不打自招了。

劉天豪心中發急，面色大變，而且在劉能和劉鳳二人的逼視下，他越是要裝出自在的樣子來，却又越是顯得不自在。劉能還不敢說甚麼，但劉鳳却問道：「爹，原來你也有事麼？」

劉天豪斥道：「胡說，我有甚麼事？」他竭力要使自己的語音聽得自然，可是事實上，他的聲音却是仍帶乾澀，就像是聲嘶力竭的哀呼，那裏像是威嚴無匹的呼喝？他不開口還好，一開口，連劉能也發出了「啊」地聲，身子已不由自主向後退去。

劉天豪急道：「能兒，你作甚麼？」劉能向後退得更快，像是他的父親染了疫症，接近一些，便會傳染似的一樣。

劉天豪又叫道：「能兒，站住！」

劉天豪越叫，劉能退得越是快，他一個「住」字才出口，劉能的身子突然一轉，轉了過去，怪叫一聲，向外便奔，一面奔，一面還叫道：「大姐，索命血魔影不是來找我們的，你還不快走？」

劉能的輕功本來也不怎麼好，可是，這時他向前奔跑之勢，却是快疾之極，簡直如同一陣輕烟一般，轉眼間就不見了。

劉鳳被劉能這樣大聲一叫，面上神色也不禁為之大變，她身形挪動，也向後退出了兩步，劉天豪心中大急，叫道：「鳳兒！」

要知劉風被人搶走，劉蕙、劉能、相繼離去，給他的打擊雖大，但是，他却能忍受。唯獨此時，他看到劉鳳也離他而去的話，他實在難以受得住這樣打擊的。

所以，他叫了一聲之後，不但臉色劇變，連身子也在微微地發起抖來。他一叫，劉鳳又向後退了兩步，道：「爹，冤有頭，債有主，索命血魔影既然是來找你的，我……我自然……不便在此……久留了。」

劉天豪喘着氣道：「阿鳳，你聽我說，我……並沒有做過甚麼事，索命血魔影……」

當他說到這裏時，劉鳳不住地後退，已經出了近兩丈開外了。而這時候，劉天豪也幾乎是在向劉鳳哀告一樣的說道：「阿鳳，他們都去了，妳一定要留在我的身旁，妳是我最疼愛的孩子，妳……啊，妳……」

劉天豪講到這裏，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身子站立不穩，向一旁騰騰連跌出了三步，肩頭撞在一株樹上，「砰」地一聲響，將那株樹撞得斷了下來。這一撞，又令得劉天豪清醒了些許。他定睛望着前面。剛才，他是因為自己已近乎哀告，而劉鳳仍然在不斷後退，所以才感到眼前發黑的。但這時候，當他定過神來，向前望去之際，劉鳳却連踪影也不見了。在那一剎間，劉天豪只覺得自己的身子，整個變成了空虛似的，他似乎覺得，再也不能站立得穩，而像要飄飄盪盪，向上升起一樣。

劉天豪張大着口，正待再叫喚「阿鳳」時，然而，劉鳳已然跑得連踪影都不見了，他就算叫破喉嚨，那又有甚麼用？他緊緊地抓住了斷樹，就這樣站着，直到天樞上人突然怪笑了起來，他才猛地一震，尖叫道：「你笑甚麼？」

天樞上人一面尖笑，一面道：「我笑你四個兒女，此時個個都棄你而去，你的心中定然很難過了，是不是？」

天樞上人的話，像利刃一樣直貫劉天豪的心頭，劉天豪幾乎又要昏過去，天樞上人又是一聲長笑道：「劉大俠，你也太想不開了，養兒育女，長大成人，自然個個離去，那只不過是早晚的事，你又何苦急得這副模樣？哈哈，哈哈，哈哈！」他一面又拂撥鐵琴，發出了刺耳之極的「錚」「錚」聲，在笑聲和琴聲之中，他一個轉身，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開去，只留下劉天豪一人，仍是呆呆地站在那裏，過了好一會，他才緩緩地轉過身，望着斷樹殘牆，和冷冷清清的大門口，他實在不相信，曾經喧赫一時的門楣，在一日之間，會變成這個樣子，他更不相信，自己的子女，會一個接一個地，離開自己。

他呆了許久許久，才聽到身後有急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當他乍聽到脚步聲的時候，他還以為是劉能和劉鳳兩人回來了，不禁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來的却是喪門幫中的高手，劉天豪心中憤懣到了極點，就算沒有人來，他也就會發瘋也似地，向着磚石樹木來拳打脚踢的了，是以喪門幫的高手一到，他便衝了上去，雙方幾乎不曾發言，便已動起手來，一面動手，一面劉天豪的心情，反倒慢慢地鎮定了下來，他正在想，這樣纏鬥下去，也不是辦法之際，天劍張化，也正在那時候趕到了。

天劍張化後來也看出情形不妙，也自離去，只留下劉天豪一個人的時候，他才害怕索命血魔影會找上門來，終於連夜投奔到嚴家莊的。

×　×　×

且說首先逃了開去的劉能，他一口氣奔跑了十多里，也不知道自己那裏來的一口氣力，能奔跑得這般快捷，他一直跑到再也不能提起脚來，跌倒在地上，又爬起來再跑，到後來實在跑不動了，這才伏在地上，氣喘如牛。那時候，他雖然重衣盡濕，可是，他的心情却十分輕鬆，因為他已經逃走了，逃開了索命血魔影前來索命的危險了。

他回頭看去，並沒有人追來，才站起身來，繼續向前走去，他要離開那幅曾染過索命血魔影的牆越遠越好。

他走到一處鎮甸，買了一匹駿馬，向前飛馳而去，日以繼夜地向前趕着路，兩三天下來，跑死了好幾匹駿馬，離家已有五七百里了。

在這兩三天中，他仍然時時刻刻擔心索命血魔影的前來，因為索命血魔影究竟是來找劉家的甚麼人的，他也不能確切知道，而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却是深知夠資格惹得索命血魔影上門的，是以他心中仍然十分害怕。

但是三天過去，仍然沒有甚麼事故發生，使他不禁大為寬心。他仍要向前趕路，直到他不得不勒住馬韁為止。那是因為，他已經來到了一道極闊的大江的前面。

這三天來，劉能只是日以繼夜地策騎飛馳，連一刻也不肯停留，逢鎮過市，至多停下來買一些乾糧，便又飛身上了馬背，他只求離家越遠越好，也不理會自己是向甚麼方向而去的。直到此時，到了那條大江的邊上，他勒住了馬，放眼向前望去，這才陡地一呆，心中不禁「啊」地一聲，暗忖自己怎麼在不知不覺之中，來到了這個寃家地方了；那是長江，如此遼闊的江面，那樣浩蕩的江水，毫無疑問，那是長江！

劉能發覺自己竟然厠身在長江江岸，心頭不免大是駭然，自從他與青鯉幫合作，在長江江心，劫了吳英傑，吳素蘭兄妹兩人所押的鏢車，又害了兩人之後，有人提起長江二字，他都禁不住會心驚肉跳。當然不會再到長江邊上來勒馬遠眺了，他實是想不到自己還會來到長江的岸上，但這時候，他却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下來到這兒了。

劉能立時覺得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心中立時想到：自己竟會陰差陽錯地來到這裏，會不會是不祥之兆呢？但是他心中立即自己替自己壯膽；不會的，這件事根本沒有人知道，有人知道的話，早就找上門來了，還會等到今天麼？一想到這一點，他膽氣陡壯，提起馬韁，沿着江岸，向前慢慢地走了過去。

不一會，便看到前面有一個渡頭，遠遠地看到有七八個大漢，正牽着馬，踏上一艘極大的渡船，一看便知道，那七八人都是學武之士。

劉能一見有人，心中又猶豫了起來，不想前去，可是此時，他已走得相當近了，衆人也已發現了他。只聽得那羣人中，有人叫道：「咦，這位不就是劉公子麼？」

劉能陡地一怔，那出聲的人本來已經上了渡船的，這時一面叫，一面向上掠登岸上，身手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劉能的面前，劉能已認出那人面容甚善，但是却記不起他是甚麼人來。他心頭怦怦亂跳地道：「閣……閣……閣下何人？」

他心中發慌，一個「閣」字連講了幾次，像是在學青蛙叫一樣，那人忙道：「劉公子自然不記得我了，一年之前，在下曾去拜謁過劉大俠，得瞻公子風采，至今未忘，在下是華山三劍中的李志祥，公子可尚記得？」劉天豪乃是天下頗著名聲的豪俠，過往前來結納的武林之士，不知凡幾，劉能如何記得這許多？此時，他也未曾聽清那人叫甚麼名字，只是聽到了一句「一年之前，曾去拜謁過劉大俠」，心中便已高興不盡了。因為既然是一年之前見過，那麼，近幾天來所發生的事，

他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劉能的心頭不再那麼害怕，他反倒擺起架子來，也不下馬，便道：「對了！對了！我好像是見過尊駕了。尊駕過江去麼？」

那李志祥忙道：「正是，劉公子可也是過江麼？」他一面說，一面揚聲叫道：「喂，船家等一等，金獅劉大俠的公子也要過江了！」

李志祥一叫，劉能就算不想過江，也就非過不可了。他跳下馬來道：「李朋友，你這麼一來，我倒不好意思了！」他口中雖然在說「不好意思」，可是一副洋洋得意狀，却是溢於眉宇。

李志祥忙道：「那怕甚麼？這幾位全是武林中人，得以結交劉公子，實是幸事，而且，我們過江之後，尚要與華山神龍會合哩！」

劉能一聽到「華山神龍」四字，不禁「啊」地一聲道：「原來華山派的掌門，華山神龍也來了，可是江南有甚麼大事麼？」

李志祥道：「也沒有甚麼大事，只不過是幾個高手接到吳大俠的請帖，說有事相商，我們在華山附近，得了信息，也趁機到江南去看看熱鬧，我們當然是沒有資格參予其事的，但是劉公子一到，自然不同，那是難得的上賓了。」

李志祥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送了上來，令得劉能十分受用，當他聽到了「吳大俠」三字之際，心中也呆了一呆，「甚麼吳大俠」那一句話，已經將要衝口而出了，但這時，已來到了渡口邊上，渡邊上的七八人，已一齊擁了上來，李志祥便分別爲他介紹，無非是華山三劍、六盤雙雄之類。

劉能大擺架子，對人愛理不理，衆人則奉承巴結。劉能一連幾日，急急忙忙地趕路，見到有人向他多望幾眼，都不免心驚肉跳的，現今忽然之間有人向他這樣巴結奉承，他自然大是喜歡，將連日來的心急之事，放過一邊，隨着衆人的口風大放厥詞起來。過不了一會，船已到了對岸，一行人上了岸，策騎馳出了三五里，只見路旁一個大涼亭之中，坐着四五個人，那些人隔老遠就滾鞍下馬，只有劉能一人，策馬直到亭前。只見亭內坐着一個中年書生，以及一位個子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火紅色長袍的老者，另外一個，則是一個頭陀。劉能在這三人之中，認識兩個，那便是紅衣老者華山神龍和七煞頭陀，華山神龍是華山掌門不用說，那七煞頭陀，名字雖然夠兇，但却是正派人物，嫉惡如仇，黑道中人，碰到他莫不聞風而遁。這會劉能見了他，心頭也不禁一陣劇跳，但他回心一想。自己的事，人家未必知道，又怕從何來？是以他翻身下馬，連忙施禮道：「兩位老伯，小侄劉能叩見！」

華山神龍首先道：「咦？你父親呢？怎麼不來？」劉能呆了一呆，不知道華山神龍突然如此問起，究竟是甚麼意思？

劉能呆了片刻，才支吾道：「他老人家有點事，走不開。」

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那中年人的面上，皆有些不以爲然之色。

七煞頭陀道：「這就是劉金獅的不是了，老吳說有要事相商，只請我們四人，何以他竟推託不來？當眞豈有此理！」

那中年人則道：「他已派兒子來了，也是一樣的。」

華山神龍又問了一句道：「可是令尊派你前來代替他的麼？」劉能心想，自己連父親是否接到請帖一事也不知道，何以會是他派來的？但是眼前情形，如果說不是的話，只怕還有進一步的痲煩。

劉能一向好自作聰明，是以這時，他便點頭道：「是，家父命我來代他，他實在有一點要緊的事，眞正走不開，尚祈各位原諒。」劉能此際的應對，頗是得體。

七煞頭陀也點了點頭道：「劉金獅眞正走不開，那也罷了，這位是見惡如見仇，逢惡必殺，霍東方霍大俠，雖與令尊不識，但也心儀甚久，你過去拜見吧！」

劉能在聽到「見惡如見仇，逢惡必殺」這個名堂之際，雙腿已禁不住在發抖了，一個七煞頭陀，已令他提心吊膽，更何況再加上一個出名的「見惡必殺」霍東方！七煞頭陀令他上前拜見，由於雙腿早在發軟，是以他立時跪了下去，人既然跪倒在地，口中自然也不得不道：「晚輩劉能，參見霍大俠。」霍東方的面容，不苟言笑，他不像七煞頭陀那樣威風凜凜，也不像華山神龍神氣懾人。若是心無顧忌的人，見了他也不會覺得他有何異樣，但如果是一個心懷鬼胎的壞蛋，見了霍東方那神色剛正臉容，却又會坐立不安的。

當下，霍東方一欠身子道：「劉賢侄不必多禮，令尊既然派閣下前來代表，那閣下一定有過人之能了！」霍東方的話，講得甚是客氣，但劉能已是嚇得背上冷汗簌簌而下，站起身來！侍立在三人之側，噤若寒蟬。

三人又談論了些不相干的話，華山神龍便站了起來道：「我們此時啓程，雖說比老吳約定的時間早些，但是他下書相約，當必有非常的要事，我們早到一些，也免他心急。」

七煞頭陀忙道：「說得對，咱們這就上路！」他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地跨出石旁，撮唇一嘯，一隻全身上下漆也似黑的驢子，便自遠而近地奔了過來，跑到七煞頭陀的身邊，七煞頭陀一翻身，上了驢背，道：「我先走了！」那小黑驢眞也乖巧，七煞頭陀一句話未講完，牠已拔步奔前，轉眼之間，已奔出十七八丈之遠了。

華山神龍雙掌互擊，立時有華山

派中的弟子，牽過了三匹駿馬來，劉能和華山神龍，霍東方一齊上了馬，便向前疾馳而去。

劉能坐在馬上，心中不斷在思量，因爲他甚至於不曉得他們究竟要到甚麼地方。但自己既然已冒認是父親金獅劉天豪的代表，若是再去問人到甚麼地方去，那豈不是笑話？一路之上，他心中極感不安，好幾次想要溜之大吉，但是華山神龍，霍東方這等高手在一起，若想溜走而不被兩人發現，那是談何容易之事？事實上，劉能根本也提不起這股勇氣來，是以他內心雖然不安，還逼得要裝成十分有興趣的樣子。他們一直向南疾馳，到了第三天的黃昏時分，三匹駿馬已到了一座城門之前。劉能在這三天來，只知道自己是在向南走，並不知道自己應該到甚麼地方去。此時，他猛地抬頭一看，只見城門之上，寫着「胥城」二字，劉能乍看之下，幾乎從馬上跌了下來！

劉能連忙勒住馬韁，失聲道：「這……這是姑蘇城！」

霍東方轉過頭來道：「是啊！劉賢侄，你的面色，怎的這麼難看？」此時，劉能居然尚可以騎在馬背上，那實在可以說是奇蹟了！他甚至未曾聽眞霍東方在說甚麼！他心中只是在想着：吳大俠、吳大俠，敢請就是姑蘇大俠吳天慶，這怎麼辦？這怎麼辦？他緊緊地握着韁繩，手指都發抖了，面色發白了，但他尚是緊緊地握着，他的額上豆大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地掉下來。

霍東方心中更是奇怪，他拉着韁，令坐騎後退了幾步，道：「劉賢侄，你覺得怎麼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按住劉能的脈門。

霍東方的內功極高，這時他當然未曾施出大力，只不過分出些內力，向前衝了一衝而已。但因爲他握住了對方的脈門，所以劉能突然身子一震，「啊」地一聲，如夢初醒也似地抬起頭來。

霍東方又問道：「甚麼事？」

劉能却是問非所答道：「姑蘇城，這裏是姑蘇城！」

霍東方向華山神龍望了一眼，華山神龍濃眉皺了一皺，他自然不知道劉能在鬧甚麼鬼。霍東方又問題：「劉賢侄，可是有人向你暗算麼？」

這時候，劉能心中，固是仍然是焦急萬狀，但他總算已定了定神，他心念電轉，暗忖吳天慶的家中，自己是絕對不能去的，但是如今，可也絕不能先露出甚麼破綻來。當下他勉強一笑道：「我們是到姑蘇吳大俠家中去，可是麼？」

霍東方雙肩一聳，道：「你究竟有甚麼不對頭？不妨直言！」

劉能心想，此時若不是胡言亂語敷衍一番，勢必引起他們二人的疑心，他們二人倘若引起疑心，自己想要溜開，那就更難了，是以他道：「剛才我在一抬頭間，看到城牆上，有一個人疾掠而過，很像是吳大俠的模樣，所以驚駭。」

華山神龍冷笑了幾聲，道：「你一定是眼花了，吳大俠自走火入魔之後，身體早已不能動彈，再繼以子女遇害，傷心過度，連雙目也已盲了，如何尚能在城牆之上飛掠而過？」

劉能在聽到「子女遇害」之際，一顆心幾欲奪腔而出。他忙道：「是，是，一定是我眼花了。」

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之人，也不再出聲，三匹駿馬繼續前行，進了胥門，劉能心中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劉能故意下馬來，伸手在馬屁股上「啪」地打了一掌，那匹馬便向前直走，劉能的身子，向旁一閃，閃進了一條小巷，他連忙向前直走，轉眼之間，出了小巷，左右一看，右首恰好是一家大茶館，茶客衆多，喧鬧之聲，傳出老遠！

劉能此時心中十分恐懼，看到茶館中這樣多人，心中便立時興起混在人叢中的念頭，他仍然怕自己逃得不夠快，是以背着茶館的門，一步一步向後退了進去，他一面退，一面還在不斷地左右打量着，唯恐被人發現，却不料他顧得了前面，却顧不了後面，剛一進茶館，便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劉能連忙轉過身來，抬頭一看，不禁呆住了。

他撞到的那人，不是別人，竟是七煞頭陀！七煞頭陀「咦」地一聲道：「怎地只有你一個人，他們兩個呢？已到了吳大俠府上了麼？」

劉能在這時候，當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連喘了幾口氣，才道：「我……入了城……貪看街景，和他們……走散了！」

劉能居然能夠立時說出這樣的謊話來，那確實是難得之極的事情。七煞頭陀「唔」地一聲道：「那也不打緊，他們這時大約已經到了，你和我一齊去吧。」

在這樣的情形下，劉能除了答應之外，還有甚麼話可說？他和七煞頭陀一齊出了茶館，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低聲問道：「你……不是早我們走的麼，何以——如今才到？」

七煞頭陀道：「我昨晚就到了。」

劉能心中暗暗叫苦，他昨晚就到了，何以今日不在吳大俠府中，却會在茶館中吃茶，叫自己在亡命中，撞到了他，無法再逃走了。

他尚沒有開口，只聽得七煞頭陀又道：「我昨夜已到了老吳的家門口，那是景象全非了，我最怕一個人見到老吳，他向我欷歔起來，我便受不了，故此，特地遲些去見他，等你們一齊來了再談的。」

劉能心中苦笑，暗忖你爲了不想單獨去見吳天慶，却苦了我也。於是，他便跟着七煞頭陀走，一路之上，

還在不斷轉着溜走的念頭，但却也不敢貿然行事，就在他心裏盤算，打不定主意之間，已經來到了吳天慶的宅第門前。到了此時，劉能只得橫了心，暗忖自己做的事，人家也不知道，不如硬着頭皮頂過了這一關，等到吳府上的事情完了之後，再作打算好了，若是怕事，那反倒會露出馬脚來。

他打定了主意，心中安定了不少，放眼打量吳大俠的府第。這裏，他是來過不止一次的，但以前的情形，和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以前門庭輝煌，進出的人極多，一派興旺之象，叫人一看，便知道這所大宅的主人，是一位交遊素廣的人物；但是如今，却門庭冷落，朱漆大門上，斑駁剝離，在大門的角上，甚至尚結了幾個老大的蛛網，圍牆之上，簷瓦破落，簡直像是一所沒有人居住的荒宅一般。劉能看了，也覺得觸目驚心，難怪和吳天慶交厚的七煞頭陀，在宅前徘徊，竟也提不起勇氣進去看吳天慶了。

他們二人才一到門口，便聽到蹄聲傳了過來，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也到了。二人見劉能和七煞頭陀在一起，都「咦」地一聲道：「你到那裏去了？」

劉能支吾着敷衍了過去，兩人也不曾深究，這令得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二人在門前打量了片刻，也不禁嘆了一口氣，霍東方踏上石級，抓起門環，「啪啪啪」地打了三下。過了許久，才聽得裏面有脚步聲傳了出來，接着「呀」的一聲，大門打開，一個老眼昏花的老蒼頭，看他仰頭看了半晌，顯然是看不清楚來訪的是甚麼人。

華山神龍首先跨進門去，道：「老吳，我們來了！」

華山神龍聲若洪鐘，神氣充沛，聲音悠悠不絕地傳了出去，倒將那老蒼頭嚇了一跳，坐倒在地上。只聽得一個十分低沉的聲音，在內院傳出來道：「四位來了麼？請進來！嘿嘿，我連好朋友來了，都不能迎迓，實在……實在太說不過去了。」

華山神龍等四人一齊向內走去，那老蒼頭這才爬起身來，將門關好，也跟在四人的後面，他們過了滿是塵埃的大廳，自一扇門中走過去，又聽得吳天慶低沉的聲音道：「各位請向左轉，推開第三扇門，就可以看到我了！」

那種低沉聲音，居然會是江南大俠吳天慶所發出的，劉能似乎難以相信。由此也可以知道這些年來，吳天慶迭遭變故，實在難以形容。劉能向前走近一步，心頭的劇跳，便加甚一分。但如今已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就算想退縮，也是不行了。等到華山神龍推開了那扇門時，劉能躲在最後，向內看去，只見到那間房間相當寬大，但是裡面的陳設，却十分簡單只有五張椅子，一個又乾又瘦的老人，端坐其中的一張椅上。

華山神龍已一步跨了進去，可是他身子却突然凝了一凝，失聲道：「你……你是……」吳天慶臉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也不知道他是在哭，還是在笑，道：「我和以前不能比了，但莫非老朋友也認不出我了麼？」華山神龍等三人都是你望我，我望你的一聲不響。

華山神龍、霍東方和七煞頭陀三人，實在講不出甚麼話來，因爲在眼前那又乾又瘦的人身上，一點也找不出當年吳大俠的一些英風來。劉能的心中，本來一直在惴惴不安。可是，當他見到吳天慶大俠竟已變得和死人一般之際，他一面心驚，一面却也放下心來，這樣一個乾癟老兒，又是走火入魔，全身不能動彈的人，有甚麼值得畏懼？劉能起初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乃是吳大俠府上之時，腰肢就未曾挺直過，直到此際，他才傲然地挺起胸膛，大踏步上前。

吳天慶一直在「嘿嘿嘿」地乾笑着，道：「好朋友終於來了，難得，請坐，請坐！我自遭巨變之後，不但身不能動，連雙眼也盲了，簡直已是個活死人了！嘿嘿，嘿嘿！」

他一面講，一面居然尚在乾笑，可是他這幾句話，聽在三個好友的耳中，却是心驚膽戰，三人互望了一眼，異口同聲叫道：「老吳……」可是，他們也只叫了一聲，已再叫不出聲來了。

吳天慶「咦」地一聲，道：「劉金獅怎地不來？」

劉能忙道：「家父有點要事，實在不能抽身，是以命我前來的，吳世伯，小侄劉能叩見。」劉能這幾句話一出口，只見吳天慶面上的皮膚，突然可怕地抖動起來，刹那之間，他的面皮之下，好像有千百條小蛇在蜿蜒蠕動着，令人一看到就覺可怖之極，而他的體內，也發出一陣爆豆也似的「格格」之聲來。

霍東方忙道：「老吳，甚麼事？劉金獅不來，確然不夠朋友，但他令大公子前來，也是一樣，況且，有甚麼事，我們三人也足可效勞了！」

霍東方講完之後，才看到吳天慶的臉皮，漸漸地平復下來，他體內的那種「格格」聲，也已聽不到了。良久，才又聽得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很好！」他剛才那種樣子，分明是心中有一件極度憤怒的事湧起，可是轉眼之間，他却又連聲說「很好，很好！」霍東方等三人都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只是相顧愕然。

劉能究竟是心懷鬼胎，剛才他見吳天慶那般神態，確是駭人，不免心裏大是吃驚，可是他暗忖！自己當年所做的事，換了假的天清二十四式給吳天慶，這件事，只有鍾山雙絕知道，而鍾鍾山雙絕自得了甜頭後，不知所踪，也不曉得他們武功學成了沒有？就算他們武功大成，想必也不會再在吳天慶跟前，道出當年經過。而長江一役，青鯉幫全幫上下，除幫主程耀青一人，盡皆死亡，程耀青又下落不明，自己的所作所爲，當眞可以說得上神不知，鬼不覺，怕他何來？他這樣想着，膽子陡然壯了起來，乃順口道：「吳老伯有何吩咐？小侄自當盡力以赴，吳老伯放心好了。」

吳天慶又道：「很好，很好！」他緩緩地，僵硬地轉過頭來，對着劉能，只見他一雙眼睛睜得非常之大，可是眼眶深陷，灰濛濛地一片，黑白不分，顯然是看不到眼前的景物。劉能的心中又發起毛來，吳天慶忽然一字一頓地道：「可恨我現在看不到你了，你以前是甚麼樣子的，我竟記不起來，眞後悔當日爲何不多看你幾眼，也好記住你的樣子！」這幾句話聽來極其陰森，連全然不明其中底細的霍東方，七煞頭陀和華山神龍三人聽來，都覺得十分不自在，別說劉能了。

劉能面上登時變色道：「小侄……小侄何勞世伯掛念！」

吳天慶又乾笑了一聲，道：「本來我早已把你忘懷了，但近半個月來，却是無時刻不在想念你。」劉能究竟作賊心虛，吳天慶的話，已令得他越聽越不是味兒，他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好陪着乾笑了一聲。

七煞頭陀是心急之人，至此已經有點不耐煩起來，大聲道：「老吳，你千萬火急地將我們召來，可有甚麼事？有屁就快放啦！」

吳天慶又緩緩地轉了轉頭，在他頭部轉動之際，頸項發出「格格」的怪聲來，神情黯淡，他先嘆了一口氣，道：「家門不幸，禍生肘腋，各位諒也有所聞了？」

七煞頭陀道：「是啊，我們全部曉得了，你走火入魔的消息，我們也早聽聞，未及前來看你，可是因此見怪我們了？」

吳天慶「桀桀」笑了起來道：「我走火入魔，是自己功力不濟，怎怪得你們的！我說的是在長江之上，我一子一女喪生的事！」

霍東方等三人「噢」地一聲，正在等吳天慶說下去，可是，就在鴉鵲無聲之際，忽然聽得一陣「格格格」的聲音傳了出來。霍東方等三人忙循聲望去，却見那聲音是劉能所發出的。那「格格格」之聲，是他的牙齒相叩之聲，「得得得」的聲音，却是他身子顫抖搖動所坐的椅子所發出來的。

劉能爲人再蠢，也不會不明白在這時候，這種環境之下，處身是極其險惡的，但是他一聽吳天慶千不說，萬不說，偏偏提起吳英傑和吳素蘭兩人在長江喪生的事，他實在沒有法子不大大吃驚，實在沒法不牙齒相叩，雙腿發顫。霍東方雙肩一聳，道：「劉賢侄，你怎麼了？」七煞頭陀和華山神龍兩人雖然沒有問出聲，但是心中却充滿了疑惑。同時，他們心中也不禁暗忖，劉金獅英雄蓋世，怎地生了一個兒子，這樣多古怪丟人。

劉能的一顆心早已跳得怦怦地，幾乎要跌了出來，霍東方一問，他想要回答，可是他只是喉間發出了「咯咯」兩下響，竟一個字也講不出來。只聽得吳天慶已接上口去道：「照我估計，劉賢侄是不很舒服，劉賢侄，是不是？」

劉能極力掙扎着，一面抖，一面道：「得得……是是……得得……是……不得……得……舒服。」

吳天慶又道：「那不要緊的，過一會，你就舒服了。」

劉能道：「但……得得……願……如此。」

七煞頭陀道：「令郎和令嫒的事，我們也聽說了，那是青鯉幫幹的好事，青鯉幫上下，在事後也全已死去了。」

劉能心想，倘若自己一直不開口，更是不好，是以，他又勉力道：「是啊，青鯉幫……得得……得得得……全已死了，這件事……得得得……也無可追查了。」

吳天慶却緩緩地道：「常言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青鯉幫上下，全是死在幫主程耀青手中的，程耀青獨吞了一十二車金銀珠寶，遠走海外，但是却落在我早年已分手的一個師弟的手中！」

吳天慶說到這裏，只聽得「咕咚」一聲響，劉能連人帶椅，跌翻在地。

劉能屢屢打斷吳天慶的話頭，令得七煞頭陀大大不耐煩，忍不住斥道：「你又幹甚麼了？」

劉能倒在地之後，身子縮成了一團，不住地顫動着，由於他的頸緊緊地縮着，是以看不到他的面色如何，然則他整個身子蜷成了一團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一個人，七煞頭陀又不禁問道：「甚麼事？甚麼事？」

吳天慶緩緩地道：「不打緊的，過片刻他就好了！」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三人，乃是一生闖蕩江湖的人，何等機智，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自然也可以知道其中大有曲折的了，是以他們的心中雖然疑惑，却是不再出聲，也沒有人去扶劉能起來。

吳天慶續道：「我師弟將程耀青截住，程耀青一聽我師弟來歷，便屎流尿滾，將當日長江中的事情，和盤托出，原來當日，我的兒子，女兒慘遭毒手，並不是敗在青鯉幫的手中，而是敗在他們請來的一個人的手中！」

七煞頭陀厲聲道：「那人是誰？」

吳天慶揚首叫道：「師弟，帶程耀青！」他那一下叫喚，聲音雖然極其枯澀，但是却還傳出十分遠，轉眼之間，便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門開處，一個身軀瘦削的中年人，提着一個人走了進來。

（未完・八）

上文提要： 嚴霜將雲萬里活捉，使他嚐嚐「十殘」活罪，已失去了人形，他恨不得早點死去，忽然王克業來到他的身旁將他啞麻二穴拍開，克業不忍看他臨死受酷刑折磨，想不到雲萬里另有居心，叫王克業將自己腰間的小皮囊解下來，準備拿皮囊中的毒藥自殺，以免嚴霜再來時剖腹摘心而死，克業不知有詐，一一為他照辦，才離去。



新派武俠長篇

煞氣嚴霜

金玉明·文　可飛·圖

和尚暗中示警　人妖當即伏誅

雲萬里嗯了一聲，道：「老弟，此別必成永訣，臨行聽我一言，千萬莫忘所談有關那梅姑娘的事，武林殺劫已該止了！」

克業道：「我會盡力阻止梅姑娘。」

雲萬里嘆息一聲，道：「隨老弟吧，反正我已盡了心意。」聲調一變，微微搖了搖頭，又道：「老弟，設若你很難和梅姑娘結合，又不忍下手殺她的話，聽我相勸，還是立刻打聽出令祖居地，前往會合的好。」

克業嗯了一聲，道：「這是我必然要辦的事。」

雲萬里苦笑一聲，掙扎着一揮手來：「老弟，我要逐客了！」

克業沒再開口，祇投以憐憫和感慨的一瞥，飛身而去！

雲萬里在目睹克業遠去無踪後，臉上掠過了絲絲獰笑，雙目轉動不停，又在打着陰險狠毒的惡謀了！

* * *

是漫長的一天！

也是瞬即閃逝的一天！

人對光陰的看法，當「最後一刻」來到時，是有其共同的一點的！

但在尚未到達這共同的一點時，却無法相同！

譬如現在的雲萬里，就「度日如年」，嫌今天太慢太長！

設若是一雙心犀相通，偎伴而坐的情人，就會嫌怨這一天過得太快，這就是「人心」的不同！

不過最最瞭解「光陰」為何物的，還是那位古名詩文家，詩文家名姓已記不得了，祇記得文中開頭的兩句——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天可憐今昔有別，時下業已罕見「光陰」之友，能偷半日浮生之閑，約三五知己，作「秉燭夜遊」了！

古之讀書人，雖被詩人諷之謂「學優則仕」，但「為仕」却少殘人之吏，貪墨之官，害民之賊！

況得之不喜，失亦無憂，在位，當為國民，去位，日、修身律已而習文章，夜、秉燭堆火而作暢遊，何等自在！

今日雖恥學優則仕，然子小弟幼時，已作分科打算，年未弱冠，已為放洋之謀，嗟哉嗚呼，光陰有知，能不三哭三嘆！

日出於東海，落於西山，又是一天！

* * *

雲萬里飢渴皆忘，祇因心存一念！

當夕陽西下的刹那，他獰笑出聲，自語道：「到了，天就黑了，哼哼，梅丫頭妳怎不快來？」

梅嚴霜日昨說的明白，今夜要活剖雲萬里的胸膛，生摘雲萬里的心，這是雲萬里比誰都清楚的事！

可是如今雲萬里却叨唸着要嚴霜快來，眞怪！

雲萬里掛於腕上的小皮囊，已經不見了，手中却多了支奇特的黑色管狀東西，藏握於右掌之中！

另外，一粒大如櫻桃外有蠟皮的白

色藥丸，握在左手！

他按照梅嚴霜走前放置他的姿式坐着，一動不動！

一陣疾驟的馬蹄聲，由遠處傳來！

雲萬里立即將左手所握的蠟丸，迅捷放於口中！

他一顆心，怦怦的亂跳着！

一對賊眼，自枝葉空隙中，注視着林間小徑不瞬！

右手緊握着，顫抖個不停！

祇好以左手來壓住右腕，才勉强的止住了顫動！

可惜，他不敢過份探身窺望，因之沒能看到馬上的人。

適時，馬蹄聲已由遠而近，終於進了樹林！

雲萬里小心的窺聽着，那馬蹄已快到樹下了！

他立即輕輕移開左手，按原先嚴霜放置他的方位放好，動也不敢動，就是呼吸也聽不到半絲響聲！

馬蹄停了，就停在他所存身的樹下！

馬上的人，飛身而下，將馬拴在橫幹之上。

雲萬里緊咬着牙，按捺着激動，等！等！等！

怪！眞怪！

樹下竟然毫無動靜！

雲萬里忍不住幾乎就要俯身探看一下，適時突覺存身樹幹一動，慌不迭的收轉念頭，暗呼僥倖！

枝幹輕動，這足証明來人已飛身登上了樹身！

果然，耳邊聽到了嚴霜的話聲，道：「這一整天的活罪，很夠你受了吧？」

雲萬里捲着舌頭，緊閉牙關，他自己告訴自己說：「在這緊要關頭，小子你可要沉住煞氣，千萬別忘了你不能開口說話和挪動，要不你可死得冤枉了！」

他心裏一再如此重覆着這些話，但更沒忘記預備好的毒謀，隨時都在準備一發中的殺了嚴霜！

適時，嚴霜話聲又起，道：「看來你還是眞夠狠，竟能忍耐得下這種奇絕功力手法的連番苦痛，雖手腳已然失常，身軀却沒有改變。」

雲萬里心裏好恨好急，暗自祝禱着說：「小丫頭快動手吧，祇要妳手摸到老子的任何一個地方，老子就猛古丁的給妳一下子，送妳去見閻王！」

嚴霜這時竟又開口道：「我不信這種奇絕的手法和功力，在你十穴被封，形態已變之下，仍能腰不彎而姿式不改！」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除非你身懷一種罕奇的……」

突然——

嚴霜自動的停下了話鋒，不知這是為了什麼緣故！

接着雲萬里覺出，存身枝幹又動得幾動，料是嚴霜走近身旁，他立即呼吸閉着，祇待嚴霜踏上陷阱！

刹那，雲萬里耳邊又響起了嚴霜的話聲，道：「算了，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如今雲萬里也經成了人不像人鬼不是鬼了，放過他吧！」

雲萬里聽到耳中，幾乎急死恨死！

果如這樣，雲萬里可就慘了，非活活的餓死在這大樹頂上不可，除非適巧有人經過，否則……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但現在他唯有希望嚴霜改變主意！

豈料嚴霜自言自語的話聲又起：「何況帶着個腥血淋漓的心肝，想起來也噁心，算了算了，還是立刻趕赴勾漏山才對！」話聲中，枝葉支幹又動了起來！

這情形，雲萬里認定是嚴霜邁步才引起來的！

如今，雲萬里不能再等待了，他得能報仇而先殺嚴霜的機會，就這一次，說什麼也不能空空放過！

想到這裏才待忍痛轉身暗襲嚴霜，而嚴霜話聲又起道：「不行，這東西太惡毒了，試想當年，這東西率領那麼多惡徒，血洗我的家園，慘殺了我的父母……」

話聲中途停了，刹那之後，聲調變為狠毒的又道：「我非挖出他的心肝來不可！」

這次嚴霜是說動手就動手，話鋒一落，人已欺了上來，左手探處，已抓住雲萬里的腰帶！

雲萬里賊心大喜，才待暗下毒手，嚴霜却又說道：「樹上動手不便，帶這老賊到下面再說！」

雲萬里聞聲而止住了意念，想道：「對，老子正希望你如此，這樣我若宰了妳，還有指望跨上妳的馬，逃之夭夭，安活天年。」

正想着身子一緊，人已被嚴霜帶下樹來！

嚴霜手一鬆，把他扔在了地上，這一扔摔得不輕，但他為了欲達最後的目的，祇有忍受着痛苦！

嚴霜拔出了劍來，左足挑處，將雲萬里伏爬着的身軀，變作了仰臥，這樣才方便開胸摘心！

好個又狠又陰又能沉穩的雲萬里，此时正是大好機會，若換別人，必然在身軀轉過時就暴然下手了！

可是他却動也不動，這老賊想得週到，手中的一筒奇毒絕頂的暗箭，祇能一擊，必須有勝無敗，一發中的才行！

否則後果何堪，所以他依然一動不動！

嚴霜仗劍而近，邊走邊道：「開胸摘心我還沒有這個經驗，從那裏先下手呀？」

雲萬里此時恨不得告訴嚴霜，說從肚子下手，祇要嚴霜劍尖將臨肚腹時，他手指一動！哼哼！

嚴霜話聲又起，道：「對了，開肚開肚，自然是該對着老兒這草包肚子下手，祇要在老兒肚子上面橫着一劍……」

話聲突停，劍光電掣而下！

適時，遠處傳來了揚喝示警的話聲，道：「姑娘當心，老兒有詐！」

話聲未止，一聲淒厲慘號傳出，接着是嚴霜的怒叱聲道：「王克業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今後少管我的事，要不我若再和你中途相遇，別說我心狠而無情！」

遠處的聲音又起，道：「誰是王克業

呀？」

嚴霜銀牙一咬，道：「你……你可敢過來？」

遠處那人高聲道：「君子防未然，現在我不過去！」

嚴霜怒哼一聲，道：「你我早晚還會見面的！」

遠處那人道：「不錯，所以我們都該留些再見之情！」

嚴霜猛一跺脚，道：「我不願意和你爲敵，躲着你，你爲什麼偏偏不離我的左右？」

遠處那人道：「因爲你走的路，就是我非走不可的路！」

嚴霜道：「從現在起，你走另外一條路，咱們算根本沒見過，也算沒有恩怨仇德，別惹我，別惹我發火！」

遠處那人振聲道：「辦不到，再說我也不放心！」

嚴霜沉聲道：「你不放的那門子心？」

遠處的話聲道：「譬如像現在，雲萬里心黑狡猾，我怕妳上當……」

話未說完，嚴霜已接口道：「他心黑如何；狡猾又能怎樣，我上沒上當你不會過來看看！」

其實不用看的，設若雲萬里毒謀得逞，此時嚴霜又怎會好生生的站在原地，和遠處的這人答對呢！

適時遠處的話聲接着道：「這次妳聰明多了，一劍先斬斷了這老兒的右臂，否則怕不和在『恒記船行』內一樣啦！」

嚴霜聞言一愣，沉聲道：「恒記船行內，寶刄斬斷鋼圈的那個人是你？」

豈料遠處的那人道：「是不是我，目下恕難奉告！」

嚴霜恨聲道：「克業，你究竟是打算怎麼樣？」

遠處那人道：「克業打算怎樣，請姑娘去問那克業去，我不知道。」

嚴霜揚聲道：「你不是王克業？」

遠處那人道：「我本來就不是他！」

嚴霜黛眉一皺，道：「你若不是那王克業，何不請過來一談？」

遠處那人揚聲答道：「有所不便。」

嚴霜道：「你見不得人？」

遠處那人道：「非也！」

嚴霜氣到了極點，道：「那爲何不來？」

遠處那人道：「不可與之言而言，是失言，不可與之見而見則應是『誤見』，如今見非其時，還是不見的好。」

嚴霜振聲道：「就祇憑這幾句話，足證你是克業！」

遠處那人却高聲答道：「姑娘心目中，爲何祇有一個王克業？難道那王克業有什麼使姑娘終生不能忘懷的作爲？」

嚴霜聞言，怦然心動，憶及了當年之事！

那初見時的關懷！

那窺秘後的解說！

那小樓上傳技！

那……那些往事舊情……

遠處那人，適時却又說道：「姑娘，恨人不如愛人快樂，何不收拾起妳那因仇而發的殺心和任性，往好的地方多想上一想！」

嚴霜被這句話所惱，沉聲道：「我想得太多了！」

遠處那人道：「當殺的自然該殺，當恕的也應該恕，該是妳的，任何情形之下還是妳的，不該的話，妄求何用！請姑娘記住，有人關懷妳，有人惦念妳，惦念和關懷姑娘的人，不希望姑娘永遠闖不出回憶得失的樊籠！」

嚴霜瞥望地上，因斷臂之傷而痛昏了的雲萬里一眼，道：「像雲萬里是——」

遠處那人接口道：「是當殺的，但却不應是摘心而死！」

嚴霜沒接這句話，手腕振處，劍華連閃，雲萬里已身首異處。

然後她才揚聲向遠處那人道：「我很想現在能和你談談！」

遠處那人沉默了刹那，才答道：「那却要姑娘委屈些才行！」

嚴霜道：「怎樣委屈法？」

遠處那人道：「承諾不論彼此言語多不投機，也不得變顏爲敵。」

嚴霜答應得很快，道：「一言爲定！」

遠處那人又道：「我相信姑娘，姑娘請過來吧。」

嚴霜道：「你不能過來？」

遠處那人道：「面對相談，地上却橫着個死人，看着噁心。」

嚴霜想了想，道：「這是林右，我們林左一談如何？」

遠處那人道：「就這麼說定了，姑娘先請！」

嚴霜沒再接話，將劍歸鞘，又將雲萬里斷手所握的筒兒放置自己囊中，拉着坐騎向林左走去！

她走的不快，但也不慢，當走到林左的時候，不遠處一株巨木下的一塊大青石上，已坐着那所約而來的人！

在這人對面，相距數尺的地方，業已擺好了另一塊潔淨的青石，嚴霜一望即知，那是留給自己坐的！

現在，嚴霜注意所約而來的這人了！

這人不是王克業，絕對不是！

因爲這人沒有蒙面，更沒穿藍衫，尤其是有一顆光禿禿的和尚頭。

不錯，是和尚頭，道道地地的是位和尚！

祇是這和尚却絕對不是那「糊塗和尚」，糊塗和尚她見過，認識，目下這個和尚，年紀最多二十出頭！

嚴霜既然看清對方，敵意自消，道：「剛才是你？」

她敵意雖消，說話却仍然是冷冷的！

年輕的和尚笑嘻嘻的說道：「姑娘坐，坐下來談。」

嚴霜坐在青石之上，又道：「剛才是你？」

和尚道：「姑娘當是誰？」

嚴霜哼了一聲，道：「你的聲調不像？」

和尚一笑道：「遠處和近前，聲音是相差不少！」

嚴霜才要接話，和尚却又說道：「至少不用費力來喊叫了，嘻嘻！」

兩聲嘻嘻，十足的調皮樣兒。

嚴霜黛眉一皺，道：「你怎樣稱呼？」

和尚道：「普通人稱呼年紀大的和尚，叫老和尚，我的年紀不大，却也不小，姑娘願意的話，就喊我和尚好了！」

嚴霜道：「沒有法號？」

和尚道：「小小年紀，怎敢妄以法號示人。」

嚴霜又哼了一聲，道：「那裏出家？」

和尚道：「臥佛寺！」

嚴霜黛眉一蹙道：「臥佛寺有三處，不知是那一處？」

和尚却嘻嘻一笑，道：「姑娘，咱們換個題目如何？」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問題你不便答嗎？」

和尚點着頭道：「不錯，我是趁師父唸佛的當空，偷溜出來的，這要叫師父知道，我的罪可要受大了！」

嚴霜沉聲道：「何必裝瘋作傻？」

和尚却正色道：「姑娘，正題還沒談到，似乎已經話不投機了！」

嚴霜怒瞪了和尚一眼，道：「好，此事暫且不談！」

話鋒一頓，突然厲聲道：「和尚，我們沒有什麼仇恨吧？」

和尚雙手合十，唸聲佛號道：「罪過罪過，出家人怎敢結什麼仇恨呢？」

嚴霜道：「那你爲什麼要管我的事情？」

和尚霎霎眼道：「姑娘是指着那件事說的呀？」

嚴霜道：「指着你拍開雲萬里的穴道說的！」

和尚瞪目道：「姑娘，這件事不是我作的！」

嚴霜哼了一聲道：「不是你又是誰？」

和尚道：「姑娘是當事者，尚且不知是誰，和尚自然就更不知道是誰了！」

嚴霜目射寒光道：「你果然不知道？」

和尚道：「這事若是我和尚幹的，斷無不敢承認的道理！」

嚴霜想了想，道：「就算不是你吧！」話聲一頓，臉色一板，道：「和尚，你對我的事，好像知道得不少嘛？」

和尚嘻嘻一笑道：「不多！」

嚴霜道：「你認識王克業？」

和尚頷首道：「不說謊，我認識他！」

嚴霜道：「很好的朋友？」

和尚却答了句妙話，道：「見過一面，但却不是朋友！」

嚴霜聞言一愣，想了想，道：「和尚，你對我復仇的事……」

話沒說完，和尚已知下文，接口道：「出家人說出家人的話，恩怨是有因有果的，報也好不報也好，這在姑娘，祇是以慈悲爲本的話……」

嚴霜震聲接口道：「我祇知有仇報仇！」

和尚眞會順情說好話，道：「應該應該！」

兩句「應該」，使嚴霜無話可以再接！

半晌之後，嚴霜再瞥了和尚一眼，道：「和尚，我的事，勸你今後少管！」

和尚嘻嘻兩聲道：「佛有大乘小乘之道，我和尚學的是『自了佛』，一向不管別人的閑事，這一點請姑娘放心！」

話鋒一頓，却接着說道：「不過姑娘若是一定『有仇報仇』，似乎也就該『有恩報恩』，並且凡是君子，必先報恩而後復仇！」

嚴霜當時沒有回答和尚的這句話，却在沉思着和尚這句話的所指，因之神色間，十分凝重而莊嚴！

過了刹那，嚴霜方始開口道：「你可以放心，我正要如此！」

和尚哦了一聲，道：「姑娘，你東西奔波，難道不覺其苦？」

嚴霜冷哼着說道：「和尚，你關心忒煞，怎地不厭其煩？」

和尚哈哈一笑道：「當和尚，本以慈悲爲本，煩無生處！」

嚴霜也嘿嘿兩聲道：「爲人子，理該志復血仇，苦由何來？」

和尚雙目一閃，光芒四射，道：「女施主菩薩心腸，怎忍見血流千里？」

嚴霜冷笑道：「小和尚凡骨未退，却竟敢饒嘴多舌！」

和尚這次眞的板起臉來了，道：「姑娘，你覺得快活嗎？」

嚴霜道：「沒覺得有不快活的地方呀？」

和尚突然問道：「王克業待妳如何？」

嚴霜道：「很好！」

和尚又道：「妳對他又怎樣？」

嚴霜霎霎眼道：「你很關心？」

和尚却激將道：「姑娘有不便說的，不說也罷！」

豈料今日之嚴霜，已非當年可比，聞言一笑道：「和尚說的對，我確實是有不便說的！」

和尚傻了，他再也沒有想到，嚴霜會順坡而下。

於是念頭一轉，道：「不過在和尚的忖度，妳對他不夠好！」

嚴霜淡然一笑道：「談不到這些。」

和尚暗喜得計，終於又把話題兒拉了回來。

但他故作不解的哦了一聲，道：「此話怎講？」

嚴霜道：「從當年一別，至今未見，怎能談到對他好是不好呢？」

和尚搖頭道：「姑娘言不由衷！」

嚴霜明知和尚的心意，怎肯入彀，於是一笑道：「你怎麼想是你的事，我懶得過問！」

和尚暗吁「要糟」，立刻說道：「適才我與姑娘，遠處相互答問之時，由姑娘的說話中，似乎聽出姑娘對王克業成見頗深！」

嚴霜臉色一板，道：「你除了談這個之外，還有話嗎？」

和尚嘻嘻兩聲，道：「姑娘這話說差

了，來此相談，是姑娘所命，有沒有其他的話說，這應該是姑娘的問題呀！」

嚴霜冷哼一聲，道：「好，我請你來此，是有句話要對你說明！」

和尚哦了一聲道：「姑娘請講。」

嚴霜冷冷地說道：「我不願意人家過問我的事，你懂？」

和尚道：「懂是懂，可是……」

嚴霜沉聲接口道：「沒有什麼可是不可是的，從現在起，你少在我後面走路，最好是我若往東，你就往西！」

和尚道：「姑娘有些不講道理了吧！」

嚴霜道：「也許！」

和尚道：「姑娘，我和尚不是神仙，不能未卜先知妳要往東還是往西，又怎能恰好和姑娘走上兩條路呢？再說陽關大道，本是任憑人走的，姑娘又憑仗着什麼，來限令我和尚能走那裏和不能走何處呢？」

嚴霜冷哼了一聲，道：「你說完了？」

和尚道：「說完了！」

嚴霜霍地站了起來，道：「聽我的話，可以多活兩年，不聽也隨你！」說着，轉身牽着坐騎而去！

和尚一愕，接着喊道：「姑娘留步，再聽我一言！」

嚴霜轉身道：「和尚，別當我不知道你是誰，也別認爲我會怕了你們師徒和師兄弟，話已說明白了，再見！」

和尚揚聲道：「姑娘當我是誰？」

嚴霜沉聲道：「你是那『糊塗和尚』不爲外人所知衣鉢弟子，坐關『金頂』，今始下山，還有要問的話嗎？」

和尚霎霎眼一笑，道：「算你厲害！」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姑娘，我們師徒可也不怕令師徒喲！」

嚴霜淡然道：「沒人要你們怕，但若碍着我的時候，我却毫不留情！」

和尚道：「姑娘殺心如此之重，莫忘因果！」

嚴霜怒聲道：「談因果已晚了十幾年啦！」

說着，嚴霜飛身上馬，揚鞭策馬而去！

和尚搖了搖頭，低唸佛聲。

這時，人影一閃，王克業已現露了身形。

和尚看了他一眼，道：「克業，我無能爲力。」

克業拱手道：「小弟仍然感激師兄！」

和尚喟吁一聲道：「此女設若這般嗜殺，後果眞不敢想象！」

克業道：「說來實在怪當年羣俠太過份了！」

和尚道：「看來非請師父代找那仙婆不可了！」

克業搖頭道：「不行！」

和尚道：「爲什麼？」

克業道：「恩師若和仙婆言語失和，那就壞了！」

和尚道：「有時事情是不能兩全的！」

克業道：「嚴霜的事，小弟自信能有辦法解決！」

和尚看了克業一眼，道：「不易！」

克業道：「走一步算一步。」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師兄今後要到何處？」

和尚一笑，道：「十萬善功相差還太多，祇是隨緣而行罷了。」

克業道：「師兄功力罕絕，無敵天下，小弟茲有一事相托……」

話沒說完，和尚已接口道：「是令兄的事？」

克業道：「正是，家兄昔日爲婚姻事而……」

和尚一笑，道：「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並且有個好消息告訴你，那位從前認錯人的姑娘，如今還是錯認了人！」

克業先是一愣，繼之一笑道：「師兄遇見家兄了？」

和尚道：「先前當他是你，後來開誠相見，始知一切，據令兄說，那位姑娘如今已是令兄好友，正同行江湖除奸衞道呢！」

克業拍手道：「那就好了！」

和尚却突然搖頭道：「怕還未必，別忘了，人家姑娘，又錯當了令兄是你！」

克業道：「家兄的作爲和心性，在在勝過小弟，日久相處之後，姑娘就會情由衷生，那時一切就能迎刄而解了！」

和尚道：「希望如此。」話聲停了一停，又道：「你還是快些追趕梅家姑娘吧，有你在，至少可以使她多些善因，不過你別忘記，她心性是十分矛盾！」

克業道：「小弟懂得，不到萬難，小弟是不會露面的！」

和尚道：「這樣我就放心了，也許我會追上你們！」

克業大喜道：「師兄當眞？」

和尚道：「善果無處無之，結緣並無限界，況且若能使梅姑娘放下屠刀，豈不是最大的功果嗎？」

克業道：「那小弟就先行一步了。」

和尚一笑道：「爲人爲己，你早該走了！」

於是師兄弟互相一笑，揮手而別。

＊　＊　＊

樹木影中，現露出了一片紅牆。

此處，相距勾漏山，還有百二十里路！

這一帶十分荒僻，數十里內不見人煙！

時正傍黑，天降細雨，雨已下了三天，壓得人心煩。

嚴霜冒雨而行，心焦如焚！

她看到了紅牆，喘出了一口悶氣！

三天來，她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餐飯，睡過一宿覺！

如今面對不遠處的紅牆，她安了心。

不管前面是寺院是菴觀，反正是出家人的所在。

出家人受十方施主的香火，也開着方便之門！

當然，嚴霜心中十分希望是座尼菴，這樣她不但能吃頓又熱又飽的飯，並且可以放心的洗個澡！

人，有時候希望什麼，會得到什麼的！

自然，有時候也恰好相反！

不過今夜嚴霜的希望，却沒有落空！

她停馬在山門外，注目處，芳心大喜，原來這裏正是一座尼菴，名爲「慈心」，於是立即飛身下馬！

輕叩山門，移時，傳來步履之聲。剎那後，有人問道：「誰呀？」

話聲嬌嫩，如出谷黃鶯！

以常理來說，裏面應該是問「那位施主」才對，但問一聲「誰」，也無不可，所以她答聲道：「我孤身而行，中途遇雨，煩勞行個方便！」

話剛說完，山門已開，應門的是位二十二三的年輕女尼。

女尼上下打量了嚴霜多時，才開口道：「施主貴姓？」

嚴霜說出了姓名，女尼似乎一驚，道：「是到那裏？」

嚴霜道：「勾漏山畔！」

女尼雙目一動，含笑道：「快快請進。」

進了「慈心菴」，女尼扣上門閂，帶嚴霜到了客堂門外，道：「請裏面稍坐，容我去請菴主前來，這匹馬……」

嚴霜接口道：「貴菴若無馬廄，就栓在能避風雨的地方好了！」

女尼想了想，道：「還是由菴主決定吧。」

說着，女尼姍姍而去。

嚴霜雖然看出來女尼走路十分輕巧而美妙，但却仍未多想，立即推開客堂門，走了進去。

坐定未久，適才引路的女尼已陪着位中年尼姑來到，嚴霜起身相迎，中年尼姑却合十道：「施主請坐，坐下來談。」

嚴霜謝坐，尚未開口，中年女尼已接着說道：「老尼『飛雲』，主持這座『慈心菴』已有四年了，因此處路僻人稀，所以十分清靜安閑。施主遠路而來，一身衣衫業已濕透，老尼已令門下代施主整頓臥處，並預備沐浴及素齋了。」

嚴霜急忙相謝道：「這太勞動菴主及貴門下了，小女子不言空謝，明晨行時，當一拜佛前，添幾兩燈油香火。」

飛雲菴主笑道：「施主敬佛，老尼不敢相攔。」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祇是小菴簡陋，施主要將就些了。」

嚴霜道：「菴主客氣，此間已無異天堂！」

飛雲一笑，道：「就請施主隨老尼前往臥處可好？」

嚴霜相謝，道：「正想告請。」

於是由飛雲帶路，移步到了後面的待客臥處！

那是「西廂」，好玲瓏美奐的居所！

進入屋中，有種幽香傳送，不類佛門檀香氣息！

嚴霜嗅了嗅，飛雲却已寒着臉向那應門的女尼叱道：「又是妳，偷偷地在這間屋子裏養着『神仙蘭』？」

女尼肅立俯首道：「菴主慈悲！」

飛雲哼了一聲道：「出家之人，不應養花修木……」

提到這香氣是由花所發，嚴霜立刻說道：「菴主，養花修性，這是好事。」

飛雲一笑道：「是施主說的好。」聲調一頓，接着又說道：「恕老尼暫退，待施主沐浴過後，再爲暢談。」

嚴霜道：「不敢再驚動菴主佛駕……」

飛雲却接口笑道：「難得施主駕臨，老尼也正想找個面生的人談談呢。」

嚴霜也笑了，在笑聲中，飛雲告辭而去。

沐浴已畢，素齋開在了西廂，飯後，時正初更。

菴主飛雲，算準了時刻而來。

女尼端上香茗，告退出去，西廂內祇剩了飛雲和嚴霜。

飛雲首先開口道：「施主的坐騎，是匹萬中難選其一的寶馬，老尼未得施主吩咐，已代施主傳令門下，代牠洗刷乾淨並加了草料。」

嚴霜謝道：「這樣勞動少師傅們，眞不好意思。」

飛雲擺手笑道：「她們素日太閑散了，有些事做正好。」

話鋒一頓，飛雲瞥望了嚴霜一眼，又道：「老尼門下曾言，施主姓梅字嚴霜，可對？」

嚴霜道：「正是。」

飛雲道：「施主此番前往『勾漏山』，有什麼事？」

嚴霜心中一動，道：「我是到『勾漏山』畔，而不是上『勾漏山』。」

飛雲哦了一聲，道：「門下傳話錯了。」

聲調轉低，面帶微笑又道：「施主此去勾漏山畔，是訪友抑或是……」

嚴霜道：「訪尋先父的一位故交！」

飛雲頷首道：「可否示下尊大人故交的名姓？」

嚴霜道：「菴主何故要問此事呢？」

飛雲道：「小菴距『勾漏山』，祇有百二十里程，這一帶老尼十分熟悉，或能有助於施主也未可知。」

嚴霜稱謝道：「這太煩勞菴主了，先父故交姓房名珏！」

飛雲皺起了雙眉，沉思有頃，搖頭道：「就老尼記憶所得，勾漏山畔似乎沒有姓房的人家，要不就是施主記錯了，是在勾漏山內！」

嚴霜心又一動，道：「不會吧，好友示知，當不致有錯。」

飛雲道：「那就好，若是人在勾漏山裏面的話，施主最好是不要去了！」

嚴霜道：「這爲什麼？」

飛雲道：「施主異鄉遠來，自然不知勾漏山山中的傳說事，那裏兇險萬分，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

嚴霜哦了一聲，道：「菴主可能略說大概？」

飛雲喟吁一聲道：「說來眞令老尼至今猶覺恐怖驚懍不安！」

嚴霜道：「有這麼嚴重？」

飛雲神色似眞有所懼般不安，道：「老尼出家之人，不會無故而畏懼什麼的！」

嚴霜道：「請講傳說之中的事情聽聽可好？」

飛雲頷首道：「就是施主不問，老尼既知施主可能入山，也要說的，勾漏山中，絕無人跡，要有則非妖即怪……」

嚴霜笑着接口道：「菴主怎地也信那些愚民的妖神異說呢？」

飛雲道：「事非眼見不知眞，施主，老尼要說的是親眼所見之事！」

嚴霜黛眉一皺，道：「天下眞有那種事？」

飛雲吁了一口氣，道：「勾漏山，本就兇險，爲十萬大山之主峯，山中除岩石外，不見鳥獸之跡，更不用說人煙了！」話聲一頓，飛雲似在回憶着往昔之事，又道：「是五年前的一個傍晚，突然有人叩擊菴門，那時先師還在，本菴自然也是先師主持。應門之後，是位十分慈祥的中年女施主，一身縞素，滿面悲容，先師詢其所以，始知是來請先師代作法事。據她聲述，其家主世居『勾漏山』中，於昨午病逝，主母令其至敝菴，請菴主移駕山中。菴主義不容辭，況對方車馬早已備妥，遂率門下四人前往，老尼是本菴大弟子，故自必須隨行。」

說到這裏，飛雲喘了口氣，才接着說道：「豈料入山之後，沿途寸草皆無，車馬幾乎無法前進，先師曾問來人，她說就這一段難走，再里許就能暢行了！先師雖已動疑，但因來人曾說，車馬皆爲其家主之物，既然車馬能自山中出，自然可由山外進，故未多想！那知又行數里，非但車馬難行，根本已無通路，再詢來人，她才尷尬的說，可能走錯了路……」

這很像個故事，嚴霜從小有好聽故事的習慣，此時不由聽了個津津有味，是故忍不住問道：「莫非另有第二條山路？」

飛雲搖頭道：「祇有一條！」

嚴霜道：「那怎會走錯呢？」

飛雲道：「說的是。」

嚴霜雯雯眼道：「令師就沒問她嗎？」

飛雲道：「怎麼沒問，先師問及此點，她說進山之路雖祇一條，中途却有岔道，她已數十年沒出過山，因之才有錯誤！」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也可能！」

飛雲却變色搖頭道：「施主想錯了，原來這是預謀！」

話鋒至此突然停住，飛雲輕拍兩掌，那應門女尼隨聲而入，飛雲一指桌上寸餘燭火和盞中香茗，道：「去取支佛燭和一束檀香，那個小炭爐也搬來西廂，再問問香火婆子，梅施主的濕衣可曾烤乾，然後將爲師臥具送來！」

女尼應聲而去，飛雲尷尬的看着嚴霜道：「施主對老尼令門下搬來臥具事，可覺得奇怪？」

嚴霜笑道：「有些。」

飛雲垂頭一笑，道：「不瞞施主說，老尼已有些心寒胆顫了！」

嚴霜道：「深夜殘燭談鬼怪，害怕是意料中的事！」

飛雲道：「話是不錯，但老尼佛門弟子，說出來總覺不該！」

話兒一落又起，道：「但是這件事兒，乃老尼所親受目睹，是故講起始末時，不禁毛髮皆慄而越想越怕了。老尼實在應該留待明天再說才對，但話說開了頭，就再難收轉，自然而然的越說越怕，越怕越說了！」

嚴霜笑道：「人人如此的！」

飛雲道：「施主請多諒宥，今夜老尼祇有與施主共眠西廂了。」

嚴霜頷首道：「這太好了，正可作竟夜之談！」

飛雲道：「如此老尼先謝了！」

適時，女尼送到各物，小炭爐上還有壺沸水，以便沏茶，飛雲的臥具，安置榻上，然後叩安而退。

飛雲搖搖頭，站了起來，自桌上取過女尼剛剛送到的長燭和檀香，就原燭引燃，一面換置新燭和插妥檀香，一面說道：「說不到就不會想着做，老尼這些門下又懶又笨！」

話聲中，燭火換妥，有支新燭足可共話天明了！

飛雲又替嚴霜和自己茶中泡上沸水，才開口道：「梅施主，剛才是說到那裏了？」

嚴霜道：「說到那中年婦人承認走錯了路。」

飛雲喔了一聲，接着說道：「那時天已近黑，山中尤其陰暗，路已走錯，無可奈何，所幸帶有燈燭，遂點亮燈火而夜宿荒山！老尼向未出外，日間飲食失調，夜宿未久，即感腹痛如絞，雖十分害怕黑暗，但仍然必須起身『走動』。遂悄然而起，走向遠處避風而無人的所在……」

說到這裏，飛雲驀地抓了嚴霜的手，嚴霜覺得飛雲手冷如冰，手心並有冷汗而戰抖不止！

這是眞正害怕的現象，嚴霜立即開口道：「菴主，眞有這麼可怕？」

飛雲長吁一聲，道：「可怕！可怕！越想越怕！」

嚴霜道：「菴主放心，這裏是您的『慈心菴』呀！」

飛雲尷尬的笑了，道：「失態失態，梅施主多諒。」

話聲一頓，接講當年之事，道：「多虧那陣如絞的腹痛，救了老尼一命，就在老尼離開先師之後不久，燈火突滅，接着慘號聲起，老尼聽出，那是先師和諸師弟（佛家或沙門，無師姊師妹的稱呼）的慘號聲音，絕無差錯！老尼經此一嚇，竟然昏死在地上，直到太陽晒到臉上，方始醒來，醒後立刻奔向先師夜宿的地方……」

嚴霜不由問道：「怎麼樣？」

飛雲聲調抖顫，道：「地上祇剩了四堆枯骨！」

嚴霜黛眉一挑，道：「那車馬呢？」

飛雲道：「在，祇是……」

嚴霜接口道：「車馬既然還在……」

飛雲搖頭道：「梅施主不要忙，聽老尼說下去，車馬雖在，却並不是能可供人乘騎的車馬，而是紙紥車馬……」

嚴霜咋舌道：「有這種事？」

飛雲道：「老尼何必騙施主呢？況此事早已哄傳多年了！」

嚴霜道：「並非我不信菴主之言，而是深覺內中有詐！」

飛雲道：「何詐之有？」

嚴霜道：「目下還難一語道出，不過菴主雖說親歷目見，但究其實，當時却已昏倒，並沒有親眼看到，所以……」

說到這裏，嚴霜神色陡地一變，低頭停下了話來！

飛雲問道：「所以怎樣呀？」

嚴霜擺擺手，仍然低着頭，不知何故。

飛雲雯着眼睛，時時瞥望嚴霜！

移時，嚴霜突然一笑，抬頭對飛雲說道：「所以我不能相信！」

飛雲道：「老尼所言句句是實，梅施主孤身弱質，若無十分緊要之事，似乎仍以不去勾漏山的好！」

嚴霜一笑，指着她放置桌上的寶劍道：「不要緊，此劍甚利，專斬妖邪！」

飛雲皺了皺眉頭，沒有開口，嚴霜適時却突然看來有些昏昏欲眠之態，接着竟伏身桌上……

飛雲雙眉皺的更加緊了，推着嚴霜的肩頭道：「梅施主，梅施主，要睡請登榻嘛！」

嚴霜似是掙扎了一下，勉强又直起身來，道：「連日奔波，眞的是累乏極了。」

聲調一停，深深嗅了一下，道：「好香呀，好香！」

飛雲道：「本庵檀香是秘法特製，能醒腦提神又香……」

嚴霜接口道：「醒腦提神未必，怕是能夠催眠，香是眞夠香的！」

飛雲道：「梅施主若眞這樣睏倦了，請寬衣睡吧。」

嚴霜點着頭，却沒接話，順手抓起桌上的寶劍，站了起來，但身形搖晃的厲害，似已難支！

接着，一聲啞響，寶劍由手中滑落，掉在太師椅上！

但她人却未停，晃盪盪擺搖搖撲向臥榻！

撲到榻上之後，立即昏沉不省人事。」

飛雲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梅施主是眞倦了，衣服竟都來不及脫。」

說着，她上前將嚴霜扶正榻上，並除去了鞋！

然後她俯身拾起了嚴霜的寶劍，又自言自語說道：「梅施主性格太强，不信人言，竟要憑着這麼一支寶劍，登上非鬼即魅的『勾漏山』，豈非尋死？」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人言眞的寶刀寶劍，有鎭邪的功能，我到要瞧瞧這柄劍如何？」

話未說完時，卡簧已響，寒光閃處，神劍業已出鞘！

飛雲啊了一聲道：「果然是柄萬古利器，難怪梅施主不聽老尼之言！」

又一聲輕響傳出，飛雲已將劍歸鞘！

適時，滴漏現刻，正正二更！

飛雲長歎一聲，又自言自語地說道：「好沒有影兒的要講什麼當年事，現在好了，作伴的已入夢鄉，剩下老尼一個人是越想越怕！」

說到怕，她還是眞怕，全身猛的顫抖起來！

接着搖搖頭道：「不行，耗着還不如躺下，躺下至少身旁還有個人！」

她雖自言自語不停，但手中所拿嚴霜的那柄寶劍，却始終沒有放下，現在仍然緊握手內。

她邊說邊走，到了榻旁。

看了嚴霜一眼，又自語道：「有柄劍放在枕頭，總仗些胆子。」

她把寶劍放枕旁，雙手推動着嚴霜的身軀，道：「梅施主，請往裏面些，裏面些！」

嚴霜早已人事不知，動也不動！

飛雲喚了一聲道：「就算累吧，也沒見過一躺下就睡着的！」

話聲中，飛雲雙臂用力，才將嚴霜翻了個身！

嚴霜本是伏在榻上睡的，翻個身，成了仰臥。

如今榻上，空出來了一半地位，足夠飛雲安臥了。

飛雲將多餘的燈火熄滅，祇留下了榻前小几的一盞孤燈，孤燈燈火如豆，越發現得房中的陰森可怖！

飛雲開始解脫外面的長袍，接着退下鞋襪。

扶扶枕頭，突然喲了一聲道：「梅施主衣衫未解，這樣睡怎能解乏呢？」

說着，她開始解脫嚴霜的衣衫！

適時，西廂外突然傳來一聲鈴響，飛雲倏忽停了手！

接着，面南的長窗，倏忽而啓！

是鬼？不！是鬼的話，這胆小如鼠的飛雲，怕不早就喊起來了！

如今飛雲非但沒有喊，反而用手連連推動着嚴霜道：「梅施主醒醒，梅施主醒醒，有人來了！」

可是嚴霜依然動也不動，眞怪，她一向是不會這般沉睡的，尤其是身懷罕絕的功力，怎能毫無警覺？南窗外，人影閃進，房中已多了個人！

此人雙目寒光閃閃，竟對飛雲道：「怎麼樣了？」

原來此人和飛雲熟諗，難怪敢登堂而入室！

飛雲適時恭敬的答道：「未誤諭令！」

此人嗯了一聲道：「你脫衣登榻，想幹什麼？」

飛雲心頭一凜，道：「不如此，無法試出她是否眞中了暗算！」

此人哼了一聲道：「明明是你存心不正！」

飛雲道：「這……這多寃……」

話未說完，此人已叱道：「寃！你說實話？」

飛雲無奈，道：「鄭爺聖明，反正這丫頭是死定了局，我想……」

這位被稱爲鄭爺的人，沉聲道：「你就想渾水摸魚，先樂上一樂？」

飛雲嘻嘻兩聲，怪哉，她那天生的女子聲調，現在一點也沒有了，換了個十足的男人腔！

姓鄭的怒哼一聲道：「我若晚來一步

，你小子的人頭必然要搬家了！」

飛雲道：「鄭爺別嚇唬我，咱們也算老朋友了，再說那些日子我才把『青青』這小泿尼姑讓了你……」

姓鄭的嗤笑一聲，接口道：「混小子，這怎能併爲一談，你大概是讓幾個小尼姑給攪昏了頭，忘記這丫頭是主人的侄女了吧？」

飛雲道：「怎麼，難道主人要自己留着？」

姓鄭的叱道：「少胡說！」

話鋒一頓，肅色又道：「怎麼樣，有問題沒有？」

飛雲笑道：「鄭爺您沒瞧見嗎？」

姓鄭的說道：「打成包，立刻往山上送！」

飛雲道：「用不着，一匹快馬就辦好事了！」

姓鄭哼了一聲道：「少出壞主意，非但要打包，並且還得封了穴道！」

飛雲道：「笑話，我這特製的迷香，沒有解藥神仙也……」

話沒說完，姓鄭的却已接口低聲道：「小心些沒錯，告訴你一個消息，雲萬里雲爺死了！」

飛雲一驚，「啊！死在這丫頭手中？」

姓鄭哼了一聲道：「莫不成還死在你的手裏？」

飛雲把舌頭一吐道：「好兇的丫頭！」

姓鄭的說道：「你小子要不是天生是個『人妖』，也休想能使她上當！」

一句「人妖」，叫紅了飛雲的臉，道：「鄭爺你可眞好意思，再有三天，我可又是道道地地的尼姑了，那時候你再來，休想我陪你……」

姓鄭的接口道：「眞不知道老天怎麼變的你，好，算你狠，現在閒話少說，快些辦正經事吧，主人還在山上等消息呢？」

飛雲哦了一聲，閃身下了榻，道：「幫個忙可好，榻後有現成的柳條包！」

姓鄭的嗯了一聲，步向榻後而去！

適時，飛雲突然慘號出聲，聲音淒厲無比！

姓鄭的飛身而回，瞥目處，不由胆亡魂喪，目瞪口呆！

飛雲已慘死在地當場，一顆不男不女的禿頭，竟分成了三片，變作了生剖的木瓜，大小還是一樣！

姓鄭的胆寒心顫下，由不得注目榻上，榻上的嚴霜，依然原樣兒仰卧着，半點方位也沒改！

再看枕旁的寶劍，也是好端端放着，動也沒動！

是誰給了飛雲三劍，是誰？是誰！

姓鄭的雙眉緊挑着，提力防守不懈！

一刻！又一刻！再一刻！

半晌過去了，室內毫無動靜！

姓鄭的沉思刹那，作了決定！

他首先悄悄欺近了嚴霜，雙目緊盯着嚴霜的雙臂！

嚴霜沒動，眞的是仍在夢中！

姓鄭的倏忽凌虛出指，向嚴霜點下！一連三指，指指中的，已將嚴霜軟、痲、啞穴封死！

不論是誰殺的飛雲，反正來者不善，此處已非善地，姓鄭的打定了早走早好的心意，立刻展開行動。

此時他已不想再用柳條包了，就用榻上的床單，將嚴霜和那柄寶劍緊緊裹起，熄燈之後，由房中縱出！

有嚴霜那匹現成的馬，他就跨乘其上，將包嚴霜的包裹，背在身上，打馬加鞭，往「勾漏山」飛馳而去！

行未數里，突覺天上紅光閃閃，不由停蹄觀望！

回顧時，懸心放落！

原來他的來處，那座「慈心庵」，此時已怒熖火吐，濃煙冲天，因之半天上都映成了一片赤紅！

他慶幸自己見機得早，更欣慰非但沒有犯險，並將嚴霜擒獲，此番回山，怕不得有次隆重之賞！

不過他也有些奇怪，奇怪殺飛雲的這個人，爲什麼要饒了自己，更奇怪那人爲何不救嚴霜！

他百思不解，但是却認定自己已無危險，因爲那殺死飛雲的人，在自己走後才放火燒毀了尼庵，足證沒有追來！

於是再次催馬飛馳，直奔山區而去！

當然他夢想不到，殺飛雲的人正是嚴霜，放火的却是旁人！

嚴霜在與飛雲談話時，倏忽靜了下來，就在那個時候，嚴霜耳邊聽到了傳聲示警，說那檀香有毒！

其後，嚴霜一切皆出於造作了！

接着以迅捷的手法，殺了飛雲，她本想連這姓鄭的一道結果，後來她却想到一條妙計，才仍作昏迷不醒！

姓鄭的出手點穴封嚴霜穴道，嚴霜却早已以「移穴」神功，使姓鄭的指力落空而不覺，反而認爲業已平安無事。

這樣，嚴霜就不費絲毫氣力，再無半點阻碍的，被送上「勾漏山」，使房珏這個萬惡的元兇，難逃誅戮！

＊　＊　＊

是十萬大山的主峯，勾漏山中！

山腹內一處險峻的谷道下，站着五個年老的江湖高手！

鄭彥，那個自認是擒獲了嚴霜的漢子，背着緊緊包裹住嚴霜的長包裹，大踏步走到了這五個人的面前！

五人中，立於正中的那人，適時道：「鄭彥，包中是那丫頭？」

鄭彥見了這五個人，十分恭敬，道：「回白老的話，正是梅家的丫頭！」

姓白的老者殘眉一煞，道：「放下來，打開它！」

鄭彥遵令而行，邊解包裹，邊道：「我已經封了她的軟痲啞穴！」

姓白的嗯了一聲，沒有接話！

包裹打開了，五名老者仔細看了看嚴霜，互相點了一點頭！

白姓老者此時對鄭彥道：「這丫頭是如何被擒的？」

鄭彥不能全說實話，道：「我與飛雲相約，先以『奇香』迷昏這丫頭……」

（未完．卅五）